

中华野史

留东外史

下

不肖生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留东外史

第三部

不肖生 著

第六十一章

作儿女语一对可怜虫 论国民性许多无耻物

话说郑绍畋对黄文汉长叹了一声道：“我别后的事，说来很长。总之周卜先对我不住就是了。当初我和他两个人同住贷家的时候，原说了家用各担任一半，牌赌上抽的头钱，看是谁邀成的局，谁得十分之六。哪晓得他后来只管教我每天出去拉人，和上海野鸡拉客一般，腿都跑痛，拉成了局，头钱抽下来，十有九在他手里。我问他要，他不是说借着用用，便说月底做一起算帐。我想和他吵也是不好，不吵吗，实在受气不过。后来越弄越不成话了，他松子荐给我的幸枝，也和他苟且起来。我忍不住，便和他散了伙。差我四十多块钱，一个也不算给我。没法，只得把平日常来玩耍的人，请了几个到维新料理店，弄了几样菜，教这些人评理。周卜先也来了。你说他乖觉不乖觉，他来吃了个酒醉饭饱，正待和他开始谈判，他借着小便，下楼一溜烟走了，倒花了我四五块钱。你看这事情可气不可气！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后来你会着他没有？”郑绍畋道：“会着他倒好了。他吃了我的酒菜不到几天就回中国去了，直到前几日才来。我去会他几次，也都没有会着。”黄文汉道：“还去会他做什么？他还有钱给你吗？你此刻到哪里去？”郑绍畋道：“我到本乡去看个朋友。”黄文汉点点头道：“改日再见。”说完，携着圆子，慢慢的走到苏仲武家来。此时苏仲武刚起来，

坐在窗前看梅子匀脸。见黄文汉和圆子进来，忙推了梅子一下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，姐姐来了。”梅子笑道：“别哄我，姐姐哪得这么早。”圆子已在门口听得，笑答道：“还早吗？”梅子听真是圆子来了，才立起身来笑道：“他惯这么哄我，我只道又是哄我的。我不肯上他的当，就不信他。”圆子笑道：“你的这个人，本来惯哄人的，不信他也罢了。他前日一个人到我那里，说了一句话，我有些放心不下，所以特来看看你。”说罢，已脱了木屐，同进房来。苏仲武迎着黄文汉笑道：“你今日来得正好。明日是双十节，我正想邀几个朋友来，弄点酒菜，高兴一会子。”梅子先送了个蒲团给黄文汉，再将自己坐的给圆子坐。圆子也不谦让，便坐了。梅子忙着递烟茶。黄文汉笑问苏仲武道：“你想就在这里庆祝双十节吗？我劝你不要劳神罢。住货间又没用下女，请些客来闹酒，不是自讨苦吃？”苏仲武道：“只要大家高兴，便劳一劳神，也没要紧。”黄文汉沉吟了一会道：“你若想闹酒，倒有一处地方好去。这人你也认识的。”苏仲武问道：“是谁？住在哪里？”黄文汉道：“闹酒在市外好些，市内若闹狠了，旁人干涉得讨厌。我说的是刘越石家里。他住在代代木，一连三家，都是熟人。胡庄近来也住在那里。不如今日去通知他们一声，大家斗份子。今晚就教他们预备，三家合做一块，要闹就大闹它一回。你说好么？”苏仲武喜道：“还有什么不好！我们此刻就去通知罢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真是小孩子样，何用如此着忙，事情包在我身上就是。”

苏、黄二人说中国话。此时的梅子，早知道黄文汉是中国人了。圆子不知二人说些什么，向黄文汉笑道：“你们议论我们些什么？”苏仲武笑道：“他说嫂子昨晚……”没说完，梅子掉过脸来笑道：“姐姐不要听他。”苏仲武笑道：“你们不

听罢了，他实在是说嫂子的话。”圆子笑道：“我倒没话给他说，我妹妹却将你的笑话对我说得不少了，亏你好意思！”苏仲武瞪了梅子一眼道：“我有什么不好意思，说出来大家听听不要紧。”圆子见苏仲武有些发急的样子，梅子的脸色也不甚好看，忙笑道：“你且将他说我的话说给我听了，我再告诉你。大家一句玩话，你也要认真吗？那就更好笑了。”梅子冷笑了声道：“你们说玩话不要紧，不与我相干，我犯不着挨瞪。真是笑话，我又没开口，瞪我怎的！”苏仲武见梅子着急，翻悔自己鲁莽不迭，赔笑说道：“我瞪你不为别的，我怕你真说给嫂子听，可不要给嫂子笑话。”梅子红了脸道：“便说给她听了，你该怎么样，你干涉不了许多。”苏仲武不敢再说。黄文汉笑向苏仲武道：“你无端要向她们挑战，及至兵临城下，你又肉袒牵羊以迎。算了罢，她们姊妹素来是无所不谈，我真没有资格干涉。况且你自己也时常拿着话到我那里来说。你前日不是还说什么身上两个月没有来，恐怕是坐了喜的话吗？说得你嫂子不放心，昨日就要拉着来看。因来了两个客就耽搁了，今日才一早来。”梅子听了，急得杏脸通红，立起身来，也不管有人在房里，按着苏仲武，只管用那粉团一般的拳头来打。苏仲武连赔不是，黄文汉坐在一旁，只笑着说：“打得好。”圆子见梅子气得变了色，知她身体不好，怕急出毛病来，忙起身将梅子拉开，笑着劝道：“苏先生真不懂事，只管是这般瞎说，幸好都不是外人。你我亲姊妹亲兄弟一样，这次看我的面子，可以饶恕他，下次我却不管了。”苏仲武道：“是吗，我又没和旁人说，都是自家人，有什么要紧。我因为不放心，才去和他们说，恐怕是别的病证，不诊不得了。难道我拿着你的事去给人家开心？老黄有意挑拨，想给我苦吃，你何必信他，将自己气到这样。”梅子也不理苏仲武，坐在圆子身边低着头，

也像有些懊悔。黄文汉笑道：“你还说我挑拨，你自己说，是谁先有意挑拨的？”苏仲武连连摇手道：“不用说了，横竖我孤掌难鸣，不是你二人的敌手。若再说下去，可真要同室操戈了。”黄文汉便笑着不做声。圆子劝梅子不要受气，梅子也渐渐想开了，知道不能怪苏仲武，将气平了许多。

圆子悄悄问梅子道：“你身上本是两个月没来了吗？这不是当耍的。”梅子又红了脸，低着头不作声。圆子复问道：“你从来也是这么的吗？”梅子半晌摇了摇头。圆子道：“你近来想什么吃不想？”圆子的话虽然说得小，但是在一间房里，苏仲武又没做声，所以听得清楚，见梅子不好意思说，便代答道：“他近来欢喜吃酸的。”梅子睃了苏仲武一眼，黄文汉忍不住笑起来，笑得梅子更加不好意思，将脸藏在圆子肩后。圆子笑道：“事也奇怪，三个月前妹妹初见我的时候，天真烂漫的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害羞。这完全是苏先生教坏了，动不动就红起脸来。既坐了喜，再过几月就要出世的，看你躲到哪里去。”梅子在圆子肩后说道：“到那时候，我死了，教我出丑呢，莫想！”圆子吃了一惊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女子有生育就要死吗？”黄文汉听了梅子的话，心中也自吃惊。见圆子盘问梅子，恐怕问急了，梅子是个小孩子，倘若他想到自己与老苏是胡乱碰上的，生出儿子来没有名义这一层，又要生出变端来，便对圆子使了个眼色。圆子会意，用别的话岔开了话头。黄文汉问苏仲武道：“你今晚到青年会去么？”苏仲武道：“且看那时高兴不高兴。你去吗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想去听听名士的演说，顺便去找两个朋友。他们是一定要到会的。”苏仲武道：“你不要忘记了明日的宴会。你说了负责任的，到那时没得吃喝，我只晓得问你就是了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那是自然。今晚在会场上便可将人都约好。你放心，有得你吃喝就是了。不过

明日既去吃喝，双十节的纪念会，恐怕不能到了。”苏仲武道：“那会不到也罢了，我们在家里，也是一般的庆祝。”黄文汉便问圆子道：“我要去看朋友，你就在这里玩一会再回去。”圆子正和梅子两个在那里咬着耳根说话，黄文汉说了两遍，圆子才作理会，点头答应了一句，又去说话。黄文汉便起身出来。他们往来亲密惯了的，不拘形迹，苏仲武只送到房门口就住了。

黄文汉出了苏仲武的家，因想起郭子兰在体育学校毕业了，柔术暑中稽古(暑假练习之意)又得了四段的文凭。只因家计艰难，日内就要归国谋生活，不能不趁此时和他多聚一聚。就在神保町坐了往江户川的电车，由江户川步行到早稻田大学校后面。只见郭子兰正同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男子并肩闲谈着走来。黄文汉看那男子，仪表很好，举步稳重，倒像个练过把式的人。郭子兰已看见了黄文汉，彼此点头打招呼。郭子兰指着那男子介绍给黄文汉道：“这位是直隶人，姓蔡，名焕文，是李富东老师的高足，功夫纯熟得了不得。”回头也给蔡焕文介绍了，彼此自有一套久闻久仰的话说。黄文汉问郭子兰道：“你有事到哪儿去吗？”郭子兰摇头道：“不是，我送蔡君，贪着说话，便走到这里来了。我们就此转去罢！”蔡焕文对二人行礼，说了句“后会”，大踏步走了。黄文汉便同郭子兰向吉原剑师家门首走来。黄文汉问蔡焕文到日本来干什么的？郭子兰道：“他本在日本留学，一向在中央大学上课，只怕差不多要毕业了。听说我要回国，特来看看我。他在天津发起了一个武德会，李富东在那里当会长。他的意思想请我到天津去，设法将武德会的势力扩充。我问了问内幕的情形，去了恐怕不能相容，我投答应他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怎的知道怕不能相容？”郭子兰道：“我打听那会里的会员，有知识的太少了，都只晓得走几路拳，踢几路潭腿。就是李富东，也不过一个惯交厂

的健者，别的知识一点也没有。没有知识的打手，门户的习气一定很深。我这混合派的功夫，在他们自然是瞧不起，我又何必去哩。”说时，已进了郭子兰的家。黄文汉点头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不去也罢了。北方习拳脚的还多，就不提倡，也不至失了传授。南方实在非人提倡不可。你回湖南去，提倡起来，收效必然很快。只恨我素性不欢喜干正经事，不能帮你。我若高兴提倡，保管十年之内，南七省的少年个个有几乎神出鬼没的本领。”郭子兰惊异道：“你用什么法子提倡能有这般神速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因势利导，有什么不容易！于今的青年想学两手的多，只因拳师的知识太差。教授法固然不好，所教的拳脚，又不能一律。少年人这山望见那山高，个个见异思迁，尽学尽换，一辈子还是一两年的程度。所以学的不愿意学，教的就改业了。我们要提倡，下手就要谋中国拳术统一，使学者不生门户之见，斗殴伤生的事，就可免了。这统一中国的拳术，在表面看起来，是一桩很难的事。其实并不甚难，只要一个有力者，将各省有大名的几个教师请来，把拳术与中国的关系，与世界的关系，先说给他们听，然后将派别多了的害处说出来。他们多是不会写字的，每人派一个书记给他们，教他们各抒己见，绘图著出书来。由我们一一的审定，将其中有违背生理的或过于狠毒的手法去了，由简而繁的分出初级小学、中学、高等师范大学各等第来，由教育部颁行各省。我们再在北京、上海各处办几个拳术学堂，专一造就人才，供各省聘请。如此十年，怕不风行全国吗？岂但南七省！”郭子兰听了笑道：“好大计划！幸你不欢喜干正经事。倘若你欢喜干正经事，眼见得你跑出去就碰钉子。各省最有名的教师是这般容易请来的吗？便请来了，是这般容易给你著书的吗？你太把那些有名的教师看容易了。你在日本住久了，完全忘了中国的国民性。这样的

去因势利导，你不给人家打死，就早万幸了。想风行全国，可说是理想的梦话。不过你这样信口开河，能说出个条理来，无论事实上行与不行，总算是有资格提倡中国拳术的人了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这种资格不要也罢。我为人凡事都不肯多研究，知道一些儿就罢了。我学这样的时候，未尝不想造成绝技。及至见了那样好耍，又渐渐将爱这样的心，移到那样上面去了。近来更不成话，什么都不爱了。觉得知道些儿，不过如此，造到绝顶，也不过如此，横竖与身心性命没有关系。”郭子兰笑道：“与你身心性命有关系的，女人之外，只怕就是饮酒唱歌了。”黄文汉笑着不做声。一会儿口中念道：“设想英雄迟暮日，温柔不住住何乡。”念得郭子兰也笑了。黄文汉道：“明日开国庆纪念会去不去？”郭子兰道：“去看看也好。你不待说是去要的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你何以见得我一定要去？”郭子兰笑道：“你平日最欢喜到会的，这样大会，岂有不到之理！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不然，我于今别有所见。我觉得这种会，到了很无味。共和早亡了，还躲在这里庆祝什么？你看国内不是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吗？”郭子兰道：“话却不能是这样说。袁世凯是这样专横，国内的人在他势力之下不敢吐气。难道我们在外国也都默许他吗？这种会是表示我们国民反对袁政府的意思，关系非常重大。你素来明白事理的人，为什么连轻重都不知道了？”黄文汉笑了笑：“各人所见不同，不能相强。”郭子兰道：“你一个人不去，原没什么关系。不过你说所见不同，到底是什么道理？你我至交，何妨说说。”黄文汉道：“说是原没什么不可，不过若对外人说，又要招人忌我。你知道明日的会是些什么人发起的？想出风头的亡命客，占了一大半。这些亡命先生，我起初对于他们还表相当的敬意。近来听他们干了几桩事，实在把我的一片热心都冷透了。就是贵同乡

刘雄业兄弟，因为瞒了两万块钱的公款，这些小亡命客，闹得还成话吗？三回五次的开会，到刘雄业家里去闹，直闹得警察出来干涉，几乎用起武来。后来逼着刘雄业将金表、金链，连水晶图章都拿出来抵，打了手票，请人担保，还是不依。直到逼着他兄弟二人走了，才算了事。这多的小亡命客，就是两万块都拿出来，每一个人能分得多少？何必是这样不顾体面，弄得日本人笑话？刘雄业兄弟不待说不是人类，便是那些闹的小亡命客，据我看来，隔人类也还隔得远。这回的会，又是那些小亡命客闹的。说不定明日会场上，又要弄出什么笑话来。”郭子兰道：“你说的不错，但是明日的会好像是黎谋五先生主席。他是个有道德学问的人，或者不至闹出笑话。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黎谋五先生我也知道是不错。但是他一个人便再好些，压得住什么！想出风头的人多，演说的时候，只图动听，也不顾忌讳。若太说剧烈了，说不定还要被日本警察干涉。若是弄到日本警察有勒令闭会的举动出来，那就更无味了，所以我决计不去。我要庆祝，约几个最好的朋友，到市外朋友家里，斗份子，买些酒菜，痛饮一回，快活多了，你说怎样？”郭子兰喜道：“这种办法也很好。既是斗份子，我也可来一个么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我至交，还有甚可不可？只怕你不来。地点我心中已预定了，是最妥当不过的。从你这里去，走路也没多远。代代木停车场左边，不是有一块房子没起成工的坪吗？站在那坪里，便看见上手一连有几座房子，都是没有楼的。那房子的门口，有一家挂了个‘适庐’的木牌子，那家就是敝同乡刘越石住的。他也是个亡命客，但是很听我的话。我教他不到会，他一定不去的。那几家就只他的房子最大，有一间十二叠席子的房，足可以容得下二十人。我们有二十人同吃喝，怕不快乐吗？我今晚去找他，教他预备。”郭子兰道：“房子容得

下二十人，只是吃喝的碗盏怎么够哩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莫说二十人，便再多几个也够用。他们一连三家，都是熟人，横竖是斗份子，等我去将他们搅作一块来。有三家的器具，怕不够吗？只要大碗够用，酒杯饭碗是容易设法的。把茶杯凑拢来，不是现成的吗？”郭子兰听了高兴，问份子一个要多少。黄文汉道：“每人一块钱，大约也差不多了。不过我今晚还想到青年会听演说，又要去老刘那里弄菜。我拼着一夜不睡，总要办得齐齐整整就是。”郭子兰笑道：“你做事从不落人家褒贬的。明日的宴会，一定是热闹的。我几点钟去哩？”黄文汉道：“好在明日是礼拜六，要闹就闹整的。从下午一点钟起，闹到五六点钟，都闹倦了就散。”郭子兰从怀中拿出钱包来，抽出一元的钞票给黄文汉道：“我的份子，就交给你罢！”黄文汉收了，笑道：“你的份子不交，却没要紧，别人是无论如何要先交后吃的。他们这些人，只要东西进了口，嘴巴一抹，哪里还管份子呢？是这般贴黑，真不犯着。事先问他们要罢，事情太小，又不好意思。”说话时，已是十二点钟了。房主人开上饭菜，郭子兰教添了个客饭。黄文汉就在郭子兰家午膳。

不知黄文汉饭后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六十二章

私受胎朋友担惊 硬吊膀淫人入瓮

话说黄文汉在郭子兰家用完了午饭，没闲谈几句，即告辞出来。因惦记着圆子不知还在苏仲武家没有，仍回到苏仲武家。进门见他们三人正在午膳，梅子问黄文汉道：“你吃过了饭没有？若是没有吃，这里菜还很多，就同吃罢！”圆子也笑着让地位给黄文汉坐。黄文汉摇手道：“我已在朋友家用过了，你们吃你们的，不要客气。”苏仲武道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黄文汉一边就座吸烟，随意答道：“看了几处朋友。我问你，明日赴会，梅子她们同去不去？”苏仲武沉吟了一会道：“你说去的好，不去的好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我说去也好，大家凑凑热闹。”苏仲武道：“不晓得明日到的，都是些什么样的人。只怕遇见了轻薄子，又喝上几杯酒，任意的瞎说。她的性格，你是知道的，动不动就恼了，那时反教我左右为难。若都是像你的，什么地方我也敢带着去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是这般说，不去也好。只是你将她一个人撂在家里，她不寂寞吗？”苏仲武登时觉得有些为难起来。胡乱吃完了饭，将明日庆祝双十节的意思，说给梅子听，问梅子愿意同去不愿。梅子听了，掉转脸向圆子道：“姐姐去么？”圆子道：“我并不知道有这回事，也是刚才听得说，不知道能去不能去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有什么不能去，原来是我和老苏发起的，人也是由我去约。你们若肯去很好，大

家热闹些儿。若懒得去，也就罢了。”梅子道：“为什么懒得去，热闹一会子不好吗？我正因为天天坐在这间房子里闷得慌，只要姐姐去，我总得同去。”苏仲武笑道：“同去是再好没有了，但是我有句话，得先和你说明，免得那时候又来怪我。明日的宴会，来人一定很多，至少也有二十来个。若是其中有吃醉了酒，口里胡说，或对你有什么失敬的举动，你都得忍耐。”梅子笑道：“他吃醉了酒，有什么要紧。”说时拖着圆子的袖子道：“好姐姐，我和你坐做一块，有吃醉酒的人来了，你就替我挡住，说我是可怜的，胆子小，受不得惊吓。”说得圆子三人都笑起来了。黄文汉见梅子、圆子都愿去，更加高兴，当下约定了明日十二点钟，苏仲武带梅子到黄文汉家，一同去代代木。黄文汉便和圆子同回家。圆子向黄文汉道：“这事情怎处，梅子果真是坐了喜，这不是冤孽吗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事情却没甚难处。不过梅子还是小孩，什么也不懂得，只怕她因受胎急出了毛病，才真不好办。于今还只有两三个月，她不觉着累赘不要紧。若到七八个月的时候，她怕她父母看见，或弄出别的花样来，这倒不可不防备。这事情本来干得危险，当初只顾一时成功，利害都不曾十分计算。至于今正所谓骑上老虎了，不得不硬着头皮做去。最好是写封信去爱知县，托故将加藤春子请来，把事情硬说给她听。她只有一个女儿，已经和人家有了胎，她难道还有别的做作？这事情早揭明一日，早放心一日。若是不坐喜，等到年假，还不要紧。今日你没听得梅子的话，她那小小的心肠，已是拼着一死了。”圆子从旁赞成道：“把她母亲请来很好，我也愿意早些揭破，你就写信罢。只是如何措词才好呢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措词容易，只说美术学校开秋季家庭恳亲会，必须她到。他们乡里人知道什么；信去即来的。只是还有二层，我们不可不做点底子，把自己的脚跟立住。

当初原说是进美术学校的。后来去的信，也是说已进去了。于今她母亲跑来，形式上不能一点不顾。明日没工夫，后日须去美术学校报个名，补缴前两个月的学费，领它一份讲义家来，拣现成的制服买两件放在这里，可掩饰掩饰她母亲的耳目。开起谈判来，也好措词一点儿。这些事都在后日一日可以办好。

“圆子道：‘还是使梅子知道不使梅子知道？’”黄文汉踌躇道：“使她知道了，恐怕不妥。她横竖不懂得什么，以为雪里面可以埋尸的。你不对她说，她绝不想到后来的事，安安乐乐的过她的快活日子。一说给她听，她就立时惊慌起来，好像什么祸事都到了目前似的。就是老苏也差不多，他们同住了将近三个月，何尝想过将来怎生结局？只晓得昏天黑地的嬉笑。我既替老苏负了完全责任，应办的事，我们办了就是。”圆子点头道：“你就把信写好发去罢。由爱知县来东京一趟，也真不容易。我看还是说梅子病了的好。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不妥。春子夫妻感情不好，只要有信去教她来，她借着信一定要来的，何必使她在路上着急。”黄文汉说着，即拿纸笔写好了信。夜间去青年会听演说，顺便在路上投了邮。这封信一去，可惹出一桩骇人听闻的风波来了。后文自有交待。

于今且说黄文汉发信之后，已是七点钟光景。走到青年会门首，只见门外松枝牌楼里面嵌着五彩电灯，照耀得如同白昼。当中两面五色旗，被风吹得在空中飘荡。到会的人，络绎不绝的往门里面挤。黄文汉停住脚想找熟人，一会儿见王立人穿了一身极漂亮的洋服，同一个安徽人涂道三慢慢说着话，向青年会的石级上走来。黄文汉电光下看王立人的脸上破了几处，好像着了刀伤。王立人和涂道三上了石级，抬头看见黄文汉，连忙脱帽子行礼。黄文汉本来和他们这班人都认识，当下答了礼，问道：“王君你脸上怎样，不是刀伤了吗？”王立人道：“再

不要提起我这脸上的伤痕。我心想说给你听，请你替我出出这口气。事情的原由很长，等散了会，我邀你到馥兴园料理店去吃点小菜，好说给你听。你素来是个仗义的人，你若不帮我的忙，我这亏就吃定了，没有本捞。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等散会太迟了，我还有事去。此刻我和你同进会场去，你站定一个地方，我找着了几个朋友，便来约你好么？”王立人道：“好极了。”于是三人同进会场。此时会场上的人已挤得满满的了。黄文汉就教王立人站在演台角上。王立人因会场里的人，都是朝演台望着，觉得自己伤痕满面的难看，要黄文汉换一个地方。黄文汉道：“你看，哪里不是满满的？挤在人丛中去了，你又生得矮小，教我等歇到哪里去找你。”王立人没法，只得低着头站在演台角上，给人家看了去胡猜乱估。黄文汉将王立人安顿好了，自己向人丛中挤去。胡庄、刘越石都被他找着了，悄悄的说了明日在刘越石家开宴会的意思。胡、刘二人都甚赞成。黄文汉即教他们顺便多邀几个人，并约了散会之后，自己去代代木帮着弄菜。胡、刘不待说异常高兴，都懒得听演说，分头去找各人相好的朋友去了。

胡庄转过身，劈面便碰了罗福。罗福拉了胡庄跺脚道：“我只来迟了一步，就没位子坐了。站在这里挤得一身生痛。你看见哪里有空位子没有？”胡庄忍住笑道，“空位子那边多着，你自己不去坐怪谁呢？”罗福听了，真个抬起头向那边望了一周道：“哪里有空位子？”胡庄才笑道：“你这呆子，到这时候哪里还有空位子？你就站在这里听听罢。明日我们斗份子吃料理，你来一份么？”罗福道：“多少钱一份？便宜我就来。”胡庄道：“大约是一块钱一份。就在我那隔壁刘家里吃，明日午后一点钟起，到五点钟止。你要来就拿一块钱给我。”罗福道：“一块钱一份似乎太贵了点。但也是有限的事。不过

我此刻没有钱，请你替我暂且垫了，等我领了公费就还你。”胡庄道：“你既没钱，不来也罢了，我哪有钱替你垫？”说着又往前挤。罗福拉住道：“你这个人真狠，垫一垫要什么紧？我这里是有块钱，只是给你了，明日去你那里的电车钱都没有。也罢，明日再向旁处设法去。”说时，从洋服袋里摸了一会，摸出一张一元的钞票来，交给胡庄收了。胡庄自去找人，不提。

再说黄文汉见胡、刘二人都分头找人去了，用不着自己再挤，遂站着听演说。此时的章名士早上了台，在那里演说国民道德。话是说得好，无如陈理过高，听的人都渐渐的打起盹来。黄文汉因想打听王立人受伤的事，也懒得久听，复挤到演台上。王立人还在那里，靠着壁低头站了。黄文汉挤近跟前，拉了他一下。王立人见黄文汉来了，忙笑着问道：“我们出去罢？”黄文汉点点头，回身往外挤，王立人紧跟在后面。好容易挤出了会场，各自理了理衣服，吁了口气，同向馥兴园料理店走来，于路无话。馥兴园隔青年会很近，转瞬即到了。王立人拣了个僻静的座位，二人坐下。王立人要黄文汉点菜，黄文汉道：“刚吃了晚饭不久，怎么吃得下去？随便教他们拿一两样点心来吃吃罢。你且将你受伤的原由说给我听，如有法设，自然替你设法。我今晚还要去代代木，请你快说罢。”王立人拍手叫下女拿点心来，开口说道：“李锦鸡那东西你是认识的，他住在上野馆。前几个月，有一个浙江人姓张的，带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到上野馆来，说也是来亡命的。那女子生得很有几分姿色，李锦鸡见了，就想打主意。只因有她丈夫同住，不好下手。谁知不到几日，那姓张的接了上海一个电报，一个人回上海去了，将这女子就丢在上野馆。那姓张的有个朋友，也姓李，在青年会。姓张的动身的时候，托了那姓李的照顾他妻子。姓

李的便每日来上野馆一次，或是上午，或是下午不定。李锦鸡见姓张的已走，以为得了好机会，便设法去吊那女子的膀子。那时我也搬到了上野馆，是我不该和他抢着吊。两个都没有吊着，却被青年会姓李的知道了。这晚李锦鸡想乘着馆子里的人都睡尽了，摸到那女子房里去强奸。恰好我那晚一点钟还没睡，在廊檐下看见个黑影子一晃，到那女子房门口去了，我便也摸到那里。只见一个人脱得精光的正要推女子的房门，我知道是李锦鸡，恐怕他先得了手，便高高的咳了声嗽。李锦鸡不提防，吓得手一软，挨得房门一响，房里忽然一个男子推门出来，李锦鸡吓得就跑。那男子随后便追，口中还喊道：‘狗入的杂种，我一手枪打死你这东西！’亏李锦鸡跑得快，躲入下女房里去了，那男子没有寻着。这一闹，满馆子的人都起来了。那男子就是姓李的，手中还拿着一把手枪，对满馆子的人，如此这般说了。这些人也都知道是李锦鸡，幸好没人疑到我身上。第二日，李锦鸡就搬走了。从此便与我有了仇恨。我却没有防备他。他搬出去之后，时常和小金他们做一块赌钱，教我也去凑脚，我去赌了几场还好。前晚李锦鸡输多了，忽然发起输气来，拿起个洋铁烟盘，狠狠的在我头脸上一连砸了几下。等我收好了钱，去回手打他，他已溜出门走了。我就是这样受伤的。你看这事可气不可气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是哪个小金？不是这些伟人大家起哄欢迎的那个小金吗？”王立人连连点头道：“就是他。你帮我想想，这仇当怎生报法？”黄文汉道：“这仇除打还原外，没有法子。你估量着打得他过，抓住他照样痛打他一顿，这仇就报了。”王立人道：“打我是打他不过。我想请客和他论理，你说使得么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也没什么使不得。”王立人道：“我于今只要面子上上下下得去，也就罢了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你想怎么好，便怎么去办。这事情容易得很，用不着我

帮忙。我还有要紧的事到代代木去，不能陪你了。”说着，站起身来，别了王立人走了。

王立人回上野馆，对李锦鸡的朋友说，要去告警察署，又要去公使馆喊冤。李锦鸡的朋友说给李锦鸡听了。李锦鸡听说要到公使馆去喊冤，心中有些害怕，即托那朋友来讲和，出了几块钱养伤费。王立人也不在乎这几块钱，便买了几块钱的酒菜，给那日同场赌钱的人吃了，说是李锦鸡赔礼的。这些人吃了，叫一声多谢都走了。王立人脸上的伤痕，还是自己拿钱出来诊。仇虽算是这样报了，只是王立人心中有些不能完全消释的地方。那时不肖生已开始著《留东外史》了。王立人便写了一大篇李锦鸡的劣迹，送给不肖生，教不肖生照着他的写个详尽，好出出他胸中的恶气。那时他脸上的伤痕还是一缕一缕的没完全治好。其实李锦鸡的事，不肖生早已听人家说了个详细，怎好听他一面之词，将好好的一部《留东外史》作人家报仇雪愤的机关呢？闲话少说。

于今再说黄文汉从馥兴园出采，心中想起小金，实在好笑。原来小金是山东人，外面谣传他的家里有百十万财产。他到东京来，便有一班穷极了的亡命客想打他的生意。那时就有个短命鬼，想借此开开亡命客的玩笑，特意的造起谣言来，说小金这次带了二十万块钱来，其意是在接济亡命客。现在已有几处的伟人要欢迎他，想捞他几个。他却谨慎得很，一处也还没有捞着。大约他的意思，是要亡命客中一个最有信用的人出来，和他接头，他才肯拿出来。这一班亡命客听了，好不眼热，便去找那一位民国大伟人，要借重大伟人的名义，与小金接头。大伟人是无可不可的，加之一班亡命客又说得个天花乱坠，无非是有了二十万，替国家做点事业的话，大伟人便允许了。于是一班亡命客便拿大伟人的名义，去请小金到松本楼吃酒。又

推选了一位做大伟人的代表，其余都做了陪客。那小金接了这个消息，心中莫名其妙。既是大伟人专请，不能不去。只是赴这种庄严的筵席，岂可没有几件好衣服。但是好衣服自己是一件也没有，便跑到前回在春日馆请酒的康少将家里借了一套漂亮些儿的衣服。虽不甚合身，也还将就得过去。穿好了衣服一想，走路去如何使得，至少也得一乘人力车。但是去赴宴，人力车不能送到就去，必得教他等。日本人的人力车又贵，一顿酒席，也不知要吃多长时间，等这么久，想必要两块钱的车钱。摸自己身上一文也没有，只得又向康少将要两块钱。康少将为人最是爱看把戏的，知道这一回事，必定要闹个笑话，且帮助小金去了，再看下文，便拿了两块钱给他。小金换了乘人力车，对他说了，教他送到松本楼，就在松本楼等席散再拉回。车夫领会了。小金得意洋洋的坐着到松本楼来，一班人欢迎进去，代表述了大伟人仰慕的意思。小金本来聪明，应酬话也还能说，当下谦虚了一会。大家入席，饮酒吃菜起来。席间代表略示了些民党经济困难的意思，小金都是不即不离的含糊答应。代表也是莫名其妙。席散之后，小金随便道了声扰，坐着人力车走了。一班人见一下饭没有头绪，大家商议一回，也没办法。等几日，不见小金的动静，一班人心中有些疑惑，以为非大伟人亲自出马，不得成功。便又去撺掇大伟人亲身去拜会小金。大伟人推却不过，只得去拜会。上面之后，知道情形不对，只略谈了几句，即起身回来。可笑一班人忙了一会子，偏偏的扑了一场空。黄文汉想着，如何不好笑！

从馥兴园出来，不远就是水道桥高架线的停车场。黄文汉买了票，在停车场里面等车。不一会胡庄来了，黄文汉迎上去问道：“老刘你没见他吗？”胡庄走进停车场答道：“老刘到料理店买明日的菜去了。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你我去买两只鸡。

今晚只一晚，旁的明日都来得及。”胡庄应“是”。电车来了，二人上电车，到代代木下车。就在下车的所在有一家鸡店，二人进去拣了两只极肥的，花三块钱买了，教鸡店主人送到适庐。黄文汉脱了衣服，自己动手杀了。胡庄帮着拔毛掬水。两只鸡才弄干净，刘越石回来了。黄文汉见他手提了两大包，还有两大瓶五加皮酒。黄文汉将纸包都打开看了，一一搬到厨房里来。胡庄已将鸡用瓦斯火炖上，直炖到十二点多钟，才将两只鸡炖烂了，大家收拾安歇。

不知次日如何胜会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六十三章

写名片呆子出风头 争体面乖人办交涉

话说黄文汉和胡庄、刘越石三人弄了一夜的菜，到十二点钟才安息。二次日上午，黄文汉又帮着弄了一会。因为昨日约好了苏仲武和梅子到他家取齐，十一点钟的时分，便仍回到家中。对圆子说了昨晚在人家弄菜，不能回家的原故，教圆子更换衣服，收拾停当了，等梅子一到就走。圆子答应着，正在装束，苏仲武和梅子已经来了。黄文汉看梅子今日的装束，身上穿一件苏仲武新做给她的彩线绣花淡青缩缅夹衫，腰系一条鹅黄底银线攒花缎带。蓬松松的短发覆在额头上，望去就好像没有梳理，其实是井然有条的，并不散乱。脑后的头发仍是和往常一样，散拖在后面，只拦腰打了个发束。发束上缀一朵蝴蝶也似的大红丝花。头上围一条赤金链，左胸前悬一朵茶碗大小的金黄鲜菊。黄文汉见梅子装束的十分入时，不觉暗暗喝彩，心中羡慕苏仲武艳福，迎着笑道：“呵呀，梅子君今日的装束，真个是鲜艳动人了。老苏福分不浅哉！”梅子笑着进房，问姐姐怎么不见。圆子在里面答道：“妹妹请到这里来，我正在换衣呢。苏先生就请在外面坐，不要进来罢！”苏仲武在外面笑答道：“嫂子放心，从容的换罢，小叔子决不敢乘人之危。”说得黄文汉也笑了。二人谈了几句昨夜的事，圆子已妆饰妥帖，四人遂同到代代木来。

到时正是午后一点钟，来的客已有十来个了，罗福、郭子兰都已早到。来客黄文汉都认识，苏仲武有不认识的，黄文汉给介绍了。一个个见梅子这种风度，都有些举止失措起来。就中惟有罗福，更是搔耳扒腮的坐又不安，立又不稳，不知怎么才好。黄文汉早看见了他那种搔扒不着的神情，故意特指着他和梅子介绍道：“这位罗先生，为人很是有趣。”接着问罗福道：“你带了名片没有？”罗福见黄文汉特意和他介绍梅子，止不住心中跳个不了。黄文汉问他要名片，他并没有听见。黄文汉问了几句，才理会得，连忙用手在这口袋里去摸。摸不着，又去那口袋里摸，匆匆忙忙几个口袋都摸了，实在是没带名片，急得一副脸通红，不住的說道：“糟了，糟了！刚刚今天不曾带名片，等我去写一张来。”说着起身，往左右望了一望，一把拉了他一个同乡程中奇，就往隔壁房里走。程中奇笑道：“你拉我做什么？”罗福悄悻的說道：“我的字写得太劣，请你替我写个名片。这里有纸笔，你是这么样写罢！”程中奇拿了纸笔在手问道：“怎么样写？”罗福念道：“云南公费生罗福。”程中奇怔了一怔道：“怎么名片是这样写？”罗福正色道：“自然是这样写。你莫管，照我说的写就是了。”程中奇知道他是呆出了名的，便不和他争论，照样写了。罗福看了又看，点点头道：“还写得好的。只不会写字，是我平生的恨事。”口中一边说，一边走过这房里来。黄文汉正掉过脸和张全在那里说笑，罗福也没听得，走到梅子跟前，想将纸条儿交给梅子。梅子并没看见，只顾和圆子细声的说话。罗福不敢莽撞，弯着腰站在房中间，手擎着纸条儿，等梅子回过脸来。房中的客都知黄文汉是有意作弄罗福，一个个都掩着口笑。还是圆子见了，过意不去，暗推了梅子一下。梅子不知道做什么，翻着眼睛，望了圆子，圆子努嘴道：“罗先生送名刺给你，接了罢！”梅

子才望罗福笑了一笑，伸手接了，看了看，用那纤纤小指，点数着纸上的字，对圆子道：“怎么有七个字的姓名？姐姐看，莫是写错了罢！”圆子看了笑道：“哪里是七个字的姓名，上面五个字，不知道怎么讲，第六个字是个罗字，大约就是罗先生的姓了。底下这个福字，一定是名字。”黄文汉听了，忍不住先笑着掉过身来看。只见苏仲武笑容满面的，正拿着纸条笑得那手只管打颤。黄文汉接过来看了，一些儿不笑。张全也要看。黄文汉已递还梅子，梅子做四折叠起来，压在自己坐的蒲团下。罗福心想：这样一个美人，原来不认识字。这圆子虽认识字，只是太不通，连“云南公费生”五个字，都不知道怎么讲，这却可惜我一片心思了。

不言罗呆子一个人在那里出神，且说胡庄和刘越石在厨房里已将酒菜都盛贮停当，教下女到客厅里摆了台面。黄文汉和张全都进厨房，大家七手八脚的搬运酒菜，须臾搬完。主客共十七位，做三桌分开坐了。罗福硬和梅子做一桌。三家人家的三个下女，便分做三处伺候斟酒。大家先开怀畅饮了几杯，渐渐的撮对猜起拳来。胡庄酒至半酣，立起身来说道：“我们今天大家做一块儿饮酒作乐，题目便是庆祝双十节。我想在座诸君大约也没有人反对，说这题目错了。不过在兄弟看来，诸君贵国的那什么国庆纪念，实在是无可庆祝的了，这个题目很有些不妥。兄弟心中倒有个很妥当的题目，不如提议出来，请诸君通过，改换了罢！兄弟常听人说，替死人做寿，谓之做阴寿。我们于今替死共和庆祝，就说是做国庆纪念的阴寿，不好么？”大家听了，都大笑拍掌，一时掌声如雷。胡庄等掌声过去，复接着说道：“诸君既通过了这做阴寿的题目，兄弟却要借着这做阴寿的筵席，来庆祝两个生人。”说话时，两只眼睛飞到圆子、梅子二人身上，大家不待胡庄说完，都吼起来喊赞成。

胡庄笑着摇手道：“兄弟的话还没说完，诸君赞成的到底是什么，兄弟倒不懂得了。”罗福嘴快，抢着说道：“老胡你不用说完，我们都知道了。赞成庆祝她们两个！”说时，用手指着圆子、梅子。梅子不知道罗福说什么，只见他伸着手，往自己一指，吓得低着头红了脸，只管推圆子。其实圆子也不懂得，悄悄的教梅子不要怕。罗福说完，得意洋洋的叫下女斟酒来敬梅子。胡庄喝住道：“呆子且慢着，我的话没说完，你偏要假称懂得。”罗福虽然倔强，但他心中有些畏惧胡庄，便被胡庄喝住了。胡庄笑着说道：“兄弟说借筵席庆祝两个生人，诸君的意思，都以为不待说，是庆祝两位夫人了。兄弟的意思却不然。两位夫人都是天生丽质，莫说受我们的庆祝是应该的，便是教世界上的人都来这里，由兄弟提议庆祝，料定必没人说不愿意。但是兄弟为人素不欢喜干现成的事。兄弟以为在座中最可庆祝的，无如享受这两位夫人的爱情的人。”大家听了，又都望着黄文汉、苏仲武二人欢呼拍手。正在拍得高兴的时候，黄文汉忽然跳起身来摇手道：“诸君且住，听听看，隔壁有人骂起来了。”大家吃了一惊，都屏声息气静听。果听得隔一座房子有一家人家，正在楼上开着窗子，朝着这里高声大喊：“豚尾奴不要闹，再闹我就要喊警察了！”黄文汉听了，只气得打抖，三步作两步的窜到外面，也高声答骂道：“什么禽兽，敢干涉你老子！你这禽兽不去叫警察，就是万人造出来的。你有本事敢到这里来，和老子说话！”胡庄也气不过，跑到外面帮着乱骂。那日本人中不用，竟被他二人骂得不敢出头了，二人才笑嘻嘻的进来。黄文汉大声说道：“我们只管闹，闹出乱子来有我一个人担当。看他是什么警察，敢进这屋子来！”说时望着程中奇道：“你带胡琴来没有？我们索性唱起戏来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给点厉害他们看。”胡庄道，“唱戏不要紧，

不过我们也有点分际。众怒难犯，过闹狠了，也不好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足下姓胡，真要算是胡说。又不杀人放火，什么叫作闹狠了不好？你们放心，有我黄文汉在这里，谁也不敢来放句无理的屁。你们刚才没听得那小鬼骂的话？就是这样善罢甘休不敢开口了，以后我们住在这里，还敢高声说句话吗？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故意的也要闹得个天翻地覆，使他们好来干涉。不然，刚才的气就呕成了功，没有地方出了。”大家听了，虽都知道黄文汉的外交手腕是最靠得住的，但是不知道他这气将怎生出法，因都知道胡庄也是个能干的，看他也笑着点头，已赞成黄文汉的办法，大家便又高兴起来。程中奇的戏本来唱得好，又会拉胡琴。他今日知道人多，必然有人要唱戏，已随身带了胡琴来。见众人已决议再闹，都有些少年好事的性格，便也喜不自胜的拉起胡琴来。座中很有些人能唱戏，胡庄拿了口小皮箱，用火筷子敲着做鼓板，倒也铿锵可听。罗福、张全、黄文汉、程中奇、胡庄是不待说，各人要唱几句，就是与本书无关系，不便将他姓名写出来的人，遇了这种场合，也都要伸着脖子喊几句。

旋唱旋吃喝的闹下去，直闹到六点多钟。酒菜都完了，黄文汉的兴致还没有尽，重新提议，每人再加五角钱的份子，投票公举了两个人，去买办酒菜，唱闹仍是不停。左右邻近的老少男女，都不知道今日这家中国人干什么，也有找着下女打听的，也有攀着窗户看的。黄文汉见有人来看，兴头更高了，停了国戏不唱，高唱起日本歌来。才唱了几声，外面看的人更多了，幸窗户朝着空地，看的人虽多，不至将道路拥塞。黄文汉有意卖弄精神，警察听了，多忘了形，跟着一大堆的人向窗户只挤。日本的警察到底有威信，看的人起初见后面拥挤得很，谁肯放松一步？后来回头一看是个警察，都吓得将头一缩，向

两边让出条路来。警察趁着当儿，挺了挺胸，大踏步走近窗户，探头向里面望了一望。黄文汉正唱得不住口，警察便偏着头，不住的用靴底在沙地上踏板。圆子靠着黄文汉坐了，忽抬头见窗眼里露出半顶警察的帽子来，只吓得芳心乱跳，悄悄的说给梅子听：“警察来了。”梅子望着发怔道：“警察来做什么？我们这里人多，怕他吗？”圆子知她不懂事，等黄文汉唱完一支之后，暗暗的指给黄文汉看。黄文汉醉眼朦胧的，疑圆子看错了，起身走近窗户来看。房中十多人也有看见的，也有没看见的，见黄文汉起身，只道窗户外又有什么变故，也都起身向窗户扑来。警察正听得出神，见忽住了口，再抬起头来向里探望，只闻得一股酒气，冲鼻子透脑筋而来。黑压压一群人的眼睛，都张开如铜铃一般，望着他乱瞬。知道来势不好，便装出严冷的面孔，回身驱散众人，一步一步的拖着佩刀走了。

黄文汉忍不住笑起来。房中的人都觉得得意，又拍手大笑了一会。买办酒菜的已回来了。大家奔入厨房，洗的洗，切的切，在锅里转一转，半生半熟的，只要出了锅，便抢着端出来，各捞各的，杯筷碗碟，碰得一片声响。只急得在厨房里的人都高声大叫“慢些吃”。梅子、圆子见了，笑着走到隔壁房间去，怕他们借酒发疯。闹了好一会，厨房里工夫才完了。大家重整旗鼓，又猜拳的猜拳，唱戏的唱戏，继续闹到九点多钟，实在都闹得马仰人翻了。正要收科，黄文汉忽听得下女在厨房里好像和外来的日本人说话。连忙起身轻轻走到厨房里一听，只听得下女说道：“我家主人正在宴客，此刻的酒，都有十成醉意了，先生要会他，请明日来罢！”外面的日本人答道：“你才无礼极了！我要见你的主人，你去通报就是，你何能代你主人拒见宾客？我姓久井，是个法学博士，同来的这位是帝国大学的学生。你快出去通报你家主人，非见不可。”

黄文汉听得，暗暗点头，果然有开谈判的人来了。即抽身回房，叫胡庄的下女去将胡庄家的客厅收拾，送烟茶过去。厨房里的下女回来人不掉，只得进来，想告知刘越石。黄文汉不待她开口，便挥手道：“你去对来宾是这样说：我家主人很抱歉，因自己的房间不清洁，不敢请二位进来，特借了隔壁的客厅，请二位过去坐坐，我家主人就出来领教。”下女应着是去了。黄文汉整理衣服，教刘越石拿张名片出来，往身上揣了，向众人道：“你们只管唱戏吃酒，我去会会他们就来。”说着，从后门走过去了。众人都捏着一把汗。胡庄心中虽较众人有把握，然因来的有个是法学博士，总不免有些怕错了不当耍，便对众人说道：“诸君喝酒的只管喝酒，唱戏的只管唱戏，我去替老黄帮着办交涉，诸君却万不可也跟往那边去。交涉办完了，自然一字不遗的说给诸君听。若诸君等不及要听，都跑到那边去，在我那客厅前后鬼鬼祟祟的说笑。那时诸君自以为说话的声音很小，我和老黄在里面听了，怕小鬼笑话，必觉得诸君的声音如打雷一般。到那时心中一急，什么充分的理由也说出来了。偷听是万万使不得的！”众人都答应“晓得”。胡庄也理了理衣服，从后门过去了。

再说黄文汉到胡家，问下女，说二人已在客厅里坐了。黄文汉从身边拿出几角钱，叫下女赶急去买几样日本的好点心来。胡庄用的这下女，很费了些精神请来的。十三四岁的时候在什么子爵家里当小间使，因为子爵很欢喜她，子爵夫人便不愿意，借事叫她母亲领回家。今年十九岁，从子爵家出来，四五年都是在富贵人家当子侍守(带小孩子)。胡庄是吊膀子吊着了，劳神费力挖了来，在上林馆住了几日，不妥当，才搬到代代木。表面上是下女，其实就是姘头。这下女因在富贵人家住惯了，很知道些礼节，说话更是与普通下女不同。因胡庄的举

动与日本的绅士相近，房间又清洁富丽，所以她还住得来。若是平常的留学生，她也看不上眼。

闲话少说，黄文汉交了钱给下女，故意挺着肚子，仰着面孔，慢慢的摇进客厅，据着主位，宾主对行了礼。黄文汉拿出刘越石名片来，递到二人面前，先笑了一笑，开口说道：“承二位枉驾，到一百十七号，想会那房里的主人。那房里的主人抱歉得很，今日因高兴，略饮了几杯酒，有些醉意，恐开罪珍客，不敢冒昧出见，特用他自己的名片，托我出来，向二位道歉，并领教二位的来意。这房里的主人和那房里的主人都是至好，所以借房间欢迎。”二人先进门见下女接待礼数周到，看客厅里陈设堂皇，知道此中有人，已存了个不敢轻视的心思。见黄文汉出来，举步起坐，都很像日本的武士道，说话又伶牙俐齿，声音更非常沉着，将叫门时的勇气早夺了八九。看了看刘越石的名片，连忙各人从各人袋中摸出张名片来，递给黄文汉。黄文汉接了看，那五十多岁穿和服的名片上，印着“法学博士久井玄三郎”的字样；那三十来岁穿帝国大学制服的名片上，印着“斋藤虎之助”五个字。黄文汉看了，放在一旁，也从怀中拿出自己两张名片来，一人分送了一张。久井开口说道：“贵友刘先生在此地住了几个月，我住在咫尺，平日不来亲近，已觉失礼。今日来又在夜间九十点钟的时候，尤为不敬，还要求黄先生代为恕罪。”黄文汉见久井说话很客气，便极力的谦逊了几句。久井接着指了指斋藤说道：“斋藤君是我的舍亲，家住在和歌山，到东京来读书，很是不容易。帝国大学的功课，先生大约是听人说过的，比别的大学大是不同，一切都认真得很。在外面不肯用功的，必不得进去。在里面读书的，稍不用功，就得落第。落第这句话，在敝国人听了，很是不体面的一桩事。爱面子的人家，若听说子弟在学校里落了第，父兄有气

得将这落第的子弟驱逐出去，不许他归家的。而一般顾面子的子弟，有因害病耽搁了课，或是脑筋不足做不好功课，不得已落了第的，恐怕亲友笑话，每每有急得自杀的，敝国虽是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，实在也是因父兄送子弟读书不容易，国家盼望造就人才的心思迫切，两方面逼起子弟向学。即如斋藤君，他家住在和歌山，拿着父母的钱到东京来读书，岂是容易！兢兢业业的进了帝国大学，斋藤君在和歌山的名誉，就算很好了。谁人不知道他再过一两年出来，是稳稳当当的一个学士？，但是人家都是这般期望，他自己也得想想，这帝国大学的学士可是这般容易到手的？想这学士的学位到手，必得用一番苦功。既要用功，第一是要个清静所在，使耳目所接触的没有分心的东西，然后用功才用得进去。斋藤君因为要图清静，才特意寄居在舍下，情愿每日上课多跑几里路。斋藤君这一番苦心，黄先生想必也是赞成的。”说到这里，仰天打了个哈哈。

不知黄文汉怎生回答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六十四章

逞雄辩压倒法学士 觐慈颜乔装女学生

话说黄文汉听了久井的话，实在有些不耐烦。只因久井的谈锋不弱，恐怕一时气涌上来，答错了话，给他拿着短处，占不了上风，只得勉强按捺。细细的听他说完了，忽然仰天打了个哈哈，登时无名火直冒上来，也照样打了个哈哈道：“先生的话说得最多，理由最充分，我更听得最明白。但不知先生夤夜枉顾，特来说这一长篇理由最充分的话是个什么意思？斋藤先生有志向学，是极好的事，也是我们少年应分的事。无论是拿着父母的钱与旁人的钱，去几百里与几千里，都与有志求学无关系。少年求学是时间问题，不是道理金钱的问题。是个人自立的问题，不是为父兄国家的问题。总之，人类应有知识，去求知识是自动，不是他动。先生的话，我极佩服，先生的理想，我却不敢赞成。但是先生与斋藤先生来的意思，决不是来和我辩论学说，一定还有再高尚的教训，敢请二位明白指示。”久井听了黄文汉这几句大刀阔斧的辩论，就好像刚才自己说的理由一句也不能成立似的，暗想：这姓黄的好厉害！哪里不懂我们的来意，分明是想拿情面压住我们，使我们说不出来。我们既来了，岂有不和他谈判清楚就走的？听说中国人是生得贱的，给脸不要脸，和他硬干，他倒服服帖帖了。想了一想，正待开口，房门开处，下女双手捧着一匣点心进来。黄文汉亲

自斟了两杯茶送到二人跟前，二人连忙行礼接了。下女退出去，顺手推关了门。久井喝了口茶，笑向黄文汉道：“先生驳我的话，驳得很好。但是我今日向先生说的话，先生无驳理之必要。先生能原谅我来说话的意思就好了。”黄文汉见他踌躇不好出口，心想：我硬不揭穿他，看他怎样，便也笑道：“先生的来意，我只认作亲善，我代刘君感谢二位的厚意。说话的意思，我实在不曾领会，还要求先生原谅。”久井听了，变了色，将茶杯往席上一搁，冷冷的笑了一笑说道：“既先生真不懂得，我就只好直说了。实在是因为刘先生家里今日闹得太过分了些儿，斋藤君简直不能做功课。帝国大学的年终试验最是要紧，若是落第下来，便是我刚才说的，于斋藤君身上就有种种大不利益的事发现。今日下午三点钟的时候，斋藤君因刘先生这边闹得无法，打开窗户要求了一会。刘先生这边正闹得高兴，没人理会，急得说了几句稍微剧烈的话。不料刘先生这边忽然出来两位朋友，将斋藤君痛骂了一会。斋藤君平日最爱和平，又怕闹狠了，更分了做功课的心，忍气没有回话。我在会社里办事，须夜间九点钟才得归家。归家来见斋藤君如此这般的说，听刘先生这边还是闹得天翻地覆。情逼无奈，才敢登门请教。我想刘先生这边何必有意与斋藤君为难？况且各位先生都是大远的到敝国来留学，也不容易，这非闹不可理由，恐怕没有。”黄文汉听久井说完，从容笑道：“二位枉顾，原来如此。我若早知道斋藤君是住在法学博士家里，今日三点钟的时候，我早到府上来了。我只听了斋藤君骂我们的话，以为必是个下等社会的人才这般不讲理，开口便骂人，所以只回了两句，也就罢了。不是先生自己说出来，我始终不疑斋藤君会有那么恶口。但是已过的事，也不必说了。不过今晚虽蒙先生枉顾，先生的好意，却不能发生效力。先生若是好意的要求，则进门一番话，

不必带着教训的语调。若是恶意的干涉，须得究明我们饮酒作乐的原由，与有否妨害治安的行动。斋藤君尚在学生时代，不知外事，不足责备。先生学位是法学博士，又在会社里办事，新闻纸大约是不能不看的。今日是敝国什么日子，先生难道一无所闻吗？今日十月十日，是敝国的国庆纪念日。敝国脱离数千年的专制政府，新建共和，国庆纪念的这一天，是应该竭欢庆祝的。虽在他人的国内，只要没有妨害治安的行动，旁人安得加以无礼的干涉！”

久井、斋藤听了，都大吃一惊。久井勉强说道：“贵国的国庆纪念，我也知道。但纪念是贵国的，与敝国的学生斋藤君没有关系。因贵国在敝国的居留民庆祝国庆纪念，而必使敝国的学生不能用功，还说不曾有妨害治安的行动，先生虽然雄辩，这理由恐怕说不过去。”黄文汉望着久井笑道：“先生在哪个会社，办的什么事？今日下午斋藤君在帝国大学上了什么课？敝国的国庆纪念日是敝国的，与贵国学生无关系，这句话精神充足，颠扑不破。只是世界上公共的礼拜日，先生恐怕不能说与斋藤君没有关系。今日礼拜六，各学堂下午都没有课，便是各会社，下午也就停止办公。先生如有意要干涉我们，先生自己不能不站稳地步。今日下午不上课、不办公，是为什么？斋藤君一人要用功，旁人不能干涉。旁人于规定的游戏时间行乐，岂有旁人说话的余地！”久井不待黄文汉说完，一张脸早就急得通红，斋藤也急得手足无所措。久井向黄文汉行礼道：“我来奉访，并不敢存干涉的意思。也是斋藤君用功情切，不暇思索，冒昧的跑来，求先生原谅。以后我当常来领教。”说完，对斋藤使了个眼色，行礼作辞。黄文汉还礼，留他们再坐。二人哪里肯留，匆匆忙忙走了。

黄文汉略送了几步，转身回来，只见胡庄从里面房中跳出

来，一把拉了黄文汉的手，大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真不怪人人恭维你有外交家的本领，连我都佩服你了。”黄文汉笑着谦让道：“这算得什么，来人原不厉害。这小小的事也办不了，你我还能在这里立得住脚？小鬼惯会欺人，程咬金的三板斧，躲过他便没事了。见惯了的，只当他们做把戏，闹着开心。我们今日虽是早安排痛闹，但不是小鬼一骂，我们闹到五六点钟也该散了。因为要争这口气，都弄得精疲力竭。他们在那边，只怕要急坏了，我们赶快过去。”胡庄道：“我早就来了，因见你交涉正办得得手，所以不曾进来。我们过去罢！”说毕，叫下女收拾茶点。叫了两声，不见答应，便跑到前门，将门锁好，同黄文汉走后门，仍过这边来。三个下女在厨房里一见黄文汉，都跳起来喊：“黄先生万岁！”黄文汉笑了一笑，走到客厅里。一房人都寂静无声，见黄文汉笑嘻嘻的进来，才大家一齐抢着问交涉如何办的？黄文汉笑道：“我已说得舌敝唇焦了，老胡听得清楚，教老胡说罢！”胡庄将众人望了一望笑道：“罗呆子到哪里去了，怎的不见？”张全笑道：“他听得有个法学博士来了，说这事情不妙，说不定大家都要弄到警察署去，教我和他先走，免得吃亏。我说不怕，他一定不放心要走，就由他走了。”胡庄笑了一笑，便将黄文汉办交涉的情形，一丝不漏的说给大众听。大众不待说对黄文汉有番恭维。黄文汉见时候不早了，提议说道：“我们散了罢，今日总算是尽兴了。”大众都赞成，登时散会，各自归家。

次日，黄文汉到美术学校替梅子报了名，补缴两个月的学费，领了讲义及听讲券。在衣店寻了会美术学校的制服，寻不着，便买了些裁料，归家来教圆子赶着缝制。好在和服缝制容易，一日一夜便做成了两套。买了条裙子，以及进美术学校应用的什物都买了。开了篇细帐，将计划说给苏仲武听。苏仲武

听了，惊得没有主意，沉吟了半晌道：“我看索性再迟一会，等到年假的时候，他们自己来了，再委婉的请你和他们说。此刻巴巴的请起她来，怎么好？”黄文汉道：“再迟更不好办，梅子此时已有两个月的胎，迟到年底，是四个月了。她身材瘦小的人，四个月的肚子如何隐藏得住？她的性格又古怪，不肯听话。你前日没听她说，她母亲一知道，她就要自杀？日本人不像中国人，他们把自杀看得很不要紧的。她既有这句话，决不是说着玩的。不早些将她的心安下来，万一出了乱子，我成全你们的，不倒害了你们吗？”苏仲武道：“不错，她近来时常对我说，怕她母亲知道了，给她下不去。到那时除非死了，若教她出丑是不行的。我以为女子素来是这般的，动不动就是死，其实哪里肯舍得死，因此不甚在意。你想的主意必不错。不过她母亲来了，我和她怪难为情的，怎好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红娘说得好：‘羞时休做。’你此刻也不要说给她听，她母亲来的时候，必住在我家里。到那时再告诉她，教她改装束，只说是在美术学校上课回来。以后白天到你家里来，推说上课，夜间到我家去歇。等我交涉办妥之后，结婚迟早，再商量着定就是了。”苏仲武连连的点头答应。黄文汉的细帐八十多元，苏仲武拿出一百块钱来给了黄文汉。黄文汉收了归家。

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十月十七日下午，春子果然来了。见黄文汉住的房子比从前小了许多，一点富贵气象也没有，心中很是诧异。黄文汉和周子迎了出来，都表示一种极亲热样子。黄文汉开口笑道：“我两人本打算到停车场来迎接，因为不见夫人有信来，不知道何时可到。夫人为什么不早写封信来？找我这地方只怕很找了一会。”春子笑答道：“怎好又惊动贤夫妇？小女为何不见出来？”黄文汉和圆子一边让春子进内房里坐，一边答道：“梅小姐上课去了，就要回的。今日是礼拜

六，本应早回的。因为美术学校开展览会，梅小姐在里面招待，大约要五点钟以后才得回来。”春子点点头，谢了黄文汉和圆子二人照顾之劳，拿出许多爱知县的土产来，送给黄文汉和圆子。苏仲武也有一份。黄文汉谢了，都教下女收藏起来。圆子帮着下女搬好了礼物，教下女拿了衣裙，临时做了个书包，送到苏仲武家去。苏仲武接了，心中跳个不住。梅子问送了什么东西来，打开一看，不觉怔了，道：“这样的衣裙，拿来做什么？”苏仲武慢慢的说道：“母亲来了，黄先生教你装个美术学校的学生去见。以后你只能白天里到这里来，夜间是要在那边歇宿的了。”梅子听得她母亲来了，如闻了个晴天霹雳，登时腿都软了，往席上一蹲，低了头出神。下女见没得话说，就作辞走了。苏仲武心中也很着急，怕春子看出破绽来。只是春子已经来了，免不得是要见面的，只得极力的安慰梅子道：“你放心去，有黄先生和圆子姐姐在那里，决不会使你受委屈的。我有个最好的计策告诉你，倘若母亲看出来了，盘问你的时候，你只学此刻这样，低着头不做一声就是。”梅子瞅了苏仲武一眼，举起小拳头在苏仲武臂膊上打了一下道：“都是你害了我，还拿着我开心。我不做声，我妈就不问了吗？只是我妈在爱知县好好的，无缘无故跑到东京来做什么？，我又没写信去叫她来，她来又没写信告诉我，不是来得讨厌吗？”苏仲武跺了跺脚道：“不是来得讨厌做什么，我听了这信，几乎要急死了。”梅子道，“你几时就听了信？”苏仲武道：“老黄故意将母亲叫来的，不然母亲怎得就来？”梅子道：“黄先生又没癫，将我妈叫来做什么，不是奇怪吗？你不要哄我。黄先生特意教我妈一个人回爱知县去的，我又没得罪他，他决不会故意将我妈叫来。”苏仲武听了梅子这番小孩子话，也忍笑不住，细细的把黄文汉的意思说给梅子听了，教她改换装束。梅子摇头道：

“不换也罢了，我妈跟前不要紧的。”苏仲武诧异道：“为什么不改换不要紧？”梅子瞧着苏仲武出神道：“妈跟前不换衣服，有什么要紧？”苏仲武着急道：“我和你说的话，没听清楚吗？既要装美术学校的学生，怎的不换衣服不要紧！”梅子想了一想，叹了口气道：“你们做的事，都是麻烦的，定要换，便换了也使得。”说着，拿起衣服抖开一看笑道：“这乌鸦一般的衣服，教我怎么好意思穿了在街上走？”苏仲武道：“没法，是这样的制服，只得穿它。好在穿的人不少。一个人的心理真变更得快。我往日见了穿美术学校制服的女学生，觉得个个标致得很。就是相貌生得丑陋些儿的，也因为他有美术思想，不觉得讨厌。自遇了你之后，见了那些学生，一个个都有些不如法起来了，哪管他们有什么美术思想？就是现在看了这衣，把你身上的衣比起来，实在是有些难看。”梅子听苏仲武这般说，拿了那件美术学校的制服，只管翻来覆去的看，不想更换。苏仲武又催了一会，才将身上的衣服脱下，露出里面粉红绣花的衬衣来，胸前两朵软温润滑的乳头肉，饱饱满满的将衬衣撑起，两支筑脂刻玉的小臂膊，映着衬衣的娇艳颜色，更显得没一些儿瑕垢。苏仲武留神看梅子浑身上下，自顶至踵，没一处看了不动心，忍不住搂抱着温存抚摸了一会。梅子怕冷，才替她将制服穿上，系了裙子。

梅子自己低着头看了一会，笑问苏仲武道：“你看像个女学生么？”苏仲武摇头道：“不像。”梅子收了笑容，连连问道：“为什么不像？说给我听。”苏仲武笑道：“你自己说如何得像！哪里有这样的女学生。”梅子道：“你这话怎么讲？我不懂。”苏仲武道：“这也不懂得。像你如何有工夫去上课的？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美人可爱吗？能够天天去上课的，纵美都有限。我心中常是这般想：除非幼稚园、初等小学

校，有极可爱的女小孩子，一到了中学，就靠不住了。像你这样的，有情人或有丈夫的，不待说是一来舍不得，二来不放心。教她每日来回的跑，就是没有情人或丈夫，她父母亲属也必不敢放她出来。所以女学生里面绝对没有了不得的。莫说是像你这样绝色的女子，就是略微生得整齐的少年男子，在中国福建省都不敢轻易出来。”梅子笑道：“男子出来怕什么？”苏仲武心想说不雅相，不说罢了，便笑道：“怕是不怕什么，不过太生好了，走出来给人家女子看见，恐怕人家女子害相思病。”梅子听得，啐了苏仲武一口道：“什么女子见着生得好的男子，就害相思病。只说中国福建省的女子是这般下贱罢了。”

苏仲武只嘻嘻的望着梅子笑，梅子道：“不是吗？”苏仲武连忙点头道：“一些儿也不错。母亲在黄家等，快去见见罢！”

梅子赌气将身子一扭，往外就走。苏仲武叫道：“且慢着。既装女学生，书包总得带一个。”梅子转身道：“书包在哪里？”

苏仲武提了给他道：“也没打开看，不知里面是几本什么书？”梅子接了蹲下来，笑道：“等我开了看看是些什么！姐姐或者包了些吃的给我也未可知。要是有吃的，我们同吃了再去。”苏仲武笑着答应，打开一看，哪有甚可吃者，就是美术学校几本没开页的讲义，和几枝削好了的五色铅笔，两本写生簿。梅子往旁边一撂道：“这些东西送来做什么！我妈又不认识字，把你桌上的书，包几本去都使得。”苏仲武将铅笔、书本聚起来包好道：“表面上不能不是这样做。好妹妹，你提了去罢，今晚若能回，你还是回来同睡。”梅子点了点头，接着书包往外走。苏仲武在后面跟着嘱咐道：“母亲问你话，你要留神一点，不可和平日一样，想说什么便说什么。”梅子走到门口，苏仲武还跟在后面，不住的叮咛嘱咐。梅子听了，着急起来道：“我理会得，你不要麻烦罢。”苏仲武见梅子发急，

才不说了。

梅子别了苏仲武，到黄文汉家来。刚走到黄家门首，只见送衣的下女迎面走来，见了梅子笑道：“我家太太久等太太不来，甚是着急，教我来催。”梅子点头，低声问下女道：“你听我妈说什么没有？”下女摇头道：“他们说话，我不在跟前，什么也没听得。只听得老太太说苏先生。”梅子忙问道：“说苏先生什么？”下女道：“没听清说苏先生什么。我家老爷教我收拾老太太从爱知县带来的东西的时候，仿佛听得说苏先生几个字。”梅子听了，心中更有些着慌，想再问问下女，有什么可疑的地方，下女只顾催着进去。梅子无法，只得教下女先进去，自己定了定神，提着书包，极力装出没事的模样，推门走了进去。跨进房门，即见春子正坐着和黄文汉说话，不禁哎哟了一声，将书包往房角上一撂，几步跑到春子跟前，一把将春子的颈搂住，口中叫道：“我的妈呀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，也不写封信给我！”黄文汉听了这一句话，心中老大吃了一惊。

不知春子母女会面后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六十五章

看娇女千里走阿奶 念终身一夜愁侵骨

话说春子等了几点钟，不见梅子回来。她平生只有这一个女儿，爱如掌上明珠，不曾一日离开左右。今回忽两三月不见，心中正惦记得了不得。从爱知县动身的时候，时时刻刻以为到东京即能见面，谁知等了几点钟，还不见回来。口里虽和黄文汉说话，一个心早在美术学校里乱转，寻找她的爱女。忽然见了梅子回来的情形，不由得心中一阵酸痛，也顾不得黄文汉在旁边坐着，两手把梅子搂住，用脸在梅子遍身亲了一会，眼泪不住的一点一点迸出来。梅子更是伤心呜咽，母女二人相对悲啼了好久。黄文汉劝慰了几句，春子才拭了眼泪，抚摸着梅子问长问短。黄文汉在旁捏着把汗，生怕梅子再提不写信告诉她的话，露出马脚来。幸喜春子都是问了些泛泛不关紧要的话，梅子还答得自然，才把心放下了些儿。此时圆子在厨房，已帮着下女将饭菜弄好，搬出来共食。

晚饭后，黄文汉请春子去帝国剧场看戏。春子推让许久，黄文汉执意要请春子答应去，教梅子也同去，梅子只得应允。春子换了衣服，梅子忽然皱着眉头，说心里作恶，不想去看。黄文汉道：“梅子君不想去，就不去也罢了。和你圆子姐姐在家中玩玩也好。”春子没得话说，便和黄文汉二人去帝国剧场看戏。梅子哪里是心里作恶，不过有几个钟头没见苏仲武了，，

想趁这时候去看看。黄文汉和春子走后，便急忙忙的到苏仲武家来。苏仲武正一个人在家中搔爬不着的，如热锅上蚂蚁，见梅子神气如常的来了，异常快活。二人绸缪缱绻，直到十一点钟的时分，梅子忽然向苏仲武道：“我刚才合眼，并没睡着，仿佛梦到一家鱼店里，买了一对活鲤鱼，都有尺来长，用串子穿着还跳个不了。这梦不知道怎么讲？”苏仲武猜想了一会道：“梦原不足为凭的。但照这意思看来，一对活鲤鱼，恐怕是不久就有好消息来了。相传鲤鱼能传书，尺来长，就作尺书解，也解得过去。总之我看这梦不恶就是了。”梅子见苏仲武解得有理，没得话说。因怕春子看戏回来，便重新穿好衣裙，辞别苏仲武，回黄文汉家来。

到家已十二点钟，圆子接着笑道：“便一日也不能放过，真要算是如胶似漆的了。”梅子红了脸道：“姐姐为什么也打趣起我来了？我妈来这里的情形，他不知道，一个人白在家里着急，怎能不去说给他听？姐姐不应该是这般打趣我。”说时眼眶一红，泪珠如雨点一般落下来。圆子看了，好生不忍，心中懊悔说话太孟浪，连忙握了梅子的手赔笑道：“是我该死，一时说话不留神，使妹妹心中难过。我此刻的心更加难过，妹妹原恕我这一次罢！我说这话，也有个意思在内。因为母亲今日才来，还没有提到这事和她说，不可使她先看出什么破绽来。母亲心性灵敏，若被她看出什么来了，先向我们诘问，我们没有站得地步，有话都难说了，事情不糟了吗？妹妹刚才装病的时候，我便觉得不妥。虽母亲不见得就疑到这样，但是肯留心的见了，也就有些可疑。你平日又不是不欢喜玩耍的，最亲爱的母亲几个月不见，心里便真有些作恶，算不了什么病，也得勉强同去。若真是作恶得厉害，你素来娇养惯了的，你病了，岂肯让母亲独自去看戏？并且母亲也决不会去。还有一层令人

可疑的，你已经安排同去，临行时装出病来，只说心里有些作恶，并没说如何难过，也没说要买点什么药吃吃。在有心的看了，就仿佛你是明说出来，我这作恶，也不难过，也不要用药，只要母亲不在这里，便好了似的。我的妹妹，你说是不是？下午我教下女送东西给你，要你就来。下女回了几点钟，左等你不来，右等你不来。母亲在客房里着急，我就在厨房里着急。我想将来安排做长久夫妻，何必争此一刻！妹妹，你知道这关系多大！我着急起来，还可以借着进厨房弄食物。黄先生又要陪着母亲说话，又要替你担心。四面八方，都得顾到，他一个人身上的干系最重。他时常和我说，他一生就是好多事，不知受了多少冤枉烦恼。”梅子听了，更伏身痛哭起来。圆子连忙止住道：“此时万不能哭。母亲就要回了，看见了算是什么呢？”梅子真个拭干了眼泪，偏着头思索什么似的。思索了一会，忽然向圆子磕了一个头，抽咽说道：“姐姐夫妇待我的好处，我死也不敢忘记。我没年纪，不懂事，担待我点。将来我们两个人倘得一丝好处，决不忘报答的。”圆子吃惊道：“妹妹说这话，我不敢当。”圆子说到这里，眼眶儿也红了，接着道：“我岂是忍心教我妹妹在我眼前低头的？你误会了我的用意，也不必说了，我们说些别的话，散散心罢。泪眼婆娑的，母亲见了怎讲？”说着，自己用汗巾揩了揩眼，替梅子也揩了。跑到厨房里，烧了两杯茶，端进房来，二人相对无言的共喝。

一杯茶没喝完，春子和黄文汉回来了。圆子迎上去向春子笑道：“我今晚极想陪妈妈去看戏，偏巧妹妹又生起病来，害得我戏没看成，还要我伺候她，直到十一点才好些。我正在这里埋怨她，为什么迟不病早不病，偏在有戏看的时候会病起来？妈说妹妹怎生回我？她说我病我的，又没拖着你在家陪我，谁教你不去看戏的？妈你老人家听，我这样做好不讨好，

值得么？”春子笑着进房道：“教我也难评判。帮着她说你吧，你又可以说我溺爱不明；帮着你她说吧，我实在说不出个道理来。确是你热心太过，披蓑衣救父，惹火上身。你不是这般待她，她如何敢在你跟前撒野？你说我这话公道不公道？我还怕你这样热心，越热越会热出不好的来。”说得黄文汉也大笑起来。圆子听春子的话中有刺似的，只笑了笑，也不回答。梅子刚听了圆子一大篇的话，此刻见了她母亲，心中很有些愧悔。年轻没经验的人，于此等时候，何能镇静得如没事人一样？当时仍是低着头，苦着脸，并不起身问春子看戏如何。春子只道她真是恶心，问圆子弄了什么给她吃没有？圆子说道：“她此刻已好多了，快收拾去睡。好生睡一觉，明早起来包管没事。”

说着，便拉梅子到隔壁六叠席房里，替她铺好了被卧教她睡。梅子拖住圆子不放，咬着圆子的耳根说道：“我不知道怎么，此刻心中跳个不了，胸口真个痛了起来。好姐姐，你陪着我睡睡罢！我今晚和妈睡，我怕得很。我往日看了我妈的脸，不觉得怎么，此刻看了，不知道怎的那样怕人。”圆子急得轻轻的跺脚道：“你快不要是这样。这不是分明喊出来，教她知道吗？你还是装病，安心睡罢！出了乱子，有我和黄先生两个在这里。”

才说完，春子进来了。圆子只作没看见，接着说道：“你越是病了，越是现出个完全的小孩子来。妈今天才到，你偏就病了。你看教妈将来怎好放心！好妹妹，你安心睡罢，不要开口做声了。”圆子一边说，一边扶着梅子睡下，盖好了被。回头见春子站在旁边，笑嘻嘻的望着，圆子忙道：“妹妹的病，我包管明早就好了。”春子谢道：“承夫人的厚爱，这般看承她，真是难得。心里作恶，只怕是受了点寒。小孩子玩心太重，欢喜在外面跑，今晚总是又出去跑了罢？”圆子听了，虽然吃惊，只是不敢露慌的样子，摇摇头道：“寒是受了寒，但不是因在

外面跑受的。’妹妹每日除上课而外，并不出去。就是礼拜日，也要高兴，我同去她才去。东京的路她又不熟，并没有人家可走，同学照例往来的很少。今晚她若能出外，岂有不陪妈去看戏的？”春子笑道：“跑是我也知道她没地方跑。她今晚去洗澡没有？”圆子见春子的话问得蹊蹊，不敢思索，更生她的疑心，仍摇摇头道：“并没去洗澡。妈以为一定是出外受的风寒吗？”春子道：“我是这般想。又见她换了袜子，因想她不出去，不会换袜子。”好个圆子，心头真灵活。听了春子的话，故意格格的笑了几声道：“妈你老人家哪里晓得，方才你老人家和他看戏去了，妹妹伏在席子上不舒服，我就拿了活计，坐在旁边做。妹妹忽然起来，说想吐。一边说，一边往厨房里走，不提防一脚踏了个茶盘，将茶壶茶碗都覆在脚上，一只袜子，打了个透湿。妹妹哎哟一声，倒把我吓了一跳，因此才把湿袜子换了。此刻外面廊檐底下，不是还挂了双袜子在那里吗？”春子听了，才点头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

梅子在被卧里面听得说换袜子，只吓得浑身乱抖，心中一急，胸口更痛起来。后来虽听得圆子敷衍过去了，只是心想：这事终是不了。我家那么大的产业，又没有兄弟，多久就定议要招女婿，如何肯将我嫁给外国人？我既和他好了这么多日子，于今又受了胎，一旦教我离开他，以后的日月长得很，怎生过法！他们将我母亲骗来，要和我母亲硬说，这岂是做得到的事？总而言之，是我不好，错信了姐姐的话，把持不住，弄到今日受这般苦。更可怜他为我辛辛苦苦的，那么大热天，不在日光避暑，跑到东京来找着黄先生想方设计的。也不知花了多少钱，跑了多少路，和我同住这么久。也不知挨我多少骂，受我多少委屈。我身上的事，哪一件不是他亲手做的？我的衣服，哪早晚不是他和我脱、和我穿的？我要吃什么，他就立刻

买来了。那一桩事不如我的意？教我不嫁他，如何舍得？梅子一个人在被卧里只管是这般想，想到伤心之处，禁不住痛哭起来。怕春子听见，又不敢出声，只将一口气咽在喉管里，慢慢的抽。春子另一床睡着，以为梅子睡着了，便不喊她说话。

圆子安置梅子睡了，又替春子铺好了床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让春子睡子，回自己房来。见黄文汉正一个人坐在火钵旁边，一手执着旱烟管往嘴边吸，一手拿着本日的新闻纸在那里看，神气也似乎有些不乐。走近前也在火钵旁边坐着。黄文汉见圆子坐下，便放了新闻纸问道：“她们都睡了吗？”圆子点了点头道：“你和她去看戏的时候，看她的神情怎样？”黄文汉道：“那却看不出什么来。我看比前番还好像更加亲热些儿。你觉得怎样？”圆子摇头道：“不然。我看她很像已有了点疑心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自己以为可疑，便觉得人家无意也是有意。她自己女儿平日的行为，她岂不知道？任是谁看梅子，也不会疑心有苟且事在她身上。你我的圈套，不待说她是不曾识破的。这种事，教她有了疑心还不得！”圆子将换袜子的事说给黄文汉道：“她若没有疑心，怎的会这样盘问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这个虽也算是一种疑心，但不至疑到私情上去。或者她因为这条街上，今晚礼拜六有夜市，恐怕你们出去了。无意中见梅子又换了袜子，她不便说你，只单独的说她。见你说没去玩，便以为是洗澡。总而言之，决不是私情上的疑心就是了。但是我既写信教她来，特意在揭穿这件事，她就疑心，也没要紧。明日得和她开始谈判了。”当晚二人也都安歇。

次早起来，梅子盥漱已毕，仍是闷闷的站在廊檐下，望着院子里几个小盆景出神。春子忽然走近前来，看了看梅子的脸色，惊道：“你做什么，面上这样青一块白一块的？”梅子见问，望着她母亲没得回答。春子慌了，一把抱住问道：“我的

儿，你做什么？”梅子忽然放声大哭起来。黄文汉、圆子正在厨房里，听得哭声，都跑出来问是怎的？梅子哭了一会，猛然哇的一声呕出两口鲜血来。春子吓得战战兢兢的，向黄文汉道：“这是怎么讲？这是怎么讲？我好端端的人寄在先生这里，怎的会弄到这样？”黄文汉也急得跺脚道：“我难道有意将小姐弄到这样？病苦何人能免？于今惟有赶急诊治的。”圆子连忙拖了一张睡椅扶梅子躺下，叫下女倒了杯温水，给梅子漱口。黄文汉到就近的一家医院天生堂请了个医生，诊视了，说：“不要紧，以后好生将养就是。”当下留了两瓶药水，医生去了。

春子用脸就着梅子的额问道：“孩子，你此刻觉得怎样？”梅子叹了口气，摇摇头道：“心里慌急得很。”春子听了，掉过脸揩眼泪，圆子也躲在躺椅背后哭。黄文汉见梅子的脸如金纸一般，张开那发声如乳莺的樱桃小口出气。胸口的衣襟被肺叶震动得在那里一开一合。活生生的一个绝世佳人，不到两天工夫，便成了这种一个可怕的模样，心中也非常伤感。不过男子的眼眶较女子要深许多，眼泪不容易出来，不然，也就泪流满面了。春子揩了眼泪，又挨着脸问她心里想吃什么不想。梅子摇头道：“我想没什么可吃的，不吃也罢了。刚才医生留下的药，拿给我吃。我心里太慌得难过了。”圆子在背后听得，即拿药瓶照格子倒在一个茶杯里，给梅子喝了，觉得心神略定了些儿。圆子拿了张绒毯盖在梅子身上，教她睡一觉。梅子点了点头，慢慢的伸出手来，握了圆子的手，眼睛左右望了一望。见她母亲、黄文汉、下女都在跟前，又叹了口气，将圆子的手放了。圆子教，下女将面包、牛乳端来，三人都无心多吃。春子要梅子喝口牛乳，梅子喝了一口，嫌口里发酸，不喝了。忽听得外面有人叫门，黄文汉听声音，知道是苏仲武。梅子早听出来了，拼命的想挣起来坐着，圆子连忙止住她，在她手腕上

轻轻捏了一下，教她不要露出形迹来。

黄文汉起身迎出来，果是苏仲武来了。黄文汉对他使了个眼色，引到自己房里，将刚才的情形说给他听。苏仲武听了，痴呆了半晌，问黄文汉道：“这事情怎么办？我先原对你说了，将她母亲请来不妥，你还说不然。于今弄到这样，看你有什么法子！”黄文汉听了，气得说话不出。过了一会，才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也不知是为着什么，你们两头图快乐，我真犯不着两头受埋怨。她母亲埋怨我还有道理，你也埋怨起我来，就真是笑话了。苏仲武已翻悔自己说话太鲁莽了，心想：若得罪了他，事情更没有希望了，只得作揖赔礼道：“我一时心中急狠了，不留神错怪了你，还得求你原谅。你到底比我年纪长几岁，又是多年的老朋友，优容我些儿罢。我此刻要去看看她，使得么？”黄文汉好事本来出于天性，更不欢喜和人计较这些小处。他是个要强的人，只要人肯在他跟前低头，就是多年的仇恨，也立时冰消瓦解了。当下见苏仲武要去看梅子，即忙摇手止住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你坐坐回去罢。我相机会，可说的時候才说。于今一冒昧，便送了她的性命。”苏仲武哭丧着脸道：“我不去看看她，心中如何能过得去？她昨夜回这里来，我一个人在家里整整的坐到这时候，还不曾合眼。她平安还好，既是病到这样，我也是个人，就忍心连看也不去看看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不是说不应该去看。你不想想，她见了你，着急不着急？她于今还能着急吗？到了这种时候，不是忍心不忍心的说法，你听我的不会错。我并不能久陪你了，你去罢，迟一会，我或者到你家里来。”苏仲武哪里舍得走，泪眼汪汪的望了黄文汉道：“你有事只管去干你的，我就坐在这里好么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使是没有什么使不得。不过你守在这里，没有意思，并且也有些不方便，你还是回家的好。感情好不好，凭各人的

心就是，哪在这一刻工夫。”苏仲武被黄文汉说得无法，只得一步懒似一步的挨出门去了。黄文汉转身回房，春子坐在一旁流泪。圆子站在梅子旁边，用手扶着梅子的臂膊。黄文汉进房，问此刻比服药的时候何如？梅子听见黄文汉进房，勉强回过头来看，见只黄文汉一个人，便问道：“刚才不是他来了吗？”黄文汉吓了一跳，勉强答道：“是苏先生来了。”梅子道：“苏先生就去了么？”梅子说话的声音本低，黄文汉便装作没听见。圆子又在梅子臂膊上捏了一下。只见梅子用牙齿将下嘴唇咬住，闭了眼睛，紧紧的将双眉锁作一块，就好像有很大的痛苦，极力忍受似的，一会儿磨的牙齿喳喳的响。圆子见了这种情形，心里如刀割一般，又没有话劝解。梅子足磨了一分钟的牙，猛然将绒毯一揭，两手握着一对小拳头，不住的在她自己胸口里揉擦。春子走近身问道：“我的儿呀，你心中如何这般难过？我真不料到东京，会看你这样惨状！”春子的话没说完，梅子忽将脖子一伸，一腔鲜血直呛出来，绒毯上席子上，斑斑点点都是鲜血。梅子一连呛了两口，连鼻孔里都喷了出来。圆子见了害怕，扶着梅子的臂膊，只管发抖，春子急得没法，捶胸顿足的痛哭起来。

不知梅子死活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六十六章

娇小姐医院养病 勇少年酒楼买枪

话说春子见梅子呕了那么多血，忍不住捶胸顿足的痛哭。圆子拿毛巾先将梅子脸上的血揩了，再拿了个痰盂给梅子漱口。梅子体质本来娇弱，一连吐了两阵血，头晕了抬不起来，心里却较从前清爽，也不觉得身上有什么痛苦。圆子将温水送到梅子嘴唇边，梅子喝了一口，漱几下想抬起头来吐，觉得头有千百斤重，一用力便昏眩起来。圆子连忙止住她，不教她动，自己用口向梅子口中去接，教梅子只管吐。梅子哪里肯呢，圆子只得拿了几条干手巾，覆在梅子嘴上，梅子才向手巾上吐了。一连漱了几口，都是如此吐法。黄文汉劝了许多话，止了春子的悲哭。梅子开口说道：“妈呀，你老人家不用悲痛了。我因为怕你老人家悲痛，才急得是这样。你老人家再要哭，我却再没有血可吐了。我于今心里一些儿也不急了，你老人家算白养了我一场罢。这样不孝的女儿，死了也罢咧。”春子见梅子说话，神气比不病的时候还要清朗，心中却很欢喜。只是听梅子所说的话，其中很有原故，心里早明白了几分，望了黄文汉和圆子一眼，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好生将养就是。你要晓得，我和你父亲一生就只你这一点骨血。万一有个天长地短，我是不待说没命，就是你父亲只怕也要伤心死了。我原不想将你一个人撂在东京，也是你年纪轻，没有见识，才会闹出这些

花头来。只是此刻也不必说它，且等你养好了病再说罢！我想你于今住在这里是不相宜了，找个医院住着罢。”黄文汉点头答道：“夫人说的不错，还是进医院的妥当。也不必去找医院，顺天堂最好，此刻就去罢。”春子点了点头，黄文汉教下女去唤了四乘东洋车来。圆子和春子二人搀着梅子，梅子道：“身上的衣有血印，穿在身上不好看，姐姐拿一件我换换罢！”圆子道：“且到医院里去换，此刻不宜多动。并且天气很凉，再受了寒不好。”梅子不依道：“一定要换了我才去。这样斑斑点点的穿在身上怕人。我的头也乱松松的了，姐姐也要和我梳理梳理才好。”春子说：“孩子，你哪里这样固执。病人是个病人的样子，况且你这病不比寻常，坐在东洋车里面，把车檐挂上，又没人看见，有什么难看？”梅子道：“不要再使我心里不舒服，快给我换了。我要穿那件缩缅绣花的夹衫去。”春子没法，只得向圆子道：“就请夫人拿给她换了罢！”圆子口里答应，心想：那件缩缅绣花的衣还在苏仲武家里，她哪里是要换衣，分明是要给个信苏仲武，使他知道自已进了病院的意思。她既这般着想，就叫下女去一趟罢。便仍将梅子放下躺着，将下女唤到厨房说道：“你快坐东洋车去苏先生家里，教苏先生将梅子小姐的衣包交你带来，说梅子小姐就要去顺天堂病院。”下女答应着，坐着东洋车如飞的去了。

此时苏仲武刚从黄文汉家回到家中，正对着梅子的像片在那里发呆。见下女脚步紧急的奔了进来，只道是梅子死了，含着一泡眼泪问道：“你来做什么事？”下女道：“我家太太教我来拿衣服，梅子小姐要进顺天堂病院诊病。”苏仲武道：“病势怎样了？进病院要换什么衣服？天冷，又着了凉怎了。衣服你拿去，对你家太太说，衣服万不可换。我就到顺天堂来。”说着，开柜将衣包打开看了一看，仍旧包着，交给下女。下

女坐着来的车，一刹时奔到家里。圆子取出了那件绣花夹衫来，梅子看了一眼，望着圆子想说话，圆子忙将脸凑拢去。梅子忍了一会，又不说了。圆子道：“我看这衣此刻不换也罢，到病院再换也不迟。”春子也说实在不必换。梅子便道：“都说不必换，不换也使得。”圆子暗想：梅子哪里会憨，她居然晓得是这般用心。圆子将衣给下女叠好，放在衣包里，和春子搀起梅子来，慢慢移到门口上了车，将车檐挂上。黄文汉随便换了一身衣服，四人各坐了乘车，下女将衣包递给圆子，一行人直奔顺天堂来。

黄文汉先下车进去办交涉。因难得上楼，就定了地下的房子。教两个看护妇出来，帮着搀扶梅子进了病室。这病室内有两个床，先将梅子安放了，即有医生来诊视。黄文汉挑了两个老练的看护妇。春子向黄文汉道：“我就住在这里，请你替我去说定个价钱。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那容易，你老人家自然是要住在这里的。”医生诊视过了，看护妇写了体温表，配药给梅子吃了。梅子仰天睡了，闭着眼不做声。春子问她好了些没有？只将头略点了下。圆子坐在梅子的床沿上，握了梅子的手。黄文汉坐在窗子跟前，脸朝着窗户，看窗外园子里的树木的叶子都黄了。地下的草，也枯的枯了，黄的黄了，青的却是很少。几只长尾鹊在那半枯半黄的树里面飞着打架。黄文汉此时心中没有一些儿主宰，恨不得立刻逃到没有人的地方，这事情如何结果，都不闻不问。正想着，忽听得外面皮靴声响，越走越近。走到这房的门口，停了一停，门开了。黄文汉回头一看，只见苏仲武神色颓丧的跨了进来，向春子深深鞠躬行了个礼。春子见是苏仲武，知道梅子必是由他手里破坏的，不由得心中一阵难过，略略的起身答了一礼。黄文汉和圆子的意思，写信教春子来，原是想将这事揭穿。但是见梅子无端的吐起血来，又恐

怕揭穿了，春子或忍耐不住，再数说梅子几句，梅子的病，不要更加沉重吗？因此想索性等梅子的病好了，再来向春子谢罪，将事情始末和春子说。不料苏仲武竟不避嫌疑的，哭丧着脸跑到病院来。黄文汉二人拿着他真有些难处。幸喜梅子闭着跟，不曾看见苏仲武。

苏仲武走到梅子床前，圆子只管向他摇手。苏仲武点了点头，望着梅子那副淡金也似的颜面，自己按捺不住，心中一股酸气，直往上冲。冲到鼻孔里，鼻涕出来，冲到眼睛里，眼泪出来。一刹时，弄得苏仲武满脸是酸心里发出来的酸水。那股酸气冲了两处，又要从口里冲出来。才一到口里，苏仲武便发出种酸声。圆子见了着急，连忙指着梅子对苏仲武用力摇手。苏仲武才极力将酸声忍住。但是他虽已忍住，然只能忍住那没有发出来的，已经发出来的，是纵有力量也收不回了。这一点酸声早惊醒了梅子。梅子知道是苏仲武，睁眼一看，见苏仲武两眼红肿得很厉害，知道是为自己伤心哭过了分。梅子本来心酸，到这时哪里还有力去禁止眼泪。圆子见了，又向苏仲武挥手道：“苏先生你暂且家去罢，妹妹已到了这步地位，实在不能再使她伤心了。”苏仲武心想也是，点点头，用手巾掩着面孔挨出去。才挨两步，只听得梅子说道：“你回去吗？”苏仲武回头望着，应了个“是”。圆子又向他挥手。梅子道：“回去好生保养，我这里有人看护，不要紧，你一个人……”苏仲武不等梅子说完，已不忍心再听下去，三步两步跑出去了。梅子见苏仲武已去，话也不说了，仍合着眼仰天睡觉。

春子见了这种情形，心里愤恨到了极处，只是不忍说出什么来，怕梅子加病。明知道是黄文汉和圆子弄鬼，幸不知道黄文汉是个中国人，以为总不失为日本的绅士。心想：自己女儿已经入了人家的圈套，闹起来无非丢自己的脸，只求梅子的病

快好，能坐着不吃力了，便带她回爱知县去，就没事了。不过梅子这小东西心性仄得很，看她和苏家里那东西痴情得很，简直不知道避忌了。将来回爱知县去，还要赶快招个女婿进来才好，不然也是要出毛病的。她父亲久说要替她择婿，也是我不好，有意和她父亲反对，才弄出这样不争气的事来。于今是没法了，只得先写封信家去，教他赶急寻个年貌相当的，完了这宗心事，好歹由她的命就是了。教我将她嫁给外国人，带着天涯海角的走了，我就要死也不一定能见面。我只一个女儿，这是做不到的。春子主意打定，这晚即写了信回爱知县去。梅子的父亲自然到处留心，找寻快婿。梅子在爱知县，美慧有名的，家中又豪富，要招个女婿，不待说是咄嗟可办。但是这都是题外之文，不必说它。

再说当日黄文汉见苏仲武去后，梅子仍合眼睡着。春子也默无一言，圆子更是没话说。心想：梅子的病，不是几日工夫得好的，我终日陪着她也不像话，此刻又不便对春子说什么。且等梅子好了，再看春子的意思怎样。事情就不说，春子大约也知道了八九成，以后更不用设法讳饰了。他虽明说怪上了我和圆子两个，但是有从前的一点情分碍住了，我们总不和她翻脸，料想她也说不出什么来。且教圆子陪伴她们几日，我坐在这里，没有意思。想罢，轻轻向圆子说：“日间就在这里陪伴，夜间此处没地方睡，就归家去。”圆子答应了。黄文汉走出病院，到苏仲武家来探望苏仲武。苏仲武从病院回来，觉得头目昏眩，坐不安稳。铺好床，将梅子的像片放在枕头旁边，拥被睡下，望着像片流泪。黄文汉见苏仲武如此，心中也说出的凄惨。勉强安慰了几句，也坐立不牢，辞了出来。觉肚中有些饥饿，顺便走进一家日本料理店，想胡乱吃几样菜，再去看郭子兰何时动身归国。进了料理店，即有个下女出来，对黄文

汉行了个礼，引黄文汉上楼，一面问黄文汉还有他客没有？黄文汉道：“就是我一个。”下女便引到一间三叠席的房间里坐下。黄文汉说了几样菜，下女应着去了。黄文汉听隔壁房里，有个初学日本话的中国人，在那里和日本人商议什么似的。日本人说话的声音很小，中国人说话似乎吃力得很，半晌说一句，还得错几个字。黄文汉听了几句心中甚是惊异，忙轻轻的走到间门跟前，偏着耳向门缝去听。只听得那日本人说道：“明治二十八年式的，附带二百颗子弹，每杆二十七块，但是数目须在千杆以上才行。机关枪新式的没有，只有旧式的。小保宁式手枪，先生既用得着一千杆，就依先生的，每杆三十块也使得。”中国人答道：“就是这么样定了罢。至迟再等一个礼拜，汇款到了，先交你一半。余下的等货运到目的地了，取货的时候交齐。但是我还有一桩事，要请你帮忙。我今晚有个朋友动身回国，要弄一杆手枪防身。今日下午你另卖一杆给我好么？这是交涉以外的事，就交现钱给你。”日本人过了一会才答道：“使也使得，不过我担危险些儿。先生什么时候要？也是小保宁式的吗？”中国人道：“午后四点钟，你送到平原家里来，我在平原家等你。”日本人笑了一声道：“在日本的法律，无论什么人买手枪，须向警察署陈明理由。得了警察署的许可状，我们才能卖枪给他。先生既照顾我这大的生意，自然又当别论。只是保人是不能少的，并且还得先生盖印，我才敢卖。不然责任太重了，恐怕担当不起。”中国人连连说道：“不打紧，不打紧。要保人有保人，要盖印就盖印，你四点钟一定拿到平原家来就是。但是不能误事，这回小事就失了信用，以后交涉便不好办了。你拿勃郎林来，勃郎林的效力比保宁式要足一点儿。”日本人道：“勃郎林的价钱要贵一点。”中国人道：“贵些也没要紧，横竖只有一杆。你拿来，多给你几块钱就是。”说

到这里，二人都住了嘴，只听得筷子碰着碗的响声。黄文汉就门缝里看那中国人，年约二十五六，穿着一身学生洋服，高绑着两脚杆，像是穿长桶靴，作骑马装的。一种短小精悍的样子，一望就知道是一个勇锐少年。黄文汉仔细认真了面貌，预备后来在别处遇了，好结识结识他。一会儿下女送菜进来，黄文汉即返回原位。吃完了菜，自去找郭子兰，暂且按下。

于今且另换一副精神，写一件英雄事业。不肖生换一换脑筋，诸君也新一新眼界。事情未必果真，做小说的不能不自认为确凿，是非真伪，看官们自拿脑筋去判断，与做书的无干。做书的信口开河，有时完全是空中楼阁。若是要拿了书中的话做证据，做书的人是不负责任的。

闲话少说。且说那英雄事业，是谁做出来的呢？原来就是黄文汉看见的那少年。那少年延陵世胄，三楚门楣，别号大銮，年龄已二十六岁。小时候读书不甚聪颖，行事却机警异常，两膀很有些气力。虽不曾练过拳脚，仗着身体灵活，平常三四个人也近他不得。赛跑更是他的特长，在国内学校里读书的时候，运动会赛起跑来，他总在第一第二。每只脚上绑了一块铅板，每块足在四五斤重。为人遇事精细，从表面看去，却像个粗鲁人。宣统元二年，他就到了日本，在同文学院上了两个学期的课。不耐烦等毕业，就跳了出来。辛亥年革命，他欢喜得连饭都不想吃，跟着一群留学生闹公使馆，闹了些钱跑回上海，入了学生军。后来又湖北学生军里面跟着打了一仗。战事告终，他没得事做，又跑到日本要求学。那时在日本的自费生都补了官费。只他懒去钻门路，没有给他补上。混到癸丑年，听说国内又革命，他又欢喜得什么似的，连夜筹了川资，直到南京投效。一仗都没有打成，便大家跑了。他闷闷不乐的只得到上海等着，看那里再有举动没有。听得南京又独立了，湖南姓贺的

在那里当总司令。他想：姓贺的这个人，平常在军界里面没听人说过，只在报纸上仿佛见过几次他做的文章。他是个读书人，如何当得总司令？只怕这消息不的确，不然就是和那报纸上姓贺的同名同姓，也未可知。这独立的局面，恐怕也有些靠不住。索性再等等，看是怎样。等不到好久，听说姓贺的也就支持不来了。他才仔细打听，谁知一点不错，就是那个在报纸上做文章的姓贺的，九死一生的在南京当了一晌总司令。大銓眼见得事无可为，心中纳闷，头也不回又往日本跑。他这次到日本来，较前很增长了些阅历。知道革命的事业不是这般容易做的，便安排下心肠，在大森研究体育学，外面的事一些也不闻问。

他有个最知己的朋友姓许，是一个国会议员。他因为姓许的年龄较他大了十五六岁，学问也好，不敢称兄道弟，平日都是叫许先生。这许先生为人正直不过，在革命党中又是老前辈。袁世凯收买议员的时候，不敢和他议身价，悄悄的送了两本银行里领款的折子给他，教他随意领着用。他见一本是交通银行的，一本是中国银行的，他笑了一笑道：“老袁，你除了这种手段，想也没有别的本领了。我父母留给我的干净身体，纵不受国民付托之重，我也不忍心给你污了去。”当日即将银折送回袁世凯。袁世凯见了，只气得说不出。许先生也不管，回到家中，心想：同事的十九都失身被老袁诱奸了，我一个人干得成什么事？没得劳老袁的心，日夜打主意谋害。眼见得“共和”两个字是有名无实了，见机而作，不俟终日，我何不早走一脚，也免得同事的嫉刻我。许先生一个人想妥了，便请了个假，一溜烟跑到天津。从天津到上海，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，会了东南亡命的几个朋友，一路到东京来，图清静就住在大冢。大銓时常到许先生家里来，许先生很知道大銓能干，心性纯洁。有事很肯和大銓商议，在东京住了些时。

袁世凯知道在日本的亡命客不少，心中很忧虑留着这些祸根在这里，终不是好事。中国这么样大，哪里防备得了？他们那些亡命之徒坐在日本，横竖没事，终日打主意捣乱，岂是久安长治之道？只是他们已经逃到外国去了，又不能设法捕拿，如此怎生是好？好个袁世凯，真是足智多谋，想了一会，居然被他想出一个又毒又狠的计策来。诸君道他是什么计策？他这计策，就是专从我们国民的劣根性上着想出来的。我们国民的劣根性是什么？就是要钱、想做官。说起来伤心，亡命客是袁世凯的敌人，袁世凯是亡命客的仇人，在表面看起来，两方面都没有说话的余地。袁世凯纵有钱、有官，如何能送得到亡命客家里来？亡命客纵十二分要钱想做官，又如何好意思去向仇人伸手？这不是一件毫无情理的事吗？唉，殊不知中国的事，真不可以常识去猜度。任是甚庄严的所在，只跳在黑幕里一看，才知道千奇百怪，应有尽有，真不愧为地大物博之中华民国。且等不肖生慢慢的在下章写出来，诸君自然知道了。

第六十七章

穷变节盼黄金续命 愤填膺借浊酒浇愁

话说袁世凯因国民党人物亡命到日本的不少，恐怕留下这种祸根，将来乘时窃发，为害不胜防止，便想了一个釜底抽薪之计。他知道亡命客的内容，腰缠富足的，恐怕人家需索，都杜门不出，穷苦的亡命客莫想见得着他们的影子。穷逼得无奈，一个个怨天恨地，翻悔不该跟着他们闹，闹得于今衣食无着，有家难归身。袁世凯便利用这当儿，打发一个三等走狗，携带巨款到东京来，收买这些穷苦亡命客。这三等走狗是谁呢？说起来大大有名，乃是《水浒传》上蒋门神的灰孙子，生长在四川地方，平日很欢喜哼两句皮黄，行止举动，又是个小丑样儿，旁人便拿他比作上海戏馆里唱开口跳的杨四立。他却也居之不疑，自称为小四立。久而久之，便去了小字，加上他的姓，于是鼎鼎大名的蒋四立就现了世了。此次奉了袁皇帝的圣旨来收买亡命客。可怜这些穷苦小子，一个个正饿得眼睛发花，得了这消息，哪里还能顾得名节？惟恐蒋四立不要，发誓愿写证书，都争先恐后。蒋四立起先一个人办理，后来人多了，一天忙着接见，便请了他二个同乡姓陈的来帮办，生意非常发达。有几个湖南的志士本是躲在上海的，因听说东京有这么一回事，就连夜跑到东京来，求着蒋四立要投降。此时蒋四立因为美不胜收，遂改定章程，限了几项资格。跑来的志士资格不合，没有

考得上，气忿得逢人便发牢骚，说立刻就要回去运动革命。这话传到蒋四立跟前去了，笑得蒋四立眼睛都没了缝。

光阴易过。蒋四立正在收买上紧的时候，北京的筹安会发生。蒋四立也想在东京设立一个筹安分会，和一般投降的志士商议，志士都甚赞成。便定了双十节的那日，在日比谷松本楼开成立会。何以偏偏的定了双十节的那一日呢？却有个道理。因为他这会，只好在袁世凯势力范围之下，明目张胆的闹，在日本终觉有些害怕。双十节这日，民党的人十九要去赴纪念会。好事点儿的学生，也必去凑热闹。大家都去忙纪念会去了，便没有人来干涉他的筹安会了。人不知鬼不觉的，偷着将筹安会成立了，岂不好吗？所以特定了这日。

这日吴大奎到过了纪念会，同许先生回到大冢。许先生喜笑道：“今日的盛会，在东京留学界，近年来是没有的，足见人心不忘共和。这种会最足表示我们国民的倾向。今日日本人很注意的。我前几日提议发起这会的时候，黎谋五先生对我说，就怕到的人不多，现出种冷静样子来，给外国人看了，或因此改变对我国的方针，那就关系我共和的存亡了。我当时心中也有些拿不稳。直待到会的来了一千以上，我才把这个心放下。

”吴大奎点头道：“有先生和黎谋五先生出来主持，我就知道到会的一定不少。不过我对于今日的会，仍是悲观，不晓得先生的意思怎样？”许先生道：“你以为悲观的在哪一点？会中自然也有可以作悲观的。”大奎道：“先生演说之后，接着登台的不是曾参谋吗？他说为人只要不怕死，什么事都容易成功。如果国民大家不怕死，袁世凯的严刑峻法也奈不何。这道理自然不错，但是曾参谋自己最怕死。逃亡到日本来的时候，在湖北被侦探误认他作康少将，把他拿了。他吓得泪流满面，一点人色都没有。他那位太太更是哭得死去活来。后来把他放

出来了，在长江轮船上，躲在火舱里，还怕不妥。换了火夫的衣服，只管钻在煤堆里面，不住的拿着煤往脸上擦。同逃的邹东瀛、曾广度虽也躲在火舱里，然都站在风筒底下吹风，并没有更换衣服。见他狼狈得不堪，教他不要擦煤灰了，他连气都不敢出，只连连的摇手，要邹、曾二人不要说话，怕有人听见。他这怕死也就未免怕得太厉害了。但是这犹在人情之中。还有一次，他和他太太住在小石川台町的时候，夜间安安稳稳的睡了。忽从梦中惊醒了，听得警钟响，一数是四下，即吓得爬起来。推醒他太太，衣也不及穿整齐，一手提着个紧要皮包，一手拖着他太太，不问东西南北，往外就跑。最好笑的他太太的脚小了，跑不动，他便将他太太寄放在警察署里，他自己提着皮包，发了狂似的找了一个旅馆，回到警察署，接他太太到旅馆里住了一夜。次日出来打听自己的家烧了没有，哪晓得还隔了一里多路。他受了这一次吓，从此不敢睡里面房间，恐怕有起急事来，逃避的时候难得开门。每夜带着他太太睡在大门口的三叠席子房内，紧要的东西，都做一个小皮包装了。睡的时候，放在身边，至今还是这样的。他这怕死，就怕得不近人情了。他这样怕死的人偏要上台演说，教人家不怕死，这不是好笑的问题，是人格上的问题。他是个有声望的人，人人对他都应表相当敬意的。他的言行都是这样，怎教人不悲观！”

许先生望了大銮千眼，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些事偏偏给你知道，有得议论人家，何苦说人家做什么。大庭广众之中，难道教他演说人非怕死不可吗？演说的话，自然都是说得冠冕堂皇的。今日这多人演说，谁不说得好看？若人人能照着说的做事，也不弄到在这里亡命了。各人尽各人的心做事，何苦说人家做什么！”大銮知道许先生为人，不欢喜说人家的坏话，便也不说了。许先生道：“我今日在会场上，仿佛听得有人说蒋

四立想在东京设立筹安分会，不晓得这话的确不的确，这倒不可不注意。”大銓说道：“这是意中事，有什么不的确。我早就说了，这畜牲在这里，越弄越胆大，简直眼睛里没有人了。我屡次和先生说，先生总说不必计较，被他收买的人，就不收买了去，也没有用。这话是不错，但是这些不成材的东西既顶着民党头衔，外人哪里知道他们本是些浑蛋。并且卧榻之旁，也不能由他人鼾睡。先生不计较，我却不能再忍了。”说时气忿忿的，连眼睛都红了。许先生见于也自欢喜，笑问道：“你打算怎么样？”大銓道：“除请他回娘家去，还有怎样？”许先生低头不做声。大銓兴辞出来，许先生送到大门口，握了大銓的手叮咛道：“不要隋珠弹雀。仔细思量一回，再来见我罢！”

大銓点头答应了，慢慢的向停车场走来，心想：许先生是个谨小慎微的人，这类事情和他商量，是不中用的。今日他不阻拦，就算是很赞成的了。大约他心中也恨那畜牲到了极处，若在几月以前和他商议这事，他必然有一大套扫兴的话说。好在这事用不着和人商议，我既高兴干，去干了再说。他就赞成，也得我亲自去做。他反对，我也不能因他取消我的决心。不过我没有器械，徒手是奈这畜牲不何的。手枪这东西，又不便向人去借。莫说人家十九不肯，就肯了，事情没有做，早就有人知道了。这畜牲的走狗多，只要有一个外人晓得，这事情便不妙了。找人家借是万万不行的。幸好身边还有几十块钱，设法去买一杆使罢。又想：这事要找日本人才行。有一个姓平原的日本人，本来是当浪人的，与我有点交情。只要找着他，必有办法。又记忆了一会平原的住址，记起来了，是早稻田鹤卷町，一个买文房具的楼上，此刻何不就去访他？大銓一边走，一边打定了主意。坐电车到早稻田来，已是掌灯时分了。到鹤

卷町找着了文房具店，偏巧平原早几日就搬到别处去了，店主人并没有问平原搬的地方。大釜扫兴归家，心想：平原必不会无故离开东京，他的地方，在民党有些名望的人跟前去打听，必然打听得到。次日调查了一日，居然调查着了。果没有离开东京，搬到麻布区一个贷间里居住。大釜会着他，寒暄几句之后，大釜悄悄的说道：“我此刻承办一批枪械，因我自己不甚在行，特来找你替我帮忙。你看在哪家定购靠得住一点儿？”平原听了喜问道：“一批打算办多少？”大釜道：“明治二十八年式的、明治三十年式的，一样至少得八百杆，多则一千杆。小保宁式的手枪一千杆，新式机关枪十架。包运到九江起岸。”平原凑着大釜的耳根笑说道：“是不是李要办的？”大釜点点头道：“并要需用得紧急，你看在哪一家办好？”平原道：“有最妥当的所在，我今日就去和他谈谈。可办就在他家办。若嫌价钱高了，换一家也容易的。”大釜道：“很好。不过需用得紧急，不能多耽搁日子。你就去问了，什么时候来给我回信？”大釜道：“今夜若不能来，明日上午准来你家回信是了。”大釜答应着，二人同出来，平原自去办交涉去了。

大釜心想：蒋四立的家中我还没有去过，不可不趁白天里去探看明白。蒋四立住在四谷，遂向四谷走来。在蒋四立家的前后左右都踏看了一会，心想：这地方很不稳便，出进的巷子又长又仄，巷口就站着一个警察。里面枪响，警察只要堵住巷口，便是插翅也飞不出去。和这牲畜同归于尽，虽没什么不可，然而真应了许先生的一句话，隋珠弹雀，是有些不值得。不知道这屋子有后门没有？若有后门，从后门进去，或者还受当些儿。正待转后面去查看，忽然见隔壁人家楼上贴着一张贷间的条子，喜道：“有了，在隔壁楼上看后面必看得清楚。何不借着看贷间，或者还可以看看这牲畜家里的形式。”想着便

去隔壁家敲门。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子出来，将大銓浑身上下打量了几眼。大銓心中吃惊，好像这老婆子已知道自己是来探路似的。老婆子道：“看房子的吗？”大銓点点头，脱靴子进去。老婆子引着上楼，大銓见楼上一间六叠席的房，倒很精致。大銓无心细看，推开窗子，看见蒋四立家的院落，一个年轻的下女正在院子里扫地。大銓探首去看廊檐下，放着一张藤榻。蒋四立正翘着几根老鼠胡子，躺在上面，目不转睛的望着下女扫地。下女扫完了上廊檐，蒋四立伸手去拉下女的手，下女举手在蒋四立头上敲了一下，笑着将身子一扭走了。蒋四立从藤榻上跳起来，追了进去。大銓见了，冒上火来，咬牙恨道：“你这畜牲，死在目前尚不知道，还在这里找下女开心。”随手推关了窗户，到楼后去看后门。见后门外重重叠叠的有好多户数人家，没有路可通大路，心中恨道：看不出你这畜牲早就防备了，怕人家害你，特意找了这样的一个死地方住着。以为人家便奈你不何吗？我偏不信，定要给点狠你看。回头问老婆子道：“后门不通的吗？”老婆子道：“先生是中国人么？”大銓点头道：“中国人便怎么？”老婆子道：“中国人不住，我这里只租日本人。”大銓道：“你不租中国人，为什么又引我进来看？”老婆子道：“先生没说话，看面孔很像个日本人。先生一开口，我就知道不是日本人了。”大銓本无意租房子。日本的赁间，本多有不租给中国人的，当时也不在意，辞了出来。

夜间平原没来。次日平原同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商人来了，拿出名片给大銓，叫寺尾秀三郎，在神保町开猎枪店的，名片上载着详悉，连电话番号都有，用不着平原介绍。大銓照说给平原的话，略向寺尾说了一遍。寺尾道：“平原先生已向我说了。我也是个赞成贵国民党的人，凡事无不尽力的。不过明治

三十年式的枪，一刻工夫不能承办许多。二十八年式的就要两千杆也有。手枪是容易的，新式机关枪，看能办得十架就好，恐怕一时间也办不到。因为近来供给俄国输出的太多了。”大奎故意踌躇了一会，三人共议了价目，大奎仍请寺尾竭力去办，约了第二日回信。平原说明日有事不得来，大奎道：“横竖交易还没有成，等到签字的时候，再请你来，做个保证人便了。承你帮了忙，自然不敢忘记，多少总要报答的。”平原谦逊了几句，同寺尾去了。第二日上午十点钟寺尾来回信，大奎便请他到日本料理店去吃料理。在料理店谈话，不料都被黄文汉听见了。

这晚，寺尾揣了杆勃郎林的手枪，带了一百子弹，到平原家里来。此时平原正在家中，大奎也早来了。寺尾拿出手枪来，大奎细细看了又看，丝毫没有破绽。寺尾从怀中抽出一张纸，向大奎说道：“请先生填写，盖颗印就是。保证人看先生找谁，也要请盖印。这形式上的手续，不能不经过。我做小生意的人担当不起。还是因先生照顾小店，承办这批枪械，知道先生不是无聊的人，才不必经警察署认可。不然，就是有保证人，也不敢随意卖给人家的。”大奎点头道：“承情得很，保证人就请平原君罢！”平原笑道：“我这保证人是靠不住的。”寺尾笑道：“这不过是一种手续罢了，谁还信大奎先生不过。”大奎拿了那张纸，填了姓名、住址以及年龄、籍贯，盖了颗假图章，欺日本人不认识篆字。平原也写了姓名，盖了印。大奎拿出四十五块钱来，点交了寺尾。大奎收了手枪、子弹，说道：“枪械就是那么样定了，总在一星期以内，我的汇款一到，就来请你。”寺尾连声应是，又说了一些感情奉托的话，寺尾去了，大奎归家安歇。

次早，叫馆主人算帐搬家，将行李寄在朋友家里，说有要

事，就要动身回中国去。他朋友知道他素来是来去无牵挂的，只替他收管行李，也不根究他回中国有什么事。大銓寄好了行李，揣着手枪，带了两排子弹。这日是阴历的九月九日，重阳照例多雨。到了上午一点钟，就沥沥淅淅的落起来。大銓装束好了，披了件青呢斗篷，乘车到大冢来看许先生。许先生正在家中教他女公子的书，见大銓喜气洋洋的进来，停了书不教，要女公子泡茶出来。女公子起身进去了，许先生问道：“今日落雨，你为什么也出来了？”大銓笑道：“先生忘记了吗？今日是重阳，怎能糊涂抛却？”许先生也笑道：“你不说我真要被阳历蒙混过去了。你既有这般雅兴，等我去教内人弄点酒菜出来，大家谈笑谈笑也好。黎谋五先生住在这里不远，也去将他请来，岂不更好。”大銓道：“好可是好，只是他老人家年事过高，天又下雨，怎好去请？”许先生笑道：“你见他须发都白了，以为他怕天雨懒得动吗？他的精神不见得就比你差了多少。他和人议论起文字来，整日整夜的不歇气，也不见他有一些倦容。他更是欢喜多有几个人宴会，只要同座的精神来得及，曾没见他提议要休息。你没见他随到什么地方，几时随意靠着那里，随意睡在那里过？他总是正襟危坐，手足不乱动。他这种功夫，不是假充得出来的。你不信，我写个字去，将他请来，你学着他的样子，装一会儿看看。”大銓道：“黎谋五先生的文章道德，自然是不可及。只是这些地方我却没有留心。先生说的哪有差错。”许先生提起笔写了几行字，拍手叫下女。下女在里面答应，端了盘茶进来。许先生将字给下女，教送到黎老先生家去，下女曾去过几次，接了字条，打着伞冒雨去了。不到一杯茶时，黎谋五先穿着皮靴，擎着雨伞，大踏步走来了。下女挟着衣边，露出脚踝，跟在背后走得喘气。许先生迎了出去，接了伞收起来。黎谋五笑道：“阳历真煞风景，好好的重

阳节，几乎被它瞒过了。你不写字来，我还在家中怨天不该下雨。我那房子又有些漏，并且一下雨，更黑暗得白日里都要点电灯才能看书。见了你的字，就不能怪天了。”许先生大笑道：“我不料一张字倒为老天缓颊。重阳无雨，便不成秋了。我今日也原不记得是重阳，大銓有雅兴，不负佳节，特来这里消遣，我才知道。”说话时，黎谋五已脱于皮靴。二人进房，大銓向黎谋五行礼，坐下笑谈起来。许先生的夫人也出来替黎谋五请安。这夫人姓陈，在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，很有些国家思想、世界知识，容貌也很端庄。大銓将他做师母看待。陈夫人见大銓诚笃，也看待和自己亲侄儿一般。当日陈夫人亲自动手，办了几样菜，带着女公子五人共桌而食。

大銓一连轰饮了几杯，嫌酒少了，自己跑到厨房里，教下女再去买一升来。许先生听见了，心中有些疑惑：大銓平日酒量虽不小，只是并不欢喜饮酒，曾没见他醉过。今日忽然如此想酒喝，必然有原故。否则他脑筋中必又受了什么刺激，拼着大醉一场好睡觉。当时也不阻拦。大銓教下女去了，回到桌上，举起酒瓶又往自己杯里斟，斟满了才斟给黎谋五。陈夫人心细，也觉得大銓今日的举动有异寻常。黎谋五因与大銓相见的时候少，以为少年人的举动，是这样豪放的，不足为怪。许先生再留神看大銓的眼睛，露出凶光，虽是和颜悦色的谈笑，总觉得有种杀气，令人不寒而栗。许先生忽然想起双十节那日的话来，心中早明白了。因黎谋五不是外人，便向大銓道：“今夜你就在我家歇了罢。雨下得紧，不回去也罢了。”大銓笑道：“此刻还不到六点钟，哪里就计及住夜的事？且到那时候再看。夜间十点钟的时候，我约了一个朋友，到一处地方，有几句要紧的话说，就是落枪子也要去。说完话之后，或者来先生这里歇宿也未可知。我那朋友约我明日回上海去，我只踌躇没有盘缠，

先生可能替我设法？”大銓说这句话时，忽然声音低了，眼中流下泪来。

不知大銓因何流泪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六十八章

哭金钱以怨道论人 偷衣服仗胆量脱险

话说大奎说到能否设法的一句话，忽然流下泪来。许先生和黎谋五见了，都吃了一惊。连问怎么讲？大奎从袋中摸出手巾来，揩了眼泪，长叹一声道：“我因为明日想回上海去，恐怕没有盘缠走不动，所以不禁心中悲痛起来。”许先生道：“没有盘缠，大家设法就是。这点小事，也悲痛什么？你平日很豪爽的人，怎的忽然婆婆妈妈起来？我看你今日的举动大异寻常，或是在哪里受了什么刺激，不妨说出来，大家商议商议。”大奎摇头道：“今日并没受什么刺激，不过因我怕明日没有钱，就联想到我们穷苦同志中，有一大半就是因没有钱失了节操。平心论起来，他们那些人在国内有差事的时候，能拼着命不要，和袁世凯反抗。即亡命到了日本，心中岂有不恨袁世凯入骨的？纵说不恨，也决不会忽然和袁世凯表同情，这我是敢断言的。无奈他们逃亡的时候，身边既没有多带钱，到了日本，又没处设法。而一般没天良的首领，都腰缠数万贯，娇妻美妾的拥抱着，进一次三越吴服店，动辄就是买一千八百。若是穷苦同志想问他借几块钱开伙食帐，他便硬说没有，休想他放松半点。穷苦同志受逼得没法，想归国去，又是通电缉拿的，跳出国门，即枉送了性命。活活的教人饿死，世界上恐怕没有这种人。到这样山穷水尽的时候，何能责人家不该投降！但是这

种苦衷，平日以忠厚待人的，才能替他们原谅。现在的人，拿着嘴巴说人家的本事都是好的，‘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’的话，谁不会说？但是自己到了饥寒交迫的关头，不见得不比以前被他说的更卑污得厉害。总而言之，说来说去，都是为少了几个钱，做出许多败名辱节的事来。我想起他们失脚的人，安能不伤感！托人介绍，劳神费力的钻到蒋四立那里，发誓填愿书，打手模，种种丧失人格的手续，都得经过，一个月能得几个钱？好好的汉子，忍心去做这样丢脸的事，就为的是一个穷字。最伤心的就是袁世凯那老贼，专一用这种卑劣手段对付国人，把国民道德破坏得一点根株没有。试看他手下，哪有一个好人？这样政府做国民的模范，不是一时之患，乃是万世之患！我是决计不在东京住了。此后尽我的能力，能将袁世凯手下的一般狐群狗党斩除一个，中国即少了一个制造恶人的模型。若自己没有能力不中用，死在敌人手里，也就罢了。我时常拿着汤卿谋‘存时时可死之心，行步步求生之路’的那两句话当座右铭。就从今日起，实实在在的做去。明天是一准回国的了，许先生能替我设法，我非常感激。我明早定来先生这里拿盘缠就是了。”黎谋五听了大奎的话，又见大奎英气勃勃，连连点头叹息说道：“许先生恐怕没有多钱，看能筹得多少，若短得不多，我手上这戒指，可以换十七八块钱，凑起来到上海是够的。”

许先生料定大奎今晚必去刺蒋四立，要阻拦知道是无效的。不阻拦罢，日本的警察厉害，十有九逃不脱。拿着大奎这样的一个少年英雄，去和蒋四立拼死活，实在可惜！这话得和黎谋五商量，看他有什么主意。想罢，起身向黎谋五道：“和你老人家有句说话，请到这边来。”说着走到外面廊檐下。那雨更下大子，只见下女提着酒壶，擎着纸伞，冒雨跑了回来。

大銓接着也不烫热，替陈夫人斟了一杯，便自斟自饮起来。许先生引黎谋五到廊檐下说道，“你老人家今日看大銓怎么样？”

黎谋五道：“没有旁的怎样，不过觉得他好像心中有放不下的事似的。”许先生点头道：“对呀，我也觉得他是这样。他从前屡次对我说起蒋四立，愤愤不平的定要下手他。我知道他的性格不好，怕他闹出乱子来，关系太大，总劝他教他不必计较。他也就听我的话，相安下来了。双十节的那一日，我在会场上，有人告诉我说蒋四立今日在松本楼开筹安分会成立会。我回来对他只泛泛的提起，并没有说真切，他便气得眼睛发红，说要送蒋四立回娘家去。我看他已是决了心的样子，没有十分阻拦他。他自那日去后，直至今日才到我这里来。平常是间不得两日，定要来看我的。今日来了，又是这种情形。他从不闹酒喝的，有长辈在跟前，他尤不肯多喝。今日忽然是这样轰饮起来，又说明日要回上海去。他的事我最知道，他也从不瞒我的，岂有要到上海去不和我商议的道理？平日随便一点小事，就是做一件衣服，都得来问问我。今日偏不肯说明，这不是奇怪吗？”黎谋五听了笑道：“不用猜了，一定是要去干那件事。也好，死生有命的，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少年英雄出来，为我们亡命客争脸，死了都值得。蒋四立本不足轻重，他做的事足轻重。东京为民党人物聚会之所，任这东西在这里横行，目空一切，日本人都瞧我们不起。我久想弄死他，因为我自己没这能力，又没有千金来募勇士，不肯说这空话，打草惊蛇。既大銓有这般勇气，这还了得，万不可说出冷话来，馁于他的气。等我去说穿他，敬他几杯酒，壮他的行色。”许先生听了，也连连点头道：“不错。”

黎谋五转身回房，见大銓正逗着许先生的女公子在那里玩笑。女公子扭着大銓要去买人形。大銓见黎、许二人进来，便

止了嘻戏，抱女公子坐着。黎、许二人入座，黎谋五开口向大奎笑道：“我和许先生之为人，你必然也有些知道。你今夜想干的事，我二人已猜着八九成了。这事我二人早就应干的，只因为许先生是个羸弱的文人，我更老无缚鸡之力，才一任那东西在这里肆无忌惮。你能立此意志，我二人心中不但欢喜，而且很感激你能替我们亡命客争脸。使国内国外的人士听了，也知道我们民党中还有人。附逆的自然害怕，就是袁世凯听了，也未必不胆寒。这事关系重大极了，你何必在我们跟前秘密，不大家商量一个妥善的方法去做？许先生是你最亲密的人，难道还疑心到老朽吗？”大奎听了，神色自若的笑道：“不是我有意的秘密，实因这事无商量之必要，说出来，徒然使两位老先生担忧，于事情毫无补益。既老先生关心到这里，我也没有什么不可说。我此刻都准备停当了，只等十点钟以后，人家都睡尽了，就去下手。那畜牲的住宅附近道理我都探得很熟。只那巷口有个警察的岗棚，出来有些碍手。可惜没有第二条路可以出进。”许先生问道：“你用什么东西去刺他？这东西靠得住么？”大奎点点头道：“新买来的手枪，很靠得住的。”黎谋五要看，大奎从洋服下衣袋里拿出来，起身关好了门，退了子弹，递给黎谋五。黎谋五看了给许先生，许先生随手交还大奎道：“你快些·收起罢，若被下女看见了不妥。”大奎接了，仍旧将子弹装上。许先生的女公子不知道是什么，只觉得好玩，跳起来问大奎要，陈夫人叱了几声才罢。大奎重复入席，黎谋五斟了一大杯酒，送给大奎道：“老朽代表民党奉敬一杯，以壮行色。”大奎连忙起身接了，一饮而尽。又斟了一杯道：“这杯是老朽预祝你成功的酒。”大奎也谢着喝了。许先生见大奎的酒实在喝得不少了，恐怕他醉了不辨路径，便笑说道：“我本也要敬两杯，惟恐喝多了误事，不是当玩的。这两杯酒，

留到明早庆祝成功的时候痛饮罢！”大銮也谢了。陈夫人叫下女来，撤了酒换饭来，都胡乱用了一点，陈夫人自帮着下女收拾碗盏。

大銮和黎、许二人坐着闲话，所议论的，无非是蒋四立的丑史。外面的雨，一阵大似一阵的下。大銮笑道：“这畜牲今日合该命尽了，雨越下得大越好。此刻大约已有十点钟了。”黎谋五掏出表来看道，“刚刚十点钟。”大銮起身，披了斗篷笑道：“我去去就来，大约不要一个钟头。万一出了事，我进了监狱，二位万不可来探望我。”黎谋五连忙插口道：“哪有这等事。不要一个钟头，定要回的，我就坐在这里等你。”大銮笑了一笑，也不答话，辞了众人，套上长筒靴，冲着暴雨走去了。走了好远，黎、许二人还在房中听得靴子声响。二人相对太息了一会，都默然无言，只悬心吊胆的，希望刚才那种靴子声响回来。一点钟容易过去，看看到了十二点钟，雨仍是下得紧急，哪有一些儿靴子声响呢？只急得两个人搓手跌脚蹉叹不已。许先生与大銮情厚，想起他那样英勇少年，若为一个蒋四立送了性命，岂不可惜！这一去两个钟头还不回来，不是出事是什么？我知道日本警察是最厉害的，在世界上第一有名。又是在这更静人静的时候，街上没有行人，只要把警笛一吹，四面站岗的警察包围拢来，往哪里去躲？要是人多，还可以钻入人丛里，几转几弯，警察便迷了方向。偏偏的今晚又下大雨，到这时候，街上必然一个人也没有，这事一定糟了。又听得黎谋五在旁唉声叹气，和着外面的雨声，更觉得凄惨，把不住眼泪只进出来。又过了一点钟，仍没有影响。黎谋五捶着席子道：“坏了，坏了，决无生还之望。”许先生只是低着头垂泪，陈夫人也在一旁着急。惟有那小女公子，一些儿也不晓得，玩倦了，早教她妈铺好床，给她睡觉。她此时已是深入睡乡了。还

有个不知着急的，就是那天不管地不管的下女，只晓得每日吃三顿饭，每月拿三块钱，到此时也是睡得人事不知了。可怜这三个醒着的，只急得比热锅上蚂蚁还要难受。这三个醒着的在这里难受，还有一个大銮在那边醒着的，此时更是难受呢。

再说大銮十点钟的时候，从许先生家出来，一心只往前进，并不觉着雨大。上了电车，见坐车的人很少，心想：这真是天假其便。若是街上的人多，跑起来都碍手碍脚，说不定还有多事的帮着警察来拿我。这大雨一下，街上没有行人，只三四个警察拢来，且打死他再说。车行不一会，到了春日町。跳下来换了三田的车，在水道桥再换了四谷的车，都没多人乘坐。一刹时到了，大銮看电柱上的挂钟，才到十点二十分。一边向蒋四立住宅走去，一边打主意如何骗蒋四立出来。脱靴子进去，是不妥的。听说猿乐町有个姓周的，和蒋四立最好，也是国民党中的激烈分子，在蒋四立手下投降的。投降之后，在蒋四立跟前很会先意承志，同孝顺他亲老子一般。所以深得蒋四立的欢心，蒋四立倚为左右手，凡事都要和姓周的商议了再做。我何不托辞，就说是他打发我来，有机密事报告的？他一时必不疑心有诈。只要见了面，还怕他逃了吗？旋想旋走的，大銮脚步快，已到了那条小巷子口上。警察被大雨淋得不敢站在街上，躲在岗棚里面。大銮走过身，偷看那警察，年纪在三十左右，板着脸据在里面，自以为威风了不得似的。大銮恐怕被他认真了面孔，不敢抬头，一直入了巷口。咬了咬牙，右手探入下衣袋里，拨开了枪上的保险机，抽出来擎在手中。左手一边敲门，口中一边高声喊着“御免”。喊了两句，里面一个少年男子的声音，用日本话问道：“是谁呀？”大銮说中国话答道：“是我，猿乐町周先生特教我来会蒋先生，有句话说。”少年男子推门出来，大銮从栅栏门缝里一看不认识，仍低了头。少年男

子抽开了栅栏门的小铁门，大奎一手推开了，跨一脚进去，笑吟吟的问道：“蒋先生就纳福了吗？”正说时，楼梯声响，少年男子道：“还没睡，下来的就是。”即听得蒋四立的声音问道：“从哪儿来的？这么晚，又下雨，有什么紧急事？”蒋四立说着话，向大门走来。大奎道：“周先生教我，有秘密话报告。”蒋四立向大奎望了一望，知道有异似的，停了脚步。正要仔细定睛看大奎，大奎恐被他识破，将斗篷一撩，对着蒋四立的胸窝一枪打去。轰然一声响，只吓得那少年男子往席上一扑，口中喊起妈来。蒋四立着了一枪，气忿得伸手来攥大奎，大奎巴不得他近身，对着他腰下又是一枪。蒋四立又着了这一枪，实在撑持不住，仰面往席上便倒。

大奎回头望了一望，不敢久停，拔步往外就走。远远的见一个警察堵住巷口站着，大奎只作没看见，握着枪在斗篷里面大踏步往巷口走去。警察听得枪声，第一响没听出方向。此时的雨略小了些儿，第二响便知道在巷子里面，忙拔出刀来。正想进巷子拿凶手，见大奎冲了出来。听脚步声非常沉重，料道是一个辣手，不敢当锋，几步退出巷口，擎刀预备厮杀。大奎抽出枪来，到巷口一个箭步，早窜到街心，立住脚，望了望警察。警察见大奎如此勇捷，手中又明明的擎着一枝手枪，只吼了一句，却不敢近身。大奎哪敢停步，折转身就走。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，警察见大奎走得快，一个人又不敢近身，忙拿出警笛来吹。大奎正跑时，听得后面警笛叫，前面即有两个警察飞奔前来。大奎回头一看，后面的那警察已追上来，隔自己不过两三丈远近，忙折转身，往右边一条小巷子钻进去。仗着会跑，穿过小巷子，乃是一条斜坡路。坡下的警察也听得枪响，听得警笛，正要跑上坡来。大奎听得刀靴声，不敢往下走，一连几个箭步，往坡上窜去。抬头一看，真是要叫一声苦，不知

高低，原来一座墙挡住了去路。大奎才知道这坡叫乃木坡，墙里面是乃木邸，就是乃木希典的住宅。心想没法，只有爬过墙去，再设法逃避。连忙将枪纳入袋中，拼命往墙上一擢，两手攀住墙顶，将身一纵，跳过墙去了。落地后觉得两手掌痛如刀割，肉里面还嵌着甚屑子似的，当时也不暇顾。听得墙外面来了几个警察，一个说道：“怪呀，没有第二条路走，怎的会不见了？可恶这雨又大了起来，简直听不出脚步声。难道爬过墙那边去了吗？”一个答道：“恐怕没有这么厉害。这墙上插着玻璃片，除非飞了过去罢咧。”又一个道：“看上面有血没有？”即见有手电的光，在墙上晃了几下，一个道：“血是看不出，但是有血也被雨洗了。这样大的雨，玻璃上还存得血住吗？不问他在里面没有，我们分途去拿。把两个由大门进乃木邸去，在园内细心搜索。”说完，即听得一阵刀靴声响着去了。

大奎才知道自己手中嵌了玻璃屑，怪道痛不可忍。因听得到要进园搜索，左右一望，没有地方可躲，想偷开门进屋内去，躲在偏僻房里，警察必不关心。便走到一所房子门口，轻轻推了下门，关得很紧，知道不是一时撬得开的。隐隐听得刀靴声渐次近了，大奎心中也有些着急起来了。低头一看，廊檐的阶基板离地有一尺来高，料想可以藏身，也顾不得里面污秽，蹲下身往里面就爬。这一所房子不小，底下故也很宽。大奎恐怕警察用电灯照着，深深的伏在里面，气也不高声的出。用耳朵贴在地上，听得约有四五个警察在园中走来走去的搜索，却喜没人搜到阶基底下来。警察搜索了一会，见毫无踪影，一个个都口中说着“怪事，怪事”的去了。大奎恐怕他们复身回来搜，在里面伏了两点多钟。外面一点儿声息也没有了，才慢慢的爬出来，先关了手枪的保险机，纳在衣袋里。乃木邸园中有个小池，大奎走到池旁，洗了手上的泥血，玻璃屑嵌在肉里的，不

得出来，也只由它在里面作痛。一件斗篷，在房底下滚得和泥做的一般，心想怎生好披着出去，便脱下来，放在池子里面洗了个干净，仍旧披在身上。这日的天也真奇怪，雨落发了兴，落一个不了。大銓站在乃木园中不独没地方可避，并坐的地方都没有，雨洗得如落汤鸡一般，通身透湿，没一根干纱。深秋的天气，又是夜间一二点钟，冷气侵入骨髓。两掌浸了生水，比受伤时更痛加十倍。一个人越想越凄凉，站在草地上抖个不住。心想：今晚是不能出去了。莫说出了这样大事，就是平常夜间一二点还在街上走，警察也要注意。若是衣服褴褛一点，更要盘问不休。就是明日早晨，要脱这险也很不容易，我来的时候一些儿也不知道害怕，怎的事情成了功，倒胆怯起来了，这时候能胆怯吗？一现出惊慌样子，在日本的警察侦探眼里见了，便再也逃不过去。我横竖是拼死来的，还怕什么？大銓如此一想，胆真壮了几倍。心想：我这衣服都湿透了，此刻的雨还不住，明早驮着这身湿衣出去，人家见了，岂不生疑？必得设法进乃木家，偷一身和服换了，出外才不危险。我生平光明正大，不曾做过这勾当。今晚没法，只得委屈我自己一次，看是如何。

不知大銓偷衣服如何偷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六十九章

真刺客潜身浅草町 好警察乱拿嫌疑犯

话说大銓因通身衣服都湿透了，想撬开乃木邸的门进去，偷一身衣服换了，明早才好逃走。好在日本的门不比中国的坚牢，在身上摸出把裁纸刀来，轻轻的撬了一会，居然撬开了一扇。脱了长靴，卸下斗篷，蹑脚蹑手的摸到里面。几间房子都空洞洞的，休说没有衣服，连陈设都不多。摸到第四间，才听得打鼾的声音。慢慢的推开门，移脚进去，猛觉得一件软东西挡住去路。一摸知道是挂的衣服，取了下来，摸了摸领袖，是一套男子的和服，连外套都有。在席子上摸了腰带、袜子，退出来，转到大门口。在靴柜里拿了一双高木屐，一把纸伞，脱了身上的洋服，将和服换上，揣了手枪，身上才觉得和暖一点儿，手掌也不十分痛了。坐等到天明，幸得房里的人都睡得和死人一样。大銓的洋服、斗篷、长靴都不要了，聚作一团，塞入阶基底下。偷开了大门，撑着雨伞，装出小鬼的脚步，拖着双高木屐往停车场走。街上已有行人，送新闻、送牛乳的，都忙着飞跑。雨仍是落个不住，只比昨夜小了些儿。街上虽也有警察，但是都不注意大銓。大銓走到停车场，买了一张新闻纸，揭开一看，就看见了“蒋四立被刺”几个头号字。急看下面的小字，说蒋四立两伤都中要害，现已移入顺天堂分院调治，只怕有生命关系。刺客系一青年，年龄约二十五六，身長五尺一

寸，穿洋服，披着青绒斗篷。大銓吃惊道：“他们如何看得这般清楚？我身長确是五尺一寸。这也奇了，幸我换了和服，不然也休想逃脱。”又买了几种新闻纸看，都是大同小异，也有说蒋四立已毙命的。大銓见了这种记载，心中非常快乐，匆匆忙忙的揣了新闻，坐电车到大冢来。

许先生和黎谋五、陈夫人此时还没有睡觉，一个个心中都好似火烧油烫。一见大銓进来，都喜得说话不出。许先生跳起来，伸手给大銓握，一张口笑得合不拢来。大銓笑道：“我的手受了点儿伤，先生轻点捏。”许先生看大銓的手掌，纵横几道血痕，如刀划开子一般。黎谋五、陈夫人都起身来看，问是怎的？大銓教大家坐下好说，四人都坐下来。大銓抽出新闻纸，一人递了一张，笑道：“这新闻纸上的记载，几乎比我自己还要明白。昨晚十一点钟出的事，今早新闻上就都有了。日人消息灵活，真不能不教人佩服。”三人看了新闻，都欢喜得望着大銓笑。大銓将逃避时的情形说了一遍，三人听说墙上有玻璃刺手，警察到乃木园来搜索，都苦着脸，皱着眉，捏着一把汗。及听到撬门偷衣服，又都笑起来。大銓道：“我这衣服不能再穿了，恐怕有人认识。并且这裁料花样，是四十多岁的商人穿的，穿在我身上也不合。我今日就得去买衣服。我昨日原想做完了事，今日即回上海去。看新闻上载得这般详细，仿佛警察已认识了我似的。且仍在东京住几日，等风潮略为平息了，再动身不迟。在东京出了这么大的事件，日本人拿不到刺客，他警察的威信扫地了。三位看：一个礼拜之内，东京必搜索得鸡犬不宁。湖南、四川两省的留学生、亡命客，必有许多要受连累的。”

许先生问道：“你何以见得就只湖南、四川两省的留学生、亡命客受连累哩？”大銓道：“新闻上不是载了，和蒋四立同

住姓陈的说，刺客是湖南、四川的口音吗？”黎谋五道：“口音中国人才听得出来。日本人听中国人说话，哪里分得出口音？”许先生道：“几日之内，警察搜检中国人是意中事。你小心一点儿，那东西不要带在身上。就拿去了，没有确实的证据，也问不出罪来。你今日在这里坐着，我去筹钱来，给你做衣服。一面看有妥当的地方安顿你么。”大銓点头道：“只要有钱，我不愁没好地方安顿。东京人山人海，我的面孔又像日本人，侦探也不容易注意到我身上。手枪是不能离身的，警察不看稳了，不敢下手拿我。既看稳了，便没手枪，也免不了。只看我一对手掌，就是铁证。我有手枪在身边，他三四个警察来，我可以随意打发他。要死里逃生，顾不得闯祸的大小。先生替我筹钱，倒是一件要紧的事。我此刻还得去看个朋友，下午再来这里拿钱。”许先生问道：“你此刻还要去看什么朋友，我看没要紧，不出去跑也罢了。定要出了乱子，悔就迟了。”大銓道：“我刚才想起来，很要紧的，不去不行。我买手枪的时候，原有一百子弹。周用不着许多，只带了两排在身上，还有八十六颗在朋友家。不去藏起来，倘被搜检着了，事情一定破裂。”许先生道：“你为什么将这样东西寄在朋友家里？”大銓道：“我放在箱子里锁了，并没对他说。若对他说了，他见了报，也会秘密收藏起来。”许先生道：“既是这么，你去就去，不要在外面久耽搁。”大銓答应“知道”，洗了脸，用针将掌中的玻璃屑忍痛挑了出来，许先生有刀创药，敷了些儿。黎谋五放心归家，许先生去筹钱。大銓乘车到朋友家来。

他这朋友姓陈，也是个亡命客，在东京穷得如大水洗了一般，却不肯投降。借了他同乡会的房子住着，教几个小学生糊口。为人知道大处，年龄和大銓差不多，二人交情很是亲密。昨日大銓将行李寄顿在他那里，他知道大銓行止是没一定的，

也不在意。今日早起，学生还没有来，正拿着报看。见了蒋四立被刺的消息，心中非常痛快。猜想刺客是谁，一猜就猜到大銮身上。见报上所载的年龄服饰，与大銮一点不差。又见大銮昨日寄行李的举动，更断定了是大銮。这位陈学究正在高兴，外面有人叩门。陈学究跑出来看，是一个日本人，穿着一套先生衣服，手上拿着雨衣，看他的形式，很像个日本的绅士。陈学究不懂日本话，只晓得问“你是谁”，便尽肚子里的学问，说了一句“你是谁”的日本话。那人拿出一张名片来，双手递给陈学究。陈学究一看，是每日新闻社的记者，便点了点头。又搜索枯肠，看再有说得上口的日本话没有。搜索了一会，居然又搜出一句“你做什么”的日本话来，伶牙俐齿的说了。记者好像懂了，笑嘻嘻对陈学究说了十七八句。陈学究苦着脸摇头，不晓得记者说些什么。记者知道陈学究不懂日本话，试说了一句英语。陈学究倒懂得，便也用英语笑说道：“先生懂英语又不早说。我才到贵国来，不懂日本话。先生见访，有何贵干？”记者见陈学究的英语说得很熟，吃了一惊，暗道：看他不出，这种穷样子，居然会说我同盟国的话，这倒反为难我了。我的英国话，只能在西洋料理店对下女发挥几句。认真办起交涉来，实在自觉有些词不达意。又是我找起他说的，这怎么办？正在急得一副脸通红，进退为难的时候，却来了一个救星。这救星是谁呢？原来是一个佩刀着长靴的警察。那警察走近跟前，将记者上下望了一望，问了两句日本话。记者说了几句，警察挥手教记者去。记者如奉了将军令，对陈学究用半瓶醋的英国话说道：“我现想到先生这里打听一桩事。这警察说今日警长有命令，关于刺客的事，取缔记载，改日再来奉看罢！”警察见记者说英国话，更不许多讲，推了那记者一把，正颜厉色的又说了几句日本话。记者也作色辩了几句，气冲冲的走了。

陈学究见了，心中好不自在，想关门进房，警察止住，对陈学究随意行了个举手礼。陈学究点点头，也不问他懂英国话不懂英国话，用英国话问道：“你来有什么事？”日本警察照例懂得几句，不过发音不对，不能多说。听陈学究问他，他却懂得这话的意思，只是要用英国话回答出自己的来意来，肚里存的英国字有限，斗起来，要表示这番来意，差的字数太多。低着头想了一会，斗来斗去，硬说不上口。他这一急，比那记者还要厉害，又羞又忿，赌气一句话也不说，拖着刀走了。陈学究看了，笑得肚子痛，暗道：怪道人说小鬼怕英国话，我还不肯信，以为英国话有什么可怕，不懂得也不算什么。今日看来，原来是真的，这也不知道是种什么心理。那记者说刺客事取缔记载，这是一句什么话？他说到我这里来打听一桩事，不待说是想打听刺客的下落了。但是他径跑到我这里来，难道他已知道是大銮刺的吗？他来不一刻，警察也来了，一定是已知道是大銮无疑。只是大銮此刻跑到哪里去了？若被他们拿着那就坏了。日本警察、侦探有名的厉害，昨晚出的事，今早就能打听到我这里来，手腕之灵活就可想了。

陈学究心中正在替大銮设想，大銮已走了进来。陈学究吓了一跳，连忙问道：“你如何不走，还在神田跑什么？”大銮见陈学究惊慌，这般说法，也吃了一惊，暗想他怎么就知道了？故意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我寄顿了行李，自然要走。只是盘缠还没到手，一两日内怕还走不动。神田为什么跑不得？你这种惊慌样子令人诧异。你害神经病吗？”陈学究见大銮神色自若，心中又疑惑不是大銮刺的，略安心了些，笑着低声说道：“我今早看报，疑心蒋四立是你刺的。因为平日也听你骂过他，昨日又寄行李。这报上所载刺客年龄、身段、服饰，都与你一般无二，我所以疑心。刚才又有个新闻记者来这里打听，话还

没说完，一个警察又来了。看他们的情形，已明知道是你刺的，并知道你与我有交情似的。我正在这里替你担心，你就来了。原来不是你刺的，这又是谁呢？”大銮道：“新闻记者和警察来调查不相干，他们因这里是同乡会，到这里来问问，并不是指名要调查哪个。事情是我做的，特来说给你一声，不用替我害怕。这里人多眼杂，我不宜久在这里。我皮箱里有两盒子弹，你赶急拿出来藏了，日内恐有人来搜检，我不能自己去拿，在这里耽搁久了不好。”说着，拿钥匙递给陈学究，转身作辞出来。陈学究跟在后面问道：“你去哪里？把地方说给我听，等我好来看你。”大銮摇头道：“我的地方，此刻连我自己都不晓得，你何必来看我？你放心就是了。”陈学究道：“然则你住定了，写个信给我好么？我不来看看你，怎么放心得下？”大銮笑道：“如果出了花样，报上还有不登载的吗？不出花样，自然可以放心。不要唠叨了，赶急去藏起那东西来。”说完，大踏步走了。陈学究把大銮的话一想，也有道理，回身将皮箱打开，取出两盒子弹来。箱中还有一瓶擦枪的油，假子弹三个，都拿出来，做一包裹了，自己爬到阶基底下，用手掘了一个坑，埋了起来。这三样东西就永远的埋在这里，不知发见在什么时候了。陈学究埋了出来，仍将皮箱锁好。学生来了，照常上课。

大銮自陈学究家出来，见外面风声很紧，身上又穿了乃木家的衣服，恐怕有人识破，不敢往别处走，径坐电车回大冢来。在电车上装出日本人的样式，不敢多望人。到许先生处坐不一刻，许先生回来了，见大銮在家中坐着，才放心笑说道：外面稽查严密得很。孙先生家里今日天亮，就有许多警察到那里查抄，孙先生大发其气，警察查不到什么，赔罪走了。我去的时候，孙先生还怒不可遏，说要和警察署起诉。我也没和他说，捏故借了两百块钱。出门遇了老朱。他真聪明，一把拿住我，

说你的人干得好事，牵连到根本上来了。我忙止住他，要他莫乱说，他才悄悄的问我，到底是谁干的？我起先以为他已经知道了，谁知他一些儿也不知道，有意冒诈我的。因他不是外人，我就说给他听了。他高兴得什么似的，立刻从身边取出一叠钞票来，说我刚才从邮便局里领了两百块钱来，既有这种青年，你带去替我送给他去用罢！若没有妥当地方藏身，我有法设，你和他夜间到我那里来就是。我见他这般热心，不好不收他的，就将二百块钱带回了。衣服还是我替你去买罢，你坐在家中不要动，安稳些。”大奎道：“不要紧，我自己去买，合身一点。”许先生道：“你自己定要去，我就同你去。”大奎道：“不必，不必，我头上又没挂着刺客的招牌，怕什么！地方也不必老朱设法，我自会去寻妥当所在。我寻的地方，就连先生也不用知道。我有了四百块钱，任是什么警察、侦探，我也逃得过去。”许先生见大奎这般说，知道他素来精干，用不着替他多操心，即拿出四百块钱的钞票来，交给大奎。大奎揣入怀中，将乃木家的一把雨伞塞入阶基底下，对许先生道：“我此去不待风潮平息，不再到这里来了。先生也不必担心，去打听我的地方。万一不慎出了事，先生却万不可来监狱里看我。我去了。”许先生听到“我去了”三字，禁不住心酸流下泪来，也没有话说，望着大奎一步一步走了。

大奎到白木吴服店做了百几十块钱的和服，重新办了几件完全日本式的行李，在浅草租了个贷间，冒充起日本人来。白天在家里读书，夜间出来看看影戏，游公园，不和人多说话，谁也不知道他是个中国人。警察、侦探做梦也没注意到这里来。只苦了年龄身段与大奎仿佛的，几日之内，警察署拿了几十个拘留着，轻轻的加一个嫌疑犯的名字。许先生、陈学究都在其内。日本侦探果然有些道理，不知怎么，居然被他探实了，是

大奎做的。各报上都将大奎的像片登出来，陈学究、许先生在监狱里急得什么似的，生怕大奎被警察拿着。

黄文汉见了报上的相片，想起十五日在日本料理店遇的那青年来，暗道：那人确是不错，亏他能逃得脱。只可惜枪去差了点儿，两枪都偏了一寸，蒋四立还不至送命。打死了，才更快人意。许先生我也认识，他进了警察署，他的夫人必然着急得很。何不去安慰安慰她，或者可借着打听吴君的消息。想罢，也披了一件青呢斗篷，到大家许家来。才走到许家门首，一眼望见树林中有个人，在那探头探脑。黄文汉看那人的形容，早知道是日本的暗探，只作没有看见，推门进去。下女揉着眼睛出来，黄文汉一见下女的眼睛都哭肿了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只道又出了什么事，连忙问道：“你哭什么？”下女掩着面行了个礼不做声。黄文汉道：“你家太太在家里没有？”下女道：“刚从警察署回来。”黄文汉脱了靴子进房，陈夫人出来。黄文汉不曾见过，拿了张名片出来，递给陈夫人说道：“我和许先生多年要好，在早稻田同过一年学，后来也时常见面，不过没见过夫人。今日看报，才知道许先生也被牵连，到警察署去了。”陈夫人看了名片，听了黄文汉的话，勉强笑道：“先生的大名，时常听我家先生说过，仰望得很。日本警察真是无礼极了，捕风捉影的逢人便拿，不知成个什么体统。为刺一个蒋四立，会闹得这样天翻地覆。此刻警察署拘留着几十个，都说是嫌疑犯，连亲人进去看看都不许。我家里的下女昨晚都拿了去，盘问了一夜，今早才放出来。下女吓得什么似的，说怕新闻纸上将她的名字登出来，她的名誉坏了，将来对不了好人家。昨夜哭了一夜，今早回来，哭到此刻，还是伤心不肯住声。先生看这不是笑话！你警察署拿刺客就是了，无原无故拿这些不相干的人做什么？我家先生，先生是知道的，难道他还去刺蒋四

立？他自搬到大家来，原是图清静，什么事他也不管。每天就在家教小女读书，哪有心思想到蒋四立身上去？我因为他昨日去的时候穿少了衣服，今日我去送衣服被卧给他，警察都不许我见面。什么文明国，这样蹂躏人权！他若拿不出证据来，我非和他起诉不可。”

黄文汉见陈夫人说话很有斤两，暗想：许先生为人不错，应该有这样的一位夫人。便答道：“日本警察的章程，对于非常的时候，本可以随意查抄人家，随意拿人。他们将这事做非常的事办，自然是这样，不足为怪。听说公使馆里也派出了二十个侦探，并且每日还帮助警察署多少钱，添派暗探。虽不知道这消息的确不的确，总之日本警察署对于这次事件，侦查是不遗余力。听说那刺客的像片，洗了八千多张，日本全国都有侦探踩缉。轮船火车上，更是布置得周密。那刺客已出了日本国境便好，若是还没有出去，一时间就万不宜动。”黄文汉这话，是知道陈夫人决不肯承认认识刺客，故意是这样说，好等刺客知道警察署缉拿得紧，不急图逃脱，致罗法网的意思。陈夫人听了，心中也自着急，只因不深知黄文汉，不肯露出踌躇的样子来。黄文汉见陈夫人不做声，也晓得是信自己不过，不便再说下去，即辞了出来。走到停车场上电车，一回头见刚才树林里探头探脑的那暗探也上了车，正咬着卖票的耳根说话。卖票的即打量黄文汉几眼，黄文汉已明白了，暗道：好，你侦探起我来了。我不作弄你一会，你也不知道我的厉害！

不知黄文汉怎生作弄那暗探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七十章

傻侦探急功冤跑路 勇少年避难走横滨

话说黄文汉见暗探跟上了电车，和卖票的人在那里咬耳根说话，心想：你钉我的梢，我不捉弄你一会，你也不知道我的厉害！心中打定了主意。卖票的人到跟前，黄文汉拿出一块钱来，买了一本二十回的回数券，也不对卖票的说出目的地。车行到春日町，黄文汉跳下来，偷眼看那暗探也在人丛中挤了下来。恰好有往三田的车来了，黄文汉且不上去，等到车已开行了，黄文汉穿的是皮靴，行走便利，追着电车飞跑跑了几丈远，一手扯住车柱飞身上去了。回头看暗探，拖着一双木屐，的达的达拼命的追来。黄文汉看他跑得张开口，面皮变色，和服本来大，跑的时候被风鼓着，更和一个气泡似的，笑得肚子痛。车到一歧坂停了，暗探见车停了，更跑得急，才赶上，几乎车又开了。暗探上车，气喘气促的，死盯了黄文汉一眼，黄文汉只作没看见。车行一个停车场，到了水道桥，黄文汉又跳下来。暗探才擦干了额头上的汗，气还没有吐匀，只得也跟着下车。黄文汉换了往赤阪见附的车，暗探见黄文汉上车，生怕车开了，把上下车的人左右分开，拼命往车上挤。黄文汉见他已挤上来了，便走到运转手旁边站着，车在饭田町停的时候，并不下车，车已开了，却飞身跳下来。跳下车就跑回饭田町停车场，有开往本乡电车的走过，又飞身上去。掉转脸看那暗探正从人丛中

挤出来，那只脑袋瓜皮拨浪鼓似的，只管两旁摇动，一双小眼睛圆鼓鼓的四下里寻看。一眼见黄文汉已跳上了开行的电车，捏了捏拳头，咬牙切齿的又追。拖着双木屐如何能与电车竞走？追了十几丈，实在太差远了，便放松了脚步，想不追了。黄文汉却不肯放手，见暗探不追来，便撕了一张回数券给运转手，自己下车。暗探看得明白，鼓了鼓勇，又追上来。黄文汉只顾往前走，走到饭田町四丁目，举眼见横街上一根竹竿高挑着一块白布，上写一个斗大的“弓”字，心中暗喜道：原来此地还有一个射箭场，且进去射几箭，看这小鬼怎样。便头也不回，进了射箭场。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迎着。黄文汉卸下斗篷，女人接了挂在壁上，送了杯茶给黄文汉。黄文汉一面喝茶，一面笑向女人道：“我住在早稻田大冢那方面的日子多，这边不常来，竟不知道这里还有个这么大的射场。这里射多少间？”女人笑道：“我这里初学的人多，只有十二间。弓也没有重的，六分算头号了。”黄文汉点点头，放下茶杯，上了把六分的弓，戴了手套。偷眼向玻璃窗外望，不见有人，暗想他没跟来吗？再仔细向各处望了一会，只见转拐的地方，有一片和服的衣角露出来，被风吹得颤动。那衣角的花样，黄文汉一见就知道是那暗探的，心想：他既跟定了，日本人最有忍耐性，必不会走的。安心调弓理箭，慢慢的射起来。女人见黄文汉射得很好，从里面拿出一副好弓箭来，说道：“这副弓箭是个中国人寄存在这里的。这中国人常来这里射箭。前几日来说要回国去一趟，教我把弓箭收起来。先生的射法很好，用这副弓箭，一定还要合手。”黄文汉听了，即将手中的弓放下，接了女人的。退了弓套，看那弓有六分半厚，朱漆擦得透亮。弓头上两个金字，黄文汉见了，大吃一惊。那金字明明写着“大釜”，心想：哪有这么巧，看那箭也枝枝有大釜的名字，便问女人道：“这中

国人姓什么？”女人指着壁上的名单道：“那第三个便是他的姓名。”黄文汉看了，一些儿不错，就是警察署印八千照片通电缉拿的刺客。黄文汉原只想和那暗探开开心玩笑，若拿着这副弓箭射，他跑进来看见了，有了这样确实的证据，他可立时动手逮捕我到警察署去，真假虽不难水落石出，只是犯不着吃这眼前亏。想罢，仍将弓箭包好，递给女人道：“这副弓箭虽好，既是人家寄存在这里的，不可动他。我随意射着玩玩，不拘什么弓箭都使得。”女人不知黄文汉的意思，连说：“不要紧，这人已回国去了，只管使用不妨事。”黄文汉摇摇头，也不答话，拿起刚才用的弓箭射了几枝。心中因见了大銮的名字，有些不自在，十箭都没有射着。射箭不比打靶，打靶只要瞄得准，手不颤，没有不中的。射箭只要心略浮了些，或是气略粗了些，便一世也射不中。黄文汉见连射子几箭不着，知道是心理的关系，纵多射也是不中的，遂停了手。又向玻璃窗外望，可怜那衣角还兀自在拐角上颤动。黄文汉拿了两角钱给女人，披了斗篷，出了射场，一直往拐角上走去。暗探听得靴子响，退了几步。黄文汉走向电车道，这回暗探更跟得紧了。黄文汉坐电车到骏河台，由骏河台换车，倒回御茶之水桥，在顺天堂病院前下车。暗探紧紧跟着，不放松一步。黄文汉进顺天堂，暗探也跟到门口。

黄文汉走进梅子的病室，春子睡着了。圆子握着梅子的手，斜倚在床沿上和梅子说话，苏仲武坐在窗下苦着脸看《红楼梦》。黄文汉问梅子今日怎样？圆子答道：“昨夜咳嗽了一夜，到四点多钟才合眼。今早又吐了几口鲜血，迷迷糊糊的睡到此刻，才清醒了些儿。刚才喝了几口牛乳。”黄文汉看梅子的脸色，如白纸一般，连嘴唇都没有血色。从床头取出体温表看，今早比昨日又高了一度，已到三十八度了。黄文汉走近窗前问

苏仲武来了多久，苏仲武放下《红楼梦》道：“我吃了午饭才来。”说话时看了看手上的表道：“已有四个多钟头子，要归家吃晚饭去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我们同出去上馆子，外面还有个人等我。”苏仲武问道：“谁在外面等你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他的姓名我却不甚清楚，你不用管，横竖有人在外面等我就是了。”苏仲武不知黄文汉葫芦里卖什么药，起身到梅子跟前温存了一会，说去吃点料理就来。梅子说外面冷得紧，外套要穿在身上，不可着了凉，病了没人照顾。苏仲武应着是，就搭在梅子床上的一件秋外套，拿了下来。圆子接在手里，双手提了领襟，苏仲武背过身去，两手往袖筒里一插，圆子将领襟往上提，比齐了里面洋服的领，苏仲武抖了抖袖子。圆子拿帽子递给苏仲武手里，苏仲武戴了，拿了《红楼梦》。梅子问道：“你说去吃了料理就来，书带去干什么？就放在这里不好吗？”苏仲武真个就放在梅子床上。黄文汉问圆子道：“你今晚能早些回来么？”圆子还没答应，梅子说道：“你有要紧的事，她就早些回。若没有要紧的事，再陪我睡睡也好。”黄文汉点头笑道：“事是没紧要的事。既小姐说了，莫说再陪一夜，便是十夜也没话说。”梅子笑道：“一百夜怎么讲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小姐决不至住到一百夜。”梅子道：“难讲，医生说我这病，今年不见得能恢复原状。”黄文汉道：“小姐放心就是了，她横竖没事，只怕挤着小姐不好睡。”苏仲武怕梅子说多了话伤神，催着黄文汉走。

二人出了顺天堂，黄文汉左右一看，不见了那暗探。苏仲武问道：“等你的人到哪里去了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不见了，想是等得不耐烦，独自走了。我们到哪家料理店去好呢？”苏仲武道：“我们去吃西菜好么？”黄文汉一面说“好”，一面留心看四周电柱背后，有没有暗探的影子。看了一会都没有，也

就罢了。二人携手下了顺天堂门前的石级，黄文汉眼快，早看见那暗探蹲在石级旁边。黄文汉在苏仲武手上捏了一下，悄悄说：“不要做声！”苏仲武不知为什么，只跟着黄文汉走。那暗探见黄文汉二人出来，忙起身跟在后面。黄文汉知道他不懂中国话，一边走，一边将侦探如何钉他的梢，他如何捉弄侦探，都说给苏仲武听了。苏仲武只笑得跌脚。黄文汉道：“我们索性走远些，到上野精养轩去吃料理，还可以侮弄他玩玩。”苏仲武小孩脾气，只要可以开心，有什么不好。当下二人坐电车往上野，又故意绕着道换了十来次车。五点多钟从顺天堂动身，直到八点钟才转到上野。黄文汉越换得次数多，侦探越疑心得很。二人到了精养轩门首，黄文汉回头望着侦探笑。侦探不好意思似的，反掉转脸望别处。黄文汉对他招手，侦探没法，硬着胆子上来。黄文汉笑道：“足下辛苦了，请进去同喝杯酒罢！”侦探红了脸，勉强说道：“先生贵姓是吴么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差不多，请进去喝酒好说话。”侦探见黄文汉和平得很，又说和姓吴差不多，进去一定有些道理，便客气了几句，脱了木屐。黄文汉和苏仲武穿靴子，不用脱，三人上楼。有一个洋服穿得很整齐的下男在楼口迎接，引到一间西式小厅里。黄文汉卸下斗篷，脱下帽子，下男都接着悬挂在外面。苏仲武也脱了外套。黄文汉坐了主位，让侦探坐第一位，苏仲武第二位。教下男拿雪茄烟来，敬了侦探一支。下男擦上洋火，侦探吸了一会，那支雪茄烟作怪，和浸湿了一般，死也吸不燃。黄文汉见他没咬去烟尾，不通气如何吸得燃？下男拿着洋火出神，又不敢说。苏仲武忍不住要笑，黄文汉忙踏了他一脚，苏仲武才用手巾掩住嘴。黄文汉另拿了一支，用指甲将烟尾去掉，对侦探道：“这支好吸点，请吸这支罢。”侦探红着脸，连忙从黄文汉手中换了。下男又擦上洋火，一吸就燃了。苏、黄二人各

吸了一支。黄文汉教侦探点菜，侦探恐怕又出笑话，老实向黄文汉说道：“我实在不曾吃过西洋料理。”黄文汉见他这般老实得可怜，倒不忍心侮弄他了，自己和苏仲武都点了，替侦探也点了几样。问他能喝酒么？侦探连连摇头，说不能喝。黄文汉也不勉强。下男拿着菜单去了。

黄文汉笑向侦探道：“足下今日钉我的梢，是什么用意？我实在不懂得。”侦探正吸了口烟，忙吐了，叹口气道：“先生从许家里出来，岂有不知我钉梢的用意？我们为这事实是在受尽了辛苦。不瞒先生说，我已把先生认作是干这事的，衣服身段都符合，只年龄略差了些。若不是这一点不符，我已冒昧动手了。”黄文汉听了，笑指着苏仲武道：“足下看他年龄何如？若不差就请足下动手罢！”侦探望了苏仲武一眼，摇着头笑道：“身段又差远了！”黄文汉道：“足下见过那人吗？”侦探道：“不曾见过。”黄文汉大笑道：“然则何以知道身段差远了？”侦探道：“有像片在我身上。面貌也不很像。”黄文汉道：“然则我的面貌就很像了？足下何不拿出相片来和我对一对。”暗探也不客气，真个从怀中摸出一张像片来，就电灯下看看黄文汉，看看像片，自觉着不大对。黄文汉接了像片，苏仲武也凑拢来看。这像片只得半身，面貌甚是清楚，不像新闻纸上登载的那样模糊。黄文汉看大銮眉长入鬓，两眼有神，比在日本料理店遇的时候还觉有英气，不由得生一种敬爱之心。再看像片两旁，载着几行小字，是大銮的姓名籍贯，行刺时的服装束，以及身段尺寸年龄大小，曾在哪个学校毕业，都写得详细。黄文汉心想：大銮做这样事，必没多人知道。怎的事情才出几日，日本警察居然拿得定，敢是这样宣布出来？并且知道大銮的身世这般详细，其中必有奸细在警察署告密。且等我骗骗这东西，看他受骗不受骗。便将像片退还暗探，笑

说道：“足下看这像片像不像我？”暗探笑道：“当初隔远了，认不真，只道是的。仔细一看，也没有像意。”说时用手指点着像片道：“我们为这奴才，苦真吃得不少，已有几个通晚不曾合眼了。也不知这东西于今躲在哪里。”黄文汉皱着眉叹道：“也是可恶！这种事在自己国内做不要紧，跑到人家国里扰乱人家的治安秩序，本不应该。不过我所虑的，你们弄错了人。我曾听说这姓吴的几个月前就回国去了，他如何得来这里刺姓蒋的？一定凶手又是一人。你们的眼光都聚在这姓吴的身上，真凶手倒得逍遥法外了。这是不能不虑的。”暗探摇头道：“不会错，刺客一定是他。”黄文汉道：“那你们警探的手腕，要算灵敏极了。出事不到几日，就查将这般确实，并已有十分证据似的，通电缉拿起来。倘若这人确是早回国去了，真凶手果然又是一人，这事怎么办？”暗探道：“要我自己去查，哪里会查得出来？中国留学生又多，更加上许多亡命客，十有八九都是二十多岁。面孔虽各人不同，但是在咱们日本人看起来，仿佛看去都像差不多似的，口音更是不会听。当时又没有拿着什么，谁也没看清刺客的脸，教我们当侦探的从哪里下手？并且还有一层困难，亡命客十九不懂日本话，就以为他形迹可疑，拿到警察署去。我们说话他不懂，他们说话我不懂。两方面用笔来问答，这可以问得出刺客的口供来吗？完全是要靠人家报告的。报告的说这人确是刺客，有几桩证据。又拿这像片给和姓蒋的同住的那人看了，说不错，是这样一副面孔。我们还调查了一日，才认为确实，宣布出来。”

黄文汉正待再问，下男送酒菜来了。三人旋吃旋说话，黄文汉故意踌躇道：“这报告的人，靠得住吗？安见得不是私仇陷害哩？”侦探道：“报告的人最靠得住。报告人的朋友和刺客是好朋友。刺客的好朋友因高兴，和报告人谈到这事，将刺

客姓名说出来了。不料报告人和蒋四立要好得很。蒋四立靠他帮忙的。蒋四立进了病院，报告人时常去看他。蒋四立恨刺客入骨，求报告人替他报仇雪恨。报告人得了刺客朋友的消息，即说给蒋四立听。蒋四立逼着报告人来报告警察。警察到刺客朋友家里一搜，就搜出这像片来了。刺客的朋友也被拘留在警察署。他还想抵赖，不肯承认他说了这话。那报告人也奇怪，又向警察署说情，说刺客是一个人做的事，与旁人无干，这朋友是事后才知道的。既有交情，自不能承认出首，也是人情。只要缉拿真凶，这朋友不相干，可以放了。警察署又将刺客的朋友放了出来，于今是一意缉拿这姓吴的。”黄文汉问道：“然则将姓许的拘留做什么哩？”侦探道：“也是报告的说，姓许的有主谋的嫌疑。因为刺客是姓许的朋友，又是部下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报告的人姓什么？是个什么样的人哩？”侦探道：“姓什么我却弄不清楚。只知道他是住在神田猿乐町，年纪三十来岁，长条身子，尖瘦脸儿，身上带了孝，日本话说得不大好，只是很像欢喜说话的样子。”黄文汉听了，想了一会，想不起来，也就罢了。笑向侦探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侦探道：“我姓村田，先生贵姓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我姓黄。”村田道：“先生既是姓黄，又说和姓吴差不多，这话怎么讲？”黄文汉拿铅笔在菜单上写了个黄字道：“这字日本话的发音，不和姓吴差不多吗？”村田大笑道：“原来先生有意捉弄我。何苦是这样害得我瞎跑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自己要跟着我跑，我又没请你来，怪得我吗？我不看你跑得可怜，请你进来吃点东西，只怕你此刻还站在外面吹风。”村田长叹一声道：“服了，这种职务没有法子！这几日我们同业的哪一个休息过？这案子倘若不能破获，我们面子上都不好看，先生若能帮帮我们的忙，我们真要感激死了。”黄文汉道：“这忙教我如何帮法？我也

不瞒你说，我此刻倒很想帮那刺客的忙，只可惜找他不着。”村田听了，知道说不进，便不做声。三人吃完了酒菜，黄文汉会了帐，一同出来。村田道了谢，仍回大螺守候去了。苏、黄二人仍回顺天堂看视梅子。

再说大銓在浅草住了几日，虽没遇什么意外的危险，只是见东京的风声紧得很，又怕遇见熟人，心想：不如去找老朱，他在横滨一个中国学校里教书，躲在他那里，必没人注意。等我写封信去通知他一声，我明日就动身到横滨去罢。当下写了封信发了。次日清检了行李，叫了乘人力车拉到运送店。自己去办了交涉，运到横滨。在热闹所在混了一会，直到夜间六点钟才去中央停车场，卖了张二等火车票，坐在里面，手中拿一本日本杂志翻阅。就有几个形似侦探的人，在大銓面前走来走去，很像注意大銓的样子。不知大銓如何脱险，在日本这样以警察自治的国家，想容容易易的跑出来，必得一番妙计。

欲知妙计云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七十一章

叙历史燕尔新婚 扮船员浩然归国

话说大銓坐在京滨火车的二等车中，装出个日本人的态度，手中拿一本日本杂志翻阅，车还没开，有几个形似侦探的人在大銓跟前走来走去，很像注意大銓似的。大銓只管低着头，将帽子齐眉戴着。这次火车的二等室中，连大銓只有四个人。侦探逛了几次，汽笛一声，都跳下车去了。侦探虽去，大銓却仍不敢抬头望人。车开行之后，大銓杂志也不看了，合眼低头的打盹。挨过一点多钟，已抵横滨车站。大銓下车，刚走出站门，猛不防一人在肩上拍了一下。大銓大吃一惊，回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老朱。因接了大銓的信，不放心，特来火车站等候。见面之下，彼此会意，都不开口。老朱引路，大銓紧随在后面，直向学校里走来。这学校的地方很是僻静，站岗的警察也是稀少，径到了学校里面，幸没撞着注意的人。老朱引到自己的卧室内，关上房门，将窗帘放下。大銓看这房间，陈设华丽到了极处。面窗一张四尺宽的铜床，床上铺着似雪如银的垫毯。垫毯上叠了两床五光十色的薄锦被，上面还堆着两张黄白驼绒毯。两个蓝缎子编金的鸭绒四方枕头靠被卧竖着。雪白的电光照在上面，耀得人眼花。房中一张圆桌，围着圆桌四张很低很小的躺椅，虽都是西洋式，却是拿天蓝贡缎就椅子的形式，用金线编了团龙的花样蒙成的，倒非常别致，非常雅观。

其余的陈设，都是经了一番意匠，不是随意买来摆在房里的。大銮见了，心想：老朱为人，本极漂亮，只看他穿的衣服，就知他是个无处不用美术脑筋的人。法国本是专讲虚华的国，他在法国七八年，也难怪他是这样奢侈。他原籍是江苏，江苏人的性质，又是喜欢在表面上用功的。他能不滑头滑脑，还肯实心做点事，就算是很难得的了。大銮一面想，一面就躺椅上坐下来。老朱放好窗帘，按了一按写字台上的呼人铃，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俊俏后生推门进来，抢上几步，垂手站在老朱跟前。老朱指着大銮道：“这位先生在我这里住几日，你不要去外面和人说我房里有客。”后生应了声是。老朱又道：“我夜间不在这里住，白天出外，照例将房门锁上。你每日去公馆里接三次饭，悄悄的从窗眼里递进来。切记留心，不要使人看见。若有人问你什么，万不可露出房里有人的形迹来。这先生在横滨是不能给人知道的，你明白了吗？”后生连连应道：“明白了。”老朱道：“明白了就出去。”大銮见老朱是这样，反觉不放心。老朱已看出大銮的意思，移近身坐下笑道：“你在这里只管安心，我这房平日同事的都不大进来。因为我好洁净，同事的都说在我房里坐了，很觉得拘束。这听差的很靠得住，是我同乡的人。他父母都在我家中服役多年，他名叫小连子，异常聪明。在日本伺候我不过两年，日本话很说得有个样子。你且在这里住几日，等我设法送你回上海去。此刻外面稽查得非常严密，不可尝试。我近来横竖没在这里住，只白天里上课，休息的时候就在这里坐坐，出去即将门反锁着。一向都是这样，同事的都知道。你住在里面，外面仍照常锁着，便住到明年底，只要不嫌闷，也没人知道。”大銮道：“你不住在这里，一向都是住在什么所在？刚才你对小连子说，每日去公馆里取三次饭，你另租了公馆居住吗？”老朱点头叹道：“我行年二十八

岁，十四岁就出西洋，居伦敦两年，巴黎七年，日本三年，上海两年。只日本略为朴质点儿，余三处都是极尽繁华的所在。然我在那三处那么多年，未尝近过女色。不是我矫情不和女人厮混，实是没有遇着我理想的女子。也不是说伦敦、巴黎、上海还没有好女子足中我的理想，无奈遇得着的都有缺点，完全无缺的遇不着。即偶然遇了一两个与我理想相符合的人，不是已与人家结了婚，便是与人家有了约。不然，就在遇着时候，或是她有事故，或是我有事故，不能久聚做一块儿说说身世。一别之后，想再见就比登天还难。我的一片心，简直没有地方安放。我时常着急，已经二十八岁了，一瞬眼就是三十岁，韶华不再，是这般等闲抛却了岂不可惜！幸好前月有个周女士从英国伦敦大学毕了业回来，我有个在伦敦的朋友写了封信给我，替周女士介绍。周女士到横滨就来见我，我一看她的身材容貌，就仿佛很熟似的，以为在什么地方会过。然而问起来，我在伦敦的时候，她还在家中读书。我到巴黎的第三年，她才到伦敦，并不曾见过面。我觉着很奇怪，后来才知道有个原故。原来她的身材容貌，和我理想的一点儿不差，所以见面好像很熟。你看每日在脑海里轮回的人，见面哪得不熟？说起来奇怪，我的脑海中是她这般个人物，谁知她脑海中，不谋而合的，也是我这样的一个人物。我朋友知道我之为为人，又知道她的性格，特写信介绍，就含了个作合的意思。有志者事竟成，我和她两人都算遂了心愿。她到横滨，本要租房居住，我便替她备办了一切。本月初一日，我和她行了结婚式。我因为在逃亡的时候，大家心事不好，不便宴客，所以对亲友都不曾宣布。等将来能归国的时候，再正式邀请亲友，庆祝一回。”

大奎听了笑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！只可惜我今日在亡命中亡命，不能到府上瞻仰嫂夫人，真是憾事。我也是个无家室的人，

听了你这事，羡慕得很。但不知我到二十八岁的时候，有你这种福分没有？”老朱笑道，“哪怕没有？你不能到我家里去不要紧，你想看她，我有她的像片在身上，你看了就是一样。”说着，解开洋服的纽扣，从里面袋中抽出一张像片来。自己先看了一会，才笑嘻嘻的递给大奎。大奎看像片中人果是不错，纤长长的身子，圆削削的肩膀，细弯弯的眉毛，媚盈盈的眼睛。穿一套伦敦时式装的衣服，真有“裙拖六幅湘江水，髻挽巫山一段云”的神致。大奎极口称赞了几句。老朱高兴，笑得眼睛没了缝，说像片只能传形，不能传神，颜色更照不出。美人的丰韵在神，动人在色，像片神色都不能托出，比起人来，还得差几分。并且举动谈吐，都是像片上显不出的，比起人来，也要减色不少。大奎见老朱发女人迷，心中好笑，然口里不能不跟着他说。老朱那里顾大奎暗笑，说来说去，说忘了形，几乎将周女士和他枕席之私，都要说给大奎听。

大奎从来不知道在女人身上用功，虽也嫖过几次，只是都不问姓名，春风一度，各自东西的。不独没尝过老朱这种滋味，并没听人说过这一类的事。今晚听老朱只管絮絮叨叨的述他自己闺房中的艳史，平生闻所未闻，以为只老朱一个人的性格是这样，不知世界上发女人迷的，都是如此。听久了，觉得厌烦起来，又怕外面有人经过，听得里面说话的声音，跑来窥探，便截住老朱的话头道：“我想喝杯茶，你叫小连子去泡一壶来罢！”老朱才笑起来道：“哦，我真糊涂了。你来了这一会，还没泡茶给你喝。不必叫小连子泡，房里有电炉，快得很，只两三分钟水就开了。蒸汽水也有，我炖给你喝罢！”大奎喜笑道：“房中有电炉，好极了，我一个人在房里，好弄东西吃。”老朱起身从白木架上取下一瓶蒸汽水来，倾一半在一个小铜壶里面，放在电炉上，扭开了机掣，壶里登时叫起来。老朱又

从白木架上取了茶杯茶叶，放在圆桌上。大銓看那两个茶杯，像最好的九谷烧磁。拿起来一看，却不是日本磁。底下一颗篆书圆印，认不出几个什么字来。磁底花色，都要高九谷烧几倍，便问老朱道：“这一对茶杯是哪里买的，花了多少钱？”老朱道：“钱花得不多，货却是真好。上前年在北京，恰好遇着拍卖清官里的物事，我见这一对茶杯还好，只花了六十两银子，她就到了我的手。你仔细就电灯去看，两个里面都有九条龙，在五彩花底下，比磁的本色略淡些儿。鳞爪须眉，越看越精细，越明白，和活的一样。”大銓真个起身，拿到电灯跟前来看，果如老朱所说，九条龙都张牙舞爪的栩栩欲活。大銓笑道：“我看你只怕也和袁世凯一样，发了皇帝瘾。”老朱道：“怎么讲？”大銓道：“你不想过皇帝瘾，为什么到处是龙？”老朱笑道：“我也正不信要皇帝才配得上龙，偏要绣几条龙在椅子上，看坐了有什么不安稳。不然，好端端的西式椅子，用中国缎子绣龙做什么？”说话时水已开了，老朱倾了些茶叶在茶杯里面，泡了两杯茶，拿了一罐饼干出来，二人共吃了一会，已是十点钟了。老朱道：“你安心在这房里住着，我自有方法送你回上海去。我明日来看你，你自安歇罢！”大銓谢了老朱的厚意。老朱出房，将房门反锁了，自去和周女士鸳鸯交颈不提。大銓收拾了茶杯饼干，扭熄电灯睡觉。

次日，小连子从窗眼里送饭进来。大銓拿出一张运送店的凭单，教小连子去取了行李，送到朱公馆去存寄。从此大銓坐监狱似的，坐了一个礼拜，心中闷苦到极处。白天里老朱虽进房看他几次，因外面人多，不敢谈话。又听得老朱说，警察侦探仿佛已得了风声，很注意这学校里出入的人。昨日小连子看见一个警察，拖着这学校里的一个小学生，在操场里盘问，说你这学校里，来了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，你看见没有？小学生

回他没看见，警察便哄那小学生道，你若看见了，来告诉我，我买把顶好的小洋枪给你。那小学生答应了，跑去和旁的小学生说，要大家留心去寻。若不是外面有了风声，警察如何得这般盘问？大奎起先还疑心是小连子故意说着吓人的，过了两日，警察居然进来搜查起来。警察进学校门的时候，小连子看见情形不对，忙悄悄的给了大奎一个信。大奎心想：将我关在这房里，逃也不能逃，躲也没处躲，送信给我做什么？只怪我自己蠢了，不该投到这绝地来。没有别法，幸手枪还在身边，他们不开门进来则已，进门就打死他几个，看势头不能逃再自杀，也没什么不值得。教我落警察的手，由他们来掷掬奚落，盘问口供，这是不行的。大奎心中正在筹算，只听得一片刀靴声响，渐响渐近起来，吓得一个心几乎跳到口里来了。忙拿蒸汽水喝了一口，把心一横，一手从怀中拔出手枪来，拨开了保险机。听刀靴声响到房门口来了，一人问道：“这房门如何锁着？”一人答道：“这房本来是朱老师住的，因他近来另租了公馆，不在这边住夜，所以锁着。要看可叫他听差的来，开了看就是。”这人说了，改口用中国话叫“小连子！”即听得小连子声音答应，问：“做什么？”一面应一面已跑到房门口，叫的人道：“你拿房门钥匙来，开门给他们看。”小连子道：“门锁了看什么？钥匙不在我身上，从来是老爷亲自带着走的。”这人用日本话翻给警察听，警察问小连子道：“你老爷此刻在哪里？”小连子用日本话答道：“我老爷和我太太新结婚，每日上一两点钟课，便携手四处游览去了。或是海岸上，或是公园里，都没一定。我老爷这房里，贵重物品很多，钥匙如何肯放我身上？你们要看里面的陈设，从外面窗缝里，看得清清楚楚。”警察听了，说道：“就从窗缝里看看也使得。”说完，一阵刀靴声，向外面转来。大奎听得明白，连忙弯腰钻

到铜床底下。众警察在窗外窥看了一会，一个个都赞叹房里的陈设精美，并没一个看出什么破绽来。一阵刀靴声，又响着去了。大奎爬了出来，关了手枪的保险机，仍揣在身上。心中很喜小连子聪明，能不动声色的对答警察。

过了一会，小连子开了房门进来，向大奎笑说道：“先生可以放心了。满达哥已到，明日出口，先生今晚可以上船了。”大奎道：“满达哥什么船？”小连子道：“满达哥是走欧洲的船。我老爷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林小槎，也是个革命党，在那船上当大班。茶房水手都是广东人，十个之中，就有八九个是林小槎先生的部下。从来搬运危险物品及秘密书信，都是那只船包办。我家老爷久望他来，今日才进口。此刻我家老爷正和林先生商量了，教我来说给先生听，请先生放心。”大奎道：“船上稽查得很严密，须得想个法子，避侦探警察的眼睛才好。”小连子道：“老爷和林先生正是商议这个去了。”大奎夸奖了小连子几句，从身边拿出十块钱的钞票来，赏了他。小连子打躬谢赏，退了出去。大奎倒吃了惊，心想：老朱是个老西洋留学生，可算得一个完全的新人物，为什么他听差的会打起扞来？就是老朱自己的官派也学得很足，这真不可解。幸他还不曾在内地久住，若是在北京住几年，做几年官，那官派还了得？怪道志士一入官场拿起架子来，比老官僚还要加甚几倍。在他们自己以为是存身分，我却以为不过自招出贫儿暴富的供状来。老朱这样漂亮人尚且不免，其他又何足怪？杨度从前在日本的时候，开会演起说来何等激昂慷慨！孙毓筠充当志士的时候，何等自命不凡！于今竟跑到袁世凯脚下，俯伏称臣起来。杨度还可说他历来是君宪主义，今日算他贯彻他的主张，其无耻不要脸还有所借口。孙毓筠弄到这步田地，就要掩饰，也不能自圆其说。这样看来，世界上还有靠得住的人吗？蒋四立的

伤都不在要害，还可侥幸延他几年狗命。只是照现在的人心看起来，蒋四立就死了也不值什么。袁世凯底下像他这样的人，岂少也乎哉？不过在日本替革命党争争面子，却害得我在这里悬心吊胆。索性被警察识破了，纠众来拿我，我一顿打死他几个，再一枪自杀了倒是痛快！于今陷在这里，进不得进，退不得退，不是活受罪吗？满达哥船虽然到了，能骗得过去骗不过去，还是个问题。最难过的就是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日子，我从来不曾是这样，一个心虚怯怯的。辛亥年在汉阳打仗的时候，枪林弹雨之中我独来独往，但觉得好耍。过了几年自以为有进步，怎么倒退了步？

大奎一个人在房里，一阵悔一阵恨，一阵灰心，说不尽的难过。倒在床上睡了一觉，到七点多钟，朦胧中听得开得房门响。惊醒起来，扭燃了电灯。房门开处，只见几个高等巡官进来。大奎伸手摸出手枪来，忽见老朱也跟了进来。老朱看见大奎掏手枪，连连摇头道：“这几位都是同志，不要误认了。”进房的几人都举手向大奎行礼。大奎还礼，收了手枪。老朱随手关好了门，让众人就坐。来的和老朱共是五人，都坐下。老朱向大奎道：“这四位都是同志，在满达哥船上办事的。他们身上的衣服是船上的制服。因为蒋案发生以后，轮船、火车上稽查十分精细，只要是三十以内的人，个个都拿出像片来对。稍有些可疑的，就拘留起来，定要问个明白才放。任你如何，也难瞒哄过去。刚才和我这位姓林的朋友商量，他想了个安全的法子，把船上的制服给你穿了，一同上船去。到船上就藏起来，必不会发觉。他们四人上岸的时候，警察、侦探虽也很注意，但是只要上去也是四个人，就没事了。任他警察侦探利害，对于船上的办事人，穿了制服，决不会疑心。”大奎听了，忙起身谢那姓林的。林小槎谦逊道：“听朱君说起足下，我私心

钦仰异常。莫说是同志，便是路人，也应替足下出力才是。于今是万不宜久在这里耽搁，请就换了衣服同走罢！”说完，望着同来一个年老些儿的说道：“请你脱衣服给吴先生穿罢！你穿吴先生的衣服上船，一些儿也不关事。你年纪四十多岁了，还怕警察侦探盘问你吗？”那人笑着起身，将上下衣都脱下。大銓也将和服脱了。林小槎见了大銓的手枪，说道：“足下此去用不着这东西了，就丢在这里！”大銓道：“带在身边没要紧，利器不可以假人。到中国去也是用得着的。我们回到中国，还能离开这种生活吗？”说着嘻嘻的笑。林小槎见大銓定要带手枪，不便多说。大銓换了制服，幸长短大小都差不多，对穿衣镜照了一照，真个换了个样子。从那人手中接了帽子，齐眉戴着，拿手枪插入下衣的袋内，望去并不现形。那人将皮靴脱下来，大銓也穿了，正合脚。那人穿了大銓的和服。老朱说道：“你们四人去罢，我二人等一会上船来。”林小槎道好，携了大銓的手，开门大踏步四人同出了学校，径上满达哥船去了。等了二十来分钟，老朱才同那年老些儿的人到船上来。林小槎已将大銓藏在撂废物的舱底下，上面用箱子罐子堆着。警察、侦探做梦也没想到大銓是这般个走法。大銓从此就与日本长辞了，要想再到这里来，也不知在何年何月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七十二章

钞旧词聊充诀绝吟 买文凭自是谋生术

话说梅子在顺天堂养病，有春子、苏仲武、圆子、黄文汉千般人朝夕在她跟前服侍，她自己也安心调养，病体一日好似一日。光阴容易过，这日已是十二月初八日。早起春子接了她丈夫的回信，说他姨侄生田竹太郎久有求婚的意思，前回已有成议，因不得春子许可，事情便搁起来。于今生田竹太郎求婚的心还是很切。他自接了春子的信，即与生田竹太郎旧事重提。生田竹太郎异常欣喜，已于十一月廿五日送了定礼过来。结婚之期，大约当订在明年二三月。春子看了这信，心中舒服了一半。估量梅子的病，年内必能全好，正好就此将嫁妆办好带回去。当下写回信，教梅子的父亲汇钱来。

梅子见春子接了家信并不给他看，想她母亲从来不是这样的，心中正自有些纳闷。此时黄文汉、苏仲武都还没来，圆子在旁见了，已看出梅子的心事，便留神看春子将来信放在什么所在。春子写好了回信，即将来信放在一个手提包里，这手提包原没有锁。也是合当有事，春子写好信偏要亲自送到邮局去挂号。梅子也早注意那手提包，春子一出门，梅子即教圆子偷出信来。梅子抽出来一看，才看了几句，只急得两手乱颤。圆子知道不好，一手夺了过来。梅子的脚在被卧里蹬了两下，哭道：“姐姐害死我了！”只说了这一句，便咬着牙闭着眼，只

管在枕头上摇头。圆子胡乱将信看了一眼，仍纳在手提包内，见梅子这般情形，也急得只有哭的工夫。想起“姐姐害死我了”这句话，自己问良心，假若不是我同她睡几夜，多方的引诱她，她一个天真未凿的闺女，如何知道会偷情？于今将她破坏了，和老苏混得如胶似漆，且受了胎，现在弄到这步田地，我一点法也不能替她设了。眼见她以后要受无穷的苦，我问心如何过得去？可怜她小孩子一样，以为我和黄文汉总有办法替她做主，从不肯露出一丝一点抱怨的意思来。今日说出这句话，实在是知道我们靠不住了。我们活生生的将她害得这样，如何对得住她？圆子一个人坐在梅子床边，越想越觉伤心，竟比梅子还哭得厉害。正都在十分悲苦的时候，黄文汉和苏仲武来了。见了二人的情形，又见春子不在房里，都大惊问故。圆子住了啼哭，将爱知县来信的意思说给二人听。黄文汉早知道事情没有挽回的希望，就是当初替苏仲武设策，也只要到手，就算成功。若要做正式夫妻，两边都有许多困难问题，很难解决。不过黄文汉是个好事要强的人，可见苏仲武和梅子那般情热，恐怕梅子因受胎情急，生出变故来，所以写信骗春子来东京，好相机说法。不料春子一到，梅子便呕血，在病院虽每日见面，却没有提这事的机会。正在有些着急，当下听了圆子的话，心想：梅子既有了人家，这话更不好说了，倒不如不开口，还免得破面子。便问苏仲武道：“婚姻是有一定的，勉强不来。我们尽人事以听天命就是了，你也不必着急。”苏仲武进门听了圆子的话，又见梅子泪流满面，心中伤感到极处，眼睛里倒没泪流出来，只呆呆的坐着，翻着白眼望着楼板出神。黄文汉对他说些什么，也没听见。黄文汉又安慰梅子，教她放宽心。梅子也是合着眼，没有听见似的。

一会儿春子回来了，黄文汉起身笑问：“去哪里来？”春

子一边解围襟，一边笑道：“送封信到郵便局。外面冷得很，只怕要下雪了。”说时，回头见梅子脸上变了色，青一块白一块的，上面还盖着许多泪痕，忙近身偎着梅子的脸问道：“我的孩儿，你为什么又哭起来？你也要体恤我一点儿。我做主把你一个人丢在东京读书，并没得你父亲的同意。你父亲本不放心，因为我说了负完全责任，他才没话说。我这回到东京，看了你的情形，就知道已是对你父亲不住，我从此说不起嘴。只是事已如此，我自己错了，翻悔也来不及。你年纪小，上了人家的当，也不能怪你。我只想敷衍你的病好了，同回爱知县去，离了这万恶的东京，就完了事。犯不着说出什么来，大家下不去。你不知我多在这里住一日，多伤心一日，还要无原无故的又伤心痛哭起来，不是太不体恤我了吗？我的孩儿，你平日最孝，怎么几个月会变到这样？”梅子听了，更痛哭起来。

黄文汉和圆子在旁边，比挨打还难受。圆子忍不住流了几滴泪，忙用手巾揩了，低身就梅子枕边说道：“妹妹不用哭了，我罪该万死，害了妹妹。承母亲天高地厚之恩，丝毫不加责备，我岂全无人心，不知自愧，还敢日夜守着这里？使母亲见了不快活。只因为妹妹的病一半是我作成的，我不忍心将妹妹撂下来，害得母亲一个人照顾，更加凄惨。实指望妹妹的病快好，我情愿受母亲极残酷的处分。我的身世，妹妹是知道的。父母是早死了，兄弟也没有。世界上的人虽多，和我亲切有关系的，除妹妹外还有几个？我虽是害了妹妹，我的心就死也是向着妹妹的。妹妹近来的病状已是好了七八成，再静养几日，便可完全脱体。凡事都有前定，我往日的事，也曾对妹妹说过，当日我受的痛苦，也不轻似妹妹。事过境迁，于今是忘得一点影子也没有了。妹妹放宽心些，还是自己的身体要紧。”

苏仲武坐在窗下，听圆子劝梅子的话，竟是要梅子不必痴

情的意思。再看梅子听子圆子的话，果然住了啼哭，心想：老黄和圆子都做消极的打算，这事还有什么希望？梅子虽然情重，只是她年纪太轻，性情是活动的，禁不住几句冷话，她的心就变了。他们一般人都在眼前，我又不便和她亲热，使她增加恋爱。事情简直是毫无希望了，我不如走开些，何必坐在这里受罪？想罢，恨恨的提起帽子就往外走。梅子问去哪里？苏仲武没听真，只道是圆子问他，懒得答应，一直出顺天堂，回家去了。这里梅子见苏仲武不答话，气冲冲的走了，疑心他知道绝了希望，情死去了，忙要求黄文汉道：“请先生快跟着他去，看他去做什么。他若是情死，我和他同去。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未必是去情死。我去看看。”说着也起身出房。梅子止住说道：“你见了他，教他来。”

黄文汉点头答应，离子顺天堂。估量苏仲武此时心绪不好，必不会去看朋友，且到他家中去看看。走到苏仲武家里，苏仲武正一个人坐在房中，搬出梅子平日用的针线箱，及一切零星器具，一件一件的细看。见黄文汉进采，抬头问道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我做什么？梅子怕你去情死，要我来看看你。我料定你回了家。”苏仲武低头无语。黄文汉就座，拿起梅子编织的表袋钱囊来看。苏仲武忽然长叹道：“我若不是因家庭的关系太大，真愿意情死！是这样活着，有什么趣味？自从她母亲来到于今，我没一夜不是要挨到四五点钟才能朦胧睡着。一合眼就胡梦颠倒的，不是梦见梅子坐着船走了，便是梦见梅子骑着马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追，死也追不上。昨夜更梦得奇怪，梦见我自己一连吐了几口血，醒来还觉得胸口痛。”黄文汉道：“胡梦不相干。事情既弄到这样，任是谁人也没有完全妥善的办法。你的初心也原没有做正式夫妻的想。就是这样罢手，已是很享了一节艳福，没有什么不值得了，哪里说

得上情死？死是这么容易的吗？”苏仲武不服道：“她这样待我，我弄得她受这样的苦，还谈不上情死，那世界上就没有情死的事了！我仔细想来，我既决心要情死，我自己的身子都不要了，还管什么身外的家庭。梅子真是我的知己，知道怕我情死。”说时，又叹了口气道：“她既怕我情死，我不死倒对她不住了。我死了，她一定也不能活。我和她两个人，死到阴间，必能如愿成为夫妇，没有人来妨碍，倒是死了的快活。”黄文汉见苏仲武入了魔似的，知道痴情的人情死是做得到的，恐怕真弄出花样来，连忙说道：“老苏，快不要是这样胡思乱想！你知道你家里几房共看着你一个人么？你父母把你当宝贝似的，你外面嫖，已是不孝。在嫖字里面，还要生出生死的关系来，父母都不顾了，还算得是人吗？你再要是这样胡思乱想，我立刻打个电报到你家里。教你父亲来。这死是随意玩得的吗？我从病院出来的时候，梅子教我邀你到病院里去，我们就去罢，快不要糊涂了。”苏仲武摇头道：“我不去了。请你去对她说，我已想开了，我也不想她了，教她也莫想我。她好了，她回爱知县去。我或者在一二日内回湖北去，也未可知。”

黄文汉听得，怔了一怔道：“你真个这么决绝吗？”苏仲武道：“不是这么决绝，有什么法子？我横竖就整日整夜坐在她跟前，也是不能说一句体己话，何苦两个人都望着白心痛？我既决心出来，便决心不再见她了。你去对她说，她必不得怪我。”

黄文汉一想也不错，两边不见面，看渐渐的都可以忘掉一些，当下便点头应“是”。苏仲武低头想了一会，忽然向黄文汉道：“我想赠点东西给她做纪念，你说送什么好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何必送什么纪念？徒然使她伤心，一点益处也没有。”苏仲武摇头道：“不然，我有使她不伤心的东西送，就请你替我带去。”

说着，起身从柜里拿出几张冷金古信笺来，磨了墨，提起笔

写道：“兰浆浪花平，隔岸青山锁。你自归家我自归，休道如何过。我断却思量，你莫思量我。将你从前与我心，付与他人呵。”写完落了款，盖了个小方印，拿吸墨纸印干，用信封封好，交与黄文汉道：“她放在这里的東西很多，都可以做纪念。我这词虽是古人的，却恰合我今日的事，所以借用着送她。不过古人是赠妓的，移赠她似乎唐突点儿。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存心，没有什么要紧，你说的是么？”黄文汉接了揣入怀里，叹气道：“情天就是苦海。你若早知今，日是这般受苦，当日也不在三伏炎天里为她奔走了。”苏仲武连连摇手道：“这还有什么说得，请你就去罢。她在那里，不见你回去不放心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说断不思量，如何又怕她不放心？春蚕自缚，到死方休。这也罢了，只苦了我和圆子，跟着受这多苦，不知为了什么。连我们自己都想不出个理由来。你看，不作美的天，竟下起雪来了。”苏仲武抬头看窗外，果然飘鹅毛似的，落起雪来。

黄文汉向苏仲武借了把伞，撑着去了。那雪越下越大，黄文汉走到顺天堂，伞上的雪已积了半寸多厚，身上也着了许多。在病院门口抖了一会，才抖干净。走到病室跟前，伸手去推房门。推了两下推不开，便轻轻敲了两下。圆子苦着脸开门出来，对黄文汉摇手，教不要进去。黄文汉忙问：“怎么？”圆子跺脚道：“真要苦死我了！你刚出去，她母亲说她不该要你找老苏来，说了她几句，她气急了，也不做声。咬了会牙，忽然皱着眉说肚子痛，一阵紧似一阵的。看护妇将院长请来，诊脉说动了胎气，只怕要小产。她母亲听了这话，气得发昏。不到一分钟，一阵血下来，果然小产了。还血昏了几次。院长说她身体本来虚弱，又是久病之后，小产是很危险的。幸此刻略安稳了些。她母亲也上了床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只管咬牙切齿的，恨

声不绝。你若进去，她气头上，只怕有不中听的话说出来。院长还在房里，听了不好。我因为怕你冒昧跑进来，转不过脸，特意靠着门站了。你快去和老苏商量罢，若万一不中用了，这事情怎么办？”黄文汉着急说：“事情真糟透了。和他商量什么？他从来是一筹莫展的。这时候他更不得主意。万一梅子不中用了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只看她母亲要如何办就是了。梅子虽是我们设圈套引诱的，好在春子并没有识破我们的历史，梅子是万不肯说给她母亲听的。她摸不着我们的根底，纵怪我们，也不过言语上发挥几句罢咧，起诉的事是不会有。我此刻不进去也好，你去好生张罗，受点委屈，也是没法的事。骑上了老虎背，想下地是不能的。我夜间再来看。”圆子道：“你此刻家去吗？教下女送两件衣服来，夜间下雪冷得很。”黄文汉答应了。圆子复问道：“你刚才看见老苏没有，他此刻怎么样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他果是要情死，被我一顿说好了。”圆子点点头，回身进病室去了。

黄文汉出来，先到家里拿几件棉衣服包了，教下女送给圆子。自己就坐在家中看屋，搬出火炉来生了炭火，炖了壶雪水，泡一杯浓茶，一边品茗，一边思量这件事情如何结果。忽听得推门的声音，料下女没回来得这般快，起身走出来看，原来是刘越石。黄文汉笑道：“下这样大的雪，你为什么也跑出来了？”刘越石笑道：“我昨夜不曾回代代木去，知道下雪你必在家里，所以顺便来看看你。”说话时已脱了靴子，同黄文汉进房，脱了外套，挨着火炉坐下。黄文汉道：“正炖了好雪水，泡了好浓茶，你喝一杯挡一挡寒气罢！”刘越石笑着谢了道：“我昨夜同江西一个姓吴的在新宿嫖了一夜，倒很好。”黄文汉道：“嫖女郎吗？”刘越石点头道：“虽是女郎，却和艺妓差不多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女郎就是女郎，如何会和艺妓差不多？”刘

越石道：“因昨晚天气冷，嫖的人少，就只接我一个，并没有第二个来扯她去，连摆看都免了。从十一点钟起径陪睡到今早八点钟，不是和艺妓差不多吗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这回你算得着了便宜。那姓吴的也和你一样吗？”刘越石道：“他也还好。接是接了两个，只是那个人睡一回就走了，姓吴的还是落了一个整夜。”黄文汉笑了一笑，端起茶来喝。

刘越石也喝了口茶，向黄文汉笑道：“我说桩好笑的事给你听。我问你一个人你可知道？汤咏春这个名字你见过没有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不是广东的国会议员么？”刘越石连连点头道：“不错。你知道他吗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他是很会出风头的议员，报上时常有他的名字，怎么不知道？你问他做什么？”刘越石道：“汤咏春你知道，我还问你一个余作霖你知道么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也是广东的国会议员，你问了做什么？”刘越石笑道：“他们是国会议员，还是民党里的健全分子，你知道吗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民党里没人，要当他们是健全分子，也是塘里无鱼虾也贵之意，这何足怪。这可算是一桩好笑的事吗？”刘越石道：“这不算好笑，等我说给你听了，你自然要笑的。我昨日下午到姓吴的家里，才坐一刻，邮便夫送了封挂号信来。姓吴的高兴的了不得，以为到了钱。接了信一看，信面上盖了个上海新中华报的图章，图章底下，写了个余字。拆开来看，你道是什么？里面是十块钱的汇票，还夹着几张听讲券。姓吴的也不替他秘密，拿给我看。原来是余作霖托姓吴的，替汤咏春在日本大学缴学费，并托他请人代过试验领讲义。你看这事好笑不好笑？汤咏春做梦也没到过日本，他将来居然也可称日本大学的学士！”黄文汉听了沉吟道：“只怕是你看错了罢！汤咏春、余作霖的为人我虽不深知，只是他已当了国会议员，并且还有点声望，要这张假文凭干什么？这是寒士靠着混饭吃

的，才设法骗一张到手，哄哄外行。汤咏春就弄十张也没用。一定是你看错了。”刘越石摇头道：“一些儿也不错。我当初见了，也是你这般想。并且我还和姓吴的说，汤咏春是反对袁世凯的，难道他因解散了国会，想弄张文凭，去受袁世凯的高等文官试验吗？姓吴的也说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。因余作霖与我相好，托我替他办，我不能推辞，好在手续不烦难。我问信面上为何盖着新中华报的图章？姓吴的说余作霖现在同几个有点面子的议员组织一个机关报，专骂袁世凯，名字就叫作‘新中华报’，双十节那日开张的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这就真有点笑话。不过我们还是少见多怪。若是和这班伟人先生终日做一块，看穿了他们的底蕴，也就没什么可笑的了。日本私立大学的文凭本是一钱不值，蒋四立都买了一张，你看还值得什么？”刘越石问道：“蒋四立于今不知怎样了？近来报上也没登载他的伤怎样。”黄文汉道：“听说已好了六七成。这狗骨头贱得很，两枪都没打死。”刘越石道：“这刺客真了得，竟被他走脱了。听说警察署拿的嫌疑犯都放了。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警察又拿不出证据，自然释放。这案子是永远无破获的日子了。”二人又闲谈了一会，下女回了。黄文汉留刘越石吃了午餐，同出来。刘越石自归代代木，黄文汉到苏仲武家来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俟第五集分解与诸君听。

第七十三章

谈故事乌龟化龙 惨离情病鸾别凤

话说黄文汉走到苏仲武家里，苏仲武迎着问道：“你交字给她，她看了说些什么？”黄文汉且不答话，将外套脱了，从怀中抽出那个信封来，往苏仲武面前一掷道：“还有她来看你的字？她去见阎王只隔一层纸了！”苏仲武大惊失色道：“她的病又厉害了吗？”黄文汉道：“只差死了。我也没进房去看，圆子不教我进去。说她从我们出来之后，受了她母亲几句话，急得她一阵肚子痛，登时小产了。此刻还在那里发血昏，院长说非常危险。她母亲一气一个死，现在也躺在床上，咬牙切齿的，也不知她恨哪个？”苏仲武连连跌脚道：“那一定是恨我了。但是我也不怕她恨，我去看看，她要打她要骂，都由她。可怜她和我如胶似漆的几十天，于今被我害得她这样。就是她母亲架着把刀在那里，我也得去看看。”说着眼眶儿又红了。黄文汉道：“去是自然要去，就是我也不能因春子恨就不去。不过此刻去，有院长在房里，听了不像样。我们再等一会同去就是。”苏仲武点头道：“她若万一有差错，我也决不一个人活在世上。”黄文汉道：“呆子！你不必这般着急。她小产了倒是她的幸事。带着肚子回到爱知县去，算是什么？死生有命，不该死的，决不会是这样死。就是死了，莫说她还不是你正式妻室，便是你正式妻室，也只听说丈夫死了老婆殉节，从没有

听说老婆死了丈夫殉义的。你把这‘死’字看得太容易了。你父母养你，送你到日本来读书，是教你这么死的吗？”

苏仲武叹道：“我也知道是这般想，但是计利害太清楚了。照你说来，人生除了病死，就没有可死的事了？我此刻的心理觉得死了快活。与其活着受罪，不如死了干净。她若果真死了，我就不自杀，你看我可能活得长久？我自从和她做一块儿住，我的性情举动，完全变了一个人。时常想起我平生所遇的女子，实在也不少，没一个能牵我的心的。我和她们混的时候，不过觉着有这们么回事罢了。惟有她，一见面就牢牢的钉在心上似的，一时也丢不掉。直到于今，没时没刻我这心不是在她影子里颠倒。同住的时候，我就是有事，要出外访个朋友，总是上午挨下午，下午推夜间，夜间更不愿意出外。第二日实在不能再挨，才匆匆忙忙的跑一趟，在人家喝一杯茶的时候都很少。我从来并不欢喜说话，和女人更是没得话说。只和她，不知是哪里来的话，那么多，夜间直说到两三点钟。一边说，一边蹦蹦跳跳着答不上话来才罢。我也时常对她说：‘我们太亲密了，恐怕不祥，世界上没有这般圆满的事。’她说，她并不觉着十分亲密，她还有亲密的心事，没有用尽似的。她是这样说，我登时也觉得待她的心还不十分满足。忽然生出一种极奇怪的心理来，极希望她待我不好，我每天还是这样待她，以表示我对她的心思。后来愈想愈奇，希望她瞎了一只眼睛，或烂掉一只鼻子，人人见了害怕，我还是这样待她。以表示我爱她是真心，不是贪她的颜色。哪晓得还不到两个月，这些事都成了我伤心的陈迹。你看我以后触物伤情，这凄凉的日月如何过法？我于今二十多岁的人，以后的光阴长得很，有了这种影子在脑筋里面，以后还有鼓得起兴的日子吗？”

黄文汉听了，也觉凄然，叹息说道：“你精神上受的痛苦，

不待说是受得很深。但是此刻正在锋头上，还不能为准。你年内回家去一趟，享享家人团聚之乐，每日和亲戚故旧来往，也可扯淡许多心事。明年二三月再来日本，不管你一点影子也没有了。”苏仲武只管摇头道：“这影子我毕生也不能忘掉。我于今设想将来，就是有个玉天仙来和我要好，我有了梅子的影子在脑筋里，我也不得动心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果能是这样，倒是你不可及处，我老黄是做不到。我为人生来只有见面情的，在一块的时候，混得如火一般热，都能做得到。分手后，我脑子里就一点感觉也没有了。只要不再见面，我总能不再想念她，一见面就坏了。圆子对我实不错，她也知道我的性格，不肯和我离开。”苏仲武道：“你将来带她回中国去么？”黄文汉道：“到那时再说。我暑假的时候就打算回去的，因结识了她，你又要我替你办梅子的事，就耽搁下来了。此刻回去，横竖没有可干的事，说不定还要受‘乱党’两个字的嫌疑。在这里有一名公费供养着，一年再贴补几个进去，也就足够敷衍的了。圆子也十分可怜，她父亲在日，谁能说她不是官家小姐？及至遇人不淑，不得已牺牲她千金之体，来营皮肉生涯。遇了我，她欢喜得如危舟遇岸。我若丢了她，她便是举目无亲，不能不重理旧业，就也是一桩惨事了。若带她回中国去罢，我的家境，你是知道的，那一点祖遗的田地，有父母、妻室、儿女，不能不靠它供养。想抽一点出来供给我，是不行的。我归国不可一日无事，于今是这样的政府，我犯着在他们这班忘八龟子手下讨饭吃吗？前日郭子兰毕业归国，我还很替他踌躇。他若是公费，我无论如何也要留住他，等等时机。”苏仲武道：“你将来万不可丢圆子，带回去是你一个很好的内助。模样固是不错，就是门第也不辱没你。”

黄文汉笑道：“和我讲什么门第？我又不是忘八龟子出

身，和人讲什么门第？我的怪脾气，越是圆子这样营皮肉生涯出身，我越看得她重。”苏仲武笑道：“你这话却未免矫枉过正了。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不然，越是这样营皮肉生涯出身的人，阅历得人多，她只要真心嫁这个人，决不会给绿帽子你戴。像中国于今这班做官的人家小姐，旧式家庭的，还知道略顾些面子，姘姘马夫小子罢了。新式家庭的，简直可以毫无忌惮，和野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中握手、接吻，说是行西洋的礼节。自家男人翻着眼睛看了，哑子吃黄连，说不出的苦。即如杨议长的女儿，近来哪一夜不穿着西洋装，打扮得娇滴滴的，在锦辉馆帝国剧场吊膀子？吊上了就到旅馆里去睡，一点也不客气。

”苏仲武道：“她家里就没人说话吗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她家里谁有说话的资格？四十岁以内的，谁不曾上过旅馆？杨小姐在北京的时候，和杨议长的姨太太在中央公园吊膀子，被杨议长的令弟杨督军看见了，如此长短的对议长说。议长听了，登时气冲牛斗，亲自出马到中央公园拿奸。拿了回来，将姨太太痛打了一顿，拘禁起来。小姐不服打，议长更怒不可遏，说：‘这种贱东西，要她做什么？’立刻驱逐出来，不许再回家。杨小姐就趁此在外面追欢取乐。还是她令叔杨监军看不过意，设法收了回来。这都是我湖北的出色人物。正应了湖北一句俗话：‘乌龟化龙，不得脱壳。’杨议长也就是这壳脱不掉，你去讲门第呢，杨家的门第还不算高吗？还有广东蔡次长的妹子，生得如花似玉，嫁得四川姓毛的。她嫌丈夫不中用，不许丈夫进房。每日装饰得玉天仙一般，在上海逗得，那些青年子弟颠颠倒倒。她一出来，和狗婆子走草一样，后面总跟着一大堆油头滑脑的东西。她便择肥而噬，也是一点忌惮也没有。她家的门第还不高吗？于今中国的官僚，像杨、蔡两家的，一百家之中，敢说一句，有九十八家是不干不净的。这两家必是正

太太上了年纪，没有小姐，没有姨太太。不过其中有掩饰得周密的，外人不知道罢了。你想想，他们男子做官，尽干的是冤枉事，弄的是冤枉钱，不拿姨太太、小姐来报答这些人，还有天理吗？”说得苏仲武大笑起来。黄文汉笑道：“我只说说做官人家的姨太太、小姐，就扯淡了你许多心事，难怪那些人专一寻做官人家的姨太太、小姐开心。你将来归国去了，少不得做官的帽子又要染绿几顶。”

苏仲武听了，又触动了心事，低头半晌说道：“我们此刻可去病院了，你看四点多钟了。”黄文汉看壁上的钟，果是四点一刻，即起身推开窗子一看，不禁叫了声：“哎呀！雪下尺来深了。”窗户一开，苏仲武觉得寒冷，起身看了看雪，正手掌般大一块一块的只下。连忙教黄文汉推关窗户，换了洋服，从箱子里拿出貂皮外套来披上。又罩上雨衣，戴了暖帽，加上围襟。在箱子里寻皮手套，寻了一气寻不着。黄文汉等得不耐烦了，说道：“哪里就会冷死了？你们阔人真麻烦，我不带手套，也还是热烘烘的手。”苏仲武知道黄文汉的脾气，欢喜说牢骚话，便关了箱子道：“不寻了，不寻了，就光着手去罢！”黄文汉转身就往外走，套上靴子，站在门外等。苏仲武穿了靴子出来，二人冒雪向顺天堂来。

走到病室门口，黄文汉轻轻在门上敲了一下。看护妇开门出来，黄文汉悄悄的问：“病人怎样了？”看护妇点点头道：“此刻宁贴了许多，大约不妨事了。”黄文汉举着拇指头对看护妇轻轻的道：“这个人睡着没有！”看护妇笑着摇头。苏仲武急于要见梅子，在背后推黄文汉进去。黄文汉进房就闻得一种血腥气。只见春子坐在梅子床边，梅子仰面睡在床上，面如白纸一般，比吐血的时候还难看。圆子靠着梅子的床柱坐了，低头想什么似的。见黄文汉同苏仲武进来，忙起身接外套，示

意教二人不要高声惊醒梅子。黄、苏二人就春子的床边坐下。春子望了二人一眼，掉过脸去不做声，面上表现一种极不欢迎的样子。苏仲武忍不住，轻轻走到梅子床边，低头看梅子一脑青丝，乱堆在枕上，脸上也蓬蓬的覆了几根，眼眶消瘦得陷落下去，合不拢来。虽然睡着，那眼皮仍张开一线，看见瞳人在里面动，一望就知道是有痛苦，睡不安稳的样子。嘴唇枯白得和脸色一样；不是还有一丝气息，谁也要说是已经去世的人了。苏仲武心酸难禁，眼泪扑簌簌的掉下来，十分想放声痛哭一场。又怕惊动了她，反为不好，揩了泪极力的忍住。可煞作怪，梅子合上眼，半日不曾开，苏仲武只在旁边站了一分多钟，梅子好像知道似的，慢慢的将眼睛睁开，转过脸朝苏仲武望着，将头摇了一摇，含着一泡眼泪，发出极微细的声音说道：“你好生保重罢，我是不能再和你好了。我常用的东西，在你那里不少，你都留着做纪念罢！这房里脏得很，不要在这里久坐，回去罢！以后也不必来了。我大约也挨不了几日，我实在舍不得就是这样死。生成是这样的，没有法子。”梅子说时，自己也把不住流泪。圆子、春子、苏仲武更是呜咽得转不过气来。连黄文汉、看护妇都流泪不止。苏仲武强止住啼哭，说道：“你只管安心调养，院长已说了不妨事。你万一有个不好，我的罪更重了。我一条命为你死了，不算什么，母亲后半世没了你，如何过活？你的病完全是急出来的。你只想想你这身子，关系多大？”梅子道：“我都知道的，你去罢！”说时，尽力从被卧里伸出手来，给苏仲武握。苏仲武忙道：“我的手冷，莫侵了你不好。”梅子不依，苏仲武只得呵了呵，握了梅子的手。梅子紧紧捏了一把，抽咽起来。春子急得在旁边跌脚。梅子将手一松道：“你去罢！”说完，将手缩入被卧里，掉过脸，仍仰面合眼睡着。

苏仲武此时如失了魂魄，站在床边不知道转动。圆子低声向黄文汉道：“你还是送他回去，以后不必来看也好，她这病是不能再加症候了。”黄文汉点头。圆子拿外套替黄文汉披上。看护妇拿外套给苏仲武披，推了几下，苏仲武的魂灵才入壳，也不做声。披上外套，拿起围襟，泪眼婆娑的开了房门就往外走。黄文汉跟出来，追上去替他揩了眼泪。问他：“还是家去，还是上馆子去吃点东西？”苏仲武也不答话，径往家中走。黄文汉跟在后面，也觉得很伤感。苏仲武走到家中，将衣服脱下来，也不折叠，一件件往房角上撂。从柜里扯出铺盖来，胡乱铺了，纳倒头睡着，掩面痛哭起来。黄文汉知道劝慰无效，一时心中也没话可劝，连外套坐在铺旁，望着他哭。苏仲武越哭越伤心，哭一会又停住嘴，拖着黄文汉说梅子如何好，如何好，说到伤心之处又哭。黄文汉心想：我在这里，他有人诉说，自然越说越伤心。我不在这里，他一个人哭一会，必然哭倦起来，或者会睡着。我此刻正肚子饿了，且去吃点东西，再来看他，岂不甚好？想罢，也劝了苏仲武几句，说去吃点东西再来，苏仲武也不挽留。

黄文汉去了，苏仲武又哭了一会，果然哭倦了，朦朧睡去。仿佛梅子乱发蓬松的从外面走来，望着他笑。梦中的苏仲武倒忘记梅子病了。问她：“为什么头也不梳，这样乱蓬蓬的就在外面走？”梅子笑答道：“你还问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”苏仲武在梦中正自疑讶，梅子忽然不见了。仿佛又到了日光，在那旅馆池子里看见梅子，靠着廊檐柱子站着，在那里掠鬓。苏仲武想走拢去，一提脚便踏入池子里面。“扑冬”一声，全身跌下去了。急得喊了声“哎哟”！惊醒转末。看外套洋服，撂了一房，一个冷慢慢的电灯，发出白光来，连房子都像浸在水里。揉了揉眼睛，叹道：“这样凄凉的景况，我如何过得来？”

她的病，医生虽说不妨事，我看那情形，是万无生理。纵然如天之福，留得一条性命，她已经有了人家，也不是我的人了。并且她和我那样的情分，也不见得肯嫁旁人，十九要忧伤死了。总之，她不嫁旁人就是死。两个消息，我听了都不能堪。我想我以后没有她，决不再有她这样的人来嫁我，填补我这缺恨，我还有什么幸福在后面可以希望吗？倒不如趁这时候死了。她得了我的死信，就不死也要急死，我和她两人在阴世，还怕不得见面吗？这世不能做夫妇，来世是一定可以团圆的。”苏仲武这般一想，果是死的好。但是当如何个死法？跳火车罢，觉得太惨。用刀自杀罢，又怕手软，杀不死反要进医院医伤。服砒霜罢，药店里没有医生的证书，必不肯卖。想来想去，要死容易，寻死的法子实在没有。坐起来又想了一想，喜道：“有了，我记得前回新闻上载了段故事，说一个日本人因伤寒服安知必林散，服得太多，中毒死了。这样看来，安知必林散里面必含有毒质，我何不买些来？若怕毒性发得不快，再喝上几杯酒，一定不要一点钟就完了事。”

想罢，心中异常高兴。跳起来连忙穿衣服，披外套，戴暖帽，围领襟，出房穿靴子。此时外面的雪已住了。电光、雪光，照耀得如银世界一般，煞是好看。苏仲武要寻死的人，也无心玩景，三步作两步的跑到猿乐町一家药店里，买了十包安知必林散。又到春日馆料理店内买了一瓶牛庄高粱酒，提回家中。将安知必林散一包一包打开，和做一块儿，足足有一酒杯。拿起来想往口里倒，一想：我既要情死，何能不留一封绝命书，使人家知道我是为什么事自杀的呢？并且家中父母俱全，受了一场养育之恩，也不能不将我自杀的原由说出来，使两个老人家知道我这死，是出于万不得已，不是那些不孝子孙，轻生不顾父母的可比。苏仲武想着不错，便仍将安知必林散放在桌上，

坐下来，揭开墨盒盖，拿了几张信纸，吮了笔，正要写，忽又想：绝命书就用这样普通墨写了，不觉哀痛，必得用血书才好。我横竖要死了，留着这些血在这里有什么用？等我咬破指头，取半杯把血出来，再写不迟。这笔也不能用……遂又起身寻了一枝新笔，拿了一个小茶杯来盛血。从容坐下来，想右手咬痛了不好写字，咬左手罢。将左手就电灯下，反复看了一看，点点头道：“小指头，小指头，我还没有自杀，请你先与我脱离关系，借你一点血来表明我的心迹。”说着，将小指头往口里一送，闭着眼睛，用力一咬。

不知咬下来怎样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七十四章

咬指头苏仲武自杀 厚脸皮周正勋报仇

话说苏仲武决心自杀，想咬下小指头来写血书。紧闭双眼，将小指头往口里一送，下死劲一口咬下去。只痛得哎呀一声，连忙缩手，以为小指头必咬到口里了。一看哪曾咬断？只深深的印了两道齿痕，倒痛得那小指头只管乱动。呆呆的看了一会，打算再咬它一下，看是如何？又将小指头送到口里去。那小指头可是作怪，受了一次痛苦，知道进去不妙，抵死也不肯再挨牙齿十下。那牙齿也像和小指头打了商量似的，抵死也不肯咬下来。两下相持了一会，还是苏仲武自己见机，暗暗想道：既它们两下都与我作难，这血书多管是写不成了。

他心中这般一想，那小指头便乘势退了下来。苏仲武见它受了创，倒痛心不过，用右手替它揉了一会。举眼看见那包安知必林散，电光照得和白雪一般，一星星的发出光来，闪烁不定，心想：这发光的東西，难道就是毒质吗？我从来不曾吃过这东西，不知可难下口？且尝一点看。使用舌尖舔了一点，登时觉得便是毒药入了口一般，蹙紧双眉。咂了咂口，略略有点咸味，连忙向火炉里吐了一口涎，摇摇头道：“这不是自杀的东西！里面纵有毒质，必也含得不多，吃得不死不活倒是不好。报上死的那人一定是有病，服多了安知必林散，药不对证，算是中毒死的。我于今一点病也没有，服了这些下去，再加上几

杯酒，死是靠不住，毛病是免不了要弄出来的。我于今出了毛病，才更是苦恼。她在医院里病着，老黄和圆子得去照应。倘若我也病下来，不教他们两人顾此失彼吗？天又下雪，路上往来都不容易。并且他们二人若是知道我这病的来由，不特要笑话我一定还要埋怨我。为我的事，已经害得他们两人劳神费力。因子更是从她进医院以来，一个多月没有好生睡一觉。我再弄出毛病来连累他们，于心实在也有些过不去。算了罢！且将这自杀的事放缓一步。我命不该死，就自杀也是枉然；若是该死的，今晚的小指头就咬下来了。一个小指头都咬不下，还说什么自杀？索性把这安知必林散倾了，免得老黄来看了疑心。老黄白天里对我说的话也不错，我家中几房共我一个，还不曾娶妻生子，又放着几十万财产。我一死不打紧，眼见得父母也都活不成。父母养育我一场，没有享我一点好处，还是这样的使他两老人家着急，如何要得？幸而没将小指头咬下来，有工夫给我后悔。若刚才一下竟咬了下来，必然一鼓作气，悲悲切切的把绝命书写好，一口将这安知必林散吃下去，再咕噜咕噜喝几杯酒，往被卧里一钻。大约是起初一阵难过，接连一阵腹痛，饶天之幸，从此大病一场。说不定三年五载精神还不得复原，而小指头已经是破了相。若不幸真像报纸上载的那人一样，那我就真做成一个万世罪人了。看起来，凡事都不可鲁莽。罢，罢！这东西留在这里不祥，你的颜色和雪差不多，请你和雪做一块儿去罢！”遂起身拿了那包安知必林散，推开窗户，往后面园里一倾。一阵冷风从窗隙里钻了进来，吹得苏仲武打了一个寒噤。连忙将窗户关好，回身倒了一杯牛庄高粱酒，靠火炉坐着，闷闷的喝。喝得有些醉意，解衣睡觉。

且将这边放下。再说黄文汉离了苏仲武的家，想到中华第一楼去吃点酒菜。才走到中华第一楼门口，见迎面来了一乘马

车，也在中华第一楼门口停了。黄文汉心想：这样雪天，他们富贵人何不在家中安享，要坐马车跑到这里来吃东西？且等他们下车，看是几个什么样的人？只见马夫跳下来，将车门开了，一个二十多岁的俊俏后生，穿着一件獭皮领袖的外套，先跳下车来，站在车门旁边。接连一个二十来岁的日本装女子举步下车，那俊俏男子连忙用手搀住。那女子也就大方，用手扶住男子的肩膀，从容下来。看那女子，衣服穿得十分漂亮，手上带一个钻戒。看她的态度，很像一个大家的闺女，通身看不出粗野的破绽来。容貌虽不十分美丽，却也很过得去。黄文汉倒很诧异，暗想：中国留学生能在日本娶这种女子，也算是很难得的了。那女子下车之后，又下来一个二十多岁男子，穿一身和服，披一件青呢斗篷。黄文汉一看不是别人，正是张全，更吃了一惊。连忙走过去打招呼。张全也走过来握手。黄文汉问张全道：“这两位是谁？”张全笑道：“你也是来这里吃料理的吗？我们一块儿去吃，好慢慢的和你说话。”说时，用嘴对那俊俏男子努了努道：“他是我的同乡，姓周名正勋。”周正勋见黄文汉仪表很好，不知道是什么人。听见张全和他介绍，连忙脱下帽子，向黄文汉点头。黄文汉也脱帽答礼。张全笑道：“这门口不好说话，并且冷得紧，我们快上楼去罢！”说着，四人一同上楼。张全拣了个僻静的座位，周正勋邀黄文汉共吃。黄文汉因想打听那女子的来历，便不虚让，同进房望那女子行了个礼。那女子看了黄文汉一看，连忙还礼。黄文汉笑问周正勋道：“这位可是尊夫人？”周正勋笑了一笑道：“就算是这么回事罢！夫人不夫人的话，却是没有定。”黄文汉听了笑道：“然则教我怎么称呼哩？”张全道，“她名字叫荣子，你就称他荣子小姐罢！”黄文汉便点头用日本话笑向荣子道：“今日无意中得拜见荣子小姐，实在荣幸得很！”荣子抬了抬身谦逊

道：“先生言重了，不敢当。还没有请教先生贵姓？”黄文汉拿出名片来，送到荣子面前。周正勋也走过来看，笑道：“原来就是黄文汉先生！时常听见张君说，仰慕得很。今日无意中遇了，我才真是不胜荣幸之至呢！”三人都客套了几句。四人围着桌子坐了下来。

黄文汉道：“荣子小姐吃得来中国料理吗？”荣子笑道：“吃惯了也很能吃。初吃的时候是觉着有些不合口的地方。于今吃了多次，比日本料理实是强多了，倒时常想吃。”黄文汉见荣子说话别有一种神情，揣摩不出她是种什么人家的女子。若说是大家的小姐罢，周正勋一个中学生，怎能和她往来？并且这样下雪的天气，也难得她肯出来和人上馆子。小家女子又实在没有这种风味。难道也和圆子一样，式微之后吗？当下也不便盘问，独自一个人纳闷。周正勋送纸笔到黄文汉跟前，教黄文汉点菜。黄文汉忙起身让荣子点，荣子笑道：“我只知道吃，菜名目却一个也不知道。黄先生不用客气，随意点几样，我都能吃的。”张全也笑说道：“老黄你只管点罢，她点菜是不会的。”黄文汉便点了几样，周正勋、张全都点了，交下女拿去。须臾酒菜上来，四人都开怀畅饮。所谈的都是些不相干的话，也不去记它。吃喝已毕，周正勋会了帐。黄文汉向他道扰，悄悄拉着张全到外面，问荣子的来历。张全道：“这人的来历很长，一时间也说不完，几时有工夫，仔细说给你听罢。”黄文汉便不做声。与周正勋、荣子作辞归家不提。周正勋扶荣子上马车，张全也跟着上去。马车行到牛込表町，在一家有铁栏杆的门首停了。荣子下车，与周正勋握手，叮咛后会，折身进铁栏杆门里去了。

著书的人写到这里，看书的人大约没有不知道这荣子，就是鸟居正一子爵的小姐了。只是周正勋不是为这小姐曾闹过很

大风潮的吗？为什么到于今又合拢起来了呢？这期间有许多的原故。周正勋也算是入了活地狱，下了死工夫，才能够有今日的成绩。慢慢地写了出来，也是一桩风流趣事，并且是《留东外史》中不可遗漏的一桩事。

前回第三十一章书中，不是说周正勋复了同文学院的学籍之后，因不服这小姐的气，特意搬到目白停车场旁边的民兴馆住着，好专意图报复这小姐的吗？周正勋自那日和张全谈过了郑绍畋的事，后来按着上下课的时间，在停车场又探望了半个月，尚不曾见这小姐的影子。心想：难道她便因这事废学吗？日本的绅士人家把这学堂看得很要紧，不是万不得已，没有中途辍学的。又想了一想，忽然喜笑道：“是了，她住在表町，到高田丰川町上课，走早稻田去，也远不了多少路。她一定是要避我，特意绕那边去了。我学校里功课横竖没要紧，便缺几日课，要赶上也很容易。拼着牺牲几日，非打听个水落石出，也不甘心。”计算已定，第二日起了个绝早。六点多钟就用了早点，带了个便当，胡乱包了几本书。他本来欢喜修饰，今日更加意整理了一会，提着书包，匆匆向高田丰川町走来。到了日本女子大学校门口，看表才到七点钟。门口冷清清的，不见一个女学生来。知道时间太早，慢慢的向老松町走去。料想她从早稻田来，在这里必然迎面遇着。果不出他所料，在老松町等不到三十分钟，只见远远的一乘人力车，飞也似的迎面来了。车棚放下，上面巍巍的坐着一个女学生。周正勋一望就认识，正是鸟居家的小姐。暗喜道：你这番被我等着了，看你逃到哪里去？车行迅速，转眼就到了跟前。车上的那人掉转脸望那边。周正勋恐怕认错了不稳便，从车后几步转过那边，一看哪里会错，连忙呼着鸟居小姐道：“请停一停！我有话和小姐说！”连呼了两声，那小姐很像吃惊的样子。车夫听得有人喊停车，

正要停住，那小姐在车上跺了两脚，教车夫快跑。车夫不知就里，真个比前更快，径跑向丰川町去了。周正勋赶了几步，如何赶得上？真气得翻着白眼，没有话说。痴立半晌，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暗道：这回被她走脱了，只怪我不中用！我见她的车子来了，为什么要让过一边？若当街站了，不许车子过去，看她往哪里走？也好，你害我不深，我恨你不切！你既这样嫌避我，我就拼性命也要和你缠缠看。你回家总也得打这里经过，我就在这里死等，量你也不会飞上天去。便在老松町找了一家牛乳店，进去买了杯牛乳，随意买了几样果子，当门坐着，拿起新闻纸慢慢翻看，不住的留神看街上。

才坐了两三分钟的光景，只见刚才那车夫拉着一乘空车走过。周正勋忽然心生一计，匆匆清了牛乳、果子帐，提了书包出来。追上那车夫说道：“你且慢走！我有话问你。”车夫即停步回头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问我什么？”周正勋道：“看你穿的衣服，不是那鸟居小姐家里的包车。她时常叫你的车坐吗？”车夫道：“不错，我包了接送的。”周正勋道：“那小姐今日要你什么时候去接她？”车夫摇头道：“这话不能告诉你！”周正勋道：“你告诉我不要紧，我拿一块钱给你，包你没有事就是了。”车夫听说有一块钱，便说道：“你问了做什么？”周正勋拿出一块钱来，送给车夫道：“你告诉我便了，不必问我做什么。”车夫接了钱笑道：“她教我十点钟就来接，只是先生不可说是我说的。”周正勋点头问道：“你平常十点钟的时候来接她没有？”车夫摇头道：“没有。平常是午后三点钟，有时十二点钟。”周正勋道：“那就是了。我还有点事要求你，我再给你一块钱，你可肯依我？”车夫喜笑道：“先生有什么事？”周正勋道：“那小姐不是教你十点钟来接她吗？我给你一块钱，十点钟不要来，你能依我吗？”车夫踌躇

道：“她若责问我，我如何回答哩？”周正勋笑道：“你这人才蠢！她责问你的时候，你只说病了就是，有甚要紧？”车夫听了一想道：“不错，就是这样罢。”周正勋又拿了一块钱给他，车夫笑逐颜开的收着，拉着空车去了。

周正勋非常得意，也不回民兴馆，就在牛乳店胡乱看了两点钟的新闻。将近到十点钟，即跑到学堂门首，靠着墙根等候。一会儿隐隐的听得学堂里面铃声响，知道是下课了。探首望学堂的大门内？只见那小姐从里面出来了，左右望了望，不见车子，正要折身进去，周正勋拔地跳了出来，拦住去路，对她行了个礼道：“好容易朝夕等候了小姐一个多月，今日才等着。小姐何必这样表示拒绝？我爱小姐，原非恶意，小姐怎忍心除掉我的学籍，致我名誉上大受损失？小姐自己问心，我当日有什么对小姐不住的地方？我虽受了小姐的苦，我心中终不相信，像小姐这样慈善相貌的人，会存心害我。所以这条心终是不死。就是到小姐府上来，也无非想见小姐一面。若小姐果能回心可怜我，开除学籍是件极平常的事，决不敢抱怨小姐。无奈到府上见小姐不着，后来无日不在目白停车场等候小姐。直等到今日，才悟到小姐必是改了路，走早稻田这边来的，因此来这里等候。不料小姐误会了我的用意，以为我必不存好心，惟恐趋避不及，几乎把我急死。只是我仍不信小姐就嫌我到这地步，拼死也要见小姐一面，问个清楚。只要小姐说一句，我这人是个无赖子，决不可近，我便死心塌地，不敢再转小姐的念头了。我也是个男子，说一句算一句数，就请小姐吩咐罢！”

周正勋一口气说了这一大段，那小姐就想不听，也不能不听。听他说完了，大抵人心都是肉做的，哪有不软之理？况且周正勋本来生得漂亮，兼之修饰得齐整，她自己又不是素来有

三贞九烈之性的，到此时哪能说得出周正勋是个无赖子的话？当下低头一会，忽然望着周正勋笑道：“先生定要问我这话做什么？我又不曾和先生多见面，怎敢乱说！”周正勋见她笑了，越发装出可怜的样子说道：“小姐这样聪明的人，岂有见了人分不出善恶之理？今日幸遇着了小姐，非得小姐吩咐一句不可！小姐的一句话，在他人看了，或者有不遵从的，在我这迷信小姐的人听了，一定奉为金科玉律。不过小姐此刻的一句话，关系我非常之重大，希望小姐不随意说出，我到底是个无赖子不是？是个不可接近的人不是？我朝夕在停车场等候小姐，可等到一个多月，除礼拜而外，每日风雨无阻。这样痴心迷信小姐的人，小姐说可能多见？”那小姐笑道：“先生是这样，我哪里知道？若得了一些儿风信，我也过意不去。我一个人平常得很，先生何必是这样看待我，我却如何敢当！且问先生的意思怎样？”周正勋道：“小姐不说，我如何敢说我的意思？”那小姐笑道：“好！我就说了，先生不是无赖子，是个可以接近的人。”周正勋这才喜笑道：“多谢小姐！我的意思，只要得小姐这句话就满足了。小姐既以我为可接近，我要求和小姐做个朋友，量小姐不会拒绝我。敢请问小姐叫什么名字？”那小姐笑着从腰带里面拿出一个小小的编花名片夹子来，抽了一张递给周正勋。周正勋如获至宝的双手接着，看上面印着“鸟居荣子”四个三号字。旁边两行小字，是她住宅的番地及电话的番号。看了连忙收入袋内。荣子道：“先生没带名片来吗？”周正勋接受荣子名片的时候，本想拿出自己的名片来和她交换。忽一想不好，从我一方面太亲热了，她是个子爵的小姐，身分本有得她拿的，太把我看得没身分了，也不值得。见荣子问起名片，才故意赔笑说道：“该死！我倒忘了。”说着也拿了张名片出来，递给荣子。荣子看了，指着“周”字问道：“

这字是姓么，怎么读法？”周正勋道：“中国人的姓，用日本话读，都是用音读，没有用训读的。”遂将“周正勋”三字念给荣子听。荣子听了笑道：“中国人的姓名发音怎的这般简单？我倒从没听过。”

不知周正勋说出什么来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七十五章

滥情人回心思结局 可怜儿含悲归故乡

话说周正勋见荣子说话丝毫没有羞涩的样子，面上并表示一种很愿意和他要好的神情，心中这一高兴，直从娘胎出世不曾有过第一次。当下便笑说道：“小姐从不认识敝国人，自然听了这样简单发音好笑，其实听惯了也是一样。”荣子点点头将名片纳入袖中，左右望了一望道：“奇怪呀！怎的还不见车夫来接？”周正勋连忙赔笑道：“既承小姐的恩典，不把我当作无赖子，说可以接近。我今日遇见小姐，实不容易，小姐何必急于回府？我此刻住的地方虽说不清雅，不便屈尊，但是这地方是特为小姐才搬到这里来的。小姐若肯降临，我真感激不浅。”荣子听了，低头寻思了一会，斜睨了周正勋一眼笑道：“你住在什么地方？”周正勋道：“此去没有多远。小姐若肯去，只走一会儿就到了。”荣子用手向目白停车场这方面指了一指道：“是这头吗？”周正勋连连应是。荣子便一边举步向目白停车场这头走，一边笑向周正勋道：“我看你这人也太呆了，和我毫无亲故，又不曾经人介绍有点交情，凭空是这样痴心做什么？你这样人我才见过。”周正勋紧跟在后面笑回道：“不是我这样痴心，如何得小姐垂青枉顾？我的痴心只要小姐知道了，便一点儿也不委屈。”二人并肩笑谈着走，没几分钟工夫，便到了民兴馆。

这民兴馆的房屋本来很旧，又住了多年的中国留学生，哪里还像个旅馆呢？楼上楼下几十间客房，没一间里面的壁上不是横七竖八的画了多少字在上面。席子也都烧得黄一块黑一块，还有些泼了许多油汤菜水在上面的。总而言之，污秽不堪罢了。荣子跟着周正勋走进民兴馆，低头一看，简直无可伸足之处。暗想：这人身上如此清洁，怎的会住在这样的馆子里面？这哪里是下宿屋？分明是一个动物园。周正勋回头见荣子皱着眉头，知道她是怕脏的意思，忙低声赔笑说道：“这般不清洁的旅馆，本不应屈尊降临。但是我若不为小姐，也决不住这里。今日既见于小姐的面，下午我就搬家。特意领小姐来看看，不过使小姐见了，知道我这番苦心就是了。”周正勋一边说一边引着进自己的房。周正勋自己的房，却收拾得纤尘不染，陈设也很精致。荣子见了，不住点头笑道：“这房才像是你住的。只是这房虽好，出入的路不好，还是不相宜。”周正勋拿蒲团让荣子坐了。听架上的钟，“当当”打十一下，周正勋忙着叫下女，交待厨房里好生弄几样中国菜。民兴馆房屋虽不好，厨子却很能弄菜，本是从中国料理店出来的。周正勋交待已毕，笑向荣子道：“小姐想必没有吃过中国菜。”荣子笑着点头。二人对坐着，慢慢密谈起来。

吊膀子的学问，周正勋本来有些研究，这日更是聚精会神的巴结。不到几点钟，那同文学院开除学籍之仇竟被他报了。至这仇实系如何报法，一一写出来太嫌繁琐，也没有这些闲笔墨去写它。午后荣子辞了周正勋，得意归家。周正勋真个寻一个货间搬了，从此一星期幽会两三次。

再说张全住的新权馆虽也和民兴馆差不多，只因东条文子住在柏木，彼此容易相见，所以在新权馆能长住下来。他和周正勋是同乡，又素来志同道合，往来甚是密切。周正勋和荣子

的事，张全早就知道。后来张全和荣子认识了，也时常在一块儿玩耍。光阴荏苒，这日是十二月十七，周正勋生日，先一日就约了荣子和张全同往各处游览。不料这日下起雪来，便唤了乘马车，三人坐着往上野公园赏了回雪，到中华第一楼晚餐，却遇了黄文汉。周、张二人送荣子归来，各自归家，以后并无问题发生。张全和文子、周正勋和荣子都无结果，一言表过不提。

且说黄文汉次日早点后，见雪仍是纷纷的下个不已，便懒得出门，就在家中烤火，教下女去顺天堂探望梅子的病势。一会儿回来说道：“梅子小姐昨晚安睡了半夜，今早喝了半盅牛乳，此刻正和她老太太说话。我家太太躺在她家老太太床上睡着了。我没惊醒她，只问了问看护妇是这般说，我就回来了。”

黄文汉点点头，下女退出去。黄文汉心想：圆子这次很替我出了力，她平日虽是讲多夫主义，只是未尝不是因她的原夫靠不住，为境遇所逼。她是个聪明人，恐怕落人褒贬，所以先提出个多夫主义来。使人家听了，以为她的主义如是，就有些出轨范的举动，人家也不会十二分疵议她。自从和我相处以来，并没听她再说过不嫁人的话，可见她以前的什么惟美主义，都是一时客气之谈。我丢她固然不妥，就是这样糊糊涂涂下去，她心里必也是不安，我也似乎对她不住。娶她归国去罢，一时能力又做不到。这事还得和老苏商量，他有帮助我的能力。他昨日问我的话，或者已有这意思。此刻的雪下小了些，我何不去看看他，顺便再探他的口气。想罢，起身更换了衣服，穿了长筒靴，披了斗篷，踏雪到苏仲武家来。

苏仲武因昨夜自杀不遂，满腔悲愤之气，在被卧里翻来覆去，一夜不曾睡好，此刻还睡着没起来。黄文汉进房见黑洞洞的，窗户的板门还紧紧的关着。喊了两声“老苏”，苏仲武从

被卧里答应。黄文汉开了窗户，见桌上酒瓶茶碗，纸墨笔砚，横七竖八的堆着，衣服也东丢一件，西撂一件。房中乱糟糟，一点秩序也没有，苏仲武在被卧里拳作一团，不禁叹道：“你是个极爱精致的人，事一不遂心，便也随便到这样！”苏仲武一边坐起来揉眼睛，一边答道：“我哪里还有精神收拾东西？这种日月我简直不能往下再过！”说着披衣起来。黄文汉卸下斗篷，替苏仲武卷了被卧。苏仲武问道：“你今日去看过她没有？”黄文汉说：“看过了。”就将下女的话说给苏仲武听。苏仲武也叹道：“横竖不是我的人了，我问她做什么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既知道是这般想，为什么又说这日月难过？你从前不是一个人过惯了的吗？”苏仲武道：“你问我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种什么心理。此刻又觉着明白，一时糊涂起来，恨不得立刻就化成灰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我早说过了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你和梅子应该没有夫妻的缘分，才得是这样七差八错的。我写信骗春子来，原要和她直截了当开谈判的。谁知她到的第二日，梅子就害起病来。害病不已，继之以吐血，吐血不已，继之以小产。你说我还有开口的余地吗？事情已到了这个样子，纵有回天之力，也是枉然。于今是只求梅子不死，我们可轻一层干系，不然只怕还有唇舌在后面。怕虽不怕她，但是良心上总有些过不去。”苏仲武道：“我此刻的心理，倒很愿意她死。死了倒可以全她的节。那生田竹太郎从前和她本议过婚的。她父亲本待许可，因她母亲和她父亲别气，有意为难，说要等她到二十岁才嫁，因此将这门亲事搁起来。听她自己的口气，生田竹太郎还生得很美，她自己没有不愿意嫁他的心思。她的病若好了，回爱知县去，一定不到几个月就要过门。过门之后，不待说，她脑子里连我的影子都没有了。”黄文汉道：“她平日和你说过生田竹太郎的事吗？”苏仲武道：“这话很

久了。还是在日光小西屋旅馆的时候，和我说她母亲的性格，无意中说出来的。说了之后，登时一副脸通红。我当时并不介意，昨晚将我和她前前后后的事想起来，才恍然大悟。凡事都有前定，是一点儿不错的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你且去洗了脸，吃点东西，我们再来说话。”苏仲武拿着沐具洗脸去了。房主人送了火种进来，生了火炉，黄文汉起身让他扫了房子。苏仲武已洗了脸进来，一面吃早点，一面和黄文汉闲谈。黄文汉说起娶圆子的话，苏仲武非常赞成，并承诺借一千块钱给黄文汉，为将来归国用度。黄文汉自是感谢不尽。

过了几日，黄文汉和苏仲武都不曾去顺天堂，梅子的病竟好了十之五六。不过因元气亏损狠了，一时难于脱体。圆子日夜在旁照拂，真是衣不解带，差不多两个月下来，也弄得容颜憔悴，大不如前了。春子虽很不满意圆子，不该引坏了她女儿，但是见圆子这样贴心伺候，心中也实在感激，细细盘问梅子和苏仲武的情形。圆子知道梅子已与生田竹太郎有了成议，夸张苏仲武和梅子的情好也无用，便不肯直说。又过了两日，这日是十二月二十五了。梅子的父亲加藤勇因要过年了，春子母女还不曾回家，想是梅子病势沉重，自己放心不下，赶到东京来看。圆子看加藤勇年龄虽在四十开外，容颜却只能看到三十来岁，和春子实是一对相当的夫妇。春子和圆子介绍了，加藤勇问了问梅子的病，见已能起坐了，也就放了心。回头向圆子问：“中村先生如何不见？”圆子此时心中惟恐春子写信回家的时候，将这些事都告诉了加藤勇。见加藤勇来了，心中未免有些着慌。听他问中村先生，正不好怎生回答，春子已抢着答道：“中村先生每日在这里看病，今日已经来过了。他们两夫妇为这小丫头的病，都差不多也拖病了。”加藤勇听了，连忙笑着对圆子鞠躬道谢。圆子回礼不迭，心想：春子为人的脾气真怪，

怎的到这时候还帮着我和他说话？这真教我想不到。只见加藤勇说道：‘今日二十五，只几天就要过年了。梅子的病既能起坐不吃力了，就可以勉强回爱知县去调养。我因怕你们路上没人照应，特地来接。明后日就动身回去罢！家中也还有些事情要料理，不能再迟了。’春子道：“我一个人正在这里着急。你来了还有什么话说！决定明日动身就是。小丫头的病横竖不是一时得完全好的，回去好好的调养便了。”加藤勇点头道：“中村先生府上在哪里？我得亲去请安道谢。”春子道：“他有事。不在家的日子多，去也会不着。着人去通知他一声便了。”加藤勇笑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？萍水相逢，承他是这般看待，我的礼数太简单了怎对得住？”圆子赔笑道：“老伯不用是这般客气，承伯母看得我们起，尽力是应该的。只有伺候不周到的地方，还要求老伯、老伯母及妹妹原谅。我也有多日不曾回家了，正想归家望望。他若在家里，教他就来替老伯请安。便不在家，也可着下女去找的。”加藤勇连连谦逊道：“夫人是这般称呼，委实不敢当，以后请改了罢！”圆子也客气了几句，教看护妇去唤乘人力车，自己换了衣服，辞了加藤勇出来，乘车奔到家中。

黄文汉正接了他一个朋友由云南打来的电报，靠火炉坐着，在那里翻译。见圆子回来，放下电报问：“今天怎回来了？”圆子见黄文汉手中拿了张电报，忙问：“是谁打来的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是我一个朋友从云南打来的。还没翻译得出来，不知道为什么事？因为是官电，不要他自己出钱的，铺张了一大段的空文章。等我翻出来，看是为什么事。”说着又拿起电报翻译。一会儿译完了，笑向圆子道：“打电报给我这个朋友姓周，在云南都督府里面当参谋，打电报来叫我去帮忙。电报里面述云南独立后的情形很好，没有别的事。”圆子道：“你朋

友既打电报给你，你是一定要去的了。”黄文汉道：“这却不一定，且过一会再看。梅子的病怎样？”圆子道：“他父亲来了。”圆子接着将今日病院里的情形，并加藤勇和春子的谈话，一一述给黄文汉听。黄文汉点头笑道：“要强的人是这样的。春子若派我们的不是，就先得在她丈夫跟前认错。她和她丈夫素来不十分和睦的，如何肯给错处把她丈夫拿着，使她丈夫好埋怨她？并且春子平日很娇惯梅子，不受加藤勇管束。于今出了这种花样，说出来，更是自己打自己的嘴。只要敷衍得过去，便敷衍过去了事。春子何等聪明的人，岂肯攀下石头来压自己的脚？我倒得立刻去看他，今晚还得饯行才好。”圆子听了黄文汉的话，方知道春子的用意，暗暗佩服春子，更佩服黄文汉有见识。当下黄文汉收了电报纸，教圆子拿了套新冬服出来更换了。圆子问：“要买东西送他们么？”黄文汉想了想摇头道：“可以不必，我们和他们以后决不会再有来往。他们客客气气走了就完事，何必送什么东西？送少了拿不出手，多送犯不着，嘴上说一句就够了。老苏不必说给他听，等他们动身之后，再告诉他不迟。他若知道了，必抵死要去送行。旁的不打紧，梅子的性情痴得可怕，倘若在火车站又闹出什么花样来，岂不教春子为难吗？”圆子连连点头道是。黄文汉遂同圆子仍到顺天堂来。和加藤勇见面之下，少不得二人都有些客气话说。

梅子见黄文汉和圆子来了，不见苏仲武同来，悄悄的拉圆子到床前问：“怎的不见他同来？”圆子哄她道：“他说此刻不便来。明日到火车站来送行，好背着人和你说话。”梅子便不做声了。黄文汉说要请加藤勇去精养轩晚餐，加藤力辞不肯去。春子也在旁边说了许多道谢不敢当的话。黄文汉见他们决意不肯去，也就不勉强。当下随意谈了一会，黄文汉告辞归家。这晚加藤去旅馆里歇宿，圆子和梅子谈到更深才息。次日，加

藤来付清了医药费，圆子帮着收拾行李。黄文汉也将春子来时寄存他家的行李搬了来。梅子一早起来，梳洗完毕，略略用了些早点。一行人乘人力车到火车站，搭九点五十分钟的火车。梅子到火车站，东张西望的找苏仲武。此时苏仲武还在家中做梦，火车站上哪里去找苏仲武的影子？梅子张望了一会，又悄悄的问圆子：“怎的不见他来？”圆子仍哄着她道：“你放心上去坐着，一会儿就来了。”他们到车站时，已是九点四十分了。十分钟的光景，有何难过？只大家说了几句客气话，那汽笛就呜呜的叫起来。梅子看苏仲武还不来，望着圆子流泪。想要问，又当着父母不敢开口。圆子天性本来很厚，和梅子又相处了这么久，一旦是这样的分手，以后还不知何年何日可以重见，如何不伤感？不过恐怕现出伤感的样子来，使梅子看了更加着急，特意装出和平常一样，笑逐颜开的谈话。见梅子忽然泪流不止，自己也忍不住落下泪来。幸开车的时刻已到，机声轧轧，笛韵呜呜，一转眼间，那火车如离弦之箭，载着梅子去了。圆子和黄文汉站着望那火车去得远远的，连烟都看不见于，才叹息回家。梅子回到爱知县，过了年，将养了几个月，病已全好了。第二年四月间，和生田竹太郎结了婚，夫妻甚是相得。此是题外之文，与本书无涉，不过说出来，以见爱情是个靠不住的东西。为这东西颠倒，决没有好处。看官们若自以为是多情种子，不以在下的话为然，就请各位自己看自己所遇。将来的结果何如，便知在下这句“爱情是个靠不住的东西”的话，不是随意说出来的。

闲话少说。当日黄文汉和圆子回到家中，二人很太息了梅子一会。黄文汉问圆子：“同去看苏仲武不？”圆子笑道：“去看看他也好，看他听了梅子已去的话，怎生说法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我看他没有什么说法。他二人离开已经两个月了，也

淡了许多了。你看梅子今日的情形，就可推测他没什么话说。若在两个月前，只怕梅子死也不肯一个人上车回去。今日也不过流一两点泪罢了！”圆子道：“梅子也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昨夜和我说得哭了几次，她说到死也不会忘记苏仲武待她的好处。并托我好生安慰老苏，教老苏不要着急，她到爱知县就写信来。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梅子的心是干净不过的，谁也知道。不过性情没定的人，一见了生田竹太郎的面，只怕连写信的工夫都没有了。她既去了，我们且不必管她。差不多十一点钟了，吃了午餐，再去看老苏不迟。”圆子答应了，入厨房帮着下女弄饭。夫妻二人午餐已毕，便到苏仲武家来。

不知会着苏仲武如何说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七十六章

吴监督演说发奇谈 杨长子雅游预定约

话说黄文汉和圆子行到苏仲武家门首，见门外已有一双皮靴在那里。圆子道：“他家有客，我们不要进去罢！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他的客我差不多都认识，进去不妨事。”黄文汉旋说旋推开大门跨进去，呼着老苏道：“你房里有客么？”即听得苏仲武在里面答道：“请进来坐！客也不是外人，杨长子是你认识的！”黄文汉脱了木屐，让圆子也脱下草履，一同进里面来。苏仲武迎到房门口，见圆子也跟了来，吃了一吓，暗想：她伺候梅子的病，怎得出来？莫是梅子的病已经好了？他二人同来，必有原故。黄文汉和圆子早看见苏仲武踌躇的样子，只是都不作理会。进房见一个穿商船学校制服的学生，靠窗坐着，笑嘻嘻的望了黄文汉二人。黄文汉认得他是个湖南人，姓杨，名玉。因为他生得身長六尺有零，都叫他做杨长子。为人甚是和蔼，说得一口好日本话。到日本也有了十来年，都是老留学生，所以和黄文汉彼此认识。当下见了礼，苏仲武替圆子介绍了，也对行了礼。黄文汉笑问杨长子道：“杨样(样者，先生之意，日本人普通称呼皆着样字于姓或名之下)，贵学校不是已经毕了业吗！”杨长子点头道：“上半年就毕了业，远洋练习了几个月，昨日才回来。”黄文汉道：“远洋练习之后，还有功课没有？”杨长子道：“远洋练习之后，商船学生的资格

算完备了。”黄文汉道：“然则你就要回中国去了？”杨长子笑道：“此刻回中国去干什么？中国的海军许外省人插足进去吗？除福建人而外，就只广东、浙江两省人，勉强可以在里面混碗饭吃，外省人只有当水兵的资格。”黄文汉道：“袁世凯做总统，刘冠雄当海军总长，你们这一派人自然是用不着。”杨长子连连摇头道：“不相干，不相干！任是谁人做总统，谁人当海军总长，也用不着我们。我们也犯不着和他们去抢饭吃！黄样，你不知道福建人在海军里面的势力，真要算是根深蒂固。福建人的性格最顾同乡，比广东、浙江人还要厉害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顾同乡的心，就是贵省也不弱！”杨长子道：“不然，黄样你看错了。我湖南人爱湖南，完全是爱顾桑梓的意思，绝没有为本省人争位置、争地盘的事。福建人则不然。假使袁世凯因为筹备做皇帝的原故，不得不拿福建一省送与某国人做交换的条件，只要袁世凯预先下一道上谕，说‘凡福建人的位置、地盘一点也不受损失’，我看福建人决没有出来反对的。就有几个关怀桑梓的想出来说几句话，只要袁世凯对他吼一声，他就要吓得屁滚尿流的缩入马尾江去了！黄样，你和福建人接近得少，不知道世界上最没有用的东西就是福建人。福建人无论男女、老少、贵贱，一个个都是胆小如鼠，鄙吝便鄙吝到极处。要说他是舍不得钱罢，嫖、赌、吸鸦片烟他又舍得！你将来回国的时候，无意中去调查调查，海军里面的福建人有几个不吸鸦片烟？我和他们往来，看了真伤心。一个个都吸得鸠形鹄面，骨瘦如柴。一声命令下来，要开往别处，他们就慌了，赶不及打烟泡、配药丸，预备挡瘾。他们知道海军是个什么东西？第二舰队楚豫船上的副船主和我认识，我故意问他：‘中国的海军总吨数有多少？’他一时慌了手脚，想了半日，想不起来。吞吞吐吐的答道：‘这个，我倒没有调查，大抵尽有好多千吨。

‘你看这句‘尽有好多千吨’的话，是人说的吗！’说得黄文汉大笑起来，连苏仲武也笑了。

杨长子接着说道：“好在中国于今也用不着海军，就由这些浑蛋去闹也没要紧。只是将来若想将海军整理，不将福建人的根株铲尽，也莫想有整理的日子！今日已经说到这上面来了，索性再说桩笑话给你们听听。这件事，我今日说起来好笑，当日实在是连哭都哭不了。今年三月里，我那一班学生毕业，在学校里行毕业式。那日天皇、海军大臣都来了，来宾大小官员，足有几百。行过毕业式，天皇及海军大臣先走了，校长便出来演说。无非说了些希望我们班学生远洋练习后归国，都做一番事业。并希望我们都抱定一个中日亲善的主义，以维持东亚和平，方不负我们苦心来求学、他们热心教育的意思。这都是他们日本人当校长对中国学生应有的话，堂堂皇皇的说了。校长说了之后，我们中国的海陆军学生监督当然出来致谢。这位监督吴先生，知道轮到他头上来了，便摇摇摆摆的走了上来。你说他穿了身什么衣服？”黄文汉道：“这样大典，自然是穿大礼服呢！”杨长子笑道：“他若是穿大礼服，我倒不问你了。他穿一件银灰散花摹本棉袍，一件天青团花摹本棉马褂，足登粉底朝靴，头戴瓜皮小帽。”黄文汉不等他说完，用手拍着腿子说道：“该死，该死！他如何是这样打扮？”杨长子笑道：“这样打扮没要紧，横竖日本人不大懂得中国的服制，就说这样是礼服也使得。还有该死的在后面，你听罢。他一上台，原定了的一个翻译，就是我这班的同学，知道他演说必要丢丑，临时装肚痛辞职。没法，另找别人。偏偏我班里能用日本话演说的，除了他，就只我还可以勉强敷衍。他既辞了职，一个个都望着我。我如何敢上去丢这个丑！这位监督先生见没有翻译，就想告退。我实在急得没有法子，只得硬着头皮上去。

可怜我这一次翻译，敢说是人生未有之苦被我尝着了。我一出席走上去，这位监督先生便走到演坛中间，端端正正站了，伸起右手往头上将瓜皮小帽一把抓了下来，放在演坛上，鞠躬行了个礼。学生中就有要笑的，我连连使眼色，他们才没笑出来。行礼之后，便悠悠的叹了声气。他这声气叹了不打紧，日本的来宾、中国的学生、本校的教职员，上下差不多一千人，一个个都听了这叹声发怔。直急得我在上面恨不得立刻死了，不在这里受罪。登时翻悔不该平日好和人说日本话，今日来自讨这般苦吃。”

黄文汉笑道：“他叹气之后，演说些什么？”杨长子笑道：“他叹气之后，咳了两声嗽，说道：‘好啊！你们今日要毕业了！只是你们虽然毕了业，于我却没有什么好处。何以哩？你们要去远洋练习，一个月还是得问我要几十块钱，我算是个替你们管钱的人，所以说没有什么好处。不过我今日因你们毕业，有句话要奉劝你们。银钱这东西呀，是个不容易到手的东西。你们看此刻的中国多穷！向外国借钱要呕多少气？有抵押品，他们还要挑精选肥。幸而好借款成立，已签了字，交起款来，又要七折八扣九五兑。吃种种的亏，受种种的盘剥，才能够到手。这钱是中国政府里借的呀！他们交款，自然也交到中国政府呀！我们在日本，不仍是没钱用吗？这又要从银行里汇兑过来，又要吃许多汇水的亏，你们才有钱使。你们看银钱这东西可是个容易到手的东西？银钱既这般难到手，使用起来，就应该如何珍重才是。而银钱到你们手里，便如泥沙一般，一个月七八十块钱，还只听说不够。所以我要奉劝你们一句话，你们要挥霍，我也不管，只是劝你们在归国以后自己赚了钱，再去挥霍。此刻的钱，谨慎点使用罢！莫只管向我催逼。我的话就是这样。’说完，抓起瓜皮帽往头上一套，弯了弯腰下台

去了。黄样，你看这种演说教我翻译，不是要我的命吗？”

黄文汉笑道：“你照样翻了出来吗？”杨长子笑道：“这种演说，若照样翻了出来，连中国人祖宗三代的脸都丢尽了。他说一句，我改一句。我又毫没有预备，没一点钟工夫，我急得身上的汗，透湿了几层里衣。我一下来，就有个日本人，姓关原的，他曾在中国多年，很懂得中国话。走过来拍着我的肩笑道：‘今日很亏了足下！’我起初没留神，不知关原来了，见面又听他是这般说，更丑得我没法站。”黄文汉问道：“这海陆军监督，不是前年为吸鸦片烟被日本警察拿着了的吗？”杨长子连连点头道：“就是他！此刻已经撤任回国去了。”黄文汉笑了一笑，问杨长子：“不回国，还是在日本留学吗？”杨长子道：“且过了今年再看。来正或去云南也未可知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我昨日正接了云南的电报，说独立后局面很好，我正打算去，你要去我们一块儿同去可好？”杨长子道：“使得！到那时再看。中国的政局是一日百变，拿不准的。我今日到这里来，想邀苏君去江东梅园看梅花。若三位有兴致，同去不好吗！”黄文汉道：“此刻江东梅园的梅花还没到盛开的时候，只怕没有大味儿，并且今日时候也不早了。”杨长子道：“我原不是约今日，是预约来正初二三，做新年的消遣。”黄文汉道：“好极了，我们一定去。今日约好，到时在什么地方取齐？”苏仲武道：“还是在这里取齐罢！日期就一定初二日午前八时。下雪不要紧，若是大雨，就顺延下去。”杨长子和黄文汉都应是。杨长子先告辞去了。苏仲武巴不得杨长子走了，好问黄文汉的话，所以并不挽留。黄文汉也同送到门口。

苏仲武回房问道：“怎的你们两位今日一同来了？她已退了院么？”黄文汉道：“她不特退了院，此刻已走了几百里路了！”苏仲武惊道：“她已走了吗？哄我的罢！她的病哪好得

这般快！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谁哄你！她几日不见你的面，病就一日一日的好起来。昨日她父亲来接，今日坐九点五十分钟的火车走了。我和她送到火车站，回家吃了午饭，就到你这里来。”

“苏仲武听了，眼眶儿一红道：“她临行时，你们怎的也不给我个信？”黄文汉道：“这样无可奈何的时候，给信你怎的？她父亲又在旁边，何必再使她们母女为难？你就知道了，去送送行，也不过多糟蹋几点眼泪，于事情是有害无利。不给信你，就是这个原因。”苏仲武长叹一声道：“她说了些什么没有？”

“黄文汉向圆子道：“昨晚梅子对你说了什么，你说给他听罢！”

“苏仲武翻着眼睛望了圆子道：“请你巨细不遗的说给我听，这是她最后的话，一句一句都可以做后来的纪念。”圆子笑了笑说道：“她教我对你说，她的心思原是不能离开你的，无奈她母亲不肯体恤她，不能由她做主。她说这话早就和你说过，要她母亲肯将她嫁给外国人，是万分做不到的事。就是为你死了，她母亲的心固执得很，想她回头是不行的。没法只得负你，教你以后只当她死了，不要惦记她。她希望你归国娶一房好妻室，比她强十倍的，小心伺候你。她虽在爱知县另嫁了人，也是这般朝夕替你做祷告。她的话就是这样，我并没有遗漏。哦！她还说了到爱知县，写信给你。”

苏仲武听圆子说完，起先还觉着伤感，后来一想：她的心竟是已向着那边去了，这些不关痛痒的话，说了做什么？她难道不知相思之苦，不是言语可以慰藉得了的吗？我就得着她一封信，也不过多添我几点钟的烦恼。苏仲武是这般一想，只觉得心中异常愤懑，当下也没有话回出来。默坐了一会，忽问黄文汉：“去云南可是已经决定？”黄文汉听了，望了圆子一望说道：“朋友打电报来，招我去的意思是殷勤，只是我当如何去法，实在委决不下。圆子的心思，固然是想嫁我。我也因她

待我不错，不忍使她再去营那皮肉生涯，两下都有不可离开的心思。只是我的境遇，是不能由我做主的。虽承你的情，答应助我一千块钱，也要你回国以后才能给我。我到云南去，一个人的路费就得二百元，还不算富裕。若带她同去，手中要有五百块钱才敢动身。姑无论一时没有这宗巨款，就有这么多钱，于今云南的局面，是没有定的，全靠大家拼死拼活的去干。这是一种革命事业，人家都是单人独马，我一个人带着家眷，又是个日本人，难免不招物议。我虽是个素来不管人家议论的人，但是那是不打算做事的时候的心理。既打算做事，名誉是最要紧的。我从来是疏脱不过的性质，十分知道我的人罢了，不十分知道我的人，没有不说我这人过于放荡，不堪任事的。我一旦出去干事，恐惧修省的还怕有人说我的坏话。再带着一房日本家眷去革命，无论知与不知的人，都有话说了，还有紧要的事给我干吗？人家哪里知道我这日本家眷，是我一个顶好的助手哩！我一个人去，将她丢在日本罢，不是我舍不得她，也不是她舍不得我。我和你自家兄弟一样，说给你不要紧。年轻的女人离开了丈夫，总有些不妥。她们日本女人把和男人睡觉这桩事本看得不算什么，她又是嬉戏惯了的。我不打算娶她做女人罢了，既打算娶她做女人，这件事却是不能由她自由的。”

苏仲武道：“她和你感情好，又是司空见惯的人，你就不在跟前，我想她决不会有不好的事干出来，这一层你倒可以放心。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不然！感情哪里靠得住？我在这里，她和我自然感情好。我不在这里，她又可以和旁人感情好的。我当面问址她，她说不敢说欺我的话，自己实在没有把握。她说这种事是一时的动机，不能预计的，任是谁人也没有把握。”苏仲武望了圆子一眼，忍不住笑道：“然则你去了，她硬非偷人不可？她自己都信自己不过，难道教你终日守着她吗？她

这话是怕你离开她，特意是这般说了恐吓你的。”黄文汉笑着摇头道：“不是！我和她并没说过嫁娶的话。我走了，她自然跟旁人，何必说这话来恐吓我？她对我从不说假话。这种话，在旁的女人决不肯说。她说这话，未必就有这种心不过她照着她自己的性质是这样罢了。只是她就不说，我也不便将她一个人丢在日本。这事情所以很难处。”苏仲武也低头踌躇，没有好办法。黄文汉和圆子坐了一会，告辞归家晚膳。

此时各学校都放了寒假，大家忙着过年。中国的袁世凯定了期明年正月初一日做皇帝，改了国号为“中华帝国”，改了年号为“洪宪”元年。在日本的留学生和亡命客都愤慨得了不得，没有什么兴致来闹元旦。元旦已过，第二日便是杨长子和苏仲武、黄文汉约了去江东梅园看梅的日子。虽也一般的没有多大的兴致，但是已经约好了，都存着不肯爽约的心思。所以不前不后的，三人都在八点钟左右到了苏仲武家。可喜这日天气晴朗，圆子装饰得非常齐整。杨长子虽在日本多年，也看不出她是曾当过淫卖妇的。黄文汉向杨长子道：“你不是说去江东梅园看梅花吗？”杨长子点头道：“是呀！”黄文汉道：“江东梅园在南葛饰郡，舟车都不便，须得走许多的路。并且听说那里都是白梅花，不大好看。依我的意思，不如去看蒲田的梅林。那里红梅花多，都是很多年的老树。来去也很容易，坐京滨电车，到蒲田下车，走不到半里路就是梅林了。不知道你和老苏的意思怎样？”苏仲武道：“我是极赞成去蒲田的，因为我不想多走路。”杨长子道：“既你们都愿去蒲田，就去蒲田也使得。黄样的奥样想必也是不愿多走路的。”苏仲武遂更换衣服，四人一同出来，坐电车到品川，乘坐京滨电车，往蒲田发进。几分钟的时间，便到了蒲田。黄文汉当先引路，途中

已有许多往梅林的游客。男女老少都是穿戴得新簇簇的，一个个春风满面，活现出一种太平景象来。黄文汉看了，悬想自己国内今日的景况，不由得心中羡慕不已。

不知他们游梅林，有甚可纪之事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七十七章

睹物思人苏仲武作诗 逢场做戏杨长子吊膀

话说黄文汉等跟着三五游人，慢慢的向梅林走去。不一会便见一片很大的生垣，包围着一块数十亩大的地。里面高高矮矮的茅亭，望去宛如一个小小的村落。绕生垣尽是数百十年的老梅树，也有已开放的梅花，也有未开放的梅萼。杨长子笑向黄文汉道：“想必就是梅林了！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我却也没有来过，大约蒲田没有两个这般的所在。”二人说话时，已行到园门口。看那门楣上挂着“挹爽园”三个字的木牌。门外设了个卖门票的小桌子，坐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子，打扮得艳丽非常，手中拿着门票，与游人交易。杨长子笑道：“这里用个小女孩卖门票，相宜得很。若换一个男子，或是一个老婆子，便不能引起游人的兴致了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最是日本人会揣摩人家的心理，任是什么游戏场、商场，都是选了这一类的小女子当招待，以引来人的兴致。‘卖淫国’的名目就是从这里来的。不然，日本女人卖淫，何尝与他国特别？”

杨长子笑嘻嘻的向那女子买票。那女子见杨长子比旁人特别的高，衣服固是穿得齐整，容貌又生得漂亮，望着自己笑逐颜开的，不由得也望着杨长子笑靥微开，秋波送盼。杨长子拿出一块钱的钞票来，要买四张票。那女子抽开桌子的抽屉，看了一眼笑道：“没有这多钱找。票只要五分钱一张，先生没有

两角钱的小角子吗？”苏仲武在旁看了，正想拿钱出来，黄文汉对他使眼色，苏仲武便缩了手。杨长子对小女子道：“我身边再没有零碎钱了。你不信，我拿钱包给你看。”说着从洋服袋里，拿出一个鳄鱼皮的钱夹包来，打开拿出一叠钞票，用指头撑开钱包，送给小女子看。小女子也忘了形，真个伸起脖子来看。杨长子故意抖得钱夹包里：面当啷当啷的响。小女子笑道：“里面响的不是小角子吗？”杨长子笑着掏了出来，送到小女子眼前道：“这也是小角子，只是颜色不对。”小女子一看，乃是几个金镑。这小女子平生看这样东西看得最少，伸手拿一个在手里，翻来覆去的看了几遍，仍纳入杨长子手中，望着那一块钱的钞票出神。黄文汉从旁笑道：“你真个没得找吗？”小女子翻着眼睛望了黄文汉道：“我这里面只有五角钱，还要差三角钱，请你们在这里等等，我进去拿三角钱就束束好吗！”杨长子笑道：“你且拿四张票给我，出园的时候，你再找钱给我。”黄文汉道：“好极了，我们就进去罢！”小女子一想也有理，便收了那一元的钞票，撕了四张门票给杨长子，四人才一同走入园门。

苏仲武向杨长子道：“那小女子生得并不出色，你为什么那样赏识她！”杨长子笑道：“我何尝赏识她？不过我们到这里来原是寻开心的。像这样乡僻所在，有这样的女子，就要算是很难得的了，我是个心无所属的人，所谓见似人者而喜耳！”黄文汉问杨长子道：“你的亲事定妥了没有？”杨长子摇头道：“哪有相当的？近来说合的实在不少，并不是我的选择太苛，要想在女留学生中择配，但是女留学生中，像我这种旧式脑筋，合式的正少。我同乡姓贺的，有首词填得最好，恰合我的情境。我念给你听：‘人人都道相思苦。侬不相思，也没相思侣！苦到孤怀无定所，看来还是相思愈。天若怜侬天应许，’

依愿相思，可有相思女？倘得相思恩赐与，相思到死无他语。

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这词真好，意思新颖极了。这枝笔也灵活到极处，一句一转，倒是个绝顶聪明人做的。”杨长子笑道：“我于今正是想害相思，没处害起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也是你的眼界太高，不是果真没有对手。”

四人旋说旋游览。就中惟有苏仲武，听了相思词，也看了满园的梅树，触发了他的相思病，不住的唉声叹气。时而抬头望望树头的梅花，时而低头想想他爱知县的梅子，真是说不尽梅子酸心柳皱眉！黄文汉和圆子知道苏仲武触物伤怀，想用言词来安慰他。苦于说出来的话，都是些隔靴搔痒的，不得劲儿。杨长子道：“有花不可以无酒。我虽不善饮，也不可不可不喝几杯应应景。”说时用手指着前面的茅亭道：“那便是卖酒的所在，我们且去喝几杯罢！”苏仲武听了拍手道：“我正想痛饮。”四人遂绕到茅亭。见茅亭里面并无桌椅，就是几张短榻。一个榻上铺着两个蒲团，一个小火钵。当垆坐着一个女子，年龄也只十五六岁，涂脂傅粉，活装出一个美人的模样来。苏仲武望了一眼，掉脸转来叹了一口气。黄文汉笑问：“怎么？”苏仲武道：“要是我那个人同来了，她们这些夜叉真要羞死！你看她那双眼睛眶子，用黄线绣了边似的，也一溜一溜的望人哩！”黄文汉看了那女子一看笑道：“‘曾经沧海难为水’，我看也不觉得怎么奇丑。那眼眶黄不相干，粉没有打得匀，显出本色来，是那么黄色。若教会化妆的替她妆扮起来，也还过得去。”杨长子大笑道：“老黄你这话太挖苦了。充子之说，世界上没有丑女人了。”黄文汉笑了一笑。

四人分榻坐下，苏仲武和杨长子共一榻。黄文汉向下女道：“你们这里有什么下酒的东西没有？拣好的弄几样菜。”下女说：“有鸡，有鸽肉。”黄文汉教每样烧两盘来，打了一升正

宗酒，四人笑谈着喝起来。下女于两榻之间来回斟酒。杨长子喝了几杯，已有醉意，笑向苏仲武道：“值此佳节，有花有酒，安可无诗？我已有了一首，念给你听，你也得做一首陪陪我。老黄素不喜此道，不必勉强他。”黄文汉隔座听了，起身走过这边来笑道：“你有了什么诗？我本素不喜此道，你就是素喜此道的，若念出来不好，可不要怪我这不喜此道的笑话！”杨长子笑道：“你是这样说，我倒不敢念出来了。”苏仲武道：“你只顾念，不要管他！他横竖不懂得。三拳两脚，我们就弄他不过，若是五言八韵，他无论如何得让我们一着。”杨长子笑着念道：

辜负空山是此花，年年琴剑指天涯。
岂怜海外无家苦，特着红妆慰岁华。

黄文汉听了笑道：“你这诗到底是咏人，还是咏物？不好，不好。”苏仲武笑道：“你哪里知道，他这诗做得很好。他学龚定庵有功夫的！”杨长子笑着摇头道：“我学什么龚定庵？龚定庵的诗岂是我这种浅学之士所能摩拟？我常说龚定庵能化腐朽为神奇。他的脑筋如一个大锅垆，将十三经、二十四史放在里面，锻炼出来。为诗为文，随心所欲，无不如意。哪里像近年来的诗家，读了几部诗集子，专一揣摩风气，胡乱凑几句不关痛痒的话，便说是诗，像樊樊山、易实甫他们一样。我比他们的诗，是一碗飘汤肉。看去也像有一碗，细嚼起来实在经不了几口，就完了事。这都是少读书、气太薄的原故！”苏仲武点头道：“我也嫌他们的东西太小巧。不过我的意思，论诗、论文，都关着国家的气数，以为非人力所能勉强。”杨长子道：“风尚所趋，实有关系，不然也没有初唐、盛唐、中唐、

晚唐之辨了。但是我们肚子里有多少诗料？何必认真来论诗？人家论过了的，我们用不着再论。没有论过的，我们也论不出来。算了罢，你也诌几句，来应应景。我们不是作诗，只当是唱山歌罢了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这话很对。若说是作诗，就是我这与诗素昧生平的，也不承认你这个就是诗。”苏仲武笑道：“他作诗原不要你承认，你过那边去喝你的酒，等我思索思索，也诌几句出来，看是如何？”黄文汉笑着走到自己榻上，和圆子对饮去了。

苏仲武皱了会眉，忽然流下泪来+杨长子正端着酒要喝，见了苏仲武落泪，连忙放下酒杯问道：“你作诗怎的做起哭出来了？做不出没要紧，何必急得流泪。”苏仲武用手巾揩了眼泪，摇头叹了口气说道：“伤心人别有怀抱，我已有了四句，也不知道是咏人咏物，念给你听罢！”说完，念道：

人见梅花笑，我见梅花哭。
空有岁寒心，却共春零落。

杨长子听了拍案道：“好诗，好诗！虽出了韵，不要紧。我贺你一杯酒，不要伤感了。”黄文汉又从隔座听了，跑了过来，要苏仲武念给他听。苏仲武又念了一遍。黄文汉点头笑道：“唱山歌本不妨出韵。后面两句倒应景，不是你做不出。我也要贺你一杯。”于是三人各喝了一杯酒。苏仲武不住的将那“空有岁寒心，却共春零落”两句诗，慢吟低唱。杨长子不知就里，举起酒笑向苏仲武道：“何必作无病之呻？你说要痛饮，我们便大家痛饮一回罢！”苏仲武道：“好！”遂你一杯我一杯。下女忙着斟酒，一阵儿一升酒饮完了。苏仲武叫再拿一升来。黄文汉怕他醉了不好，暗暗的教下女只再加两合。两合酒

饮完，黄文汉即抢着回了帐。杨长子不依道：“我邀你们来看梅花，教你来回帐，如何使得！”拿出钱来，定要退回黄文汉。黄文汉哪里肯收？杨长子无法，只得罢了。

四人出了茅亭，苏仲武已是八分醉意，杨长子更是酩酊得很。二人一高一矮，挽着手偏偏倒倒的往前走。黄文汉和圆子二人在后面看了发笑。苏仲武忽指着一株绿萼梅，问杨长子道：“你看这株梅花多好！等我上去摘一枝下来，带回去供养。我今天做了首吊梅花的诗，带了这枝回去，还得祭奠她一番，完我这一点心事。”杨长子道：“赞成，赞成！你看哪一枝好，我摘给你就是。用不着爬上去，撕烂了衣，或是跌一交，太不雅相。”苏仲武抬头看了一会，用手指着向北的一枝道：“你看这枝的花多密！枝干也穿插得好，就是这枝罢！你如何摘得下来？借个梯子来就好。”杨长子道：“他们如何肯借梯子给我们摘他的花？他们靠着这一园花营生的。我们摘了他的，他们看见了，少不得还要罗唆。”说时，黄文汉二人已踱近身边笑道：“你们想摘花带回去吗？他们如何得肯？不要给人家说话罢！”苏仲武道：“他们要说话，我给钱和他买就是了。老杨，你替我摘下来再说！断者不可续，已经摘下来了，难道还教我们接上去不成？”杨长子乘着酒兴笑道：“不错！你看我摘下来你看。”说着脱下帽子，交给苏仲武拿了，举起手杖，伸到向北的那枝梅花梗下，勾住了，用劲往下一拖。只听得“喳咧”一声，那枝梅花已倒垂下来，只有一点树皮，还连着那枝干不断。杨长子收下手杖，伸手踮脚，拈了那枝花，往旁边只轻轻一扯，便扯了下来。苏仲武跌脚道：“可惜掉了几朵！”黄文汉接在手中看道：“它好好的在树上，何必摘了下来！它这花还没开足，摘下来，一会儿就枯了。”苏仲武喜孜孜的抢在手中，翻来覆去的赏玩道：“拿回去好生用水养了，越是

这样没开足的，可以经久。”杨长子接了帽子，往头上歪戴着，仍挽了苏仲武的手，旋说旋往外面走。黄文汉在后面问道：“我们就此归东京去吗？”杨长子回头道：“梅花已经看完了，还有什么可流连的？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也好！十二点钟了，归东京去午餐也使得。”

四人走出挹爽园，那卖门票的女子见苏仲武手中的花，连忙离了座位，拦住说道：“梅花不能拿去！你为什么摘下来？”说着伸手来夺。苏仲武举得高高的笑道：“我出钱和你买。已经摘下来了，还你也无用！”那女子不依道：“没有这道理，里面挂了牌子的，写得明明白白不能摘。你摘下来，就买也不行，你还我罢！”杨长子笑道：“这摘下来的，还你做什么？里面的牌子挂在什么地方，我们怎的没有看见？”那女子道：“进园门没有多远，不是有块四方木牌竖在那里吗？谁教你们不看！”杨长子大笑道：“木牌子又不知道说话，它不喊我们看，我们是来看梅花的，谁去看它？若像你样生得这般比花还好，我们才肯不看花来看你，一块木牌有甚好看？我们如何肯丢了花不看，巴巴的低头去看它呢！你说么？这完全怪不得我们。假若我们进门的时候你就和我说了，我们也决不会摘它。”

那女子见杨长子恭维她比花还好，登时笑起来。瞟了杨长子一眼道：“你们做了没道理的事，还要拿话来打趣我。”杨长子拍着腿子笑道：“我哪里敢打趣你？你确是比花还生得好。你就不记得我们进门的时候向你买门票，舍不得走开吗？”那女子笑道：“你们哪是舍不得走开？没有小角子，等我找钱罢了。”杨长子道：“我哪里是没有小角子？你看我这袋里，不是有小角子吗？”说时从袋中掏出几个小角子来，给那女子看道：“这不是小角子吗？是我因为看你比看花还好，特意借

着要你找钱，好多看你一会的。你不信问他们就知道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的模样实在比花还好。我们哪个身边没有小角子，定要拿出钞票给你找？”那女子笑着低头不好意思，杨长子伸手摸着她的脸道：“你不用找钱了，那八角钱就送给你罢！你送了我这枝梅花，我下次来看花，还在东京带许多化妆品给你。”那女子喜道：“八角钱买一枝梅花太多了，再找六角钱给你罢！”杨长子摇手道：“不用找！八角钱买枝梅花本也太贵，但是从你手里买，我还觉得很便宜，所以说下次带化妆品给你。”

那女子望着杨长子笑道：“你住在东京吗？在哪一区，什么番地？我到东京的时候来看你。”杨长子笑道：“你何时到东京来？此刻新年，东京正热闹。我住在小石川区，地名写给你。你来了一定来我家玩耍，我家里有很多从西洋带来的玩物，都可以送给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，说给我听，我好时时想念你。”

那女子笑着红了脸，半晌说道：“我姓西山，叫玖子。你的地名写给我，你的姓名也要写给我，我才好来会你。”杨长子高兴，从洋服袋中抽出日记本来，用自来水笔就日记本上，先写了“西山玖子”几个字。再看了看园门上书的地名、番地，也记在日本本上，才将自己的姓名、住址另写了一页，撕了下来递给玖子，笑道：“你莫不来，害得我在东京盼望！”玖子接了看着笑道：“我到东京的时候一定来看你。你欢喜梅花，等我去再摘两枝给你，你就在这里等一会儿。”说着收了杨长子的姓名住址，跑向园里去了。黄文汉笑向杨长子道：“你于今可有了相思侣了！”杨长子道：“聊以解嘲，哪里是相思侣？”

黄文汉大笑道：“聊以解馋罢！这种无邪气的女子倒很有趣味，你看她不村不俏的，别有一般风度。”杨长子道：“我不久就要归国去了，再好些也是枉然。不过我看她还伶俐得好，

不像东京那些放荡女子，一团俗气。只是她不见得便去东京，就去东京，也不见得便来找我。不过为想得这枝梅花，瞎恭维她几句，使她高兴。不料她便问起我的姓名住址来。日本女人的性质，恭维她生得美，总是高兴的。果然这顶高帽子卖出去了，她戴上还觉得很合式。”说得苏仲武、黄文汉都笑了。只见玖子一手擎着几枝梅花出来，也有大的，也有小的，也有已开的，也有未开的，也有红的，也有绿的。四人见了，都欢喜争着来接。玖子笑着摇头道：“你们不要争，由我来分派给你们。”说时望着苏仲武道：“你手上有那么一枝大的，没有再分给你了！”苏仲武不依道：“我的是我的！你分给我的，自然有你分给我的好处。你要是这般说，我这枝就不要了，我们四人同来的，有甚厚薄？”玖子道：“等我先分给他们三人，剩下的给你就是了。”苏仲武还待说，玖子已将右手两枝大的送给杨长子道：“你是个长子，给你两枝大的！”杨长子笑着接了，掉过身擎着赏玩去了。玖子将左手分下来，取了一枝绿萼的给圆子。圆子也笑着接了。玖子看自己手中只剩了一枝，便从上面摘下一个小枝儿来，将大的送给黄文汉，举着那小枝儿笑向苏仲武道：“你这人矮小，这小枝儿送给你很配！”苏仲武打着哈哈，对玖子鞠了一躬道：“我从来爱花不嫌小，像你这般小的我正爱！”玖子瞅了苏仲武一眼道：“你真油嘴！依我的性子，不给你才好！”苏仲武又鞠了一躬道：“你不要使性子，我下次来，又带化妆品送你就是了。”玖子笑得红着脸，将梅花递给苏仲武。四人都向玖子道了谢，走向蒲田车站来。上了电车，四人说说笑笑，瞬息又到了东京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七十八章

欠债还钱朱正章失望 挟妓饮酒平十郎开荤

话说黄文汉等从蒲田看了梅花，一行人回东京来。杨长子住在小石川茗荷谷町一个日本人家里。这日本人姓高冈，本来是个陆军大尉，辽阳之战，被俄国人打死了。高冈一生无儿无女，就剩下一个四十来岁的老婆。幸高冈在日还有些存积，除了茗荷谷町这所房子而外，还有千来块钱，留在这老婆手中放高利贷。这老婆名叫安子，生性贪酷异常。因为做留学生的高利贷生意，与白银町的冢本平十郎熟识。于今冢本平十郎因同朱正章父子到江苏讨朱甫全的帐，上了一个很大的当回来，不敢再和，留学生交易了。安子不曾上过当，仍是利令智昏的不肯放手。冢本上的这很大的当，是谁教他上的哩？说出来也好教借高利贷的同志长一点见识。

那年冢本同朱正章父子带着蕙儿跑到江苏无锡县，打听朱甫全并没往别省去。朱钟先教冢本写了封信，打发一个人送到朱甫全家里。信上不待说是写得雷厉风行，若三日之内不交出钱来，便教无锡县拿人。好像无锡县的县知事是他家里的子孙一样。朱甫全接了这封信，当时也不免有些动气。过了会一想：这事情和他拗不过。中国的官府素来是怕外国人的。又有朱正章父子在里面，到无锡县叫几个差，是不费吹灰之力的。我家中这样人家，有差狗子来了，喧传出去，岂不教人笑话！且设

法还了这钱，再来作弄他一下子。他一个日本小鬼到中国来了，还怕想不出害他的法子吗？当下主意打定，即和他妻子商量。他妻子手中本有不少的私蓄。因朱甫全在日本，有了钱便贪玩不肯回来，所以不汇给朱甫全用。朱甫全既在家里，及听说是日本人要教无锡县出来讨债，自然吓得他要多少便拿多少出来。

朱甫全硬敲了他妻子五百块钱的竹杠，带在身边，来见冢本。不待冢本开口，先道了无穷的歉。对朱正章父子也说了许多不安的话，要求冢本酌量减轻些息钱。冢本心想：就告到无锡县，代我追讨，也只能讨得头钱，利息是没有的。来往的川资，虽字据上写得明白，归债务者担负，然不过纸上的一句话。这人连头钱都还不起，哪里还能担负债权者的川资？只要肯一手拿出来，不要我劳神，息钱就减轻一点也是有限的事。便对朱甫全说道：“这息钱是没有减轻的道理，我不向你要求旅费就很对得住了。”朱甫全笑道：“旅费我本应该奉送，并且你到敝处来了，我也得尽一点东道之谊。好在你既来了，也不必急于回国，以后同玩耍的日子还多。我们先将这数目了结，再谈快乐的事。我在中国不像在日本，不特在本地略有微名，就是在上海，知道我的人也不少。你回日本去的时候，我可送你到上海，尽兴快活几天。我此刻原不是吝惜这几个钱利息，不过算起来，利多头少，拿出来觉着心里有些不快活！”冢本点头道：“是这般罢。你的头钱二百元，借去两个月之后你就归国。我曾照两个月计算，头利共二百四十元，已在朱老先生名下，扣除出来。于今既要承你的美意招待，我若一点儿也不肯放松，未免伤了以后的情面。此刻就将这二百四十元按照八分算息，到今日为止。只是我实仍得息上起息，不然我就太吃亏了。”朱甫全听了，懒得多争，便依冢本的，共算出三百二十

多块钱来。朱甫全如数给了，收回了字据。冢本按照二分算息，还给朱正章。朱正章待不依，朱钟解说了几句，朱正章也就罢了。

朱正章一肚皮的愤气，想借着冢本的势力来敲朱甫全的竹杠。至此都烟消火灭，只得又翻转脸来，和朱甫全讲族谊，诉说：“这次到日本，受了许多亏累。而江户川馆的伙食帐，因为朱钟担保，非还了钱不许我父女搬出来。我实在没法，只得行李押在那里，说向你拿了钱再去取回。你这钱得算给我。你兄弟是为你事请假回国的，你的事既了，不久就要到日本去，好教他将这钱带去，将行李取出来。”朱甫全明知道朱正章是谎语，只是因要借着他做帮手来害冢本，不便揭破他，诺诺连声的答应：“这钱是应该还的，九弟(朱钟行九)动身的时候，我一定筹了送给他。”朱正章心中也有些怕靠不住，不过怕逼紧了，朱甫全翻过脸来。冢本的事情已了，措他不住，只得用和平手段套住朱甫全。朱甫全本来和朱钟说得来，这次见面之下，仍是很好。朱甫全便和他商量作弄冢本的法子。朱钟笑道：“要作弄他，无非是引诱他嫖！赌是引诱他不来的。日本人不晓中国的赌法，并且他这小鬼很谨慎，就是肯赌，也输不了他几块钱。只要买通一个婊子，将他灌醉了，糊里糊涂的送个病给他，包管他这一辈子不得好。”朱甫全道：“怎样送个病给他？”朱钟道：“教嫖客害病的法子，稍有些儿阅历的婊子都知道。我们只花几个钱，容易得很！她们婊子对这样一个四五十岁的日本小鬼有什么感情？教她怎么样做她便怎么样做。”朱甫全道：“若冢本不肯嫖怎样哩？”朱钟笑着摇头道：“这小鬼最好色。他同我在游船上，就只管问中国妓女的价钱，并问接不接外国人。到上海的时候，我带他到青莲阁泡了壶茶。他看了那些拉客的野鸡，他喜笑得眼睛没了缝，连骨

头都软了似的。看中了一个十六七岁的，便硬要拉着我同他去住夜。我说上海的野鸡都有梅毒，危险得很，他才不敢纠缠了。我带到么二堂子里，他也看中了一个年轻的，说要住夜。我真是怕他染了病不好，对他说：‘这里也和野鸡差不多。’他还不服道：‘难道上海的婊子都是摆看的吗？这个也有病，那个也有病，照你这样说，简直没人敢在上海嫖了。’我说：‘要嫖还是长三堂子。虽不能说都没病，但是来往的都是中等社会以上的人，比较起来到底安全些。’他听了，便要长三堂子里去嫖。我对他冷笑了声道：‘你带了多少钱，够得上在上海嫖长三？’他问我：‘要多少钱睡一晚？’我说：‘用千把块钱，有没有睡的资格，还是个问题。’他伸了半晌的舌头问道：‘去看看要多少钱？’我说：‘去看看，一个钱都不要。’他觉得诧异，问：‘怎的野鸡么二，去看一回倒要一块钱？’我说：‘就是这不要看钱的贵重。’他听说可以白看，便生拉活扯的要我带他去看。我将他引到几家应酬好的堂子里逛了一会，他羡慕得了不得，说在这地方死了都甘心。假若他有钱，只要那婊子对他丢几个眼风，真个一千八百也花得下去。”朱甫全喜道：“他既是这样一个东西，合当他有苦吃。怪道他听我说陪他去上海快活，他眉花眼笑的，浑身不得劲儿。原来他是个色鬼！我们就去找一个年轻的婊子，做成一个当，引他来上。”朱钟点头笑道：“他喜欢年轻的。只要有六分姿色，就包管他见面即舍不得离开！”当下二人出来。

这无锡城里的婊子，十有八九认识朱钟、朱甫全。朱钟虽不及朱甫全有阔大少的名目，但是人物去得，在一个小小的无锡县城里面，自然有些资格。不知在哪一家堂子里，选中了一个又风骚、又伶俐的小婊子，将这计划和她商议好了。朱甫全拿出几十块钱来，就定了今晚在她家摆酒，酒席务要丰盛。朱

甫全和朱钟回到冢本的住处，朱甫全说欢迎他，替他接风。冢本哪里知道是个很大的当，欢天喜地的谢了又谢。朱甫全又去请了些陪客，一个个都说明了这圈套，陪客都乐得看笑话。不到六点钟，都穿戴得衣冠楚楚，齐集那一家堂子里，替朱甫全挣架子。六点多钟的时候，朱钟引着冢本来了。冢本今晚也将和服换了，穿了套很时行的先生洋服。几根花白头发梳得放亮，面皮也刮得溜光。上嘴唇的胡须用油胶住，扭着那须尾朝上，学威廉第二的样式。提了根乌木手杖，满脸都是笑容。朱甫全迎着，一一替陪宾介绍了。小婊子拿着水烟筒，来替冢本装水烟。冢本笑嘻嘻的望了那小婊子。他不曾吸过水烟，但是心想：不吸，小婊子必得走向别人跟前去。便望着朱甫全笑道：“这种烟听说很好，我吸两口试试看，吸错了可不要笑话。”朱甫全忙笑答道：“说哪里的话！不会错的，请多用几口罢！”冢本真个低着头吸。不提防用力过猛，吸了一口的烟水，又臭又辣，连忙往痰盂里吐了。小婊子并不笑，赶着端了杯茶，给他漱口。冢本漱了口，望着水烟筒发怔。对小婊子做手势，教小婊子吸给他看。小婊子笑着吸了一筒，也不问冢本懂中国话不懂中国话，向冢本说道：“你轻一点儿吸就没事了！”冢本偏着耳朵听，只管摇头。朱钟译给他听了，才连连点头道：“哦，哦！理会得了。”小婊子又装上一口，冢本轻轻的吸了，两个鼻孔里出烟，笑道：“我可学会了。”朱甫全道：“这本很容易。这种烟据化学家研究，比纸烟、雪茄都好。不过你吸纸烟惯了的，吸这烟要多吸几筒，才得过瘾。”冢本正想多吸，好多与小婊子亲近，巴不得朱甫全是这般说。当下便说道：“不错！这烟的味儿是好，只是微嫌淡了些，必得多吸才能过瘾。”说话时，小婊子又装好了一筒。冢本吸了，见小婊子站着，恐她站得脚酸，起身拿了一张小方凳子，在凳子上用手拍了两

下，教她坐了装。小婊子笑着摇头，冢本按着她坐下。朱甫全、朱钟和陪宾都笑起来。冢本很得意，一连吸了十多口，喉咙里差不多要吸出火来了，烟斗也烧烫了。小婊子教老妈子换了一支。冢本喝了几口茶重新又吸。陪宾都忍不住，背过脸去笑，小婊子也几番几乎笑出来，冢本才自觉得太吸多了。伸手摸了摸小婊子的脸，教她去上给别人吸。小婊子转过身去上给陪宾吸，陪宾接了烟筒笑道：“你去休息休息罢，我们自己会吸。”

小婊子又拿了一盘西瓜子，走到冢本跟前。冢本撮了一把在手里，放在茶几上。小婊子向这些陪客一一敬过了瓜子，回头见冢本双手捉着一粒瓜子穿针似的，促在眼面前，剥来剥去的不得一点仁出来。便走近冢本身边，贴着冢本站了。一粒一粒的瓜子仁，剥了送到冢本口里，喜得冢本手舞足蹈，恨不得连那送瓜子的手，都咬下肚里去。此时又是八月间天气，都是单衣薄裳。那小婊子偏要紧紧的贴住冢本，借着拿瓜子、送瓜子，暗暗地在冢本身上挨擦。弄得冢本骨软筋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过一会儿摆上酒席，自然推冢本首座。坐定后，各陪客都发了局票。小婊子满座斟了酒，坐在朱甫全背后，不住的飞眼来瞟冢本。酒过数巡，各人叫的局都来了。只有冢本背后是空着的，冢本问朱钟道：“我怎的没一个姑娘坐在后面？”朱钟笑道：“你又不在此地玩，哪有姑娘到你后面来坐？我们各人有各人相好的，吃起酒来，给个信，她们就来陪，也得给钱的。”冢本道：“假若我要在此地玩，先叫一个来陪我，也可以行么？”朱钟道：“有甚不行？你既想玩玩，我就替你去叫个来。”冢本踌躇道：“我看不必另叫，就是他也使得。”说着，对那小婊子努努嘴。朱钟笑着摇头道：“只怕我那老哥有些吃醋。”朱甫全插嘴用日本话问道：“你讲什么？怕我吃醋？”朱钟

将冢本的意思说了。冢本起身笑着对朱甫全鞠躬道：“对是很对你不住，实在是因她待我太恳切，我不照顾她，过意不去。你让我一会子罢！”朱甫全打着哈哈道：“这是极好的事，我非常赞成。我老实说给你听罢，我家中妻子拘束得紧，轻易不肯放我出来过夜。我虽有意照顾她，无奈没有机会，正想找个朋友，替我照顾照顾。你来好极了，今晚且转一个局，明晚再做花头。”说了对小婊子道：“你快过去陪这位东洋老爷，明晚一定要来替你做花头的。”小婊子听了，笑吟吟的起身，冢本握了她的手归座。老妈子送凳子过来，冢本摇手不要，拉着小婊子坐在自己腿上，端酒给小婊子喝。

小婊子受了朱甫全委托的，什么淫荡样子装不出来？从冢本手中喝了一口酒，套着冢本的口，吐给他吸。冢本伸着脖子接了，又举起酒杯，给小婊子喝。小婊子喝一口，灌冢本一口。灌到极高兴的时候，要求冢本明晚替她做花头。朱钟译给冢本听了，冢本说：“今晚接着下去就做。”大家都拍手赞成。陪宾叫来的局，起初见了小婊子的情形，很觉得可怪。各人对各人的相好说了原委，她们才明白，一个个开弦子唱起戏来。冢本教小婊子也唱，小婊子胡乱唱了两支，草草的将这桌酒席终结。冢本托朱钟将来客都留住。鸨母欢喜寿头上了门，高烧一对红烛，换过红台面。朱钟将堂子里的规矩临时编造出来，说给冢本听。无非教冢本掏出几个冤枉钱来孝敬。冢本此时色迷心窍，只顾搂住小婊子亲嘴揉乳，一切花费都承认。朱钟知道他手边的钱不多，言明酒席之外，再拿一百块钱下脚住夜。冢本此时未尝不心痛，不过已说出照顾的话来了，架子不能不挣到底。并且听见朱钟说，只第一晚就有许多的花费，以后住夜一钱不要。我多住几夜，平均起来，仍是占了便宜。他心中是这般计算，所以虽要他一百多块钱，他也一口承认。交易既经

说妥，重复入席饮燕起来。这一次大家都捧着寿头高兴，无不欢呼畅饮。冢本心中明白，恐怕醉狠了，误了好时光，不敢多饮。小婊子哪里肯？仍用那肉酒杯和冢本斗回字。陪宾又都要贺冢本的酒。冢本的酒量本好，陪宾每人贺了三杯，他还支持得住。小婊子惟恐他不醉，拼命的在他身上揉擦。朱甫全见冢本的酒量太大，一时不得他醉，心生一计，悄悄的和陪宾叫来的局说：“教她们上去，各人也要贺三杯。”其实此时冢本已有九成醉意了。见这些婊子都来贺他的酒，心想：这是很难得的事，何能不饮！便也一个领了三杯。叫来的局有十多个，试问冢本有多大的酒量，焉能不醉？贺酒还没有喝完，肚里的酒只管往上涌。冢本恐它从口里喷出来，给陪宾看了笑话，极力的忍住。用手扶住桌子，低着头，压住气往下咽。小婊子以为他不肯喝贺酒，连连摇了他几下，教他快喝。这几下摇可摇坏了！冢本的气一松，一口没咽住，一股酒和菜，直从喉咙眼里如喷泉一般的冲了出来。一个婊子正举着酒，对着冢本站了要冢本喝，不提防这东西冲出来，不偏不倚的喷了满身一脸。婊子哎呀一声，将手中的酒杯往地下一摔，掉转身跑到房角上连喊晦气。冢本一连喷了几口，几个老妈子过来扶着。朱甫全赶着向那婊子道歉，那婊子洗了脸，借了套衣服换着去了。冢本醉得头昏目眩，老妈子替他揩了脸，扶到床上睡了。

陪宾见寿头已经醉了，没得戏看了，都随着各人叫的局走了。只有朱甫全、朱钟二人没走，看冢本醉得和烂泥一般，叫拿了几条冷毛巾，覆在冢本面上。替他将洋服的领结解了，扶起来脱下衬衣，脱下裤子，仍将他睡下。见他里面小卫生裤裆上湿了一大块。朱甫全指给朱钟看了笑道：“你看这色鬼，这东西一定是在那坐在他身上灌酒的时候，情急了流出来的。”朱钟笑着点头，对小婊子道：“我们去了，你陪他睡。这冷手

巾覆在他头上，不要两个钟头，他一定要醒来的。他醒了，你好生引他开心。不要忘记了咱们白天里和你说的话。日本鬼是我们的仇人，能害他一个便报了一个人的仇。”小婊子笑道：“两位少爷放心，我自理会得。包管他不知不觉的带个养身病回日本去。”老鸭子问朱甫全道：“他的钱没有交出来，不怕他明天翻脸不认数吗？”朱甫全望着朱钟，问：“看可以放心么？”朱钟沉思道：“照想他决不敢翻脸。不过小鬼的事是个靠不住的。他万一在那小婊子做鬼的时候，他察觉了，竟翻起脸来，教我们拿着他也没有法子。”他对朱甫全道：“这事我也没有把握。不过我和他往来得久，看他还不是这样无聊的人。”朱甫全道：“有防备他的法子了。看他这衣袋里有多少钱，明日咱们早些来接他。他还没起来，咱们就替他拿着开了，他有什么话说？”朱钟道：“不错，这也使得。”轻轻去到床前，将冢本的衣提起来，抽出钱夹包打开一看，点数还有一百四十块钱的钞票。朱钟仍旧包好笑道：“够了，够了。”交给老鸭子道：“你收起来，咱们明日一早就来。”说完，又看了看冢本，携着朱甫全的手，嘻嘻哈哈的回家安歇去了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七十九章

平十郎带病回乡 杨长子坐怀不乱

话说朱钟、朱甫全次日早起，复来堂子里。冢本已起来，穿好了衣服，坐在那里。一个老妈子站在旁边，小婊子还睡着没有起来。冢本一见二人进房，连忙起身说着：“我的钱包不见了。”朱钟笑道：“恭喜你了！钱包在这里。我教人替你收好它。”冢本听了才放心。让二朱坐了，也坐下说道：“昨晚很对两位不住，酒太喝多了。”朱钟挥手教老妈拿钱包来。老妈去拿了钱包，还开了一个帐单，递给朱钟。这帐单也是朱钟昨夜教开的。朱钟接在手中，看上面写着：“酒席杂费洋共二十八元，外下脚一百元，共一百二十八元。”走过来念给冢本听。冢本没有话说，接了朱钟的钱如数给了。相帮老妈子一班人都进来谢赏。小婊子也起来，只披了一件淡红纱衫，里面露出淡青抹胸来。云发不整，睡态惺忪。冢本还只管望着，笑嘻嘻的不舍。朱钟教老妈子开早点，大家用了，辞别出来。小婊子送到门口，冢本还与她拉手。二朱引冢本走不多远，各人都说有事，与冢本分手。冢本只得自归住处。

二朱折身走进堂子里，问昨晚的情形。小婊子笑道：“包管到上海，就要病得不能走路。”朱甫全笑道：“你怎样害他的？这法子我倒不懂得。”小婊子笑道：“我把他的龟头上弄破了皮，他怎得不害病？”朱甫全道：“弄破了皮的事也常有

的，何以见得定要害病哩？”小婊子道：“无意中弄破了不要紧。我是有意用指甲在簪子上磨热了，乘他不备，弄破了他的。他还不知道，拼命的和我缠了一夜。他越是这样，越要病得厉害。你看罢！”二朱心中高兴，仍作没事人一样，去看冢本。冢本说：“今晚再要去堂子里歇。”朱甫全道：“今晚去歇，就便宜多了，随你的决意拿几十块钱给姑娘就是了，旁的开销，一点也不要。”冢本惊道：“今晚还得拿钱给姑娘吗？”朱甫全点头道：“这是随意的，没一定的规矩。三十、五十、一千、八百，只要你拿得出手，她们不会争多论少的。她们当姑娘的，全靠这第二晚得几个钱。昨晚的钱，任你花多少，分到她是一文没有的。若是客人爱了这姑娘，就是这第二晚要紧。做衣服、买首饰，都得于第二晚送去，替姑娘做面子。一般善嫖的嫖客都是第二晚用钱最多，才能讨姑娘的欢心。不过你横竖不在这里多玩，不必做这种资格。要去只略略点缀下子，也就罢了。”

冢本问朱钟道：“你不是说过，只要头晚开销了，第二晚就一文不费，以后都是不花钱的吗？”朱钟笑道：“我哪里是这般说？你没有听清楚。我说开销是说下脚。像你昨晚的那一百块钱，就算开销。以后随你住多久，这种开销就不要了。若照你听错了的话说起来，他们开堂子吃什么、穿什么？接了一个客，不就永远莫想做第二个客的生意了吗？”冢本听了一想也不错，沉吟了一会问道：“第二晚拿钱给姑娘，至少得多少？”朱甫全笑道：“没听说很少的，我看至少也得十块钱。”冢本摇头吐舌道：“太贵，太贵。我若再住一夜，回国的川资都怕不够。”二朱也不说什么。

过了一日，冢本的龟头果然红肿起来。一看见破了皮，知道不好，邀朱钟同回日本。朱钟因想在朱甫全身上打几个钱主意，不肯同走。冢本只得一个人回到上海，行走甚不便当。到

日本医院里诊了几次，也不见效。恐怕少了路费，困在上海不得回国，便不待病好死挣到船上。在船上这几天几夜，直痛得他呼天抢地。下面流脓滴血的奇臭难闻，说不尽心中恼恨。回想起那一夜的情形，心中已明白是二朱有意害他。但是无凭无据，说不出的苦。到日本进医院住了大半年，才慢慢的好起来，然而龟头已是烂掉了。他从此恨中国人入骨，不敢再和中国人做交易。

高冈安子虽也知道冢本是因为放高利贷，才吃这种苦。但是她仗着自己是个女人，不怕有人捉弄，仍旧是贪而无厌的，放这大一分的利息。杨长子是公费生，住在她家里，原不是想借高利贷使用。只因为高冈这所房子盖造得很好，里面庭园台榭布置得如法，是个胸有邱壑的人画的图样盖造的。房金虽较别家贵点儿，杨长子是个爱精致的人，一个月有几十块钱的公费，也不计较这一点。初二日看了梅花回来，将西山玖子送给他的两枝梅花，用净瓶供养了。

过了几日，玖子果然到东京来找他。杨长子迎了进房，殷勤款待。问她：“到东京住在什么所在？”玖子说：“有个亲戚，住在深川。”杨长子那日在蒲田，不过偶尔高兴，逗着玖子玩笑，并非真有意想吊膀子。玖子太忠厚了，认作有意的，特意到东京来找，何尝有什么亲戚住在深川？当日杨长子也不在意，以为她是有住在深川的亲戚。玖子来的时候，已是午后四点钟光景。杨长子陪着闲谈了一会，教安子备了晚餐，和玖子同吃了，请玖子同去文明馆看活动写真。杨长子买了特座的票，见特座里面，先有个穿中国衣服的女子坐在那里。杨长子看那女子的年龄，差不多三十岁，态度却甚妖娆，衣服虽甚整齐，却不华美。望去不像女学生，也不像是人家的太太；梳着东洋头，比平日所见女留学生梳的不同。女留学生的头发，都

是往后面梳惯了的，一旦梳作东洋头，手法又不高妙，总是不及日本女人的自然。这女子梳的，却和日本女人一样，并且还要是日本女人善于装饰的，才能梳得这般一丝不乱。杨长子带着玖子靠近那女子坐下，再留神看她的举动神情，竟看不出是个什么人来。那女子见杨长子注意她，也频频的拿眼睛来瞟杨长子。玖子只一心看活动写真，也不理会。杨长子心想：这女子的来历，一定有些奇怪。中国女人的眉毛多是淡的；这女人的眉毛很浓，和日本女人的眉毛一样。我从没钉过女人的梢，今晚我拼着迟睡一点钟，看她住在哪里？中国女人一个人来看活动写真的事也很少，像她这样年纪，应该有丈夫跟着。杨长子越看越觉可疑。他也生成了好事的性质。十一点半钟已过，活动写真就要演完了，那女子立起身来。杨长子问玖子道：“你看完了一个人回深川去，明日再请到我家里来玩，我有事须早走一步。”玖子听了想说话，杨长子已提起脚跟着那女子走了。那女子下楼出了文明馆，就在神乐坂下上电车，在饭田町换了去本乡的车。杨长子怕她看破，站在车后面不进去。从玻璃上看那女子，拿了张日本的晚报在手中看，很像懂得日本文似的。车上的人也都有些注意。车行到神保町，那女子从容将报折起来，握在左手中，起身用右手牵住电车里的皮带，慢慢的从前面跳下了电车。杨长子远远的跟着，见她折回身，向北神保町走，进了一个小巷子。杨长子忙紧走几步，听得巷子里面有关门的铃声响。杨长子轻轻走进巷内，只有两家人家，一家已经关了板门，一家门上的铃子还在里面摇动。杨长子知道是这一家了，看门上并没有挂姓什么的牌子。听了一会，也不见有人说话。杨长子舍不得就走，站在门外，看还有人出进没有。站了二十来分钟，见里面的电光已熄了，才唉了一声气，退出巷口，乘车归家，收拾安歇。

刚要矇眊睡去，忽听得有人敲得后门响。杨长子惊醒起来，偏着耳听了一会，一些儿不错，是敲得自己的后门响。心想：这早晚还有谁来会我？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外面北风刮得紧，有什么事半夜三更的来找我，不怕冷？莫是强盗想赚开我的门，想进来抢东西？这倒不可不防备。不管他是谁，不开门就是了。杨长子计算不错，仍钻入被卧里面，听得后面仍是轻轻的只管敲。杨长子心想：是强盗无疑！来会我的人何必是这样轻轻的敲？我得预备抵抗才好。一边想着，一边用眼在房中寻找，看有没有可以当作兵器的东西。一眼看见了那根勾梅花的手杖，心喜：这尽可以当兵器使。再细听后面敲门的，还细细的在那里喊“杨先生”呢！杨长子吃惊道：这不是个女子的声音吗？难道我钉梢的女子，她倒来钉我的梢吗？没有这般道理！等我披起衣挑拢去听听，看是怎样？坐了起来，将寝衣披好，提了那根手杖在手里，轻轻走到后门口，一听乃是玖子的声音。连忙将后门开了，一看果是玖子。杨长子问道：“你怎的这时候来了？”玖子道：“我亲戚家里睡了，喊不开门，没法只得倒回先生这里来。”杨长子看后园一庭霜月，冷风吹来侵入肌骨，刚从热被卧里出来，只冻得发抖。连忙让玖子进房，将后门关上。看玖子的脸被霜风吹得通红，映着电光，和朝霞相似。玖子解下围襟，杨长子放了手杖，拿蒲团给她坐了，说道：“我这里没多的铺盖，如何好睡？天气又冷。”玖子笑道：“先生只管睡，我靠这火炉坐一晚，明早就走了。此刻没有电车，回蒲田去也不行。”杨长子道：“于今夜间长得很，坐一夜如何使得？我去叫房主人起来，你去陪她睡一觉。”玖子连连摇手道：“先生万不要去叫她，叫起她，我就走了。”杨长子道：“然则教我怎样哩？”玖子道：“先生只顾睡。我坐在这里，决不吵得先生不安就是了。”杨长子将炉里的火拨了一拨，加

子几块煤在上面，自己坐入被卧里，拿出纸烟来吸。玖子伸着手划火，划热了便捧着脸。杨长子知道她是被冷风吹狠了。两人都无言，对坐了一会。火炉里的火烧发了，一室都暖烘烘的。杨长子伸手搁在火炉上，玖子的手慢慢的移近跟前，将杨长子的手握了。杨长子由她去握，只不作理会。玖子握了一会，用两手捧着搓揉起来。杨长子心中也有些摇摇不定，想缩回手，恐怕玖子难为情。玖子搓揉了一会，捧着去亲他的脸。杨长子看她的脸，和炉里的火一般颜色，两眼低垂望着席子，好像要合拢来，极力睁开似的。杨长子心想：这么大的小女孩子，怎的就有这般淫态？我若和她有了关系，还脱得开吗？她索性是淫卖妇，倒不要紧。又是人家的女儿，将来于我的名誉大有关系。还是将安子叫起来，教她带了去睡的妥当。便脱开玖子的手，揭开被卧。玖子问：“做什么？”杨长子道：“你是这样坐一夜，我心里终是不安。房主人为人很好，你和她睡一晚，不大家都安然吗？”玖子不悦道：“先生定要叫她起来，我就走了。我又没妨害先生，先生有什么不安？”杨长子见她是这般说，只得罢了。仍旧将被卧盖上说道：“你既决意要坐一夜，我对不住要先睡了。”玖子道：“先生睡罢！我半夜来惊动先生，实因是没有法子。先生若陪我坐一夜，我心里也是不安。”杨长子真个钻入被卧里睡了。玖子靠火炉打盹。两人都昏昏睡去。

玖子一觉睡醒，觉得浑身如浸在冷水中，看炉中的火已息了，冷得忍耐不住。也不问杨长子肯不肯，匆匆脱得精光，钻入杨长子被里。杨长子惊醒了，想推她出来，知道外面冷得紧，心中有些不忍。便对她说道：“你既是和我同睡了，明早天亮，你就得从后门出去，万不可给房主人看见了，我的名誉要紧。”玖子只要杨长子肯容留，自然答应天亮就走。杨长子恐怕睡

着了，忘记醒，二人都不睡着，容易就天亮了。杨长子催玖子起来，穿了衣服，围了领襟，从后门出去。杨长子起来关门，玖子向他笑道：“我今晚再来！”杨长子不做声，轻轻将后门关了，仍旧睡下，思量如何处置玖子。思量一会，又睡着了。

直到九点多钟，高冈安子喊他起来，他才得醒。起来用了早点，一个同乡亡命客姓陈的来访他。杨长子一见面，心中喜道：“玖子有地方安置了。老陈不是久有意要包一个日本女人的吗？规规矩矩替他两人做媒，倒很相匹配。便笑向姓陈的道：“你说要包日本女人，已经看中了没有？”姓陈的道：“我日本话又不大行，又没人替我帮忙，到哪里去找合式的？你忽然问我这话，你难道替我看了，哪里有吗？”杨长子道：“有是有一个很好的，和你正堪匹配。只是还没有和她谈过，不知她一月要多少钱？”姓陈的喜道：“人在哪里，可以教我看么？”杨长子道：“自然给你看！两厢情愿，才能说合。你明日上午十点钟的时候，到这里来。我今日就写信去，请她明日十点钟来。”姓陈的便细细的问这女子的年龄、身段、容貌、来历。杨长子都一一锦上添花的说了。姓陈的欣喜非常，逼着就要杨长子写信。杨长子道：“她的地名我记不清楚，等一会问一个人就知道了。你明日十点钟来就是了！”姓陈的笑逐颜开的，答应着去了。

这晚十二点钟以后，玖子仍从后门进来，却不靠着火炉打盹了。杨长子和她说了介绍姓陈的话。媒人口吻，自然也将姓陈的说得锦上添花。玖子起先不肯允诺，后来杨长子将自己万不能和她往来的原由说出来。并说：“你和姓陈的同住，我还可以时和你见面。你若不依我的，从今晚以后，你再来，我就不开门了！”玖子本是个父母俱无的女子，平日靠着舅母度日。她舅母与挹爽园的园主是姊妹，雇了玖子在那里卖门票的。她

舅母也年老了，玖子身上的事没有多心思关切，因此玖子择人而事的心很急；听了杨长子的话，心中也没有什么大不愿意。当下约了，次早仍是从后门出去，十点钟的时候，再从前门进来。一夜无话。

第二日九点多钟，姓陈的先来了，进门便问杨长子写信去没有。杨长子说：“已约好了。”二人闲谈了一刻工夫，玖子果从前门来了。杨长子双方介绍，姓陈的虽不及杨长子漂亮，容貌却也还过得去。二人见面之下，姓陈的就首先表示愿意。杨长子将玖子引到旁边笑道：“我的话不错么？年龄又只二十多岁，衣服又穿得阔气，手边又有钱。你跟了他，很有点快活日子过。我教她先拿几十块钱给你做衣服，以后每月再给你十来块钱做零用，岂不是件很好的事吗？他租了现成的房子，在高田马场，你今日就同他去过活就是。”玖子道：“我回家去一趟再来好么？我不去和我舅母说一声，她不放心。”杨长子点头道：“使得。你回去几天来呢？”玖子道：“明日午后就来。我还有换洗的衣服，都得带来。”杨长子答应了，回到房中和姓陈的说了。姓陈的道：“且教她今晚到我家中住一夜，明日再回蒲田去拿衣服不好吗？她认识我的家了，免得又到这儿来。”杨长子笑道：“也好。”便将姓陈的意思说给玖子听，玖子也答应了。杨长子笑着向姓陈的讨喜酒吃，姓陈的并不推却，一口答应：“是应该请的，还得多请几个客来陪陪你。”杨长子笑道：“我们到哪家料理店去呢？”姓陈的道：“还是会芳楼罢！请你带她先去，我去邀几个客来。”杨长子换了衣服，姓陈的先走了。杨长子带了玖子到会芳楼来。等了几十分钟，姓陈的邀了十来个客来了。杨长子指给玖子一一见礼。说起来好笑，这回喜酒，连不肖生也在座叨扰了。席间杨长子述起前晚所遇那奇怪女子的事，满座的人都不十分在意。惟有黄

文汉听了，触动了她好奇之心，将那女子的住址、容貌、服色、年纪，问得详详细细，还用日记本记了。这种喜酒，大家都带着滑稽性质，一点儿不拘形迹，酒到杯干，菜来碗空，食不厌，饮不倦。从十二点钟吃起，直吃到四点多钟，才尽欢而罢。大家要送姓陈的和玖子进洞房。还亏了杨长子说：“人太多了，在街上走招人耳目。”这些人才各自散了。姓陈的算了帐，带着玖子回高田马场住宅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于今再说黄文汉听了那奇怪女子的事，心中总有些放不下。从会芳楼出来，乘着酒兴跑到北神保町，照着杨长子说的方向找去，竟被他找着了。巷内的情形，和杨长子说的一丝不错。心想：我只要见她一面，是个什么样的女子，总要猜出她八九成来。我且站在这巷口等一会，看是怎样？

不知黄文汉等着没有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八十章

步芳尘权作跟班 闯桃源居然寄宿

话说黄文汉站在巷口等那女子出来，站了几分钟，自己思量，觉着好笑。暗道：她在不在家中尚不知道，如何知道她一定会出来？我站在这里等，岂不是呆子吗？我何不装个初来东京的乡里人，到她家去问路。一刻工夫，谅也没人识破。黄文汉心中是这般想，脚便向巷里走。见里面有所房子的门面，和杨长子说的一丝不错。正待过去喊门，忽听得里面推得纸门响。此时已是黄昏时候，黄文汉从明处望暗处，尤其望不清楚。只仿佛觉得有人在栅栏门里，将要出外。黄文汉仔细定睛一看，正和杨长子所说的那女子一般无二。黄文汉心想：我站在这里，使她认清了我不妥。不如退出巷口，看她向哪方走，再跟着她，细察她的举动。想罢，即退出巷口，远远的站着。

此时街上的电灯早燃了，只见一个中国装的女子从巷里出来，径向神田大街走去。黄文汉细察她的走路步法及身材态度，都有些像日本女人，便紧走几步跟了上去。那女子时走时停，步看沿街这些店家门口陈设的货物，又不像是要买什么，无意中闲逛似的。黄文汉看她的举动，实有可疑。心想：怪道杨长子钉她的梢，就是我也分不出她是哪类人来。

那女子缓缓的走到锦町，在新声馆门口，抬头望了会门栏上悬挂的活动影戏的油画，一从身边掏出钱包来。黄文汉料道

她是要买票入场，也掏出钱来，挨近身去。见她买的是特等票，便也买了张特等的。新声馆的特等座位不多，只能容得十来个人。黄文汉跟着那女子上楼，见特等里面已坐得没有多少隙地。下女拿了两个蒲团，见黄文汉和那女子同走，以为是同来的。殷勤向座客要求往两边分让出两个座位来，将蒲团放下，拿了两张影戏单，都纳在黄文汉手里。黄文汉便送了张给那女子。那女子看了黄文汉两眼，笑着接了，坐下来看影戏。黄文汉见余下的地位很仄，便将外套脱下，拥着坐了。觉得粉香扑鼻，温软异常，眼睛虽也望着影戏，心中却摇摇不定。想道：不知这女子果是何等人？怎的行动只是一个人，又这般欢喜看影戏。看她的神情，老练沉着，很像个老于风尘的。这人若在神田方面住了好久，像她这样欢喜看活动影戏，我是个每日在神田行走的人，何以从前一次都不曾遇着？她这装束举动都是很惹人注意的。只要是留学生，任是何人见了，必得停步望望她。她若在这里住得长久，我应该早得了消息。杨长子昨夜才遇着，我今日才知道，她必来神田不久。看她这天马行空的样子，若和她鬼鬼祟祟的吊膀子，她必然瞧我不起。况我并没和她吊膀子的心，不过听杨长子说她举动诡异，想研究她到底是个什么样人。她既穿中国衣服，就是日本女人，必也能说几句中国话。我且当她作中国女人，用中国话和她谈谈，看她怎样？

黄文汉想停当了，便掉过脸望那女子，见她目不转睛的望着活动影戏，黄文汉没有开口攀谈的机会。黄文汉从袋中摸出雪茄来，擦上洋火，呼呼的吸烟。那女子见黄文汉并不抬头看影戏，也觉得奇异似的，不住的用眼来膘黄文汉。黄文汉便乘着机会说道：“头几幕滑稽剧，是哄小孩子玩的，看着没趣味。”说完望那女子笑了一笑。那女子听了，似乎懂得，也笑着点了点头，并不答话。黄文汉接着笑问道：“女士来东京多久了？”

”黄文汉的话说得很从容。那女子伸着一个指头，笑答道：“一个月。”黄文汉一听她这“一个月”三个字的发音，知道她确是日本女人，曾在中国北方居住过的。便改口用日本话说道：“女士在中国想必住得很久，所以能懂中国话。中国衣服也穿得如此整齐。我将女士当作中国人，和女士说中国话，真冒昧得很。”那女子反笑着用中国话答道：“我毕竟是中国人、是日本人，阁下此时想还没弄清楚。”黄文汉听她发音勉强，疾徐高下，都不甚自如，暗自好笑：她自以为中国话说得好，竟想欺我，或竟认我作日本人。我便假充个日本人去骗她。便望着那女子的脸笑道：“女士居住中国的程度，或者不及我。我的中国话在中国人里面，若是不知道，少有听得出的。女士的中国话，是不错，不过我一听就听出来了。”那女子笑道：“阁下的中国话，我一听也听了出来！阁下贵姓？一向在中国什么地方居住？”黄文汉身边时常揣着“中村助藏”的名片，此时遂拿了张出来，笑嘻嘻的递给那女子。那女子接着看了看，也从怀中掏出个片夹子来，抽了张送给黄文汉。黄文汉见上面只印着“柳花”两个字。知道日本也有姓柳的，这“花”字，必是在日本的时候叫花子，想教人将她认作中国人，故把“子”字去掉。“柳花”两字也很像个女人的名字，不过是妓女才肯取这样的名字。或者她竟是在北边当妓女亦未可知。柳花见黄文汉望着名片出神，轻轻推了黄文汉一下笑道：“中村先生想什么？你看正剧的影片已经映写起来了！”黄文汉才敛神收了名片。

正要看影戏，觉得有人在背后扳他的肩窝。掉转脸来一看，乃是《万朝报》的记者，姓福田，名正平的。这福田的母亲叫福田英子，是个讲社会学的。明治三十八年，不知因什么事，福田英子反对政府，制造了几个炸弹，谋刺一个大政客，机事

不密，被政府逮捕了，在大阪监狱里关了几年。期满出来，住在东京。黄文汉也曾研究过社会学，又仰慕这福田英子是个女英雄，特意去拜访她。福田英子见黄文汉少年英锐之气显在外面，很夸奖他，说将来很可希望他做一番事业，教他儿子福田正平时常和黄文汉亲近。福田正平是明治大学的毕业生，在《万朝报》当编辑，很有点名誉。

黄文汉见是他，连忙掉转身体与他握手，先问了福田英子的好。福田正平鞠躬道谢的道：“家慈因久不见你了，很盼望你去谈谈。近来她老人家时常多病，想搬到乡下去调养，因此盼望你去谈谈。”黄文汉连连点头道：“我早就应去请安。她老人家既盼望我去，我明日就去，你可能在家里等我？”福田正平道：“等你也使得。”福田正平说完，悄悄的问黄文汉道：“这女子你刚才和她交换名片，你知道她是个怎样的人么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我因为不知道她是个怎样的人，才和她交换名片。你知道她的历史吗？”福田正平摇头道：“我也是很想知道她的历史。”黄文汉二人说话声音虽很细，柳花却已仿佛听得是说她，回过脸来，和福田正平点头。福田正平也点了点头。黄文汉遂向柳花小声告知了福田正平的姓字职务。福田正平本来是个雄武的少年，又是个新闻记者。日本人把新闻记者看得很重，当下柳花便表出很敬慕的神色来。福田正平向黄文汉道：“这里不便说话，妨害旁人听辨士的讲演。我们不用看了罢。”黄文汉本来不大欢喜看活动影戏，便笑向柳花道：“我二人的意思，想请女士出外面谈谈，不知女士可肯牺牲今夜没有演完的影戏？”柳花忙笑着答道：“我看影戏，原是借着消遣，二位有意想和我谈话，好极了。”

于是三人都起身，黄文汉披好了外套，一同出了新声馆。黄文汉道：“我们到哪里好谈话哩？”福田正平道：“我们到

一家日本料理店去，随意吃点东西，有话也好在那里谈。”黄文汉说：“也好。我们找一家清静的料理店，不嫌小，只要略为干净的就得咧。”柳花笑道：“依我的意思，不如径到我家里去，不知二位的意思怎样？我家中别无他人，只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妈子。要吃酒菜，我家中也有现成的。”黄文汉二人听了，都异常高兴，同声笑答道：“承女士不弃，我们哪有不乐意之理！”柳花笑道：“二位既愿意，等我上前引导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不烦女士引导，女士的尊居，我早知道了。”柳花诧异道：“我和中村先生今日才见面，怎早就知道了我的住处，这不是奇事吗？”黄文汉笑着不则声，柳花只顾向前走。福田正平拉了黄文汉问道：“她如何叫你中村先生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他把我当日本人，我就假充日本人给她看。”福田正平笑道：“这才真是无独有偶。她分明是个日本人，要混充中国人，你分明是中国人，却要混充日本人。你们俩倒可配合起来成一对夫妇。”黄文汉忙止住福田道：“低声些！她听了还说我们有意轻薄她。”福田正平笑道：“她就听了，也决不会怪我们有意轻薄。她这种女子，是日本女子中具有特种性的。我知道她们也有一种团体，宗旨却是很正大。不过政府对于她们，很注意的监视。我一望就认得出是那秘密团体里的人。”黄文汉惊道：“你知道她们是种什么秘密团体？宗旨既是正大，何以政府注意的监视？”福田正平道：“她们这种秘密团体，家慈从前也曾在这里面当过干事。后来因一点小事，与里面的团员意见冲突，退了出来。她们的宗旨是尽各个人本身的能力，与国家谋幸福。对于政府，却带几分仇视的心思。”黄文汉道：“她们女子虽说尽各个人的能力，为国家谋幸福，只是她们的力量也有限得很，对政府何以必带几分仇视的心思？她们这团体的组织法，我就真不懂得了。”福田正平道：“她们的力量

却是不小。于今奉天、吉林以及南满洲，她们的团员都布满了。

”黄文汉道：“她们的团员在奉天、吉林、南满洲做什么？”

福田正平道：“做种种小生意的也有，当妓女的占多半数。”

黄文汉笑道：“这简直是秘密卖淫团了！”福田正平听了，登时红了脸，连连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黄文汉一想：我这话太说鲁莽了。他母亲在这团里当过干事，我如何能这般直说？当下心中翻悔不迭，不便再往下问了，都低着头，默然跟了柳花走。

不一时到了北神保町。柳花站在巷口，让黄文汉二人进去。黄文汉认得柳花的家，伸手去推栅栏门。推了两下，推不开，只撼得铃子当当的响。柳花抢近身笑道：“里面有个铁门，等我来抽了。”说着将那纤纤玉手伸了进去，摸着铁门抽了出来，随手推开了门。黄文汉二人都进去脱了靴子，里面老妈子迎了出来，三人同进房。黄文汉见一间八叠席房里面，陈设都学着中国的样式。一张小铁床，上面铺了中国的被褥，甚是精洁，一张红木嵌玻璃的大衣橱，一个梳妆台，一张八仙桌，几把单靠椅，都是中国搬来的。柳花让黄文汉二人坐了，老妈子端出个白铜火盆来生火。黄文汉看那火盆也是中国的，便笑向柳花道：“女士搬这些家具到日本来，只怕很费得不少的力。”柳花笑道：“这些家具跟随我的日子不少了。搬到日本来，却没费什么力。在中国搬来搬去倒劳神不少。这些东西都是上海买的。在汉口住了半年，就搬到汉口。后来到营口，又搬到营口。在营口住不上一年，又搬到哈尔滨。哈尔滨住了一年多，又搬到旅顺。旅顺住了两年，又搬到大连。这回从大连搬到东京来，才住了不到一个月。不知几月一年之后，又将搬往什么地方去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搬运费倒比买价高了。

”柳花道：“可不是吗？我也是没法，又舍不得丢掉。”柳花说毕，折身进里面去了。黄文汉笑向福田正平道：“你所见不错，她果是这种秘密团体里的人，像她也就算是个老于风尘的了。你说也很想知道她的历史，何不问问她？”福田正平笑道：“她刚才已说了个明白，还问她怎的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想知道的，就是如此么？”福田正平道：“她们除了这个，还有什么历史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我不懂你刚才说，她们这秘密团体带了几分仇视政府的心思，是个什么道理？你何不索性明白说给我听。”福田正平听了，望着黄文汉发怔道：“你为什么这也要问我，不是装糊涂吗？”黄文汉低头思索了一会，兀自想不出这仇视政府的道理来，呆呆的望了福田正平，要福田正平说。福田正平发急道：“她们受政府监视，自然有些仇视政府的心思。你是个呆鸟，这也不懂得？”黄文汉才恍然大悟，连道：“哦，哦！这须怪不得我，你说得太慎重，我听得仔细。以为是个在野党的组织，这仇视政府的心思，必然有个很大的道理在里面。越想越深远，越想不出这道理来。你若直截了当的说，我也不白费这许多时的脑力了。怪道你说她决不会怪你轻薄，原来如此。”福田正平笑道：“你此刻可明白了？”黄文汉点头笑道：“明白了。”二人说话时，柳花端着两个菜碟子出来，放在八仙桌上。拿椅子垫了脚上去，将电灯放下。黄文汉看两个菜碟内，一碟松花蛋，一碟火腿，忙起身笑道：“更完全是中国式了。亏你连这些东西都带着回来。”柳花笑道：“中村先生不要笑话。”福田正平在旁边打着哈哈道：“你装中国人，费了多少本钱，还被人看出来了。他装日本人，一钱不费，你倒看他不出。”柳花望着黄文汉笑道：“好吗！你竟是中国人。我说日本人说中国话如何说得那般如意。”黄文汉也打着哈哈道：“你刚才还说被你听出来了。于今听得有人说

破了，我的中国话就那般如意了。”柳花笑道：“不是这般说。我说听出来了，是说听出你的日本话来了。你的日本话实在是说得好。无论是谁，也不能说不像日本人。”福田正平道：“这话不错。黄君的日本话很难得找他的破绽。我们日本人说日本话，倒有许多错了语法的。乡里人更是十有七八他动自动混个不清楚，黄君绝没有这些毛病。说哪一类话，就纯粹是哪一类话。语调变化一些儿也不会错，自然听不出是中国人来。”柳花点头笑着，又进去了。须臾老妈子也端菜出来。黄文汉看是一碟薰鱼，一碟板鸭。柳花接着提了壶酒、三副杯箸出来，安好了杯箸，斟了酒，请二人入座。柳花重新问了黄文汉的名字。三人传杯递盏，吃喝起来。

黄文汉心想：这地方，在东京倒是个有一无二的所在。将来知道的多了，生意一定发达的。就只怕被亡命客知道了，他们不懂日本话的人多，正难得像她这样的一个懂中国话的女子陪他们取乐。人人都争着来玩，一旦打起醋坛子来，被警察知道了，害得她又得搬往别处去，那就可惜了。幸好此刻在东京的亡命客很有限了，若是去年八九月间的时候，这地方只怕早就臣门如市的了。黄文汉胡想了一会，柳花只顾执着壶殷勤劝酒。黄文汉笑道：“我们糊里糊涂跑到你家里来，便扰你的东，我们也应借着你的酒，转敬你一杯，才是作客之道。”柳花笑道：“我自己会喝，不用客气，我已喝得不少了。”黄文汉看柳花的脸，果然红了，虽是有了点年纪，却仍很饶风致。一时高兴，定要敬她的酒。柳花无奈，只得陪黄文汉喝了一杯。福田正平也夺了酒壶来敬，柳花也只得陪喝。一刹时壶中的酒已罄，柳花叫老妈子再烫。黄文汉二人同声止住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下次再来叨扰罢！”柳花笑道：“已是十二点多钟了，两位都不必回去，我们再喝几杯，就在此地下榻罢。两位可睡我

床上，我另打个铺就是了。也不费甚事，免得半夜里在街上跑。此刻已没了电车，外面又冷得紧，我这里以后还要请二位时常来。用不着客气。”

黄文汉听了，心中有些活动。望着福田正平，想福田正平答应。福田正平素来不大在外面歇宿的，并且这种地方，他是个顾全名誉的人、如何肯在这里住夜？见黄文汉望着他，没有想走的意思，便笑向柳花道：“我是不能不回去的，黄君尽可在这里歇宿。我对不住，先走了。”说着，起身向黄文汉道：“你就不必走了，明日到我家里来，我在家中等你。”黄文汉也起身道：“要走一同走，让你一个人回去，不是笑话吗？”福田正平道：“不相干。我原是一个人来的，你何必和我客气？”

不知黄文汉这晚果在柳花家住了夜不曾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八十一章 泄秘密老黄洗澡 大决裂圆子撕衣

话说黄文汉本有意在柳花家里住夜，福田正平又在旁边撮掇。举眼看柳花，留宿的意思很切，却不过情面，也不暇计及和他爱情最浓厚的圆子，在家中留着半边被卧等他回去。当下送了福田正平出来，回身和柳花撤了杯盘，两个绮语温存。都是情场老手，这一夜说不尽的欢娱，只叹春宵苦短。次日早起，黄文汉就在柳花家用了早点，拿钱给柳花。柳花定不肯收受，只得赏了老妈子几块钱，叮咛后约出来，计算归家换了衣服，再去看福田英子。

归到家中见了圆子，心中不由得有些惭愧。圆子问：“昨夜在何处歇宿？”黄文汉随口答应了几句，圆子也没话说。黄文汉有种习惯，和女人睡了，第二日无论如何，必得洗澡换衣服。若是一个月不和女人睡，只要不是夏天，便一个月不洗澡不换衣服。他这种习惯，圆子是知道的。黄文汉这日归到家中，即拿了衣服浴具，向浴室里去。他自己并不以为意。圆子却已知道他昨晚必在外面与别的女人生了关系，登时气得朱颜改变，将手中的活计往席上一撂，禁不住两眼的眼泪，只顾进出来。一个人越想越觉得黄文汉近日对自己的情形变了，更是伤心，竟尔痛哭起来。等待黄文汉洗澡回来，圆子已哭得和泪人一样。黄文汉这才知道是因洗澡被她看出来了，极力装出镇静

的样子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事，好端端的这样痛哭些什么？”圆子也不答话，仍是掩面哭泣。黄文汉放了浴具，将换下来的衣服教下女拿去洗。这下女是圆子手上请来的，平日圆子待她又好，不待说是帮着圆子，怪黄文汉不该到外面去玩。不过他们当下人的心里虽是如此，口里却不敢说出什么来，巴不得圆子扭着黄文汉大闹一顿，使黄文汉害怕，下次不敢再是这样了，她才开心。接了黄文汉换下来的衣服，故意慢慢的站在房中间，一件一件的抖开来看。下衣更是看得特别注意。黄文汉在旁边看了，急得跺脚骂道：“还不给我快拿去洗！站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下女拿着下衣往鼻上嗅了嗅，只管皱着眉，用手掩着鼻子摇头。黄文汉跺脚骂下女的时候，圆子已抬头看下女手上的衣。见下女皱着眉只管摇头，连忙立起身来，夺了下衣，就亮地方翻出里子来，正待细细的寻破绽。黄文汉一把抢了，远远的一撻笑道：“笑话，笑话！你们见我昨夜没有归家，便以为是嫖去了吗？哪里有这么回事，才真是冤枉！我说了在朋友家中商议事情去了，因过了十二点钟，没有电车不能回来，就在朋友家里睡了一觉，你不肯信，要受这些冤枉气，何苦呢？”

圆子此时早住了痛哭，听黄文汉是这般说，冷笑了几声：“事情明摆在这里，还要赖什么？你从来不无原无故洗澡换衣服的，我同你住了这么久，难道还不知道？”黄文汉听了，甚悔自己不该大意了。只得勉强打个哈哈道：“你这回就猜错了。我今日洗澡换衣服是例外的。因为昨夜有两个习柔术的朋友拉着我和他们较量，累出了几身大汗，今日不能不洗澡换衣服。你这气不真是受得冤枉吗？”圆子连连摇手道：“你不用骗我了。我都知道，你不在外面嫖了，为什么下衣怕我看了？你近来对我的情形大不如前了，我难道一些儿也不理会？你自己摸摸良心，我哪一些儿对你不住？自从进你家门起，每日担惊受

怕，一个心都为你用碎了。我不为你，我认得什么梅子、春子，哪得有这几个月的苦吃？真是小心小意衣不解带的伺候人家，都是为你。何尝安享过一时一刻？你想想，我何苦是这样？就图的是你一个人！我早晓得你是这般过河拆桥的人，我没处讨苦吃了，要巴巴为你是那样尽心竭力！”圆子旋诉又旋哭起来。

黄文汉想起圆子数月来受的辛苦，心中也有些替她委屈。料道事情瞒不过去，心中深恨下女，不该当着圆子拿了下衣摇头掩鼻，加圆子的疑心。回头见下女还站在房里，遂厉声叱她出去。下女弯腰拾了衣，鼓着嘴出去了。圆子呼着下女道：“今天的衣服不准你洗！你敢洗了，我就请你滚蛋！”下女在外面应道：“太太不嘱咐，我也不会洗。这种脏衣服也要我洗，真没得倒运了。”黄文汉忍不住笑骂道：“你这鬼东西，我那衣服什么地方脏了？你怕你太太的气受得不够，还故意无中生有的捏出这些话来。”圆子气道：“她是故意的吗？你自己去拿了看看！”下女也在外面哼着鼻子道：“还要说不脏？除非是哄瞎子罢了。”黄文汉自己也不曾留心，不知如何弄脏了，只得认错，向圆子赔不是。谁知这不是倒赔坏了，圆子更痛哭起来。下女又跑进房来说道：“好呀！只一诈就自己招供了。”

黄文汉才知道受了她们的骗，下衣上原没有什么脏。

圆子既知道黄文汉实在是外面嫖了一夜，登时哭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黄文汉没法，惟有作揖打拱连赔不是，一边骂下女快滚出去。下女望着黄文汉挤鼻子努眼睛，黄文汉只当没看见。圆子哭得头昏眼肿，跑到卧房内打开箱子，将黄文汉做给她的衣服都倒出来。随手拿了一件，用脚踏住一边袖子，手扯着衣领用力一撕，只听得“查”的一声，撕了一道尺多长的破口。提起来想再撕几块，黄文汉已跟了进来，一手夺了笑道：“你恨我，打我两下出出气好了，这衣又不曾得罪你，撕

它做什么？”圆子也不答话，弯腰又拿一件，来不及用脚踏，两手握了往左右只扯。偏偏拿了一件夹衣，裁料又很牢实，圆子能有多大的力，哪里撕动了分毫？只急得圆子一副脸通红。黄文汉又一把夺了，仍笑嘻嘻的道：“你若真讨厌这衣，慢慢的处置它就是，何必急得这样？”圆子一眼看见了那梳头的镜台，举起来往席上就砸。梳子、篦子以及零零碎碎的整容器具，散了一房。幸是一块很厚的玻璃砖镜子，碰在那软席子上不曾打破。而那鱼鳔胶成的箱子，已打得四分五裂了。下女听得响声，也跑进来看。黄文汉拿了下女出气骂道：“都是你这东西挑拨出来的是非！还跑来看什么？”下女不服道：“怪得我吗？谁教你到外面去开心的。到这时候怪起我来了。”圆子砸了镜台，想再寻几样物事砸破了出气。顺手捞起把茶壶，举起要砸，下女忙喊道：“太太不要砸破了，又要怪我挑拨是非！”圆子不听犹可，听了更加冒火，怕席子软了砸不破，向墙跟前用力砸去。一声响，砸作几块。里面的茶水茶叶，溅了半房。黄文汉打着哈哈道：“声音响得清脆可听。”回头笑向下女道：“你太太只要打破了东西，就可以出气，快帮着你太太打东西！只要得你太太气醒，连房子都毁了也不怪你。”圆子打了几样，手也有些软了，望着下女道：“这些东西我也用它不着了，免得留在这里又好去送那些野狐狸精！”

黄文汉知道女人的性格，吃醋的时候，越敷衍她越有兴似的。便向圆子说道：“事情已做过了，错也认了，你的气也出了，就是这样收了科罢，我以后再不是这样就是了。你的意思无非怕我以后是如此，特意是这般一闹，使我下次不敢。你不知我早已后悔了，归家的时候就觉得很觉得对你不住。我自己已存心再不如如此糊涂，你就一声不做，我也不会有第二次。你是个绝顶聪明人，有话好说，何苦这般受气？”圆子鼻孔里哼了

声道：“你这些话不必对我说，我再也不听你的话了。你有第二次没第二次，是你自己的事，不与我相干！像你这样过河拆桥的男子，我也不愁多少，谁耐烦再来问你！我原有我的生活。我的糊涂梦今日已经做醒了。你不要糊涂，以为我是特意闹着，防备你有第二次的。老实说给你听，就在今日和你一刀两断！承你买给我的东西，我也不敢领情，留在这里把你再送别人，我又不甘心，因此将它弄破。我平日常对你说：‘爱情是个完整的东西，不能有一丝破绽。一有了破绽，就一钱不值了。’这样冷的天气，我又才从医院里出来，你竟忍心将我一个人丢在家里到外面去嫖，对我还有什么爱情可讲？我又和你不是正式夫妇，将来三年五载之后，一旦把我丢下来，到那时我已不成个人了。除了死在你手里，没有第二条路给我走，你说我值得么？于今这样可宝贵的青春，平白的在你这种靠不住的人跟前葬送，已料定没有好结果。”

黄文汉不料圆子竟因这事要拆姘头，才想起她平日无意中种种谈话，都寓了怕自己到外面去嫖的意思，不觉慌急起来，教下女将砸破了的东西收起，按着圆子在躺椅上坐下。自己也坐下来，从容赔笑说道：“我一时没检点，胡为了这一次。以为你是个度量大的大，只要我自己相信对你的心不变，这些事没甚要紧的。实不料你就拿着我的错处，和我决裂起来。你的话虽不错，‘爱情是个完整的东西，不能有一丝破绽’，但是不能说昨晚在外面住了一夜，便将爱你的情分给了别人。你这样聪明的人，什么事想不到？和人家初次生关系，哪里就有什么爱情？”圆子不等黄文汉说完，忙摇手道：“不用说了！还对我用什么骗术？和人家没有爱情，就睡得下来吗？你哄谁呢！初次生关系？我在医院里住着，你也不知在外面嫖过了多少？罢，罢！你的脾气我还不晓得？能一晚离开女人吗？你不

将爱我的情分给别人，不错！是拿爱别人的情来分给我！我的福命薄，不敢享受！你以后完全去爱别人罢，不要分给我了。”

黄文汉跌脚道：“这才冤枉透了！”说时指着下女道：“你问她，看你进医院去了，我在外面住过夜没有？”圆子冷笑道：“我不在家里的时候你不在外面住夜，我在家里的时候你倒要在外面住夜。这样讲起来，明明是嫌避我了！我还睡在鼓里，只天天打点爱情在你身上用，怪道你以为我度量大！恐怕世界上没有这样大度的女子！你相识的人多，去另姘一个罢！我委实再不能在这里伺候你了。”黄文汉拍着膝盖摇头叹气道：“这话从哪里说起？人家男子在外面玩耍的也尽有，他家里女人未必都不知道，几曾听人说有因这等事就离开的？你慢慢的将气平下去想想，这逢场作戏的事，男子多是免不了的。只要待你情形不变，可以将就过去便将就点儿。何苦定要刀刀见血来计较？”圆子低头流泪，一边用手巾揩了，一边说道：“人家女人度量大，你和人家女人去姘！我生成度量小，将就你做什么？我请你当乌龟来将就我，看你的度量何如？人家男子当乌龟的也不少，也从没听说有乌龟退了老婆的。你便将就点儿当个乌龟罢！”

黄文汉禁不住扑嗤笑道：“你若存心要我当乌龟，我自然是义不容辞。只要你肯把我当，我缩着头当就是了。并且一些儿也不算将就。事情已是错过了，你以观后效就是，何必定要认真！已过之事都不用说了，快点儿弄午餐吃。昨晚约了今日去深川看福田英子，本打算上午去的，害得福田正平在家中等。”圆子道，“你不要扯谈，我已决心不再和你过活了。我生性如此，人家待我没一丝破绽，我也不忍心以丝毫错处待人。人家既待我有不好地方，我是决不肯上人家第二次当的。我平日不住的和你说，就是怕你不留神，使出你的老脾气来，今日爱

这个，明日爱那个，弄得我和你没有好结果。我在医院里的时候，你们在家中干的事，我何尝不知道？不过我估量着不至损害我的爱情便懒得说。谁知你越弄越不成话了，再过下去，怕没丢我的日子吗？犯不着坐在这里，等你给当我上。”

黄文汉见圆子说话十分决绝，全不像随意说着出气的，可真急了，紧紧的握了圆子的手道：“你真忍心借着这点小事和我决裂吗？”圆子道：“你有意和我决裂，怎能怪我借着这点小事和你决裂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我何尝有意要和你决裂？你说话要平心。我昨夜的事固是不应该，只是我的心你难道还信不过？我不是真爱你，我和老苏商量，求他帮助我做什么？去年我和你送了春子母女回去之后，同到老苏家里，我不是当着你对老苏说，承他帮助我一千块钱吗？从那日起，我能间几日不和你商议回国的事，难道我都是假的？几个月来，只偶然在外面住了一夜，纵有罪也不至于要和我离开。我并说了，以后不再是这般了，何必过于认真！”圆子摇头道：“男子在外面嫖的事，原没甚要紧，我也知道。不过我的身世，你是明白的，我千生受苦受在什么地方？就受在男子变心上头。假若男子不变心，我原非贱种，何至变节？‘惊弓之鸟怕曲木’，我于今已是对你一点爱情没有了。任你说得天花乱坠，我自己都收我自己的心不回来。我也不怪你，我是这种命，用生命去换，都换一个男子的心不转来，我还希望什么？”黄文汉听了这句话，不由得心酸痛哭起来。下女到了这时候，才知事情闹大了，想用话来劝圆子。才走到圆子跟前，还没有开口，圆子已教她滚出去。下女吓得不敢开口了，退到房门口站着。黄文汉痛哭了一会，自己揩了眼泪向圆子道：“你既说得这般决绝，我也是个男子，说不出哀求的话来。不过我此刻实在伤心到了极处，脑筋受了这大的激刺，也昏乱了。我二人几个月来的浓密爱情

很不容易。这样糊里糊涂的拆开，实在有些不甘心。然而缘分定了，没有法子。只是我还有许多的话要和你谈，此时却没有心绪，说出来也顾此失彼。你可能依我的要求，再在这间房里从容三天，等我脑筋恢复了原状，只要和你谈一个钟头。我这一个钟头的谈话，并不是要挽留你，你能许可么？”

圆子虽然寒心到了极处，决意和黄文汉拆开，但是见黄文汉如此痛哭，心中也有些软了。听说要求从容三天，便答道：“既不是要强留我，便从容三天也使得。”黄文汉才转悲为喜道：“岂敢强留你？我做事从来不勉强人，况对于我极心爱的人，忍心使你再受委屈吗？你既答应我从容三天，我此刻要休息休息，吃了午饭，仍是得去福田家。约了人家，不能失信。福田英子又是上了年纪的人，她不久就要去乡里静养，她儿子说很盼望我去。”圆子问：“福田英子是何如人？”黄文汉道：“福田英子你都没听见说过吗？这人不是寻常女人，很有点思想。她十年前，在日本很有点名气。”圆子摇头道：“我不曾听人说过。”黄文汉遂将福田英子的历史略略述了一遍。圆子本来是个有飞扬跋扈性质的女子，听了福田英子的历史，自然佩服。二人闲谈了一会，圆子的气也渐渐的平了。帮着下女弄好了饭菜，同黄文汉吃了午饭。黄文汉又温存了圆子一会，系了裙子。圆子拿出斗篷来给黄文汉披上，又替黄文汉围了领襟。黄文汉与她亲了个吻，出来坐电车，到了深川区。

黄文汉因久不来福田家，将福田家的番地忘记了，寻了好一会寻不着，问警察才问着了。到福田家已是午后三点钟了。福田正平在家中待了半日，不见黄文汉来，午后报馆里有事，已到《万朝报》馆里编辑去了。黄文汉见了福田英子，行礼问安已毕，只见福田英子背后，坐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学生，穿着实践女学校的制服，望着黄文汉想行礼，又有些害羞的样子。

黄文汉看她生得面如映日芙蓉，眼若萦波秋水，不觉怔了一怔。福田英子回头给那女学生介绍道：“这位黄先生是中国人，在日本留学十多年了，为人很是义侠。”那女学生听了，即伏身向黄文汉行礼。吓得黄文汉翻身还礼不迭。二人行过了见面礼，黄文汉问福田英子道：“这位想是你老人家的令戚？”

不知福田英子如何回答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八十二章

老福田演说社会学 黄文汉移情少女花

话说黄文汉问那女学生是否福田英子的亲戚，福田英子答道：“她是我的姨侄女儿。她母亲是我的胞妹。她姓斋藤，名叫君子。她的父亲多年亡过了，她一个哥子在文部省(教育部)办事。她家中就只她母女两个，连下女都没用，炊灶都是她母亲亲自动手。”君子见福田英子说她的家事，羞得低着头，只管用手在下面扯福田英子的衣，教她不要说。福田英子不知道君子什么用意，回过头问她：“做什么？”君子低声说道：“我家的小气样子，说给黄先生听了，怪难为情的，你老人家不要说了罢！”

福田英子听了，哈哈笑道：“你家里什么小气样子，说了难为情？我说的正是你家里的好样子！黄先生不是讲浮华的人，听了必是赞成的。我家中也不曾请下女，家中的事情哪一样不是我和你嫂子做？你的妈当你父亲在日的时候，他也曾呼奴使婢，那时我就嫌他太不讲人道，不大和他往来。及至你父亲死了，你常来我家里，听了我的学说，见了我的举动，才知道同一样的人类，彼此都应该存个哀矜怜恤的心思。不得强分贵贱，仗着自己手上有钱有势去驱使人家，将人家当牛马。你要晓得，社会的阶级一不平等，就是肇乱的祸根子。你年纪小，不曾多读世界各国的历史。你将来读了，就会知道世界各国自

立国以来至于今，没有不是经过几十次祸乱的。寻它那祸乱的根由，无一次不是因政府压迫国民太过，国民忍苦不堪，没法，群起来反抗政府。一次反抗不成，牺牲许多生命。政府得了胜利，更加压迫得厉害，便激起二次反抗。二次不成，便有三次，三次不成，便有四次。各人拼着流自己的血，非将那残暴政府推翻不可，终久必然是国民得了胜利才罢。但是，人类有一种劣根性，就是想不做事，专吃安乐茶饭。世界上最会吃安乐茶饭的，只有做官一途。每日只是伸着手问国民要钱，不拿钱来，便又用他的压迫手段了。所以第一个残暴政府推翻了，第二个残暴政府又出现了，又凌逼起国民来。国民自是不服，又得大闹起来。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是如此。所以有知识、有眼光的豪杰，一眼看穿了这肇祸的根子，于是‘共和国’的名词就产生于世界。这‘共和’两个字是专一与专制作对的。就是不许政府有施行压迫手段的权力。”福田英子说时，指着黄文汉道：“像他们中国，就是想铲除这祸乱的根苗，所以改建共和国，于今已是四年了。共和国家决不能容专制人物。袁世凯做专制总统，你看他们国民如何反对的。于今又要打仗了！”

君子听了，似懂非懂的问道：“已经改了共和，为什么还要打仗？袁世凯一个人专制，大家都不专制，他如何过得四年？”福田英子望着黄文汉笑道：“所以我不肯呼奴使婢，就是大家不专制的表示。”黄文汉叹道：“果能大家不专制，世界各国都无从发生兵戈的问题。”福田英子道：“不能大家不专制，就是大家不能克制各个人的私欲。世界各国所推崇的英雄豪杰，他做的事业就是能扩张他的私欲。将一般人的私欲都吸收起来，越是能扩张得范围宽！”，越是吸收的人多，越是崇拜的人多。崇拜的人一多，他的私欲越扩张，专制性便越发达。我常说历史上推崇的英雄豪杰是私欲做成的。一国有了一

个这样的英雄豪杰出世，他一天不死，世界便一天不得安宁。昔日的拿破仑，今日的威廉第二，都是吃人不吐骨的魔王。我也不知道世人都推崇他做什么？人类的性质实在不可思议，从来是这般是非颠倒。”

黄文汉笑道：“是非并不颠倒，推崇他们的，都是为要扩张他自己的私欲，而力量不及，就是你老人家说的，被他们吸收去了。并不是推崇人家，实就是推崇自己。便是敝国弄成今日这样非驴非马的局面，就是各个人的私欲没有个范围，越扩张越想扩张，说起来徒乱人意。敝国几千年前的哲学家庄子早就说破了：‘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。’像你老人家这样躬行实践讲平民主义的，一国之内能得几个人？无怪人家钦仰。”福田英子笑道：“一有要人家钦仰的心思便坏了。人类相处‘本应如此’，在我这学说里面，谓之‘本人’，就是本来面目之人的意思。照着本来面目做去，没有讨好的心，没有成功的心，始终如一，到死的那一日为止。”黄文汉问道：“‘没有讨好的心’，我知道。‘没有成功的心’，这话怎么讲？”福田英子道：“‘没有成功的心’这句话，很易懂，倒是‘没有讨好的心’这句话，恐怕未必懂得。不是我说黄先生聪悟不及。黄先生不大研究我这种学说，只怕有认错了的所在。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请你老人家明白说给我听。”福田英子道：“‘没有成功的心’，是因为本没有成功的日子。古来圣贤所做的事，都是人类应做的。并且他一生还不曾做到人类应做的事的十分之几。我们平心和古圣贤比较起来，还不知要差多少。所以永远没有成功的日子，自然不能有‘成功的心’，这道理很容易知道。至于这‘讨好的心’，就难说了。造物生人，本各人赋了各人的本能，初无待于第二人或第三人的提携、保护。这人既与这世界生了关系，他自有其立足之地，自有其为人之格，

不容有第二人与第三人来侵犯。若第二人或第三人无端的去侮蔑他，固是侵犯了他的立足之地，侵犯了他为人之格。就是无端的去保护他，去帮助他，也是侵犯了他的立足之地，侵犯他的为人之格。讲我这种学说的人，无端的侮蔑人家，是不会有，就只怕矫枉过正，无端的去保护人家，帮助人家。这保护人家、帮助人家，其罪过与侮蔑人家相等。所以不可有讨好的心思。”黄文汉道：“然则你老人家何以说要哀矜怜恤人家哩？”福田英子道：“我所讲的哀矜怜恤，就是不奴隶牛马同类，使人不得为人。人与物之比较，自是人为贵。人因物而不得为人，所失者重，所得者轻。人昧于轻重之分，甘为物而自趋于牛马奴隶之域，我们应该存哀矜怜恤他的心思，不再引诱他趋进不已，使他自己去改趋向，仍得复他的本人。我丝毫没有讨好的心思在内。”黄文汉问道：“依你老人家这样说，譬如在严冬的时候，途中遇了一个裸体的乞丐，冻得他缩瑟不堪的向我乞钱，我应给钱他不应该给钱他哩？”福田英子连摇头道：“万没有给钱的道理。他自己不知道人格可贵重，而要享这无义务的权利。你一时姑息之爱，便永远丧失他回头趋向人道的决心。而你这一时的存心，已下了牛马同类的种子。牛马尚不享无义务之权利，你奈何以待非牛马者待同类？这一时姑息之心，就说是绝无人道亦无不可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依你老人家的学说，是眼望人饿死冻死，也不能去救他一救。是人类相处，简直无丝毫相爱的心了。”福田英子笑道：“黄先生你弄错了。我这种学说不是要我一个人讲的，是要大家讲的。大家不忘记自己的本能，本来自有立足之地，无待于人家提携保护。望人家提携、保护是有意不自立，有意丧失他自己的人格。那他们要冻死、饿死，也是他有意要冻死、饿死的。便望了他断气，也只有叹息这人丢了人类的路不走，走入畜牲道，以至

弄到这样的结果罢了。若有一个人在这人要冻死、饿死的时候，伸手去救他，世界上就又要多几个走畜牲道、望人提携保护的人。所以我说万没有给钱的道理。”黄文汉听了，不觉毛发悚然，也不再问了。

一时贪着说话，不觉已到六点钟。福田正平的女人开了饭出来，黄文汉起身告辞。福田英子留道：“黄先生何妨就在这里胡乱用一点？不过我吃的是麦饭，只怕黄先生吃不来。”黄文汉平生只听人说过有麦饭的名词，不独没有吃过，并没有看过，倒想见识见识。加之有如花一般的君子在座，心想多和她晤对一刻是一刻的幸福。见福田英子这样说，便仍坐下来笑道：“你老人家说哪里话，没得折死我了。你老人家和君子小姐都吃得来，我哪有吃不来的？”说时拿眼睛瞟着君子。君子坐在福田英子背后，听黄文汉说她吃得来麦饭，又拿眼睛瞧她，便望着黄文汉皱着眉摇头，以示吃不来之意。黄文汉看福田正平女人送来的菜，一小碟萝卜之外，就只有几片紫菜，一方寸盐鱼。心想福田英子的俭德，也就可风了。一会儿福田正平女人端了一桶饭出来，将三个食案分给三人，盛了三碗麦饭。福田英子向黄文汉说了句“对不住，没有供养”，便端起麦饭往口里扒。

黄文汉看了这又黄又黑的麦饭，不知道是种什么滋味，端起来略就鼻端闻了一闻，觉得一股生腥气刺鼻孔，一些儿饭的香味也没有。不敢露出吃不来的样子来，举起筷子只管往口里扒。这东西作怪的很，由黄文汉只管扒，喉咙里就像有东西堵住了似的，死也不肯下去，塞在口里，打得口舌生痛。黄文汉只得停了箸，慢慢的咀嚼，用唾沫润了半晌，好不容易吞了下去。偷眼看君子，正要筷子一粒一粒的夹了往口里送，还是蹙紧双蛾，不敢吞下去的样子。福田英子也不顾他们二人能吃不能吃，一刻工夫吃完了一碗，打开饭桶，又盛了半碗。喝了一口茶，

又一阵吃完了。黄文汉深恐吃不来，给福田英子笑话，打仗似的一鼓作气，狠一狠心，居然被他将这一碗吃下去了。还不肯示弱，打开饭桶，又盛了一碗。君子见了，很觉着诧异，停了箸不夹，看黄文汉吃。黄文汉已经吃下去了一碗，第二碗便不似以前为难了，心中将它当作一样极贵重的补品吃。吃到后来，真被他吃出些滋味来了。

福田英子见君子不吃，笑道：“你吃不来就罢了，你看黄先生多能吃。”君子道：“我不是吃不来。今日午饭吃迟了，腹中还饱得很。”福田英子点头笑道：“你是因腹中饱了不能吃，若在饥饿的时候，便是麦饭以下的食品，也得大吃。”君子真个将碗筷放下来。黄文汉吃了第二碗，实在不忍心再使自己的口舌受苦，便向福田英子道了扰，不吃了。觉得口中发酸，喝了几口茶，吸了支雪茄，才好了点儿。福田英子见黄文汉吃完了，即起身一手端一个食案，送到厨房里去了。

黄文汉趁这当儿笑向君子道：“这麦饭无怪小姐吃不来，我都有些难吃。”君子笑道：“先生吃不来，倒吃了两碗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主人的情分，不由我不忍苦硬吃。小姐常来这里的吗？”君子摇头道：“一年至多不过两三次。因为我姨母就在这几日要搬往乡下去住，我妈身体不好，出外怕冷，教我来看看姨母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我今日幸福极了，恰好遇着小姐。难得，难得！她老人家乡下去了，想再看小姐只怕是不能够了。”君子望了黄文汉一望，正待答说，见福田英子从厨房里出来，连忙低了头不做声。福田英子弯腰拿了饭桶，端了君子面前的食案笑道：“好娇贵的口腹，饭菜都一些儿没有动。”君子登时红了脸。福田英子也不顾，端着仍送往厨房里去了。君子悄悄的望着黄文汉道：“先生看我这姨母多讨人厌！我最怕我妈教我到这里来。”黄文汉问道：“小姐住在什么地方？”君子

道：“我家在音羽町。护国寺先生到过么？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到过。隔音羽町没有多远。”君子道：“护国寺里面很好玩，我每日下了课就到里面去玩。我还有几个女朋友，也住在护国寺的附近。”黄文汉的一双眼睛是见不得生得整齐的女人，见了生得整齐的女人，不转几个念头，尽觉放心不下似的。今日见了君子，旧病复发，心中不住的计算，要如何才能与她通殷勤。不过他心中虽是这般计算，只因君子的态度太恬静，年龄又太幼稚，恐她不懂得吊膀子的事，以后又难得有见面的机会，心中甚是着急。后来听她说每日下课去护国寺玩，才将这心放下。然不敢因君子这句话，便认为有意与自己吊膀子。当时想用话探君子的口气，福田英子已出来，只得按捺住偷香窃玉之心，整顿全神与福田英子研究学说。

二人又研究了一会，君子忽然起身告辞，福田英子也不挽留。黄文汉十分想和君子同走，奈自己心虚，惟恐福田英子见疑，眼望着君子走了好一会，还不敢兴辞。直和福田英子谈到九点钟，才别归家。圆子接了，和平常一样，白天里的事，仿佛忘了一般。黄文汉平日在外面见了齐整的女人，归家必对圆子说装束如何入时，容颜如何标致。圆子听了，心中也很高兴，次日必依黄文汉说的装束给黄文汉看，绝无一点妒嫉之心。黄文汉这日归来，仍将君子如何的情形，一一说给圆子听。只将自己吊膀子的念头，及君子所说的每日课后去护国寺的话，收起不说。圆子道：“可惜不知道她的住处，若是知道倒好了。”

黄文汉笑道：“知道有什么用？”圆子道：“你欢喜她，若是知道她的住处，我便可设法替你撮合。”黄文汉大笑道：“撮合了便怎么样？”圆子道：“遂了你的心愿，还有怎么样？”

黄文汉道：“你替她撮合了，你怎么样？”圆子道：“我还是我，高兴在这里便在这里。难道你有了她，真个就丢了我？”

她由我引荐给你，料她也不敢便将我撵掉。”黄文汉仰天打个哈哈道：“好乖觉的圆子夫人！你信我不过，特意是这么说。以为我已经知道了她的住址，不肯说给你听，想用这法子，将她的住址骗出来。你放心波，我这个心决不会去爱旁人，看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”说着搂过圆子来亲热。圆子正色道：“我的心你猜错了。今日上午的时候，实在是信你不过。后来看你的情形，我什么也没得说了。你一个男子能为我痛哭，若不是爱我，舍不得我走，你何必如此？只要你对我的心一丝不变，任凭你怎么样，我都使得。我不是个糊涂人，男子的心，岂是被女人拴得住的？我纵然拴住了你的身，你的心不向我，对我木偶一样，我有什么趣味呢？我也知道东京比我美几倍、几十倍的女人不少，爱好的心是与生俱来的，任是谁也不能抑制。你见了旁的女人可爱，我定要抑住你，不许你向她施放爱情，久而久之，你必待我和仇人一样。你到了那时候，连你自己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心，就一时忽然觉得我可怜，想将这心收回来再爱我，你自己也做不到。这是个什么道理哩？只因为是由渐而进的，这心已由根本上改变了，一时决收不回来。倒是我和你两人，或是因语言冲突，或是因意见不合，吵了一回嘴，甚至扭打了一会，不要紧，不过一两个钟头，我你的气一平，仍然和从前没有吵嘴、没有扭打的时候一样。你今日出去了的时候，我一个人想了半日，很想出些道理出来了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想出些什么道理出来了？何妨说给我听听。”圆子道：“定要我说给你听，也没什么使不得。我想的道理，就是想要如何才能拴得你心住。想来想去，惟有顺着你的意思，不独不和你为难，并且处处帮助你。你爱上了什么女人，我就和你设法，必将那女人弄到你手里，任凭你和她如何亲热。便当着我和她睡觉，我也只当没看见。如此只要几次，你的心自

然会不忍再和旁人要好了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万一我不知道反省，便和那女人长久要起好来，你又怎么样？”圆子笑着摇头道：“决不会有这种事。万一真有这种事，也是没法。我便当初不帮你的忙，你也是一般的可以和旁的女人要好。那时我一些儿使你留恋我的心思也没有，要丢我更丢得快些。倒不如帮着你成功，你纵然不以我为意，你的那相手方，明知道因我才得成功，难道一丝也不感激我，还忍排挤我吗？要保全在你跟前的地位，除了这法，没有第二个法子。”黄文汉大笑道：“你这法子是好！只是我除了你，没有可爱的人怎处？我平生经过的女人，或嫖或偷，总数在二百以上，从来不曾用过一丝爱情。和我有关系在五次以上的，算得出不上十个人。我的爱情很是宝贵，绝不肯轻易向女人施放。就是我家里女人，她也不曾一天享受我对你这样的爱情。我玩是欢喜在外面玩的，你放心，我爱你的心，自信没有孱杂一点不纯粹头的念头在里面。只要你知道这个道理，不和我吃这些毫无价值的醋，便到天荒地老，我二人也没有离散的日子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睡罢！”

圆子高高兴兴的铺了床，二人携手入春帏。圆子在枕边问君子的容貌举动，十分详细。又问：“曾谈了些什么话，话中含着有相爱的意思没有？”黄文汉一边和圆子亲热，一边说道：“她的年纪还轻，恐怕不懂得这事。”圆子就枕上摇头道：“十五六岁了，你说她还怕不懂得这事？住在东京的女子，又在实践女学校上课，只怕已经开过好久了，哪里会不懂得？你想想她比梅子何如？梅子尚且懂得，岂有她不懂得之理！放心，她早懂得了。”黄文汉道：“她若是真懂得，对我不为无意。”黄文汉说到这里，忽然停住了口不说。

圆子笑着揉了揉黄文汉两下道：“她怎么有意，说给我听。惟有这种小女孩子，初开情窦的时候，和她心爱的男人说的话，

耐人寻味。你说出来，必有好笑的地方。”黄文汉想起君子说话时的情形，实在有些趣味，一时高兴忘了形，便将君子所说课后去护国寺的话，还加了些油盐酱醋在里面，说给圆子听，想引动圆子的心，好取乐。圆子听了，真个钻入黄文汉怀里，笑个不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八十三章

深心人媚语骗口供 急色儿滥情露底里

话说圆子钻入黄文汉怀里，笑了一会，喘气不已，黄文汉抱住抚摸她。圆子才伸出头来，推开黄文汉的手笑问道：“她说每日课后去护国寺，你没问她每日几点钟下课吗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没问她。大约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。”圆子听了，忽然坐了起来，将衣披上。黄文汉问：“做什么？”圆子笑道：“我有事就来。”说了推开门往厕屋里去了。好一会才出来，望着黄文汉跌脚道：“我这种身体真不了，只一着急，身上就来了。才来过没有二十天，就是上午着了些儿急，此刻又来了，你看讨厌不讨厌？”黄文汉听了，一团的高兴，至此都冰销了，叹气说道：“哪有二十天？还只有一个多礼拜。”圆子笑着脱了衣进被卧说道：“偏是你记得清楚！”黄文汉道：“世界上最讨厌的，莫过于这个东西。好好睡罢！”圆子笑道：“谁不说好好睡？你横竖有代替的，怕什么？挨过今日一夜，明日下午就好了。不过她的年纪轻，你须不要急色，一回将她吓怕了。”说时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这样的身体，真巴不得你找旁人去开心。只有春子知道我的身体不好。还时时怜恤我。你是只知道口里说说，真正怜恤我的时候也少得很。”说着掉过脸去睡了。

黄文汉也没留神，以为她要睡了，便也安心睡觉。第二日

早醒来，见圆子已经起去了。圆子从来起床在黄文汉之先，也不在意。看圆子的枕头湿了半截，拿起一看，才知道她是昨夜哭了。连忙爬起来，心想：她不哭了一夜，哪得有这多眼泪？难道她昨夜说的话，硬是因信我的心不过，特意骗我的吗？我当初原料到这一着，只是我也曾留神细看她说话的情形，都像是出于诚意。并且我并没有说出我要实行吊君子的膀子这一句来，她不应便伤心到这样。不过她本来是个好哭的人，时常无原无故的也要流几点眼泪。必是昨夜因身上又来了，想到她自己的身体不好，不得我真心怜恤，所以伤心。唉！教我怎样真心怜恤？你自己身体，生成是这样，任是谁也没法，中将汤也不知吃过了多少。黄文汉正坐在被中思量，圆子双手捧着一个檀木火炉进来，里面烘烘的生了一炉火。见黄文汉已坐起来，衣服也不曾披上，连忙将火炉放在床边，拿了寝衣替黄文汉披上笑道：“你为什么起来衣也不披，一个人坐在这里发呆？”黄文汉见圆子仍和平常一样，便也笑着套上寝衣说道：“你起来了多久，我怎的一些儿也不知道？你昨夜什么事又哭了？”圆子笑道：“你几时见我哭来？”黄文汉顺手拿了那圆枕头给圆子看。圆子一把夺了，打开放铺的橱往里面一撂，笑道：“不是的！快起来去洗脸，等我铺好床，要用早点了。”黄文汉见圆子极力掩饰，也不追求。即起来系了腰带，出房洗了脸。

刚同圆子用完了早点，苏仲武来了，对黄文汉说定了明日坐近江丸回中国去。黄文汉道：“何必走这般匆卒！我只等云南的复电来，我也要走了。再等一会，同走不好吗？”苏仲武摇头道：“你走还没有期。我在这里多住一天，多受一天的罪，不如早走的好。你已决计去云南吗？”黄文汉道：“并没有决计去云南的心，不过我接了云南的电报，已回信去将我的情形说了。若没有可以供生活的位置，我就犯不着多远的跑去。如

有相当的位置，我又何必久困在东京？看他如何回电。只是我近来又得了个消息，居觉生在山东弄得很好，我又想到山东去。我去山东比去云南相宜些。山东的事，免不了和小鬼有交涉，我自信和小鬼办交涉，比普通一般懂日本话的人要有把握些。居觉生为人又好，所以我又想到那里去。”苏仲武道：“于今居觉生在山东已有了根据地没有？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根据地是还没有，不过像他那样做去，大小尽可得一块地方。”苏仲武道：“你的方针还没有定，我不能等你，我决定明日走。”黄文汉沉吟了一会道：“你先走也使得。”接着笑了一笑道：“你既行期在即，我今日得和你饯行。你的意思，还是想多邀几个朋友闹一闹酒，还是不请旁人，就是我两个人去吃呢？”苏仲武笑道：“都可不必。我近来的心绪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哪有精神闹酒。你我的交情也讲不到饯行，闹这些虚文倒显得生疏了。你的行期大约在二三月，我一直回家，沿途绝不耽搁。担认了你的款子，到家即由邮局寄给你。”黄文汉当下谢了苏仲武，便也不再说什么话。苏仲武要归家收束行李，黄文汉道：“我帮你去收拾，我横竖坐在家中也没甚事。”便起身换衣服，将苏仲武明日归国的话，向圆子说了。圆子也向苏仲武说了许多惜别的话，约了明日同黄文汉送往横滨。苏仲武知道是辞不掉的，只说了两声“多谢”，便同黄文汉出来。回到家中，黄文汉帮着将行李一件一件的清理好了，已是午餐时候。黄文汉笑道：“我们何不去源顺吃点料理？并不是替你饯行，你这一去，不知何时再来日本，也得和日本的中国料理辞一辞行。我们实在也和它亲近得不少了，要走的时候，连信都不给它一个，如何使得？”苏仲武笑道：“你是这般说，我倒真有些舍不得日本的中国料理了。这一去想再吃它，恐怕没有日子了。我已赌了个咒，不得了梅子的死信，我决不再到日本来。

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她的年龄比你轻，等她死了，你只怕已是不能来日本了。”苏仲武道：“我这咒就是从此不来日本的意思。”黄文汉叹道：“那又何必！”苏仲武道：“你替我想想，她不死，我能再来吗？触目皆是伤心的景物，哪有一点生趣？”黄文汉道：“过一会子就好了，于今还在锋头上，自然有些觉着难过似的。这也是你的性情厚的原故，若是旁人早忘记了。她走的时候，不是对圆子说，一到爱知县就写信给你的吗？于今差不多一个月了，有半个字给你没有？”苏仲武道：“那却不能怪她，其中有许多原因在内。一来她不曾多读书，写信不容易，并且她平生只怕还没和人通过信札；二来她动身的时候，病还不曾好，加之离开了我，不见得不添些症候，于今或者还卧床不起，也未可知。就是病略好了些，这样冷的天气，她就写成了一封信，她父母必不令她自己出来付邮。若是交给下女，或是旁的人去送邮便局，世界上哪有好人，肯替她瞒着她父母去送？她又是不知道笼络下人的，谁肯替她出力？她就有十分心思想写信给我，这信如何得到我跟前来？她的住址我知道，我本也想写信给她，也是因为怕信寄不到她跟前，白糟蹋我一片心，所以懒得写去。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不写去也罢了。得到她跟前，不得到她跟前，都不妥当。她和你事，春子还是瞒着她丈夫的。你的信假若在加藤勇手里，春子母女都有气呕。就是直接递到梅子手里，梅子必又伤心。万一事情弄破了，说不定又有花样出。”苏仲武连连点头道：“是吗，这些地方，我都想到了，所以才不敢写信去。我从来不是痴情的人，都是这般难过，你想想她那样心无二用的人，教她如何能受？”苏仲武说话时，眼眶儿又红了。黄文汉连忙说道：“罢罢！不用悲伤了，我们吃料理去。”说着，拿外套给苏仲武披上，自己也披了，携了苏仲武的手同出来。走到南神保町，见前面有几

个留学生，说笑着往前走。黄文汉指一个给苏仲武看道：“你看那人的后影，不像四川的老胡吗？”苏仲武看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！就是那日在代代木演说的。”黄文汉挈着苏仲武紧走几步，赶上前面的人，一看果是胡庄。还有他几个同乡的，黄文汉也有认识，也有不认识。彼此见面，都含笑点头。黄文汉问胡庄道：“你们到哪里去？”胡庄没回答，旁边一个二十多岁的四川人答道：“老胡明日坐近江丸回国去，我们同乡的替他饯行，此刻到源顺料理店去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巧极了！”因用手指着苏仲武道：“他也是明日回国，我正要替他饯行，也是要到源去。老胡你要回国，怎的也不给个信我？我难道就不够你的朋友，不应该替你饯饯行吗？”胡庄笑道：“我这回国是临时的计划，前两日连我自己都不曾得着信，昨夜才决定的，哪来得及给你信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！好，好！我今日是看牛童子看牛，一条牛也是看，两条牛也是看。你们两个人的行，就一起饯了罢！”胡庄大笑道：“你索性说两条牛的行一起饯好了。”说得大家都笑了。遂一同进了源顺店，上楼拣宽敞的地位围坐起来。

胡庄笑道：“去年双十节，我正演说要庆祝你们两位，没来由被那小鬼闹得没有收科。今日两位的夫人为何不来？老黄的这一对，世界上还可寻找得出。像苏君的，真可算是一对璧人，再也寻不出第二对了。”苏仲武在路上见胡庄的时候，心中就想到梅子。此刻又听得这般说，更加难过，当下低了头不做声。黄文汉望了胡庄一眼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快不要提苏君的事了！他正为那位夫人伤心得了不得，要回国去。”胡庄诧异道：“怎么讲？难道那位夫人不寿吗？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事情的原由长得很，一时也说不完。我们点菜吃酒罢，没得使满座不欢。”胡庄见苏仲武垂头丧气的神情，知道必有极伤心

的隐事，便不再问了。当下各人点了菜，饮燕起来。大家欢呼畅饮，苏仲武的心事，也被闹退了许多。直吃到三点多钟，黄文汉有了几成酒意，忽然想起课后去游护国寺的君子来。估量此刻必差不多要下课了，计算散了酒席，即去护国寺看看，便停了杯教开饭。各人也都有了酒，吃过饭，算帐照份数摊派。黄文汉给了钱，与胡庄握手，说：“明日送苏仲武到横滨时再见。”说了先同苏仲武出来。

苏仲武说要去买些物事带回中国去。黄文汉托故别了苏仲武，坐电车到江户川，急急的向护国寺走去。从江户川往护国寺是一条直道，没几十分钟便走到了。黄文汉站在护国寺门口，四处望了一会，见行人稀少，看了看电柱上的挂钟，正是四点，心想：君子说课后来这里，此时应该来了。只是护国寺里面宽敞得很，教我到哪里去找？且往树林中寻觅一会再说。她们玩耍，必在幽僻的所在。想罢，走进了护国寺的大门。只见里面的参天古木，经了几次严霜，木叶都凋脱了，只剩了几根将枯未枯的桠枝，给那些乌鸦、喜鹊做栖息之所。四处寂无人声，只隐隐的听得有微风吹得铁马响。黄文汉掬起外套，穿林越树，踪迹美人，一双眼睛，自是四处张望。时时低头静听，看哪里有脚步声、笑语声没有。听了好一会，没一些儿影响，仍抬起头且走且四处寻觅。忽然见远远树林中有红裙一角，在那里飘忽不定。因天色将向黄昏，又被树林迷了望眼，看不清是否他意中要寻觅的人。一时心与口打商量：此时必没有旁的女学生在这树林中玩耍，快赶去，一定是了！脚不停步的走到露红裙的地方，却又不知去向了。天色看看向晚，各处搜索了一会，猛听得钟声响亮。举眼看护国寺的神堂里面，露出几盏灯光来，一个和尚在那里打晚钟。登时觉的暮色苍然四合，离身一丈远，便认不清楚路径。知道今日是白费了两点钟工夫，没精打采的

穿出树林。听得卖豆腐的吹着喇叭，沿街呜呜的叫。黄文汉只顾低着头走，酒也醒了，一气跑到江户川停车场，刚好一乘电车开起走了。追了几步追不上，只得等第二乘。不一刻第二乘车到了，黄文汉跳上车坐了，心想：君子分明说每日课后去护国寺玩耍，难道她无故对我撒谎？她不是那种女人，决不会故意是这般说。并且她不知道我就会去找她。只怕是我来迟了，她已玩耍了一会，回去了。只是那树林中的一角红裙，我看得却很仔细，不是她又是谁呢？忽又想道：我错了！实践女学校的制服裙子哪是红的？仿佛记得都是紫绦色的，或是蓝的，曾不见有穿红的。我昨日见她的裙是蓝的，这红裙一定不是她了。并且下了课，到外面玩耍，穿制服出来的也就很少。那穿红裙的必又是一个，打护国寺经过，到什么所在去的了。护国寺本可通行去大冢板下町，拣近路都是走护国寺经过。我今日这几个钟头真跑得冤枉。我终不信，君子会骗我。明日下午我还要来冤枉几点钟，看是怎样？若再遇不着，我才死心塌地了。电车开行迅速，在饭田町换车到水道桥，走归家中。

圆子笑嘻嘻的迎着，接了外套暖帽，问：“从哪里喝了酒，这般酒气熏人？”黄文汉略略将钱行的话说了。圆子生了火炉给黄文汉烤，黄文汉问道：“我出去了，你在家中不烤火吗？怎的重新生火炉？”圆子笑道：“今日天气不很冷，你出去了，我坐在被里做活，懒得添炭，火就熄了。”圆子说着去厨房里弄菜。黄文汉说不吃饭，圆子不依，说：“半夜里又要腹中饥饿。”勉强要黄文汉吃了一碗。吃完饭，二人围着火炉闲话。圆子忽然笑黄文汉道：“你是个聪明人，你说人是个什么东西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人是个人，是个什么东西，你这话才问得奇怪！”圆子道：“一些儿不奇怪。我再问你，人的这一个字，是不是一件物事的代名词？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自然是一

件物事的代名词。”圆子道：“‘禽兽’这两个字，是不是也是一件物事的代名词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这何待问！”圆子道：“你这话答得太简单了。我所问的，若是没有问的价值，你才可以是这般答复。我这问的，很是一个疑问，你不能是这样简单答复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且说下去，到不能简单答复的时候，自然不简单答复。”圆子点头道：“我再问你，若将‘禽兽’两个字移到人身上，说人是禽兽，将‘人’的这个字，移到禽兽身上，说禽兽是人，你说使得使得？”黄文汉道：“这有何使得！不过当初命名的时候既有一定，数千年相沿下来，偶一移动，人家必然惊怪。若当初命名的时候，本说‘人’是禽兽，则我们此刻都自以为禽兽，而以禽兽为人了。这也是很容易的答复，教我不能不简单。”圆子道：“然则当初命名的时候，也有用意没有？还是随意拿了这个字，加到这件事物上，就说这物事叫什么吗？”

不知黄文汉如何回答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八十四章

圆子将禽兽比人 罗福画乌龟戏友

话说黄文汉见圆子问得稀奇，笑说道：“你无原无故研究这些不相干的事做什么？”圆子正色道：“怎的是不相干的事？你快些答，我还有话问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命名的时候，自然有用意在里面。不过细讲起来，讲来讲去，讲到训诂之学去了。我们此刻没有研究训诂之必要，我只将大意答复你罢。先有人与禽兽及万物，而后有字。譬如我和你此刻生了个小孩子，替他取名字一样，随便叫他什么，都可以的。只是取定了之后，不能一天一天的更换。若是今日叫这个，明日叫那个，人家将不知道这小孩子到底叫什么名字。人和禽兽也是一样，既经叫定了我们是‘人’，禽兽是‘禽兽’，几千年来是这样，我们此刻就不能颠倒着叫。”圆子点头道：“你的话我明白了。我再问你，当日命名的时候，既自己名自己为‘人’，名四脚的为‘兽’，两翅膀飞的为‘禽’，这‘人’与‘禽兽’字义上，必含有贵贱的意思在里面。何以现在的人比禽兽倒不见得有什么可贵重的所在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何以见得？”圆子道：“我想人与禽兽的分别，应该只在配偶上。禽兽有一定的配偶，便不知道生野心和别的禽兽去配。如猿猴、鸳鸯、鸿雁种种，多是一对一对配定了，便不更改。人却不然，比禽兽的智识到底高些，任你有如何相当的配偶，总是要随时更改的。”

”黄文汉知道圆子话里有因，不肯引着她多说，只点头略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们明日一早得去横滨送老苏的行，今晚早一些儿睡罢！”圆子正偏着头思量什么，黄文汉说了两遍，才抬头望黄文汉叹了口气，也不说什么，铺好床让黄文汉先睡。黄文汉解衣钻入被中，思量圆子的话，又见圆子坐在电灯底下替自己缝衣服，心中着实有些不忍背了她，再和旁人生关系。又见圆子的脸色很显着愁怨的样子，想催她快些同睡，好安慰她一会。催了几遍，圆子只是不肯便睡。黄文汉禁不住自己坐起来，夺了圆子手中的衣服。正要替她解带子，圆子用手推黄文汉道：“天冷，你不披衣，仔细着了凉！你快进被卧里去，我就来。我想把这件衣赶起，明日好穿了去送行，就迟睡一刻值得什么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心里不高兴，低着头做活，恐怕忧郁出病来。我明日又不是没衣服穿，忙些什么？”圆子复推黄文汉入被中笑道：“虽是有衣服穿，新的到底比旧的好。我知道你有喜新厌旧的脾气，所以想连夜赶给你穿。差不多就要成功了，请你再安心等一会子罢！”说着，复拿起黄文汉夺下来的衣服，低着头缝制。黄文汉见了没法，只是叹气。圆子一边缝衣，一边笑道：“我做衣服的手脚很快，昨日才买来的裁料，今日若不是动手迟了些儿，早成功了。才拿起来做，天就黑了，没有电灯，一些儿也看不见，所以到这时还不曾成功。

”黄文汉何等聪明的人，听圆子句句话道着他的暗疾，哪有不明白的。暗自寻思道：听她的说话，我今日在护国寺的事，她是已经知道了。黄文汉想了一会，忽然悟道：是了！我昨夜上了她的当，将君子去护国寺玩耍的话对她说了，她就实行起侦探手腕来。怪道看见一个穿红裙的一晃就不见了，不是她是谁呢？但是我平生做的事，素不大喜瞒人的，她便知道也没要紧，我索性明白和她说穿了，看她怎样？想罢，即望着圆子笑道：

“衣服不用做了，快来睡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圆子停了针，回过头来问道：“有什么话说，你说就是，又不是隔远了听不见，何必定要睡着说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我这话，不是坐着说的话，不要啰唆了，快来睡罢。”

圆子听了，真个放了衣服，将针线及零星物件都清拾了，解衣就寝。黄文汉就枕边笑着说道：“看不出那君子，小小的年纪倒会欺人。我今日上了她的当，白在护国寺跑了一会，哪里有她的影子呢？”圆子笑道：“你何时去护国寺的，不是同老苏去清行李的吗？”黄文汉听了，心中好笑，口中说道：“我同老苏去清了行李，又在料理馆里吃了会料理，乘着一些儿酒兴，就跑到护国寺。谁知鬼都没遇着一个，以后我再也不肯上她的当了。我起先本想瞒你的，因想你这般待我，实不忍心瞒了你去干这些勾当。并且你不是瞎吃醋的人，明知道你不会怕我的爱情被旁人夺了去，我又何必不说给你听？”圆子点头问道：“你和她没有约定一个地方的吗？”黄文汉道：“哪里约定地方？不过无意中一句话罢了。我也是被好奇心驱使，又有了一些酒意，不然我也懒得去白跑。”圆子沉吟道：“白跑一趟，不算什么。但是要使她知道你为她白跑了一趟才好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我又不安心吊她的膀子，教她知道做什么？”圆子道：“便安心吊她的膀子有何不可？她既说每日下了课去护国寺玩耍，你今日必是去迟了，明日早些去，决不会错过。”黄文汉在枕上摇摇头，叹口气道：“我的事，都是一时高兴干出来的。莫说现放着个你在这里，千万用不着转旁人的念头。便没有你，我也是和浮萍一样，遇合随缘的，从不肯安排等待的打人家的主意。若是今日遇着了，说不定即可和她生关系。既是不曾遇着，兴头已经没有了。便是她来找我，也不见得我就和她生关系。要我再去找她，她就是天仙化人，你看我去不？”

”圆子哈哈笑道：“呵呀，你竟拿起身分来了！你何必再来装腔？你不要是这样藏头露尾的，爽直点儿，明日再去。只要知道她的住处，就容易设法了。我非特不吃醋，我的身体本来不好，在病院里又忧劳过度，更孱弱得不成话了，实配不住你这般壮实的身体。承你的情，念我一些儿好处，不肯丢我，我是和聋子的耳朵一样，只能替你做个配相罢了。男女之乐，我是无福消受了，巴不得有个人代我尽女人的义务。我的意思昨日就对你说了，你是个精明人，大约也不会疑心我有做作。你老实说给我听很好，我要不实心实意成全你们的，我不是人。”说完，扯着被卧角揩眼泪。

黄文汉见了，好生不忍，连忙慰问她道：“说得好好的，又哭些什么？”圆子笑道：“我何曾哭来？不要说话了，睡罢，明早要去送行，下午还得到护国寺去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谁还去护国寺做什么？你虽聪明，到底认错了。凡事须自己觉着有趣味，才高兴去干。我此刻已不觉去护国寺有趣味了，便君子明约我去，我也不去。”圆子正色道：“你是这样不行！她既有意于你，你又欢喜她，不去，显见得是因我了。你明日万不能不去。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我何尝真欢喜她？她也未必就有意于我。只管去怎的？”圆子冷笑道：“你真不去吗？”黄文汉笑问道：“我怎敢向你说假。”圆子道：“你不去罢了，只是你不可怪我无情！”黄文汉惊道：“你这话怎么讲？”圆子道：“你明日若不去，我一定和你离开，我若不离开，就是禽兽养的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你这话不稀奇得很吗？”圆子抢着道：“有什么稀奇！没有我，你吊人家也好，不吊人家也好，不干我的事。既有我在里面，你和人家吊一会，又不吊了。不是我在中间作梗，也是我在中间作梗。我不希罕你，犯不着受人家怨谤。并且我早已存心，非找个替身不可。你不依我的，

我立刻和你离开便了！”黄文汉知道她是愤激之词，只含含糊糊的敷衍了几句，便大家安歇了。

次日早起，都将昨夜的事忘了。用了早点，二人装束停当，同来苏仲武家。苏仲武正从运送店回来，黄文汉帮着打点随身带的行李。苏仲武向圆子笑道：“不敢劳动嫂子送到横滨，就在这里请回家去罢。我又没多行李，有老黄同去够了，我们何必还要客气！”圆子笑答道：“不是客气，我也想去横滨看看。”苏仲武便向黄文汉道：“还是你和嫂子说声，教她不用去，多远的路，天气又冷，何苦去受海风吹。”黄文汉心想：也是。她体气弱，素来多病，不去吹风也好。便对圆子道：“苏先生既执意不教你远送，就是我一个人送去也罢了，你就此回家去罢，我送上船就回来。”圆子见黄文汉这般说，只道又是有意掉枪花。便笑着点头道：“那我就远送了。”当下向苏仲武行了礼，说了几句沿途珍重的话，即作辞去了。黄文汉和苏仲武带了随身行李，坐人力车，到中央停车场来。恰好胡庄也在待合室等车，彼此见礼。胡庄送行的人很多，张全、罗福都在内。罗福见了苏仲武，连忙过来握手，问道：“先生也是来送行的吗？尊夫人怎不见同来。”苏仲武口中含糊答应，心中惨然不乐。胡庄昨日见苏仲武的情形，又听了黄文汉的说话，知道苏仲武必有难言之隐，便暗暗的拉了罗福一把。黄文汉跑过来，扯了罗福的手问道：“去年双十节你逃席之后，怎的全不见你的影子？”张全笑道：“你自不去找他，只怪得你。他去年年底，他还大出风头，你没晓得吗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他出了什么风头？”罗福用眼瞪着张全道：“不要说！你若说了，看我可能饶你？”张全笑道：“你不要我说，我倒偏要说说，看你能如何不饶我？”罗福脱开黄文汉的手，推着张全往待合室外跑道：“你不开口，老黄不会疑心你是哑子。”黄文汉

笑着止住罗福道：“我不听就是了，何用是这样讳莫如深呢！”

张全笑着将身子一扭，脱离了罗福的手，又跳入待合室中间，正待要向黄文汉说，罗福看了看壁上的钟道：“九点五十分钟了，只差十分钟就要开车，我们上车去罢！”胡庄道：“呆子忙什么？还没摇铃，看你能上车去？”黄文汉听得上车，才想起还没买票。便问张全道：“你们买的票是几等？我好照样买了同坐，闹热些儿。”张全笑指罗福道：“我们本都要买头等，他这鄙吝鬼死也不肯坐头等。说只有个把钟头，在三等车里坐一会就到了，何必花冤枉钱。我们因人多，挤在三等车里，恐怕没地位坐，左说右劝的，他才肯买张二等票。我们都买的是二等，你也买二等罢！”

黄文汉笑着点头去了。一会儿拿了两张二等车票进来，交了一张给苏仲武。外面已摇得铃声响亮，待合室里等车的人都争着向外面跑。黄文汉和胡庄一千人跟着出来进月台，上火车，纷乱了好一会，才大家坐定。罗福坐在绒垫子上，故意闪了几下，笑向张全道：“多花几个钱到底不同点儿。三等车上那种木板凳，又硬又窄坐得屁股生痛，哪能及这个柔软得有趣？头等车一定比这个还要好几倍，怪道你们定要坐头等车，原来都想图这个舒服。”车中的人见了罗福这种神情，一个个偏过头抿着嘴发笑。张全也不睬他。罗福一个人得意了一会，见月台上站了许多送行的人，他便将窗子的玻璃放下，伸出头来看那些送行的人，自己却时时咳一两声嗽，想引人家注意他是坐在二等车里。无奈那些送行的人都各人望着各人临行的亲戚朋友，趁着须臾短景，叙述无限的离怀，哪有闲心用眼光来瞧着他？任他如何高声咳嗽，那些人只当没有听见。忽听得呼哨一声，火车的汽笛便接着呜呜的叫起来，火车也就跟着叫声轧轧的响起来了。罗福只见月台的檐柱慢慢往后退，越退越远，一

刹时就不见了。罗福望着人，只得退入车中坐了。到一个停车场，他必伸出头来咳几声嗽。惟有张全和他同住得久，知道他这种用意，暗暗地说给黄文汉听。黄文汉笑得肚皮痛，推了罗福几下。罗福回过头来问做什么？黄文汉道：“我明日在新闻上替你登一条广告好么？”罗福怔了一怔问道：“什么事登广告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你平生第一次坐二等车，不登条广告，岂不埋没了你这般豪举！”说得车中的人都笑起来了。罗福红了脸坐下来，搭讪着说道：“我坐二等车，并不是第一次，从前也坐过多回。”黄文汉见他难为情，便不再说了。

一会儿车抵横滨，一伙人都乘人力车上上了船。胡庄和苏仲武都是头等舱，安好了行李，复一同上岸来，到山下町同乐楼午餐。罗福知道是张全将他的心事对黄文汉说了，所以黄文汉说挖苦话，惹得大家嘲笑。心中恨张全不过，悄悄的拿了张纸，画了个乌龟，粘了些浆糊，偷贴在张全背上。张全哪会知道？只顾和人说笑。大家围着桌子吃饭，也没有人留神。却被下女看见了，笑得打跌。吃饭的人觉得诧异，一个个望着下女，下女用手指给众人看。胡庄一把撕下来，张全见于，跳起来指着罗福道：“一定是这呆子捣鬼！好，好！你看我当着众人出你的丑不？”罗福赖道：“你怪我才怪得冤枉，我何时画了贴在你背上的？”张全道：“你还要赖！刚才只你一个人起了身，不是你，是忘八蛋！”罗福笑道：“你才是忘八蛋！背上驼着忘八蛋的幌子，还骂人是忘八蛋！”张全也不答话，向黄文汉笑道：“我将他去年年底出风头的事，说给你听。”罗福顿时失色，忙哀告道：“好人，你不要说。我下次再不敢和你开玩笑，饶了我这一次罢！”张全哪肯睬他，举起杯酒，笑向满座的人道：“诸君中恐怕不知道这事的，我说出来，给诸君下酒。且请诸君饮了这一杯，静听我说。”

黄文汉见张全说得这般慎重，料道必是桩很有趣味的笑话。大家听子，也都是这般想，各人举起杯来，一饮而尽。只罗福急得搔耳扒腮，不得计较，跑过张全这边来，攀着张全的肩膊，苦着脸说道：“我已知道你的厉害了，下次随你教我做什么事，就是赴汤蹈火，也不辞避，只这事说不得。”张全扭转身，推了罗福一下道：“说不得，你须不要做！”罗福道：“我下次不做了就是。”张全忍不住笑道：“什么事，你下次不做了？”罗福笑道：“下次不再教你做乌龟了。”张全在罗福头上敲了一下笑道：“你们看这该死的囚徒，他倒会讨起便宜来了。快替我滚开些，我非说不可。”罗福攀住张全，哪里肯依呢。黄文汉笑向罗福道：“呆子！你做的事，只老张一个人知道吗？”罗福点头道：“除他以外，知道的很少，有是还有一两个人知道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既还有一两个人知道，那一两个人不见得便替你守秘密。你就今日阻止了他，不说了，你终不能跟着他走。他安心要说，怕没说的时候吗？”胡庄拍手笑道：“对呀！呆子，不要紧，大丈夫做事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？你由他去说罢。你越不教他说，他越觉着有趣似的非说不可，听的人也认真些。你若当作一桩极平常的事，他说着也没有味。”满座的人谁不想听新闻？听了胡庄的话，都赞成道：“老胡说的一些儿也不错。呆子，你还到这里来坐着，大家听罢。你也莫当作你自己的笑话，只当是听别人的笑话便了。”你一言我一语，说得罗福无言可说，只得鼓着嘴，退回原位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你要说，你就去说罢，看你说了，有什么好处？横竖又不丑了我一个人，也一般的拉着旁人在里面。”张全见罗福如此，倒不忍心说出来，知道他是个量窄的人，恐怕大家听了，一嘲笑他，他立脚不住赌气跑了，大家伤了感情没趣。想罢，便坐了下来笑道：“你既是这般要求我，不要我说，我

便饶了你这一次罢。只是你下次却不可再向我无礼了。”罗福起身向张全作揖道：“你能是这样，我一辈子感激你不尽。”黄文汉不依道：“我们闹了这么一大会，酒也饮了，你却向这呆子卖好。你还是说罢，他的事情横竖做过了，终久人家是要知道的。”胡庄及大众也争着要张全说，罗福急得向这个作个揖，向那个打个拱，引得大家都笑得不亦乐乎。

不知张全到底说出什么来没有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八十五章

打英雌罗福怪吃醋 瞰良人圆子真变心

话说张全见大众都逼着要他说，只得说道：“去年年底，刘艺舟的戏班子不是在南明俱乐部演戏吗？那个在本乡座做加秋霞的施山鸣装扮起来，身材容貌本还过得去，这呆子见了，便神魂颠倒的，说比小姜的《茶花女》还要好几倍。这也罢了，谁知这呆子口里只管向人说好，心中便起了个不良的念头。”罗福见张全这般说，急得双手掩着他自己的耳朵，只管摇头放声乱叫，想闹得大家听不清楚。张全见罗福如此，果住了口。大家又笑着催张全说，张全放高声音接着说道：“他起了这不良之念头不打紧，却闹到一位女国民身上去了。这位女国民，你们大家都是知道的，就是在教育会演说，李锦鸡因而被叱的鼎鼎大名的胡女士。”苏仲武听得，打了个寒噤，翻开眼睛望着张全。张全也不在意，仍往下说道：“呆子转施山鸣的念头，却与胡女士有什么相干呢？原来胡女士见施山鸣生得面似愁潘，腰如病沈，不觉与呆子一般的生了爱慕之心，也学呆子的样，只管在后台里面鬼混。凑巧那一夜也是演《茶花女》，施山鸣的西装不完全，并少了一顶合式的帽子。胡女士赶忙将自己身上的西服脱剥下来，给施山鸣穿了，帽子也给施山鸣戴了。施山鸣高高兴兴的向胡女士谢了又谢。呆子看在眼里，气在心里，恨不得立刻将胡女士拖出后台。也是胡女士合当有难，前

台看戏的，见施山鸣穿的是胡女士的衣服，有几个是胡女士的生死冤家，心中不服，寻至后台，与胡女士挑衅。胡女士不合与他们辩理，才辩了几句，呆子一肚皮的怨气，正没法可以发泄，郁成一股愤气，至此按捺不住，伸出他那五齿钉耙的手，在胡女士脸上就是一巴掌，打得胡女士直跳起来。呆子打得兴发，接连又是两个下去。胡女士只气得浑身打抖，又羞又忿，忍不住掩面痛哭起来。后台的人见这样一闹，也慌了手脚，呆子便乘势一溜烟走了。”

满座的人听张全说到这里，都望着罗福大笑起来。罗福放下手来，说道：“好好，快些吃完了饭，上船去罢。”黄文汉向张全道：“这事我早就仿佛听得人说，外面晓得的人很多，呆子何所用其秘密？”张全望着罗福笑了一笑，还待说话，罗福抢着说道：“就是这个秘密，再没有秘密的了。”说着，拍手教下女开饭来。胡庄笑道：“这事情谁也知道，何必要老张来说？一定还有好笑的在内。”张全摇头道：“并没有什么好笑的，以后就是呆子和施山鸣在黑幕里干的事，我也弄不大清楚。只晓得施山鸣他们住在三崎馆，穷得精光，呆子也陪伴他们，穷得换洗的衣服都没有。你们没见他现在还戴着一副黑眼镜圈儿，可不是便宜太占狠了！”罗福气得将筷子往桌上一搁，站起身一脚踢开椅子，往外就走，口中说道：“老张也太不够朋友了！”满座人都大笑起身来拖他，张全也赶着赔不是，罗福拗不过众人情面，只得重复入席。大家都忍着笑吃饭。须臾饮食都毕，由送行的人斗份子清了帐。一行人送胡庄、苏仲武上船，各人说了几句沿途珍重的话。

黄文汉与苏仲武洒泪握别，随着大众回东京来。在火车上黄文汉问张全道：“你刚才说胡女士，她此刻怎样了？你知她的下落么？”张全道：“听说她此刻嫁了一个江西人，姓柳名

萍的，同回国替袁世凯当侦探去了，不知他们内容到底怎样。

”黄文汉望着罗福笑道：“呆子你要仔细些，她既嫁了个袁世凯的侦探，须提防她报你这三巴掌之仇，说你是乱党。”罗福鼻子里哼了声道：“我怕她！我只在日本住，看她怎地奈何我？”

”一行人说笑着，火车已到中央停车场。

黄文汉别了众人，看电柱上的挂钟，已到四点十分，心想：君子此刻必下了课，在护国寺玩耍。我何不再去走一遭，看是怎样？主意打定，便由小川町坐往江户川的电车。刚走至护国寺门首，早望见君子穿着淡红小袖散花棉袄，散披着头发，趿着一双橡皮底草履，和两个一般大小的女孩子，在护国寺内草坪里抛皮球玩耍。见了黄文汉，似乎有些害羞，丢了皮球，红着脸与黄文汉行礼。黄文汉连忙脱帽还礼，走近身去笑说道：“小姐昨日不曾来此地玩耍？”君子笑道：“谁说我不曾来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我昨日午后到这里看一个朋友，怎不曾看见小姐？这两位也是同学的吗？”

君子点头，正待和黄文汉介绍，忽见大门口走进来一个女人。打扮得如鲜花一般艳丽，笑吟吟的望着自己点头，心中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女人与我素不相识，如何会望着我点头？想是她认错了。君子心中这般想，眼睛不住的在那女人浑身上下打量。黄文汉背大门立着，不曾看见，听得脚步响，又见君子似乎出了神，即掉转身来看。不看犹可，这一看，只恨他爷娘不曾替他生得两支翅膀，好冲天飞去，避了这女人的面，又恨这地不能裂一条缝，好立刻钻进去，藏了这个身子。黄文汉正在进退为难的时候，那女人已走近身边笑道：“你送行如何回得这般早？这位想就是君子小姐了？”这几句话，只急得黄文汉一张脸通红，心想：既被她撞破了，没法，暂时只得硬着头皮，拼着夜间去向她赔罪。当时定了定神，勉强笑着向君子绍

介道：“这便是内人圆子。”君子听得，连忙深深的向圆子鞠躬行礼。圆子答礼笑道：“小姐不要听黄君说谎，我和黄君只是朋友。屡承黄君的情，要和我约婚，我因自己的容貌、学问都一毫也匹配黄君不上，从不敢起这个念头。前日听得黄君说起小姐，我就羡慕得了不得。几番怂恿他，要他来看望小姐，不料昨日来迟了些儿，小姐独自玩了一会就回府去了。今日天幸遇着小姐，小姐却不可辜负了黄君这一片爱慕之诚。黄君为人最是多情，我只自恨命薄，不堪与他匹配。”君子见圆子口若悬河，无端的说了这一大篇的话，有些摸不着头脑。那两个同玩的女孩子见天色已是晚餐时候了，都不辞而走的归家晚膳去了。君子见了，也待作辞归家。圆子如何肯放？一把拉住君子的袖子笑道：“论年纪，小姐比我轻得多，我胆敢呼小姐一声妹妹。妹妹不笑我妄自尊大么？”说完仰天格格的笑。君子此时不知要怎么才好，用那可怜的眼光望着黄文汉。黄文汉也正在叉手躬身，如聋似哑的时候，被君子这一望，望得他更加着急。喜得人急智生，当下笑向君子道：“圆子君认小姐做妹妹，我也与有光荣。此后望小姐不必客气，多与圆子君亲近。我此刻还有点小事须去料理，圆子君可多陪小姐玩玩。”说着，点了点头，转身就走。圆子说道：“你走哪去？”黄文汉即停了步，回头见君子推着圆子说道：“姐姐，由他去罢，我不愿意他在这里。”圆子笑道：“他去了如何使得？妹妹你不知道她很愿意在这里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我实在有点事要去干。好夫人，放我去罢！”说时已提步往外走了。

圆子见黄文汉已走，便向君子说道：“他走了不要紧，我自陪妹妹去各处玩耍好么？”君子道：“时候已不早了，我要回去，免得母亲盼望。姐姐何不同去我家坐坐？”圆子喜道：“好极了。只是我去妹妹家，妹妹对母亲将如何说？”君子沉

吟道：“姐姐说如何说好？”圆子笑道：“只说是同学罢了！”君子点头道好。二人遂携手出了护国寺，旋走旋闲谈，不多一会，已走到一家门首。君子住了脚道：“这便是我的家了。”圆子抬头见门柱首嵌着一块磁牌，上面有“斋藤”二字。君子推开了门，让圆子先进去。圆子跨进门栏，早见一个五十来岁的夫人，穿着一身素服，推开里门出来。君子连忙抢上前向圆子说道：“这便是我的母亲。”圆子就门栏里行了一礼。君子的母亲答了礼，笑问君子道：“这位是你的同学吗？”君子点头道：“他是圆子姐姐。刚才在护国寺遇着了，就邀来家里玩耍。”说着脱了草履，圆子也卸了木屐。君子母亲引到客厅里，圆子重新行了礼，开口说道：“我多久就应来看视伯母，替伯母请安，只因一来学校里功课忙，二来因我身体素来多病，又不识途径。今日若不是在护国寺遇着妹妹，又要错过了。”君子母亲见圆子称呼亲热，说话伶俐，举动大方，容貌端好，心中非常欢喜。当时谦让了几句，便向君子道：“难得圆子姐姐到我家来，你好生陪着说话，我去弄点菜，就在这里吃了便饭去。”圆子连忙笑道：“伯母不要费事，下次再来奉扰。我既知道了伯母的住址，好时常来玩的。”君子母亲笑道：“时常来玩最好，我并不费事。吃了晚饭，再教你妹妹陪去看活动影戏。”君子也在旁挽留。圆子便不推辞了。君子母亲到厨房里，先烧了壶茶送到客厅来。见已不在客厅里了，听得君子卧房里有两人说话的声音，便端着茶也送到君子卧房里来。只见君子拿着自己编织的物件给圆子看。圆子看了，赞不绝口。忽见君子母亲端了茶来，连忙趋前接了笑道：“我只知道妹妹读书聪颖，不知道她手工原来也精细得了不得。同学中像她这样完全的也就少有了。”君子母亲张开嘴只是笑。君子催她母亲快去弄饭，她母亲真个去了。圆子遂和君子无所不谈。须臾饭

菜都好，三人一同用了晚膳。君子邀圆子去江户川馆看活动影戏。

圆子辞了君子母亲出来，同到江户川馆。圆子抢着买了票，下女引进特等座位。此时影戏还没开演，看的人，楼上还不满一百，都稀疏疏的坐着。圆子举眼四处观望，只见头等座位里面有个穿洋服的少年，生得气秀神清，戴着一副茶晶金丝眼镜，越显得面如傅粉。看他年纪，至多不过二十四五。圆子见了，心中思量：这男子一定是中国人，看他穿着中学生的制服，全没有些莽撞气，日本哪有这样文秀的中学生？圆子在这边打量那中学生，那中学生便如得了无线电，也连连拿眼睛来膘圆子。圆子见了好笑，恐怕那中学生看见，便回过脸去低了头。过一会再看那中学生，尚兀自目不转睛的钉住了圆子的脸，也微微的含笑。圆子见那中学生实在美得有几分可爱，不由得脸上不表现出来。却又有些怕君子见了疑心，只得也以一笑报答那中学生相慕之意，便回过脸来。恰好影戏开演，楼上的电光都熄了，二人的无线电报都不能通。

日本的影戏园，开场照例演的是滑稽片及喜剧片，都是很短的。不消几分钟，一张演完，圆子觉得身边有人挨着坐了。一看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中学生。圆子也不作理会，只顾和君子闲话。接着电光又熄了，圆子偷看那中学生，眼睛虽也望着电影，一只手只管在下面，渐渐的伸进圆子腰间。圆子揣他的意思，却是想伸进来握自己的手，一个不留神，自己的手竟被他握住了，一时哪里挣得脱呢？圆子的手既被那中学生握住，登时觉得那中学生的手温软得了不得，竟比一个好女子的手还要细腻，便也乐得开开心，倒紧紧的握了那中学生几下。那中学生脱出手来，在他自己左手上取下一个金戒指，又慢慢的摸着圆子的手，在中指上套了；圆子吃了一惊，连忙卸下来，纳还

那中学生手中。那中学生紧握着拳头，死也不受。圆子便放在中学生手背上。中学生拿了，又来摸圆子的手，套上戒指，即将手缩回去。圆子又卸下来，想交还他，他已起身往化妆室走。圆子只得纳入怀中，看了好久的影戏，只不见那中学生转来，知道他是在化妆室等着说话。本想下去，心中总觉得有些不过意。一时以口问心的打了几遍商量，终是赞成去的占多数。便也起身待向化妆室走。君子问道：“姐姐去哪里？”圆子怔了一怔答道：“妹妹坐着，我有事去就来。”君子小声说道：“姐姐去便所么？我也同去。”圆子一时没有法子拦阻她，只得点点头，自向前走。刚至化妆室门口，只见那中学生在门帘缝里迎着含笑点头。圆子使了个眼色，径推开便所的门。君子跟着进去，圆子向君子道：“我要大解。妹妹小解了，自去看影戏，我就出来。”君子答应了。小解出来，因衣带松了，顺便走进化妆室去，想对镜整理衣服。低着头只顾走，那中学生隐身在门帘背后，猛然撞个满怀，二人都吃了一吓。君子抬头一看，认得是坐在圆子身边的，心中已有些明白。那中学生见君子容貌不在圆子之下，年龄还要轻几岁。人生爱好之心，哪有限制？便趁着惊魂稍定之际，向君子赔话道：“很对不住，不知小姐进来，不曾躲避，失礼得很！”君子望了中学生一眼，只笑了笑，便去对镜整装，也不答话。那中学生倒像是风月场中老手，也走近穿衣镜前，望着镜子，摸了摸领子，拍了拍衣服。君子就镜子里面，瞟了那中学生一眼。中学生便笑逐颜开的，回送了一个眼风。二人正在穿衣镜里眉来眼去，门帘一揭，只见圆子走了进来。君子到底有些害羞，连忙回过脸来说道：“姐姐，我的衣带松了。重新系过才好了。”圆子笑道：“松了自然须重新系过，我的也松了。”说着，也对着穿衣镜，解开腰带重新系过。那中学生见有二人在这里，知道不能下手，

便慢慢的踱出去了。

圆子二人整理了衣带，重复入座看影戏。那中学生仍想来握圆子的手，此时圆子却不肯了。那中学生三回五次的摸索不得，又偷看圆子的脸色，大不似以前和易，竟似堆下了一层浓霜一般，吓得有些不敢下手了，只轻轻用背膊来挨擦了一会。见圆子不理，便暗暗的将座位移至君子背后，伸手由君子腰间来探君子的皓腕。君子虽然不是大家的闺女，却不曾见过在大庭广众之中是这般摸摸索索的。当下见中学生从腰间伸出手来，吓得芳心乱跳。又十分怕被圆子看见，只顾将身子往前面让。那中学生哪管她逃避，君子让一寸，他便跟进一寸。让来让去，前面抵着栏杆了。圆子分明看清楚，只抬着头看影戏，装全没看见。君子既逃避不脱，急得在那中学生手背上下死劲抓了一下。那中学生痛得缩手不迭，恨恨的瞟了君子一眼，自去捧着手抚摸。君子觉得非常得意，悄悄的说给圆子听。圆子听了，回头望着那中学生笑。中学生正用口向手背上吹，见圆子望着他笑，便举给圆子看。此时没有电光，也看不清楚受伤的轻重。圆子笑着对那中学生颠了颠头，自掉转脸去看影戏。不一会演完了，大家起身出了江户川馆。

圆子与君子约了后会，君子独自步行归家。圆子走到停车场上电车，只见那中学生已赶了上来，与圆子点头，举着手向圆子道：“你看，你那朋友也未免太狠了！”圆子就电光一看，只见三道血痕，都有一寸多长，忍不住掩口而笑。那中学生挨近圆子身旁坐下问道：“你住在什么所在？”圆子笑道：“你住什么所在？”中学生道：“我从前本住上野馆，去年八月搬到仲猿乐町，住了一个贷间，二十五番地，门口挂了个木牌子，上面写着‘五十岚’三个字。我那贷间异常精致。”圆子问道：“你就姓五十岚吗？”中学生摇头道：“我不姓五十岚。我那

房主人姓五十岚。”圆子道：“你姓什么？你不是个中国人吗？”中学生点头道：“我是中国人，不过我来日本很多年了，知道我的人很多，在留学生中间很有点名誉。你不信，你随便去问个中国人，就知道了。”圆子点头笑道：“你且说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不知中学生说出什么姓名来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八十六章

利用品暂借李铁民 反攻计气煞黄文汉

话说那中学生见圆子问他的姓名，连忙从袋中摸出一张三寸多长的名片来，恐怕圆子不认识汉字，用手指给圆子看道：“我姓李名铁民，福建闽侯人。”圆子伸手接了，待纳入怀中，李铁民忽然止住道：“且慢，等我将住址写在上面，你以后好来玩耍。”说着，从洋服口袋里抽出自来水笔，就圆子手中的名片上写了他的住址，交给圆子，问道：“你今晚能到我家里去么？”圆子摇头道：“今晚不行，明日午后定来奉看便了。”李铁民笑道：“明日午后几点钟？我好在家中等你。”圆子道：“时间不能一定，何时能抽身出来，即何时到你家来。”李铁民高高兴兴的应了。电车到饭田町，圆子即辞了李铁民下车。李铁民送至车口，复叮咛了几句。圆子只管点头应是，在饭田町换了电车归家。

黄文汉独自一个人坐在火炉边打盹。火炉里的火也将近要熄了，被卧已铺好在一边。黄文汉见圆子回来，抬起头揉了揉眼睛，笑着问道：“你如何到这时候才回来？我一个人等得有些不耐烦了。”圆子一边解围襟，一边笑答道：“等得不耐烦，不好不等的吗？”黄文汉起身添了炭笑道：“你没回来，我如何好不等。”圆子也不答话，拿寝衣换了，也来靠着火炉坐下。黄文汉见她板着面孔，只顾烤火，一声不做，不好意思问她今

日的事。只得伸手借烤火，握了圆子的手，抚摸尽致。圆子烤了一会，脱开手立起身来，倒了口茶喝了说道：“我是要睡了，你高兴坐，你再坐坐罢。”黄文汉也起身笑道：“我多久就要睡了，谁还耐烦坐？”圆子已解衣钻入被中，黄文汉一同睡下。半晌不见圆子开口，黄文汉委实有些忍耐不住，推了圆子一下，笑问道：“你真和我斗气吗？我做错了事你骂我也好，打我也好，我皱一皱眉的，也不算是我了。只是这样板着脸孔一声儿不言语，我心中真难受。我就是要向你赔罪，你也要与我以赔罪的机会。你是这样，你到底要教我怎样？”圆子听了，翻身来望着黄文汉笑道：“我何敢要教你怎样？我心里没有话可说，教我说什么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没有话说，随便谈谈也是好的。你今晚在哪里吃了晚饭？吃了晚饭，在什么地方玩耍？到这时候才回来，未必就毫无可说。”圆子笑道：“你这人太不中用了。我恐怕她对你害羞，特来帮你撮合，谁知你是个银样蜡枪头，我一来你倒跑了。我前日早和你说了，我若不竭力成全你们的事，我不算人。我披肝沥胆的和你说话，你偏要鬼鬼祟祟的和我使巧计儿。我和你相处了这么久，你的性情举动如何瞒得过我？昨日老苏来这里辞行，我说送他去横滨，他当面并不曾推让。你同他出去一会，今日就变了卦。我岂不知你是有意避开我，好回头去护国寺？老实说给你听，我昨日已到了护国寺，并见你在那树林子里，掬着衣东张西望。我见你没找着君子，我也无从帮你的忙，所以悄悄出了护国寺，向停车场走。刚上了电车，只见你已从那边桥上来。此时我转念一想，不如和你说明了，便好商量个和君子生关系的办法。正待叫你赶紧来同坐这乘电车，谁知你走得慢，没有赶到，电车就开行了。我还从窗眼里见你追了几步，却又不追了。”黄文汉抢着说道：“我并不曾瞒你。我昨晚不是催着你睡了，一五一十都

说给你听的吗？今晚你就不来，我回家也是要告诉你的。我何尝鬼鬼祟祟的使巧计儿！老苏不教你送去横滨，是因天气太冷，他体恤你身体不好，恐怕你受不住。本是一时的转念，我心中也是这般想，所以也不甚赞成你去白吹风。哪有这多心思，想到护国寺去？你人是聪明，只是这事却完全误会了。”圆子道：“老苏不教我送，或者是真意，只是我已不必研究是真是假了。你昨夜催我睡，告诉我的话，是出于你的本心吗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不是出于我的本心，难道是你逼着我说的吗？”圆子道：“虽不是我逼着你说的，你自己问问心罢！到那时候，还要说欺人的话做什么？我不借着做衣露出话因来”你如何肯说给我听？你听了我的话，知道事情已经被我识破，瞒也是白瞒了，倒不如说出来，还可以见点儿情。你自己问问心，当时的心理是不是这样？”黄文汉只得赔笑说道：“我当时虽也有些这样的心理，不过我始终没有打算瞒你。我若是有心瞒你，前日从福田英子家里回来，便不对你说过见君子了。我不对你提起，我就一连在外面睡几夜，你也不会知道。我自己信得我自己的心过，无论如何，对你不会变心。以为你也一般的信得我过，随便什么事，不妨和你商量了再做。并且我对于这一类事，都是偶然兴发干出来的，谁也不以吊膀子为职业。你若因君子的事便和我存心生分起来，那你就错用心了。我的性格，到了要紧的关头，斩头沥血都视为寻常之事。只是一点小事，便要拘拘谨谨的，一些儿也得计较，我却干不来。”圆子点头笑道：“我知道，不过依你的性格看来，要紧的关头很少，只怕平生都是干的不拘谨、不计较的事。”

黄文汉听了，不觉变了色说道：“你这话太轻蔑我了！我和你原是感情的结合，你钦我爱了的，才得长久。若是因这一点小事便存个轻侮我的心，将来安得有好结果？”圆子嘻嘻的笑

道：“感情的结合，当然没有好结果，何待将来？只今日我的感情已是不能与你结合了。”黄文汉沉吟半晌问道：“你怎样便不能与我结合了？”圆子道：“我昨日不是和你说了吗？你不吊君子的膀子，我不和你离开便是禽兽。你今日和她说得好好的，我一来你便如遇见了鬼一般，头也不回的跑了。你不是安心将这离间的罪名加在我身上吗？你还怕她不知道我和你的关系，偏要左一句是你的内人，右一句是你的内人。你只当我是呆子！我于今纵想再和你结合，我发下来的誓也不肯。”黄文汉听了，只急的呼天。圆子笑道：“你不必是这样，你今日虽走了，我替你办得很有些成绩了，只消明日再去一趟，包你成功。你今日走了之后，我同到她家里，见了她母亲，假作是她的同学。她母亲对我十分亲热，留我在她家吃了晚饭。我背着她母亲，用言词去打动她。谁知她竟是老手，早结识了一个中国人，姓李，住在五十岚家。她同我吃了晚饭，帮我同到姓李的家中。那姓李的年纪比你轻得多，只看得出二十来岁。中国人生得好的真多。那姓李的又穿得漂亮，戴一个金丝茶晶眼镜，竟像一个绝美的女子。为人又十分和气，听说我是君子的同学，更是殷勤招待。我常听说中国人慷慨，和你要好以来，见的中国人不少，也不见得有什么十分慷慨的。今晚会见那姓李的，才知道中国人实在有最慷慨的。我和那姓李的初次见面，并没有说几句话，那姓李的便对我说道：‘难得小姐肯到我家来走动，真是荣幸极了，不可不送点儿东西，给小姐做个纪念。只是我在贵国做客，身无长物，只有一个金指环，是我时常带在手上不离的，就送给小姐去做个纪念品罢。还要求小姐恕我唐突，不嫌轻薄，赏脸收了。’我听他是这般说，又见他真个从手上将指环脱下来，双手送到我眼前，我不觉吃了一惊，连忙推辞不受。哪禁得他三回五次的要求，竟被他硬拿了我的手套

在指上。我取下来交给君子，要君子替我还了他。君子也抵死不肯收受，我只得揣了回来。那姓李的又拿了一张名片，写了他的住址给我。”

黄文汉听了，只气得几乎昏了过去，极力的咬紧牙关忍耐。忍到后来，再也忍不住，一蹶劣爬了起来问道：“你拿指环名片给我看！”圆子笑道：“你忙些什么？我自然拿给你看。你睡下来，坐起不披衣很冷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你快拿，你快拿！”

圆子道：“可笑你这人，听不得一句话。又没有人抢了去，忙些什么？我拿给你看就是。”说着，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张名片、一个指环出来。黄文汉一把夺了，就电光一看，气得一双手只管发抖。圆子从背后拉他的衣道：“睡下来，冷得很，你看已冻得发抖了。”黄文汉将两件东西都仔细看了，往房角上一撂，长叹一声，纳倒头便睡。圆子见黄文汉撂了指环、名片，也一蹶劣爬了起来，一面拾起，一面说道：“人家送我的纪念品，随意撂了人家的，于心何忍？”说着，仍钻进被卧，将两件东西复纳入枕头底下，也不言语的睡了。

黄文汉独自气愤了一会，忍不住问道：“那姓李的如何个情形对你？”问了一句，圆子不做声。黄文汉推了她一下，圆子哼了一声，摇摇头道：“有话明日说罢，我今晚被那姓李的缠疲了，想睡得很，明日还约了到他家中去。”说完，掉过脸去要睡。黄文汉冷笑道：“你以为是这样，可以气苦我？你要晓得，我并不受气。若是旁人，我或者有些气。那姓李的，你知道他是个什么人？你只见他生得不错，待你殷勤，便以为他是个好人么？我早就认识他。他是在东京有名的嫖客，混名叫李锦鸡。在东京住得久的留学生，没人不闻他的名。他去年住在上野馆，就因为和人吊膀子，给人撵起跑跑了。不料君子竟上了他的当。你若欢喜他，去和他来往几回，你就知道了。你既

决心要和我离开，离开就是，不必是这般给我下不去！”圆子也冷笑道：“你自己久有意和我离开，用种种法子逼迫我，不许我安生。我何时决心要离开你？人家送我的东西，又不是我向人家讨来的，怎的是给你下不去？姓李的自然欢喜嫖的，不欢喜嫖，也不和君子往来、不送指环给我了。男子欢喜嫖，原不算什么，你难道是不欢喜嫖的？”黄文汉摇首道：“这都不必说了。我只问你，明日去李家不去？”圆子道：“约了去，为什么不去？我不像你样，口里说不去，背了人又去。一点小事，都要鬼鬼祟祟的瞒人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一个人去，还是邀君子同去？”圆子道：“姓李的不曾要我邀君子，我只得一个人去。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那就是了。”圆子道：“你问了做什么？”黄文汉叹道：“我和我的缘只怕就尽在今夜了。”圆子笑道：“怎见得缘便尽了？你以为我和姓李的往来，便和他有情，将爱你的情减了吗？你这也猜错了。我的情和你一样，界限分得很严。爱你是爱你的情，爱姓李的又有爱姓李的情。像你和姓柳的住了一夜，回家仍是如前一般的爱我。就是几次去护国寺找君子，也不见得对我便冷淡了。我是很相信你，所以极力成全你和君子的恋爱。我今晚受姓李的指环，答应明日到他家里去，也是和你一样，偶然兴发。你何以便信我不过，说你我的缘尽了？你若真是这般说，又是有意欺我了。”

黄文汉到此时，无话可说，只有叹气。忽转念，圆子虽是曾经当过淫卖妇，只是她到底有些身分，不是轻容易与人生关系的。我吊她的时候，不知费了多少气力，才如了心愿。李锦鸡虽然生得不错，但是轻佻的样子显在外面，圆子不见得便看得上眼。就是一时和我赌气，她不能不顾她自己的身分，安有初次见面便生关系的？听她说话，显然露出已经有染的意思来。她说被姓李的缠疲了，不是明说出来了么？且慢！她不是

这样人，必是故意是这般说了气我的。黄文汉一个人越想越想出是假的来，一时的气都消了。看圆子已睡得十分酣美，便不惊动她，轻轻的偎着她睡了。

次日早起，圆子向黄文汉道：“你今日下午去找君子，包管你成功。我已将你爱她的心思和盘托出的对她说了。她不待说完，便表示一种极欢迎的意思。不过她因为知道我和你的关系，到底摸不透我的心理，不敢公然答应。这种事，中间人本只能做个引线，至如何上手，如何结合，是不容有第三个人知道的。即如昨晚到姓李的家里，本是和君子同去的。到了后来，姓李的也是用计将君子骗开了，才能和我说话。君子心中何尝不知道？不过她自己引狼入室，到这时候，也没有法子。但她心中必恨我到极处，必巴不得你去，好出她昨晚的恶气。我夺了她的恋人，她也夺我的恋人，自是天然报复之道。你我做事，都须磊磊落落的，你今日去会了君子，如何个情形，回家时说给我听。我去会姓李的，回来也当巨细不遗的述给你听。你昨日说得好，我不是这样瞎吃醋的人，你也不是这样瞎吃醋的人，彼此都说明了倒好耍子。”

黄文汉此时正端着一碗牛乳喝，见圆子轻轻巧巧的说出这一段话来，竟不像有意捏出来呕自己的，真气得目瞪口呆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心中如火一般烧了一会，将牛乳杯往几上一搁，掉转脸来，望了圆子半晌，说道：“你说的话，到底是真是假？”圆子笑道：“我好意说给你听，你怎的忽然问起是真是假来了。我难道吃了饭没事干，要捏这些假话来说了开心吗？你这人才真糊涂！”黄文汉冷笑道：“我倒不糊涂，我看你却真被那姓李的弄糊涂了。”圆子也冷笑道：“不糊涂，不得去护国寺三回五次的瞎跑路。”黄文汉瞪了圆子一眼，恨了一声没得话说。圆子问道：“瞪我怎的？看你这样子，敢怕要

把我吃了？”黄文汉倒抽了一口冷气道：“你和我这么久的爱情，难道拿着我一时之错，真要给我下不去吗？你们女人的心真可怕，怎便变得这般快。”圆子嘻嘻的笑着，摇着头道：“我的心何尝有丝毫变更？我自问我的心，和你的心一样。你的心，是对我决不更改的。我的心，也是任有多少男子和我缠扰，我只是和你爱我一样，自己相信得自己过的。”黄文汉用手拍着膝盖叹道：“好，好，我佩服你了，你也不必再用心惩我了。我们从此以后，各人都把这条心收起，我决不再去护国寺，你也不用去会那姓李的了，我们仍旧干干净净的过日子。等老苏的一千块钱来了，同我回中国去。从此尔毋我诈，我毋尔虞，免得弄出笑话来，给人家看了不好。”圆子摇头道：“事情不能是这样中止。姑无论我受了姓李的情，不能不去，就是君子，我昨日说得千妥万妥的，她今日在护国寺等你，你又何能失她的约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我又不曾约她，不去失了什么约？”圆子正色道：“你不曾约她，你昨日去做什么？我体贴你的意思，替你约了，你可以赖说不曾约她吗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你何尝约了她，教我今日去会？我看就是姓李的，你也不见得约了今日去。我晓得你是故意捏这些来呕我的。我刚才说了，各人都把这条心收起。”圆子不待黄文汉说完，便笑着问道：“各人都把这条心收起这句话，我还不曾懂得。你不去护国寺算是把你这条心收起了。请问你，我这条心将怎生个收法？你既说我是故意捏这些话来呕你的，又说我不见得约了姓李的今日去，那你的心是疑我所说是假的了？既是假的，又有什么心要收起呢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我已领教你的本领了，何必是这样吹毛求疵的辩驳。”圆子鼻管里哼了声道：“我有甚本领给你领教？你若疑心我是假的，不妨先送我到姓李的家里，再去护国寺，看我和姓李的是个什么情形。总而言之，今日两处的约都

不可失，你心里有什么不自在，明日再和我计较便了。”黄文汉将放牛乳的几子往旁边一推，立起身来，抢到圆子面前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八十七章

忍气吞声老黄赔礼 欲擒故纵圆子放刁

话说圆子见黄文汉将搁牛乳的几子往旁边一推，立起身来抢到自己跟前，倒吓了一跳，以为黄文汉忍气不过，抢拢来想用武，禁不住也连忙立起身来，后退了几步。只见黄文汉向着自己，深深作了一个揖，眼泪如落雨一般，硬着嗓子说道：“我此刻已悔悟过来，知道几日来干的事，都是禽兽不如的，难怪你气得逸出范围和我斗气。我从今日起，若再对旁的女人起了半点邪念，任凭你处罚。便断了我这颗头，我做鬼也不敢怨你过分，不知你可肯容我改过。你也是个有决断的女子，说一句算一句，若能容我改过，只要你答应一句。不能容我改过，也只要你说一个‘不’字。”圆子看了黄文汉这种情形，又见他脸上变了色，不待他说完，心中早动了。只是圆子是个用心计的人，不肯一时容易说出心事来，勉强笑了笑道：“你这改过的话，我还没有领会。你本没有过，教我如何答应你改不改？你自己又到哪里去寻出过来改呢？你这话不是使我为难，竟是使你自己为难了。你若说吊膀子是你的过，那你一生都是过，连我也是你过中来的。吊膀子是你的生性使然，你自己曾对我说过，你见了少年生得好的女人，若不转转念头，你心中便像有什么事放不下似的。你既生性是这样，怎能说是过？譬如这人生性欢喜吃酒，难道吃酒便是他的过吗？你这无端的认过，

才教我不得明白哩。就说你这吊膀子是过，我也决不能教你改了。你不吊我的膀子，我不能和你生关系。我何能忘了本来，不许你再去吊膀子？世界上的女人听了，都要笑话我。说我吊上了你，便据为已有，不许人家来吊，我何苦受这和世界上女人争汉子的名声？”黄文汉跺脚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难道我生成是吊膀子的吗？有了你做女人，就不吊膀子的，也要逼着和人家去吊吊，以显你不和人家争汉子的贤德吗？不幸我几个月来，神差鬼使的，有这几次的错处给你拿了，你气不过，便硬要逼着我再去吊，好给你做口实。假若我没有这几次的错处，你难道凭空教我去和人家吊膀子，以显你的贤德吗？”圆子正色说道：“显我什么贤德？你生性是喜欢吊膀子的人，岂有不吊膀子之理？你若能不吊膀子，我也没有今日了。假使我和你是正式夫妻，不是从吊膀子来的，我也决不敢以这个心疑你。”黄文汉摇手道：“你不用说了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我低了头服下，只能做到这样了。你仗一时的口辩，纵辩得我没得话说，我心里不以为然，也不算是占了胜利。你的行动，我不能干涉，去找姓李的不去，只得由你，我是决不再去护国寺了。我若再为君子进了护国寺的门，你只当我是禽兽便了。”说着，揩了眼泪，返回原位坐了。圆子也坐下说道：“你既是这样说，我心中便没事了。姓李的我自写信去与他支吾。今日天气不好，好像要下雨的光景，又冷得很，我也懒得出去。”当下，圆子真个假意背着黄文汉写了封信，并故意教下女在外面胡乱跑了一会，说送到邮局去了。黄文汉又是伤心，又是叹气，也无心查察是真是假。

午后果然下起雨来，二人都不出外，只在家中向火。不过二人各有心事，虽都想这时候着意的亲热一会，无奈只是鼓不起兴来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故。黄文汉总以为圆子心念姓李的，

已不向着自己了。圆子也是一样，都不肯先拿出真心来，恐怕没有得交换，后悔不了。两个人你猜我忌的，连闲谈一句话都像下了戒严令似的，不敢随意出口。直相持到夜间，圆子仍拿了前夜不曾做完的衣来缝。黄文汉道：“天气冷，烤烤火早些睡罢。又不等着穿，巴巴的缝它做什么？”圆子道：“睡也太早了，横竖坐着没事，缝了也是一桩事。我自己还有等着要穿的，不曾开剪。”黄文汉道：“那何不先缝了你自己的，再来缝我的？”圆子道：“做事须得有首尾。我从来不欢喜这样没做完，又换了做那样。你这衣也不多几针，就要完了。你拿本书坐在我身边看，一会子就完了。此刻还不到八点钟，便忙着睡怎的？”黄文汉真个拿了本书，坐在圆子身边看。看了几页，心里便焦躁起来放了书，拿了枝旱烟管儿，就火炉吸旱烟。一边吸，一边向着圆子叹道：“我和你两人配为夫妇，不要人家说，就是我们各人问各人的心，无论如何苛求，也不能说不是一对相当的夫妇。你又没有上人，更没有兄弟，你的身子你自己有完全的主权，只要你愿意和谁要好，世界上没第二个人能妨碍你的自由。我虽有父母，但是也从干涉我的行动，我的身子也有完全的主权。我的心思，绝对的是和你要好。照事实上看起来，你我二人只怕不见面，见了面必是一对极圆满的、极恩爱的夫妻。谁知竟不然，十天倒有七八天要因一点儿小事便闹意见。这几日简直是整日的大闹起来。寻根觅蒂，虽都是我的不是，只是究竟是你不深知我的心的原故。我自和你同住以来，我的心便没将你做姘头看待。虽没经过正式结婚的手续，我只是将你做正式的妻室看待。我随便对谁说，都是说我的内人。我的朋友也没有不称呼‘嫂子’的。你同我在外面应酬的回数也不少，人家曾轻视过你没有？有曾在你跟前说过一两句轻薄话没有？我若平日对他们说是姘头，恐怕他们对你没有这

般规矩，肯称呼你做‘嫂子’。我也晓得你原不希罕这几声没价值的‘嫂子’，不过我的心对你不论当面背面，只是一样。但是你的心未免过仄，因为没有经过正式手续，便时时将我做姘夫看待，动不动就讲离开。你看我口中曾说过‘离开’这两个字没有？你口中随意说说，觉着不要紧，我听了心中比被刀割还要厉害。不是我不曾见过女人，有了你便以为希世之宝，不肯丢开。你要晓得，我和你同住，我的朋友无不知道，并人人都恭维我眼力不差，不枉在风月场中混了半世，得了这样一个内助，从此可以收心了。我也在人跟前时常无中生有的说出你许多好处来，好使人家听听赞美你，我就开心。若一旦忽然和你离开，人家知道是我的不是，你赌气不要我，倒也罢了。只怕人家误疑到你有什么错处，给我拿着了，退了你，岂不是冤枉死了你？我心中如何过得去，我面子又如何下得来？并且你的事，我早已写信告知家中了。家中前次来信许可，那信不是还曾给你看过的吗？若将来回国没了你，教我怎生说法？家中不要说我别的，只要说一句‘苟合的男女，到底靠不住’，你知道我是个要强的人，这种话如何能受？不受又有什么法子？你不知，我此刻的心里并不必要你如何爱我，只要体贴我这心就罢了。”

圆子见黄文汉诚诚恳恳的说了这些话，心中如何不动？当下停了针，低头半晌，忽然抬起头来，望着黄文汉笑道：“你此刻心里以为我待你怎么了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不敢说。我的心总希望你仍是如前一般的爱我。”圆子叹了口气摇摇头，仍缝衣服。黄文汉笑问道：“你摇头做什么？难道我有了这回错处寒了你的心，便不能恢复以前的爱情吗？你知道我爱你的心还一点不曾减少么？”圆子放下衣服，低头伸手烤火，望着火炉出神。好一会，忽然流下泪来。黄文汉慌了，连忙拿出手巾，

来替圆子揩泪。圆子已背过脸去揩了。黄文汉握着圆子的手，从容说道：“你的心事我知道了。你也不必伤感，看我以后的举动罢了。”圆子揩了泪，回过脸来，望着黄文汉笑道：“看你以后什么举动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再不会有寒你心的举动便了。”圆子笑着点了点头，拿起衣服抖开来看了一会，说道：“这件衣服做了个多礼拜，还不曾成功，今晚再不做起，真不好意思了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个多礼拜耽搁了，便多一夜，有甚不好意思？”圆子也不答话，拿起衣便缝。一会儿缝好了，立起身来，提着领抖了几下，笑向黄文汉道：“你来试试看！”黄文汉坐着不动身说道：“此刻何必巴巴的脱了衣来试？明早起来穿上就是。”圆子笑道：“你便懒到这样么？便脱了试试有什么要紧？来，来，我替你脱。”黄文汉只得立起身来。圆子放了手中的衣服，替黄文汉解了腰带后，弯腰拿了衣。黄文汉将身上的衣卸下，掉过身用背对着圆子。圆子提了衣领，往黄文汉背上一披。黄文汉从两袖筒里伸出手来，复掉转身，面向着圆子。圆子用手扯伸了两个袖子，提了提领襟，低身拿了腰带，凑近身在黄文汉腰间系了。问黄文汉：“觉得称身么？”黄文汉低头看了一看，行动了几步，颠了颠头道：“还好。你把脱下来的外衣拿来给我加上罢，不必再更换了。”圆子弯腰将黄文汉刚才脱下来的衣服，就上面褪了件外衣下来，替黄文汉加了。把衣服折叠起来，纳在箱子里面。黄文汉添了炭，炖上开水，二人煮茗谈心。几日来的腌臢心事，都冰消瓦解了。乘兴入帟，自有一番亲热。彼此安然无事的过了几日。

这日正是二月初八日，黄文汉接了苏仲武的到岸信。信中先说担认的一千块钱，几日内即由邮局寄来。后半写动身后，思慕梅子之苦，问黄文汉可曾得了梅子什么消息？若是梅子有信来，千万转寄与他。黄文汉见了，自是叹息不已。一句一句

的译给圆子听，圆子听了，低头没得话说。黄文汉笑道：“好了，钱一到，我们就可以安排归国了。你说，还是在日本行了结婚式再归国，还是归国后再行结婚式？”圆子笑道：“随你的意思，我是都没要紧。便不费这些手续，我心里也不见得不满足。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这手续是万不能免的。经过了这手续，心理上的作用很大。你口里虽是这般说，心里未尝不想立刻就行。”说完，望着圆子嘻嘻的笑。圆子哼了一声，掉过脸去说道：“你心里是这般想罢了，拿你的心来度我的心，那就差远了。我还不知道有这种福气没有，何时存过这个心？我和你初见面的时候，你问：‘想嫁人不？’我当时如何回答你的，你记得么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如何不记得。但是此一时彼一时。你今日若还是那种主张，那就坏了。你那忿极的时候，说出那一派话来，不过想是这般出出心中之气，岂能作为终身的主旨？我问你：不愿嫁人，终年是怎样朝张暮李的，能过得上几年？一旦容颜衰落下来，到哪里去找一个陪伴终身的人来？”圆子笑道：“你此刻便自以为可以做我陪伴终身的人吗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我虽未必可以做你陪伴终身之人，但是已成了这般一个事势。你纵欲不将我做陪伴终身之人，也不行了。”说罢大笑。圆子变了色问道：“你这话怎讲？我纵欲不将你做陪伴终身之人，也不行了吗？”黄文汉笑着点头。圆子道：“我又没收你的定钱，不行的话，是什么话？你有了一千块钱，难道就想仗钱的势，逼着我来做你的女人吗？哈哈，你想得太糊涂了。”

黄文汉见圆子忽然发出这一番激烈话来，真是出乎意外，不觉怔了一怔，抬起头望着圆子出了会神问道：“你这一派话是从哪里说起来的？好好生生的在这里商量这事，我并不曾说什么无理的话，无端的说这一大篇的决裂话做什么呢？我何时

仗钱的势，要逼着你做我的女人？这不是笑话！莫说我不是仗势凌人的人，就算我是个这样的东西，但是对你也拿不出这些架势来。刚才哪一句话是仗势欺你的话？你说来我听。”圆子道：“你不是仗势欺我，为什么说我不做你的女人不行，我生成是要做你的女人的吗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这句话也没要紧。我不过说已成了这般一个事势，我就妄攀了你，也妄攀了几个月了。无意的一句笑话，实在用不着这般动气。”圆子道：“你说话这般武断，认起真来，便说是一句无意的笑话。你既说是好好生生的和我商量这事，为什么又有无意的笑话说出来。我看你得了有一千块钱寄来的信，一时得意忘言了，怪我不该动了气么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也太把我看得不值钱没身分了，我便没有见过钱的吗？一千块钱何至就得意忘言起来。不过此刻的一千块钱，比平日的一万块钱还要得劲些。我若没有这钱，你我的事，真不知要到何时才得定妥。带你同回去罢，没有钱是行不动的。若将你一个人仍寄居在日本罢，我一归国，说不定三年五载不得回来，教你一个人在这里，如何过度？既有了这一千块钱，我们的事情就有结束了。说不得意是假的，得意而至于忘言，那你就形容得未免过甚。”说毕，又嘻嘻的笑。

圆子也不作理会，问黄文汉道：“你今日出去么？”黄文汉想了一想道：“我今日不出去。今日得写封信家去。老苏那里，也得回信。你想去哪里？”圆子道：“我想去会个朋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不去，我便回家得更快。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你快回来，我等你同吃晚饭。你不回来，我便到十二点钟也挨着饿等你。”圆子笑道：“你何必挨着饿等？我若今晚一夜不回来，你难道饿一夜不成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若真一夜不回来，我自然饿一夜。”圆子大笑道：“然则我几天不回来，

你不要饿死么？你真没有我不能吃饭吗？我倒不相信你忽然对我这般亲热了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不是我对你忽然这般亲热，因你说回来得快，我便说等你。你若说有事，回来得迟，我也不是这般说了。”圆子笑道：“你是这样说，那我就老实对你说了罢，我今日实在要去看看那姓李的。并不是我有什么心思恋爱着他，他对我一番的好意，不可完全辜负他。去看看他，略尽我的心意。你说是不是？”黄文汉冷笑一声道：“人家是这样轻薄你，还说是好意不可辜负，我真不懂得要如何才算是恶意？”圆子问道：“他怎的轻薄了我？我从来是这般个性格，爱我的都是好人，我都不可辜负。若依你这样说，你简直是轻薄我不少了。你不要只在你这一方面设想，也得替人家想想。人家一二十块钱的一个指环，我和他非亲非故的，他一见面便送给我，难道一些儿不应感激？”黄文汉连连摇手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应感激得很！你去感激他，去报答他罢！”圆子笑道：“感激是感激，报答却要我高兴。”黄文汉一边起身往隔壁房里走，一边哼着鼻子道：“怕你不高兴，再送些东西给你，包管你就高兴了。”圆子只是哈哈的笑，也不回话，换了衣服，自出门去了。

黄文汉气不过，也连忙换了衣服，匆匆的向仲猿乐町走来。五十岚这个日本人家，从来专分租房子给中国人住，差不多和一家小旅馆相似。黄文汉也曾有朋友在那里住过，所以不待寻觅。直走到五十岚门首，并不曾看见圆子。心想：她如何走得这般快，已经进去了吗？我只站在这里等，看她出来可好意思？若还没有进去，看她见了我，如何好意思进去。想罢，复恨恨的自言自语道：“这样胆大无耻的女人，平生不独没有见过，并没有听人说过。我上了你这回当好便好，若得我性起，我不结结实实的害你一回，也不算是我了。在日本弄你不过，

只要你和我回到中国去，请你试试我的手腕看！”黄文汉站在门口，越想越觉呕气。足站了四五十分钟，不见圆子来，知道是早进去了。心想：进去这么久不出来，一定和那狗婆养的李锦鸡在那里起腻。我何苦定要她这种女人，将来还不知她要给多少气我呕？看起来，凡事都有前定。我从来对女人没有什么情愫的，惟有和她，偏偏的脑筋中一时也丢不掉。黄文汉正在胡思乱想之际，猛听得门上铃声响，掉转脸一看，早吃了一惊。

不知出来是谁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八十八章

傻党人固穷受恶气 俏女士演说发娇音

话说黄文汉在五十岚门首独自立了四五十分钟，正在忿火中烧的时候，猛听得门铃声响，转脸一看，不觉吃了一惊。出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在江户川馆吊圆子膀子的李铁民。真是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当下李铁民并不曾留心看到黄文汉。黄文汉疑心有圆子在后，连忙退了几步，背靠着人家的大门框站住，目不转睛的望了五十岚的门。只见李铁民跨出门栏，随手将门关了，昂头掉臂向西而去。黄文汉走出来，在五十岚门口探望了一会，不见有圆子的踪影。心中揣道：怪呀，为何李锦鸡一个人出来？哦，是了，必是李锦鸡又想买什么东西，孝敬圆子。圆子不肯与他同走，怕人撞见，只在他家中坐着，等候李锦鸡一个人去买了来。我且在这里再等一会，看他拿什么东西回来，就知道了。黄文汉自以为料事不差，便仍立在门口等候。看看等到街上的电灯都亮了，卖豆腐的画角，又呜呜的吹起来。黄文汉站得两腿发酸，腰和背都有些支持不来了。往来过路的行人见黄文汉如泥塑木雕的立在这家大门口，都有些诧异。也有在黄文汉浑身上下打量的，也有遥遥的立着观望的。黄文汉自觉有些难堪，心想：圆子莫非不在里面？李锦鸡如何肯教她这般久等？我真没处讨气呕了，只立在这里等她怎的？决心和她拆开罢了，有什么使不得！想罢，提起脚就走。走了几步，忍

不住再回头去望。眼便望见楼上临街的一个窗户，窗门敞开着，一个女人探出头来，望了一望，便缩进去了。当时天已黄昏，此处又是僻静所在，街上电光不甚透亮。黄文汉只仿佛见那女人的大小模样，竟是圆子一般。不觉跺脚叹道：“怪不得她不肯出来，原来她在楼上早看见了我。不待说，李锦鸡必是早从后门进去了。也好，你定要给我下不去，我只得与你离开了。”黄文汉心灰气丧的走出仲猿乐町，打算穿三崎町，走水道桥归家。刚走到三崎町一个小巷子里面，只听得前面一家房子里有中国人吵嘴大骂的声音，听去还有中国女人的声音在内。黄文汉好事出自天性，又正在无心无主之时，便寻着声音走去。只见一家门首挤着许多人在门灯底下看热闹。吵嘴的声音，就由那里面出来的。黄文汉三步两步的也攒入人丛之中。听那中国男女的声音都没有了，只听得一个很苍老的日本女人声音说道：“你们都不要吵了，赶早搬出去罢，我也不希罕你们这几个房钱。我才见过什么大家人家的太太和人争起汉子吃起醋来，竟比那些当婊子的还不要脸。”黄文汉听了，吃了一惊。再听里面还夹着有女人哭泣的声音。那日本女人说完了，外面看热闹的人都哄声笑起来。只听得中国女人问道：“那老龟婆说些什么？”即听得有看的中国男子照着日本女人的话说了一遍。这男子话才说完，便听得里面乒乒乓乓打得碗盏、筷子、桌子一片响。看热闹的人都用力往门里挤，黄文汉也挤进了一步。听得里面扭打起来的声音，日本女人用日本话骂，中国女人用中国话骂，两边都有些气喘气急的，擦的席子一片响。夹着一个中国男子，左右劝和的声音。女人哭泣的声音一阵高似一阵，还像只管在那里跺脚。

黄文汉和那些看热闹的人正都听得出神，猛听得天崩地裂一声响亮，看热闹的人都随着这响声，倾金山倒玉柱一般，十

多个人跌倒在地。黄文汉疑是房檐坍塌下来，连忙耸身往街心一跃，立住脚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这一家的大门被看热闹的人只管用力往里面挤，竟挤破了。靠大门的几个人失了凭倚，便立脚不牢扑地倒了下去。后面的只管往前面挤，也跟着倒了几个。黄文汉到底练过会把势的人，轻易挤他不倒。那时外面这一阵喧嚷，却把里面扭打的人吓得不知所以，都松了手，跑到门口来看。跌下的人一个个爬起来，面上都有些讪讪的。黄文汉借电光看那出来的日本女人，年纪大约四十多岁，衣襟不整，头发蓬松，后面立着一个穿洋服三十多岁的中国男子，光着头如和尚一般。黄文汉一看，心想：这人我在会场上见过多次，只知道他姓什么、叫什么名字。

看热闹的人见里面有人出来，都爬起身想走。那中国男子正一肚皮没好气，望着看热闹的人用中国话骂道：“狗婆养的，老子家夫妻合口，有什么好看？把老子的大门都挤烂了。你们想走，慢着，没有这般容易！”一边骂着，一边抢出来，伸手想拿人。恰好遇了那在春日馆吃酒，和柳天尊对扯下女的杨小暴徒，见那中国男子开口便骂人家狗婆养的，又伸手要来拿人，如何忍耐得住？握着拳头，等那男子凑近身来，劈胸一拳打去。那男子不提防，着了一下，后退了几步。幸得日本女人从后面扶着，没四脚朝天的跌倒。杨小暴徒见打倒了那人，得意洋洋的，拥着大众向左右分跑。

黄文汉素和小暴徒认识，便跟在他后面，轻轻的在他肩上拍了一下。小暴徒回过头来，见是黄文汉，连忙笑着点头，问黄文汉去哪里；黄文汉道：“我正要归家，无意中走这里经过，听得有人吵嘴，便立住脚听听。我听那男子说话，好像是贵同乡，我仿佛在会场上很见过他几次。他到底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？他夫妻吵嘴，为什么夹着那日本女人在里面？”小暴徒笑

道：“你在东京见多识广，为何连他你都不认识？他不是有名的癞头鼋曾部长吗？”黄文汉连连点头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他哥子曾大癞，我便认识，是参议院的议员。他们夫妻为什么事吵嘴，你知道么？”小暴徒道：“我为什么不知道？我就住在这里，天天听得他们吵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究竟为什么事？”小暴徒道：“你到我家中去坐么？我的家就住在这里。”说着，用手指着左边一家小房子道：“你看，就是癞头鼋的斜对面。在我楼上看他楼上，看得十分明白。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到你家去坐坐也使得。只是我还要归家去有事，不能在你家久坐。”小暴徒道：“坐坐吃了晚饭去不迟。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下次来吃罢。”二人说着，已到了小暴徒门首。小暴徒推开门，让黄文汉先进去。二人同脱了木屐上楼。黄文汉看小暴徒房中一无陈设，只一张破烂的方桌，上面搁了几本旧书，一张靠椅。上面蒙的花布也破了，露出竹绒来。席上几块蒲团，都不知从哪一家旧货摊上买来的。心想：他们小亡命客的生活，也就穷苦得可怜了！小暴徒顺手拖出那张破椅子来，给黄文汉坐。黄文汉坐了。小暴徒跑到楼口拍了几下手掌，不见下面有人答应。小暴徒使用日本话喊道：“下面没有人吗？”连喊了几声，只听得下面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有声没气的答道：“有人便怎么样？”小暴徒低声下气的说道：“有人便请你送点开水上来。”黄文汉连忙阻拦道：“不必客气，不喝茶，我只坐坐就要走。”小暴徒进房笑道：“喝杯茶也是客气吗？我因为欠了这里三个月的房饭钱，待遇便怠慢得不成话了。我一时又不得钱还他，只得将就点儿。我这里还是好的。我有两个朋友就住在这里没多远，也是欠了三个月的房饭钱，他那房主人简直不肯开饭了。只许拿东西进去，不许拿东西出来。哪怕一个小手巾包儿，他都要抢着看过，知道是不能当、不能卖的，才许

拿出去。吓得连我那朋友的朋友都不敢拿东西到他家去，怕被他扣留。他又不讲理，硬说出来，怕别的朋友帮他运东西出去。你看受小鬼这般待遇，伤心不伤心？”黄文汉叹息问道：“他不肯开饭，你那两个朋友吃什么呢？”小暴徒道：“哪有一定的东西吃，遇着什么便吃什么，也时常跑到我这里来吃饭。我这房主人还好，虽不愿意，却也不说什么，不过没有菜便了。他们哪里还讲究有菜没菜，只要有一两碗饭塞住了肚子，这一天便算是造化了。但是我也不敢多留他们吃，恐怕我这房主人一时看穿了，连我的饭都不肯开，那不更糟了吗？所以有时他们来了，我拿两三个铜板给他们去买山芋吃。他们此刻是只要一天有一次山芋吃，便不说委屈了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他们都是谁的部下，怎这般清苦？”小暴徒笑道：“谁的部下？都和我一样，是许先生的学生。”黄文汉点头笑道：“怪道这般穷，原来是许由的弟子！此刻许先生怎样了？”小暴徒道：“什么怎样了？从去年九月，因蒋四立的案子牵连，在警察署坐了两个多礼拜。后来释放出来，仍住在大家，穷得一个大子也没有，直到于今还不是和我们一样，衣服也被我们当尽了。师母的一对金圈，一对金指环，因为去年筹办双十节纪念会，都换了充了用度。还差百多块钱，仍是许先生出据和曾参谋借了，才填补了这个亏空。你看他哪里还有钱？”黄文汉道：“然则他一家人如何生活？”小暴徒道：“起初有当的时候便当着吃。后来几件衣服，大家都分着当尽了，只得拣相好些儿的朋友处借。此刻是借也没处借了。恰好上海又有电报来，催他回上海去，并汇了些路费来，就安排在这几日动身。我今日上午还在他家里吃午饭。他说一到上海，便汇钱给我们，接我们回去。我们就苦，也苦不了许久了。”

黄文汉笑道：“我到你家中来坐，原想听癞头鼋夫妻吵嘴

的事，倒被放你一大篇的穷史，打断了话头。你且将他们夫妻吵嘴的原因说给我听听看。”小暴徒点头道：“你看可恶不可恶？叫了这们久，还不见送开水上来。”说着又要向楼口跑去，黄文汉连忙起身拖住道：“我又不口渴，只管呼茶唤水怎的？”小暴徒叹了口气道：“人一没有了钱，比忘八龟子都不如。你要听癞头鼋夫妻吵嘴的事，我说给你听罢。我先问你，癞头鼋的女人你见过没有？”黄文汉摇头笑道：“癞头鼋我原不认识，他女人我何曾见过！”小暴徒摇头道：“不然，他女人很出风头的。去年双十节在大手町开纪念会，派了她当女宾招待，她还上台演了说。那日只有她一个女人演说，你难道不曾看见吗？”黄文汉道：“那日我并不曾到会，如何看见？”小暴徒跌脚道：“可惜可惜。你那日如何不到会，不听她那种爱情演说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如何叫作爱情演说？”小暴徒大笑道：“我至今想起来，还是骨软筋酥的。我且将她那日的演说述给你听听，你便知道她之为人了。不特知道她之为人，并可以因她这一段演说，想象她的风情绰约、体态轻盈，癞头鼋的艳福不浅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我还有事去，你少说些闲话，快说她演了些什么说？”

小暴徒笑嘻嘻的，将一张破烂方桌子拖到房中间，教黄文汉就椅子坐下，装作听演说的。小暴徒低头扯了扯衣服，扭扭捏捏的，斜着身子走到方桌面前，笑吟吟的，向房中四围飞了一眼，才偏着头鞠了一躬。黄文汉见了，忍不住笑起来，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不要捣鬼，爽直说了罢！”小暴徒也不理，仍装出娇怯怯的样子，放开娇滴滴的声音说道：“今日我们在外国庆祝我们祖国的国庆纪念，在国宾一个人的意思，很以为是一件可伤的事。何以呢？因为中国人不能在中国庆祝国庆纪念，必借外国的地方才能庆祝，所以很以为是一件可伤的事。

方才登台演说的诸位先生，所演的说，国宾都非常佩服。国宾虽是女流，素来没有学识，只是也想尽国宾一得之愚，贡献贡献。国宾生平所解得的就是一个字，一个什么字呢？叫、暴徒说到这里，又笑吟吟的向房中四围飞了一眼，接着放出极秀极嫩的声音说道：“就是一个‘爱’字。爱什么呢？爱中华民国。国宾学识浅陋，只能贡献这一个‘爱’字，望诸位先生原谅原谅。”说完，又偏着头鞠了一躬，跳到黄文汉面前，哈哈笑道：“是之谓爱情演说，你说何如？我从去年到于今，是这般演过了几十次，此刻是丝丝入扣子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她名字叫‘国宾’么？姓什么？”小暴徒道：“她姓‘康’。你只想想她这演说的神情，她的性情举动，还有个猜度不出来的吗？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如何会和癞头鼋吵口呢？”小暴徒道：“这也只怪得癞头鼋的不是。癞头鼋的那副尊容，那种学问，得配这般一个女人，也应该心满意足才是。谁知他偏不然，筷子在口里，眼睛望着锅里。凑巧他此刻住的这家人家，有个女儿，年纪十七八，生得有几分俊秀之气。癞头鼋因想打她的主意，才带着康国宾女士搬到这里来。不料癞头鼋的尊容太怪，头上有时和涂了鸡屎一般，不中那小姐的意。癞头鼋没法，借着国民党支部长的头衔，在总部里开了些报销，得了几百块冤枉钱，一五一十的，暗地里往那小姐手里送。那小姐钱得饱了，不能不与癞头鼋一些儿甜头，两个人鬼鬼祟祟的弄了好几日。那小姐的母亲自然是买通了的，只瞒了康女士一个人。听说有一次夜间两三点钟的时候，癞头鼋乘康女士睡着了，悄悄的爬到那小姐房里来。刚同睡了不久，康女士醒来，不见了丈夫，只道是小解去了，也不在意。因他自己也想小解，便起来披了衣服，到厕屋里去。一看并不见丈夫在里面，不由得起了疑心。康女士小解之后，轻轻的打那小姐房门口经过，竟被她听出声息来。

当下康女士也不说什么，只咳了声嗽，故意使癞头鼋听见。癞头鼋听了，吓慌了手脚，不敢留恋。只等康女士回房去了，即奔回房来。康女士正坐在被卧里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。癞头鼋只是连连作揖，求她饶恕。康女士也没别法处置，只唠唠叨叨的骂了一夜。癞头鼋因已被康女士撞破了，倒放大了胆，一个月硬要求康女士放他去和那小姐睡几夜，康女士居然应允。只是康女士也有个条件，癞头鼋和那小姐睡的这几夜，康女士不肯在家中睡，说看了呕气。这几夜无论康女士到谁家朋友处借宿，癞头鼋不能过问。癞头鼋只要康女士许放他和那小姐取乐，什么条件都能依允。康女士见癞头鼋依允了她的要求，便不和癞头鼋吃醋了。每逢癞头鼋去和那小姐睡的时候，康女士便提着一个皮包，找她心爱的朋友，去贡献‘爱’字去了。如此过不了多久，便有一个促狭鬼，见康女士的行为，便捏了四句话，用纸写了，贴在癞头鼋门首道：

曾家少妇心头痒，手提皮包满街撞。
四个蒲团就地躺，可怜夫婿当部长。

这四句话没贴好久，便被癞头鼋看见了，只气得他握着拳头，恨不得一拳将康女士打死。和康女士大闹了一会，从此硬禁住康女士，不许她出来。康女士如何肯服？每日只管找着癞头鼋吵骂。癞头鼋任她如何骂法，只是不许她出去。康女士没法，便也不许癞头鼋和那小姐取乐。癞头鼋正和那小姐山盟海誓的，要讨那小姐做妾，将来好带回中国去享福。两情方热的时候，如何拆得开？因此也找着康女士吵闹。今日不知又是为什么事，吵得比往日更厉害，连那小姐都气得哭起来了。”

黄文汉听了，独自坐着出神，也不回答。小暴徒不知他心

中有所感触，只顾接着说道：“你只别听，他们将来一定还要闹出笑话来。”黄文汉道：“还有什么笑话闹出来？”小暴徒道：“你看罢，那日本女人也很是厉害。癞头鼋于今被那小姐迷住了，倒和日本女人做一伙，有些欺康女士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怪道他将日本女人骂他老婆的话一句一句的译给他老婆听，原来是有意借着日本女人的话来呕他老婆的。事情已打听清楚，我要回去了。”小暴徒笑道：“我本想留你用了晚膳去，无奈我这里太不成个款待了，没得倒吃坏你一顿饭。我今晚也不在家里吃晚饭，一同出去，我去找柳天尊去。柳天尊的排场还好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柳天尊是谁？”小暴徒摇头道：“你怕不认识，也是我的同乡，名字叫柳梦菰，绰号天尊，也是在这里亡命的。”黄文汉一边起身，一边点头道：“我不认识就是罢。”小暴徒推开窗户，向外面望了一望，回头叫黄文汉道：“快来看，癞头鼋此刻又和康女士在那里起腻了！”黄文汉走近窗户，探头随着小暴徒手指的所在望去。只见对面楼上的窗户开着的，癞头鼋靠桌子坐着，搂住康女士坐在怀中，偎着脸在那里亲热。黄文汉唾了一口，拉了小暴徒一下道：“走！这种狗男女，看他怎的。”小暴徒便仍将窗户关好，拿起帽子，随着黄文汉下楼，出门自去找柳梦菰去了。黄文汉径回家来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八十九章

看电影戏圆子失踪 读留别书老黄发极

话说黄文汉别了小暴徒，向家中走去。差不多到自家门首，只见自己家的下女双手捧着一个手巾包儿，匆匆忙忙的向归家这条路走。黄文汉赶上一步，呼着下女的名字问道：“你买了什么东西？”下女回头见是主人，忙停了步笑道：“糖食、水果。”黄文汉道：“太太归家了吗？”下女点头道：“已归家很久了，还有一个客同来了。”下女一边说着，一边向前走。黄文汉听得还有一个客同来了，心想：圆子这东西，胆量真不小！竟敢带着相好的到家中来款待。好！她既是这般给我下不去，我对她还用得着讲什么情分？对待她这种人，倒不如索性用野蛮手段，不管他三七廿一，给她一顿饱打，撵她滚出去，出出我这口气，看她能将我怎样？再若和她敷衍，她得了上风，更不知道要如何欺我了。我一个素来要强的人，这样将就下去，也给人家笑话。黄文汉想得气忿填膺，挺着胸膛，几步跑到家中。听得里面房里有圆子浪笑之声，更止不住心头火发。一手将格门扯开，一手揸开五指，正待抢将入去。电光之下，照得分明，黄文汉怒睁双目一看，才大吃一惊，不由得缩住了脚。圆子已起身迎着笑道：“你说了在家中等我，为何反教我等起你来？我等你没要紧，害得君子小姐也等得厌烦了。还不快过来赔不是！”黄文汉看君子今日穿戴得和花蝴蝶一般，浓装艳

抹，鲜丽绝伦。黄文汉一腔怒气，早已跑到无何有之乡去了。惊魂甫定，对此又不觉神移。君子听圆子这般说，也连忙起身，向黄文汉行礼。圆子推了黄文汉一下笑道：“还不给我快赔罪！”黄文汉才笑着答礼。回头笑问圆子道：“君子小姐何时来的？”圆子笑着请君子坐下，拨了一拨炉中的火，递了一个蒲团给黄文汉，大家围着火炉坐下来。下女端出两盘点心，圆子亲手泡了茶，交待下女去弄晚饭。黄文汉此时心中一上一下，并不敢望君子一望，只低着头，拿出一枝雪茄烟来吸。圆子交待过下女，拈了两点糖食，送给君子道：“妹妹腹中只怕有些饥了，暂且胡乱用点，充一充饥，一会儿晚饭就好了。”说时指着黄文汉笑向君子道：“他完全是一个死人，教他在家中等我，我说了回家吃晚饭，他偏要跑出去。下女见我和他二人都不在家中，以为都在外面吃晚饭去了，便打算不弄饭，随意吃点冷饭图省事，所以到此刻厨房里还是冷冰冰的。”君子笑道：“我留姐姐在我家吃了晚饭再出来，姐姐定要客气，于今又要劳神。”黄文汉笑问圆子道：“晚饭一点菜没有怎好？”圆子瞅了黄文汉一眼，将脸往侧边一偏，哼了声道：“我知道怎好？你平日来了一个客，便买东买西的，下女跑个不了，厨房里熬呀煮呀，闹得昏天黑地。那时候又没听说问我一声一点菜没有怎好。我今日来了一个客，你偏有得话说。我知道怎好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总是我的不是，请太太息怒，我自进厨房去便了。”圆子道：“你少在这里胡闹，谁是你的太太？”黄文汉也不答话，笑嘻嘻的丢了手中的雪茄烟，起身向厨房里去了。

下女已将饭煮了，正在那里做菜。黄文汉见已买来的菜不少，便帮着下女弄，一面悄悄的问下女道：“我出去了多久，太太才和这位小姐同来？”下女道：“太太同这位小姐来家的时候，街上的电灯已经亮了。”黄文汉又问道：“她们归家，

你曾听见哪们说些什么？”下女摇头道：“我没听得说什么。”

“黄文汉道：“哪有一句话都不曾听得，你瞞我做什么？”

下女笑道：“真个不曾听得说什么。”黄文汉道：“太太也没问你什么吗？”下女道：“没问什么，只问你出去了多久。”

黄文汉道：“你如何回答的？”下女道：“我说太太出门，老爷就跟着追出去了。”黄文汉轻轻的骂了一声道：“蠢东西！我几时是追太太出去了？你是这样瞎说，太太怎么说？”下女道：“你不是追太太出去的吗？太太一走，你就跑不及似的，围襟都不拿，木屐还不曾穿好，就出门走了十几步。等我拿着围襟赶出来给你，你已跑得远了。喊了你两声，你只装作没听见。我便赌气懒得再赶，随你去吹风受冻，又不冻得我的肉痛。”

“黄文汉笑道：“我何尝是装作没听见？委实是不曾听见你喊。好在今日外面并不甚冷。喂，太太听了你的话，说什么没有？”下女道：“没说什么，只点头笑笑，便和那位小姐说话去了。”

黄文汉道：“和那位小姐说什么话？”下女道：“我又不在眼前，哪听得说什么话？”

黄文汉知道下女有些怕圆子，不敢说出什么来，便不再问了。弄好了菜，洗了手脸，教下女将饭菜搬出来。君子起身向黄文汉谢道：“教先生劳神，我吃了如何过意？”圆子笑道：“有何不过意？他的客来了，我也曾弄过多次，未见他的客说不过意。妹妹是不轻易来我家的客，今日又是初次，以后何时能再来，尚不可知。便教他再多弄几样菜，也没什么不过意。”

“黄文汉笑道：“小姐何必如此客气，太太也不必强分彼此。都是一样的朋友，便如兄弟姊妹一般，若像太太这样分出个你我来，便觉得生分了。”圆子望着黄文汉半晌笑道：“我真糊涂了，我因我没有亲姊妹，时常妄将人家的小姐做亲姊妹看待，并以为是我一个人的想头。你若不说，我真没有想到，果是与

你显得生分了。”说罢，望了君子哈哈的笑。君子是外人，不知他们各人心中的事，圆子的话，她也不在意。下女用小几托出饭菜来，三人品字式坐下，鸦雀无声的吃起来。

须臾饭毕。圆子望着黄文汉笑道：“你教我不强分彼此，我便依你的。于今晚饭是吃了，看你这不分彼此的将如何款待我的妹妹？”说完又望了君子笑道：“妹妹不要客气，看他要如何款待你，你只管承受便了。”君子笑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？我已经叨扰过分了。”圆子笑道：“没有的话。他的情，不容易扰的，只管承受便了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这话就教我为难了。你的妹妹，便是我的妹妹，硬派我来款待，本没要紧。但是晚饭已经吃过了，还要怎生款待，不是教我为难了吗？除非去看戏，不然便去看活动写真，你们两位的意思何如呢？”圆子点头含笑说道：“我的妹妹，便是你的妹妹。你邀妹妹去看戏也好，看活动写真也好，我的意思都使得。只看你的妹妹怎样？”黄文汉见圆子有点含酸之意，便自觉得脸上有些讪讪的，不好再往下说。君子止住圆子道：“戏也不必去看，活动写真也不必去看，我们只在家中坐坐，闲谈便了。此刻已过了九点钟，戏已演过了一半，没头没脑的看了，也无甚趣味。活动写真也演得不少了，不如坐着闲谈一会，下次再来领情。”

圆子听了不做声，望着黄文汉。黄文汉却误会了圆子的用意，以为圆子有意拿人情给他做，便向君子道：“戏是演了一半，不大好看了。活动写真此刻正演长片，去看最好。太太既教我款待她的妹妹，我若不用心款待，又说我是有意轻慢了。”

说着也哈哈的笑。圆子便起身，向君子说道：“妹妹你不知道，你这位哥哥待你的意思很诚，你若不领他的情，他心上反不自在。迟也好，早也好，妹妹陪他去一趟罢。”君子笑道：“姐姐不去么？”圆子偏着头沉吟道：“我去不去都是一样。

我的妹妹，就是他的妹妹。”黄文汉不等圆子说完，即抢着笑说道：“说哪里话来，倒教小姐陪我去一趟，岂不笑话！你不去，我如何能陪小姐去？”圆子笑道：“我说着玩的。我如何能不奉陪？去便去，不过我有一句话，要先事说明。”君子问道：“姐姐有什么话，请说出来。”圆子道：“我今晚十点半钟的时候，约了一个朋友在一处地方会面，到时不能不去。我只能陪你们看到十点半钟。妹妹看演完了，今晚能不回家去更好，就同你哥哥回这里来睡。若定要归家，就要你哥哥送也使得。”君子道：“姐姐既十点半钟有事去，今晚的活动写真我决计不要看了。”黄文汉对圆子道：“你十点半钟约了谁？在何处相会？”圆子望黄文汉笑道：“就是白天里对你说的那所在，约了今晚再去。你陪妹妹去看，不是一样吗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不去看也罢了，小姐也不会肯和我一个人去看。”圆子道：“去时我原也一同去，不过演完之后，须你送她一送，你又何必有意作难。”君子道：“我回家也不用黄先生送。若两位定要我去看，且同去看到十点半钟再说。”圆子道：“很好，就是这么罢，不要再议论，耽搁时间。”君子遂起身。

黄文汉叫下女拿了围襟来，三人一同出去家门，一边走一边商议到哪一家活动写真馆去看。商议妥了，到锦辉馆。黄文汉买了门票，三人在特等席里坐下。约莫看到了十点多钟，黄文汉忽转脸一看，不见了圆子，便问君子道：“你见姐姐何时起身去了？”君子连忙回头看了一看道：“刚才还在这里和我说明晚的影片好看，怎的便不见了？或者是往厕所里去了，不然就在化妆室。”说着，低头在席子上看了一看道：“她的围襟脱下来放在这里的，于今没看见了，莫不是她一个人先去会她的朋友去了？”黄文汉心中情知可是会李锦鸡去了，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。暗想：她时常说要找君子做替身，今晚将君子

引诱得来，她悄悄的抽身跑了，不是明明的教我下予吗？只是她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，难道她真个变了心，已不愿意嫁我了吗？看她这两日，三回五次的有意给我下不去，明目张胆的喊出来要去偷人，不是有意想气得我丢她吗？但是你这又何必，我虽有些不是，不应该嫖了柳花一晚，嗣后又吊君子的膀子，但是这都是无意识的举动，毫无足计较的价值。难道你的心里，便以为我真是欢喜君子，定要吊这膀子吗？我今晚偏要给你看错。想罢，正欲和君子说今晚不用再看了，君子已开口说道：“姐姐既悄悄的去了，我也要回去，先生一个人在这里多看一会何如？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小姐请便。我也就要回去了。”君子辞了黄文汉，无语低头的去了。黄文汉虽仍坐在那里看，觉得异常无味。思前虑后想了许久，结果还是与圆子离开的好。她这种女人，思想太高，猜忌心太重。将来带回中国去，稍有不如其意，也没有法子钳制得她住。中国人娶日本女人回国，一言不合，即要求赔款离婚上了当的不少。她今日既是这样对付我了，我何可再执迷不悟。我一向虽也时常做离开之想，只因她还不曾做到山穷水尽，到底和她有了几个月的感情，一时决心不下。今晚算是被她做绝了，我若再不能决心离她，也不算是人了。黄文汉性情本来是个斩钉截铁的，此时已是决意与圆子离开。可怜一段美满姻缘，竟是这样一转念，便没有团圞之望。看起来，少年恩爱夫妻。无论遇着什么关头，都须相见以诚，若一使性子、施手段，便没有好结果了。

闲话少说。再说当下黄文汉已决心与圆子离开，便也无心再看活动写真，立起身来，无精打采的出了锦辉馆，思量归家如何与圆子开始谈判。一路想到家中，实在想不出个不动声色的法子来。进房不见圆子，只见下女拥着火炉，坐在房中打盹。黄文汉想起圆子去会李锦鸡的话，不禁呕的心痛。解了围襟坐

上来，推了下女一把。下女惊醒起来，望着黄文汉道：“你没见太太吗？”黄文汉也不答话，双手据着火炉的边，目不转睛的望着炉火出神。下女见了这神情，知道黄文汉心中有事，便不敢开口。起身走到书桌面前，拿了封信，递给黄文汉道：“太太给我的，教我交给你。”黄文汉且不伸手去接，就下女手中看那信，不曾封口，上面写着“旦那样御中”（老爷启之意）五个字。陡然吃了一吓，连忙接了，抽出来看，一张两尺来长的信纸，竟密密的写满了。原书是日本文，不肖生因她写得还好，特照着意思，一句一句的译了出来，书道：

拜启。猥以陋质，服承宠眷，夙夜兢兢，时虞失恋。乃不犹之命，坎坷方遥，分外殊恩，终难卒荷。竟以解后之遭，夺我经年之爱。嗟夫！失天之恨，伊郁谁言？迩来频蒙示意，惓顾之意已移。贱妾愚蒙，罔知所措。思惟避席，庶免弃捐。然恐覲面申怀，情丝未死，区区之心，终难自固。故不辞而行，裁书叙意。惟君哀矜愚幼，不为责言，则薄德之躬，虽死无恨！妾四龄失恃，孱弱微躯，赖父存活，未及十载，天又夺之。茕茕一身，遂乖教养，狂且乘间，白璧为玷。乱始弃终，含叹奚语。悲愤所激，背道而驰，淫乐是图，不知有耻。悠悠数载，忘暮忘朝。不分遇君，脱我苦海。私衷庆幸，何可言宣！因思妾妇之道，首在结心。适君为友求凰，遂供驱策，殫知竭诚，冀以集事。不图好梦易醒，逆境旋至，躬侍汤药，亦以君故。凡此微劳，不无足录。意君念之，可希白首。不谓君恢恢之度，境过若忘，遂使妾藐藐之躬，立锥无地。呜呼！命实如此，夫复谁尤！君于斯时，新欢方恰，亦知逆耳之言，适以逢怒。其靦然陈之者，以明妾子身而来，亦子身而去耳！李家龌龊儿，聊用况君，冀回君意。妾纵陋劣，安便下耦斯人？不邀君察，

亦命之愆。悲夫！纵慈未尽之年，一任断蓬绝梗。来世三生有幸，终当结草衔环。书不悉心，伏维珍重。

失恋妾中壁圆子泣启

黄文汉看了此书，不觉拔地跳了起来。倒把下女吓了一跳，忙问：“怎的？”黄文汉道：“太太这书什么时候交给你的？”下女想了一想道：“大约十一点钟的光景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交这书给你的时候，还说什么没有？你知道么，你太太已经不要我了，这封信是和我诀别的。”下女愕然道：“她真个就是这样去了吗？她近来你一不在家里，便一个人坐在房里只是呜呜的哭。我问太太：‘无缘无故的，只管哭些什么？’她总不答白。后来我问得厌烦了，便摇摇头对我说道：‘我告诉你，你却万不可说给你老爷听，你老爷近来已变了心，只管想在外边吊膀子。我和他决没有好结果了。我思量与其日后他爱上了别人，嫌厌起我来将我丢了，那时我年纪也老了，容颜也衰了，嫁人不着，不如趁这时候和他离了，另觅一个相当的丈夫，过这下半世。只是我又有些舍不得你老爷。一来差不多一年感情，印入了脑海，二来想再嫁一个像你老爷这样的人，也不容易。我只想你老爷从此收心，不再去外面胡行。谁知你老爷如吃了迷药一般，任是我挖出心给他吃，也是白挖了。你想想我这身子，将来如何是了？我再忍耐几日，看你老爷有些转机没有。若是毫无转机，我就只得走了。’我当时听太太这般说，也想出些话来安慰了她一会，她只嘱咐我万不可和你说。这几日你不大出去，她一天要躲在厨房里或是厕所里哭几次。我时常疑心你和她吵了嘴。看你们说话，又和平常一样。太太当着你，又一点伤心的样子没有。我正不知道太太想些什么，是这样天天伤心？”黄文汉听了下女这些话，也不开口，望着下女脸上

就是一巴掌。打得下女“哎哟”一声，跌倒在地。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九十章

往事思量悔其何及 全书结束意余于言

话说黄文汉听了下女的话，气忿不过，望着下女脸上就是一巴掌。下女哪里经得起这一下？登时身子一歪，跌倒在地。爬了几下爬起来，望着黄文汉发怔。黄文汉指着她跺脚骂道：“哪见你这种蠢东西！你太太既是这样对你说，你为何一个字也不向我提起？哦，上回你太太骂了你，你便记了恨，巴不得她走了，你好一个人在这里，你做梦！没了你太太，我认识你呢？”黄文汉一边骂着，一边哭了出来。下女也坐在席子上哭道：“我又不晓得她要走，如何怪得我？”黄文汉也不理她，捧着信坐在电光底下哽咽着读，读到“不谓君恢恢之度，境过若忘，遂使妾藐藐之躬，立锥无地”这几句，竟放起声来痛哭了一会，停声向下女道：“你来，我问你！”下女坐着不做声。黄文汉用手拍着膝盖，厉声喊道：“你来，我有话问你！”下女鼓着嘴道：“你问了又要打我。”黄文汉听了，气得跳起身来，跑到下女跟前。下女爬起来想跑，黄文汉一把拖住她的臂膊道：“你跑到哪里去？我要问你的话，你跑到哪里去？”下女挣了几下挣不开，背过脸去说道：“你再要打我，我真跑了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我不打你了。你只来坐着，我有话问你。”下女才跟着黄文汉走到火炉旁边。

黄文汉坐下问道：“太太这封信是在家里写了交给你的，

还是写好了来家交给你的？”下女揩了揩眼泪答道：“写好了来家交给我的。”黄文汉道：“她来家坐好久没有？”下女摇摇头道：“没有坐，只在房中各处看了一看。从壁上将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。打开首饰筐子，拿了几样旧东西，捡了几件旧衣服，做一手巾包好。提着立在房中间叹了几口气，就走了。”黄文汉握拳敲着火炉道：“你这个死东西！见了她这种情形，又交了封信给你，难道还不知道她是要走了吗？怎的也不留住她？你这个死东西，未免太岂有此理了！”下女道：“我怎么样没有留？教我如何留住？”黄文汉恨恨的望了下女两眼说道：“你不是她找得你来的吗？如何对她倒一点感情也没有，哪有留她不住的？明知道我就要回来，只要留住她一刻，我回来了，她如何走得脱？她平日来往的地方，你也有些知道的。她一时也走不到哪里去，你赶快到几处去找找看。找着了，务必拉着同回来。你就去。我只坐着等你。”下女苦着脸道：“这早晚教我去哪里找？”黄文汉怒道：“不去找，难道便罢了不成？不要再耽搁了。快去，快去！”下女只得跑到她自己房里，拿了条围襟围着，一步一步的挨出去了。黄文汉赶着喊道：“你烂了腿吗？怎的这样跑不动！你知道此刻是什么时候了？”下女才趿着木屐，的达的达的跑了。

黄文汉唉声叹气回到火炉边，捧着那信，只管翻来复去的看，心中说不尽的后悔。看了一会，起身打开圆子的衣箱看。见数月来新制给她的衣服，一件也没有动，只将她自己带来的几件衣服拿出了。此时细想起圆子之为人来，觉得件件都好，事事都印入了脑海。一时心烦虑乱，在房中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只管围着火炉，踱来踱去。也不知打了多少盘旋，看桌上的钟，已将近三下了。见下女还不曾回来，便走到大门口，倚着门柱盼望。此时街上行人绝迹，海风一阵阵吹得门环乱响。

黄文汉思潮起伏，回想到去年三月里，在早稻田和圆子初见面的情景：他那时住在一个贷间里面，费了多少手续，才能到她家里去了一次。因为我说她的行止举动很像个大家小姐，必然有些儿来历，她忽然感激，说我也不像个浮薄子弟。我因她是个有身分的女子，不敢轻蔑她。暗地由她的女朋友经手，帮助过她几次，并嘱咐她女朋友不要说是我的钱，她后来心中疑惑，问她女朋友近来为何时时有钱帮助她。问了几次，她女朋友才说出来，说我很爱惜她，因为尊重她的人格起见，不敢当面送钱给她，并无别的意思。她即笑向她女朋友说道：“没有别的意思，为何巴巴的要会我？你去对黄君说罢，不待她是这般帮助，我已感激她了。她若用钱来买我，我的身子可买，我的心是随她多少钱买不动的，她是这样倒错了。我于今本是只要有钱，并不择人。黄君是抱着一个嫖的目的来，不必是这般做作。若是要我的心向着她，便是这样做一辈子，也是白做了的。黄君人品才情，我虽会面不久，我心中已很合式。你去教她以后不用是这样了。”我听她女朋友述了这番话，我心中更加爱慕她。只是还不肯露出轻薄相来，恐怕她瞧不起。后来会面的次数多了，彼此亲热都不讲客气了，才在她家里和她生了关系。从那回以后，她便无事不对我说，引我为她的知己。不愿嫁人的话，也不对我说了。从前的那些女朋友，也来往得很稀疏了。自从同搬到青山一了目以后，简直没引那些女朋友来过家中一次。可见她以前的那种生活，是出于不得已。自和我同住以来，虽也时常因一句话不对便口角起来，她却从没动过真气，说过一句寒我心的话。也从不曾向我开口，教我买过一样东西给她。到我家来的时候，还有人送了几十块钱给她，存在郵便局里。她一五一十的领来，陪梅子玩掉了，从没开口问我要一个钱。我的衣服，件件是她替我缝制。夜间任如何睡得迟，早晨一天

亮就起来了。打扫房子，擦洗地板，下女做的事，十九都是她亲自动手。冬天里天冷，她总是做了一早的事，生好了火，将衣服烘热，才唤我起来。她便去打洗脸水，热牛乳，蒸面包，教下女来收拾铺盖。她的意思，是因为知道我和下女有关系，怕我一天不和下女亲热，心中不快活。趁这时候，好教我亲热亲热。她热了牛乳、面包，回房的时候，必放重脚步，故意慢慢的走，听得我说话，或是下女说话，才推门进来。若是房中没有声息，她必然借着别事，又走向厨房或是廊檐下去了。其实我何尝天天要和下女亲热！只她对我这一片心，我就毕生不能忘记。有一天，下女因为仗我的势，又见圆子待她和气，不知说错了一句什么话，她气不过，指着下女的脸骂了一顿。骂得下女哭起来，她的气还没有平，数数说说的骂个不了。我一时心中有些替下女抱屈，劝了她两句，她登时叹了口气，半晌不做声。后来竟呜呜的哭起来，我安慰了好一会才罢。自始至终，她不曾说破我和下女的事。就是上次因我在外面嫖了一晚的事，气极了，也只隐隐约约的说了几句，不曾露过一些儿醋意。她知道我和下女不过是肉体上的关系，精神上是一点也不会结合的，她落得做这人情。并且她的身体不好，一月倒有十五夜有病。不是头痛，便是腰痛，巴不得我不和她纠缠。她时常对我叹息，可惜五年前不曾遇着我，此刻已是衰败零落的时候，对我很有些自愧。若是有个替身，又不会夺了她的爱情，她情愿让我去生关系。她若不是时常对我这般说，我这一次如何得上她的当？看起来，世界上的女人没有不吃醋的。任她如何说得好，都是有意来哄着男子上当的。哪怕这女人绝对没有好淫的意思，吃起醋来也是一样。这吃醋硬是女人的天性，不关于这女人贤良不贤良。越是聪明有知识的女人，越吃得厉害。她一有了吃醋的心思，男子便是她的仇人了。用种种的方法，

都是妨碍男子与这女人的。君子初次和我见面的时候，对我虽不见得有情，但是面上很表示出一种喜悦之意，故意说每日下课之后去护国寺玩耍，何尝不是明说要我到那里去会的意思？第二日去不曾遇着，第三日见面的时候，她也很表示出欢迎的样子。圆子一来，我不能不走。及今日见面，她的神气就大不相同了。吃了晚饭，在这里商议去看活动写真的时候，她见圆子说十点半钟以后要去别处会朋友，教我送她回家，她便现出不愿意的样子来，推说不去。后来在锦辉馆看得好好的，圆子一走，她便一刻也不肯留，急急忙忙的就走了。不是圆子暗地里和她说了什么话，她何至嫌避我到这步田地！唉，你既已说得君子不肯和我要好，你还跑些什么？我难道真是个人心的人吗？我何尝不知道你的好处。我就是想吊君子的膀子，也不过是图肉体上的快乐，何曾有什么情？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怎这一点也见不到？我和你虽不是正式的夫妻，但是形势上、感情上，都和正式夫妻不差什么。难道一个外来的人能夺了我们夫妻的爱情去？我纵将来和君子要好到了极点，也不过一个月多来往几次罢了。她有母亲的，有身家的，无论如何和我要好，决没有来夺你位子的道理。你只要见到了这一点，又何必舍我而去呢？我若早知道你的性格是这般勇烈，便是天仙化人，我也不敢望她一望了。凡事都不能由人计算，我于今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
黄文汉一个人靠着门柱，是这样前前后后的想个不止。猛听得远远的木屐声响，仔细听去，听得出是女人的木屐声。此时街上久无行人，料定是下女回了。听得是一个人的声响，知道不曾遇见圆子。木屐越响越近，转眼就到了门首，一看果是下女。黄文汉忙举步开门，不提防立久了，一双脚麻木得失了知觉，不举步尚不觉着，一提脚才发起软来，往地下一跪，几

乎跌倒。下女已自推开门进来。黄文汉连忙扶了门柱立起来问道：“简直没有影子吗？”下女一边拴好了门，一边脱木屐说道：“我找了四五处，只有一处说太太今晚十点多钟的时候到那里，说要借纸笔写封信。拿了纸笔给她，她一个人关了房门，写了好一会，写完了并没有坐，就走了。我本想再找几家，因为太晚了，人家都睡了，天又冷，怕人家讨厌，我就回来了。”说着进房。见黄文汉扶着壁，一颠一颠的走，便问：“怎么？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不相干，立久了，两脚都麻了。”说完，颠进房中坐下，望着下女道：“此刻已四点多钟了，你且去睡一觉。明日一早起来，不要弄饭，就到外面去找。带点钱在身边，饿了就到馆子里去吃饭。平日和你太太好的朋友，你就托她也大家帮着找。找着了，我一定重重的谢她。就是你找着了，我也做一套很好的衣服给你。若找着了，她不肯回来时，你就拼死也要拉着她同回。你太太的性格是这样，你只要苦苦的哀求她，说得十分可怜，她心上就过不去，定肯同你回来的。你要记在心上，万不可遇了她又放她走了。我拼着半月的工夫，只要她没离开东京，没有个找不着的。你就去睡罢！”下女望着黄文汉道：“你不睡吗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我如何不睡？我明日也要去找。”下女道：“你睡，我和你铺好了床再去睡。”说着，将围襟解下来搭在席子上，打开柜抽出铺盖来，就房中铺好了。笑道：“火炉里的火熄了，也不添一点炭，从外面回来，吹得一副脸、一双手都和铁一样，你摸摸看好冷。”说时伸脸和手给黄文汉摸。黄文汉只得胡乱摸了一下。下女笑道：“冷么？”黄文汉随意答道：“冷。”下女道：“你脱衣睡？”黄文汉点了点头。下女道：“四点多钟了，还不睡等什么时候？”黄文汉点头道：“你去睡，我也就要睡了。”下女才笑着慢慢的拾起围襟，照着电光看了一看道：“你买给我这条围

襟太不牢实了，还不曾围得两个月，你看这边子都花了。”说时又送给黄文汉看。黄文汉立起身来，胡乱看了一眼道：“你去睡罢。不牢实，你明日找着了太太，再买条牢实的给你就是。”下女听了，提着围襟的一端用力一抖，掉转身冲到隔壁房里去了，随手将隔门用力一关。黄文汉也不理会，解衣就寝。心中不知道有多少事，如何睡得着呢？下女又在隔壁房里咳嗽叹气，擦得席子响，拖得被卧响。黄文汉心中更加烦躁，看看到了六点钟，下女才没了声息，自己也渐渐的入了睡乡。

刚睡了一觉，被一阵后门响惊醒转来。睁眼一看，窗缝里已透进阳光来，电灯光都变成了红的。听得有人敲得后门响，知道不是小菜店，便是油盐店来兜生意的。忙叫下女起来开门。连叫了几声叫不应，只得自己爬起来披了衣，推开门走到厨房里，将后门开了，果是小菜店的店伙。见了黄文汉，连忙行礼问道：“先生家今日为何起得这么晏？我已来过三次了，此刻是第四次敲门。”黄文汉惊道：“此刻什么时候了？”店伙道：“已差不多十二点钟了。”黄文汉笑道：“笑话，笑话！我们因为昨夜有事，睡迟了些儿，所以醒得这么晏。”店伙问要什么菜，黄文汉随意说了几样，店伙去了。

黄文汉回到下女房里，推了几下。下女哼了几声，才醒了。黄文汉道：“还不快起来，十二点钟了。昨夜嘱咐你，教你早些起来去寻太太，直睡得这般死！”下女伸伸懒腰，坐了起来，揉眼睛。黄文汉催着她快洗脸就去，不要在家里吃饭，家里的事，你不要管。下女见已是十二点钟，也有些心慌，匆匆忙忙的穿了衣，洗了洗脸。黄文汉拿了一块钱，给她坐电车，买饭吃，下女收着急急的去了。

黄文汉打开了窗门，收了铺盖，盥漱已毕，一个人也懒得弄饭。换了衣服，恰好小菜店送了菜来。黄文汉便将后门关了，

自己也出来锁了前门，往各处去寻找。直寻到下午七点钟，也不见一些影子，只得回家。下女早已回来，坐在隔壁人家等。见了黄文汉，即出来迎着说道：“太太昨晚睡的地方，我已找着了。我去的时候已是一点多钟，他家说太太住了一夜，今早十点钟的时候就出去了。我便问他知道去甚些地方么，他家说太太说，要去看房子，看好了房子就要搬家，不知道去哪一带看。我便将太太的事情对他家说，托他再遇着太太，务必送她回来。我又将这里的地名番地，写给他家了。他家说”既是闹脾气出来的，那很容易，她再来的时候，我一定教她回来。”黄文汉连忙说道：“他教她回来，她如何肯回来？你快些再去一趟。”下女摇手说道：“我已说了，我家太太既决裂了出来，必不肯容易再回家的，务必扭着她同来。他家已答应了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你说了我重重的谢他没有？”下女道：“我已说过了。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不妥，不妥！他家必不会扭着她同来。他家姓什么，是做什么事的，平日和你太太交情何如？”下女道：“他家是教音乐的。姓持田。就只母女两个，和太太交情很好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住在什么地方？”下女道：“住在喜久井町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你吃了晚饭没有？”下女道：“不曾吃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我也不曾吃晚饭。你就去叫两碗亲子丼来(白饭和蛋共煮一大碗，名亲子丼)我们同吃了，我再和你去持田家一趟，就坐在他家中等。你太太来了更好，即不来，我也好当面托托她母女。多几个人找，尽找得着的。”下女答应着，便不进屋，折过身跑去了。黄文汉这才拿出钥匙来开了锁进房。

一会儿，下女同着一个人送了两碗亲子丼来。二人一同吃了，复锁了门，坐电车到喜久井町。下女引黄文汉走到一家门首，下女先推开门进去。里面一个年老的声音问：“是谁？”下女答道：“我家太太再来你这里没有？”里面即走出一个女

人来，黄文汉就电光看去，约莫有四十多岁的光景。出来看了看下女道：“你怎么又来了，后面的那位是谁呢？”黄文汉即走进一步，脱了帽子行礼。下女指着黄文汉道：“这就是我的老爷，姓黄。”那持田女人连忙回礼笑答道：“原来是黄先生，请进来坐！”下女又问道：“我家太太没来么？”持田女人道：“还是上午去的，不曾再来。黄先生请进来坐。”黄文汉卸了木屐上去，随着持田女人到里面房中行礼坐下。下女跟着进来，坐下问道：“小姐不在家么？”持田女人道：“刚才同一个朋友去看夜市去了。”黄文汉先向持田女人客气了几句，才问道：“内人昨夜在府上叨扰了，今早出去的时候，不知曾对夫人说去什么地方没有？今晚不知可再来这里？”持田女人道：“圆子君并不曾对我说去什么地方。只听得问小女说要去寻一个货间，寻着了，今日就搬家。昨夜来这里的时候已是十二点多钟了，我们母女都已睡了许多。她说看活动写真看晚了，天冷又没有了电车，就懒得回家。小女和她交情很好，她就同小女睡了，我也没起来。”说时用手指着下女道：“今日听得她说，才知道是和先生合口出来的。这也没什么要紧，少年夫妻合口，本是极平常的事。先生只管放心，过一两夜气平了，她自然会回家的。她若再到这里来了，我劝她回家就是。”黄文汉道：“承夫人的情。不过内人的性子非常执拗，夫人劝她回家，她必不肯回的。可惜小姐不在家里，我想奉托小姐，若是遇了她，务要扭着她同回舍下来。我感小姐的恩，必不敢忘报。”持田女人笑道：“先生太言重了。刚才这位姑娘已写了尊处的地名在这里。小女也曾知道，不必再要先生委托。小女遇了圆子君，必送她到府上来的。”黄文汉叩谢道：“小姐和内人交情好，必然知道内人常来往的几家人家。若得小姐肯替我帮忙去寻找，我更感激了。”持田女人笑道：“这也很容易。小女回来，

我和她说，教她明日去找找就是。一定找得着的，先生放心就是。少年夫妻合口，算不了一回事。”黄文汉见持田女人是这般说，心中略放宽了些。持田女人泡了茶，送给黄文汉喝。黄文汉一边喝茶一边看房中陈设得还精洁，壁上挂了些琵琶三弦之类。黄文汉和持田女人闲谈了许久，不见圆子来，也不见她女儿回来，不好意思再坐在她家等，只得又嘱托了几句，告辞起身，和下女归家。

次日不见持田家回信，只得又教下女再到各处去找。又找了一日全无踪迹，持田家里也不曾去。持田的女儿，第三日也帮着找了一日。下女的双脚都走肿了，哪里遇着圆子影儿呢？黄文汉只管整日的在房中唉声叹气。到了夜间，便一阵一阵的泪流不止。下女也心中着急，四处托人帮着找，整整的找了十日，都是毫无头绪。下女也渐渐的懒了，托的人更是不肯上紧。黄文汉到了此时，简直一筹莫展。

一日，是三月初五日，黄文汉接了苏仲武一封挂号信。拆开来，里面一张一千元正金银行的汇票，信中还殷殷勤勤，问圆子的身体近来好么？若是黄文汉带着回湖北，务必先写信给他，他好按期到码头上来迎接，到他家中去住一晌。他父母及他家里的人听他说圆子的好处，都想见一见。黄文汉看了这信，又流下泪来。当下回信，也不便说明这事，只说一千块钱已收到了，并不提起回国的话。没过几日，山东潍县居觉生打了个电报给他，还电汇了路费来，请即日动身，去山东专办交涉。他心想：我在日本十多年，在女人跟前不曾失败过。今一旦弄到这样，我还有什么心情在这里久住？山东我本有意要去，难得觉生打电报来招我，不如借此暂离了这苦海，在枪弹中去生活几时。圆子果然与我尘缘未断，一年半载之后，再有机会来日本找着她，何妨再做夫妇？若是缘分已经尽了，就死

守在这里也是无益。

我虽然爱她，但是我的前程不能因她耽搁。她若真是爱我，也不愿我因她误了正事。我且将她去后十几日的经过，一日一日的作为日记，详悉写了，并这封电报、老苏的这封信，我看持田家还靠得住，就放在她家里。圆子总有去她家的日子，使她见了，也知道我并非负她之人。她在这里空手出去，此刻的生活一定很艰难。留多了钱在这里，怕持田家起不好的心瞒了。我且留一百块钱在这里，她以后如想念我，我有通信的地名在这里，她尽可写信来，我再付钱给她。或着人来接她去山东，也可以的。黄文汉想了个十分妥善，一一的办好了。也没有心情到朋友家去辞行，即收拾行李，坐火车到长崎，由长崎乘博爱丸到上海，由上海到山东去了。

不肖生写到这里，第五集算是完了。《留东外史》到此，算是一个结束。只是不肖生脑筋中还贮着不少的好材料，如周撰骗娶陈蒿女士，陆公使买飞机行，言中央经理员买株式券蚀本，诛汉奸会传单，留学生大闹公使馆，殷通译红叶馆和下女行结婚礼。尚有种种极趣味的事，都不曾写出来。只得留待后来，一有机缘，便再续写几本，与诸君解闷。